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精彩导读
- 作者写作花絮
- 目录
- 第一章 花猫屁股谁敢摸
- 第二章 谁主乱世颠沛流
- 第三章 绿林山头猫为爷
- 第四章 霸王下山美色劫
- 第五章 猫爷拦美要劫色
- 第六章 夜探曲府女追男
- 第七章 久别七年重逢泪
- 第八章 酒醉风流银钩月
- 第九章 为见耗子舍美行
- 第十章 桃花酿酒泛醋香
- 第十一章 手帕姐妹暗谋藏
- 第十二章 红艳独绝新嫁衣
- 第十三章 宠溺红颜风月吟
- 第十四章 残月离曲情两伤
- 第十五章 情开残败孤远帆
- 第十六章 翱翔雌鹰初展翅
- 第十七章 猫爷劫粮遇缠男
- 第十八章 粉黛男装战沙场
- 第十九章 金戈之下情丝绕
- 第二十章 杂锅乱炖熬毒粥
- 第二十一章 一夜藏龙斗智戏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1、搞笑版的故事简介：

猫儿吃的第一口奶是狼奶，出口的第一个音是“打”！绿林山头一站，手中菜刀一横，圆滚滚猫眼一笑，光阴如梭，猫儿与失散的亲人重逢后，有人占了她的身份，却还以姐妹情深为由，哭哭啼啼地让她代嫁。她说：“别嚎了！嫁就嫁！”

新婚之夜，猫儿在身后别了一把大菜刀，只想着一刀将新郎劈成两半，然后抢了自己惦念已久的白衣美男，回绿林山占几个山头，自立称王！

然而，意想不到的妖冶新郎，清冷难测的白衣美男，金戈铁马的战衣将军，嗜血残暴的无行宫主，人人争抢的“梵间”、“因果”，扑朔迷离的真实身份，错综复杂的两代恩怨，终将在旖旎中勾画出荡气回肠的人间飞鸿！

暗道：没事儿出来打打劫，也能提高知名度。

2、猫儿思春实况转播：

猫儿勤劳，天天起得早，睡得晚，上管山里兄弟的吃食，下管抢劫事业。若有探子来报，定然扔下饭铲，贴上妆容，手持刚剁完肉馅的大菜刀，骑上“肥臀”，策马下山抢劫去也。那样子，绝对孜孜不倦，能者多劳也。

不过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若想找猫儿，冬天一准儿得在炕头上，夏天一准儿在树干上。

敢情大家都睡觉时，猫儿想着事情；等大家做事情时，猫儿却补眠补得欢实。

然而，别人学不来猫儿倒头就睡的神功，只能备受猫儿荼毒。尤其最近，猫儿在一次打劫中，听见某个穷酸秀才叨唠什么狗屁诗，貌似心里有些触动，每晚必然感慨两句，然后非得朗诵给大家听，直到

每个人都拍手叫好，这才转来卖弄，丢给被打劫之人去欣赏强盗文学。

众人一致认为，猫儿……思春了。

为了不让劫匪大爷像被抢劫的短财鬼，众人一致决定，去给猫儿抢一个相公来，若一个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直到猫儿不再半夜起来敲大家的房门为止。

商量好后，众人摩拳擦掌，预计留几人围着猫儿打着马虎眼，继续抢劫事业，另外有两个人偷偷出了山，说是出去回访老友，实则替猫儿选相公去了。

作者写作花絮

作者写作花絮：

（一）

书稿终于脱手了，写作过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时写到瓶颈时，我很纠结，觉得胸口郁闷，上不来气儿，于是爬到窗台上坐着，唉声叹气地眺望着远方的浮云。烦躁中，我想到猫儿对曲陌那样痴情，却一直得不到曲陌的回应，只是自己念叨着："为什么就不可以爱我？"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凄凉，楼下的邻居竟然聚集在一处，仰起头，善意地劝我："大心，别冲动，你先下来，有事儿咱们慢慢说。"

（二）

有一天，朋友说要吃我做的火锅，于是我将电火锅放在操作台上，一边烧水，一边加料，脑中却想着猫儿和银钩斗嘴的搞笑场面。想着想着，最后，我摸着电火锅的柄，颤抖着肩膀闷闷地笑了起来。

朋友不明所以，操起拖把就在我腰部来了一下，还咋咋呼呼地说："你那什么破电锅，是不是漏电啊？"

（三）

我家住在三楼，窗户对面就是保安室。

一天晚上，大约凌晨两点，写到银钩知道猫儿活不过十六岁，所以故意受伤殉情的时候，我哭得抽抽搭搭的，后来索性扑到桌子上放声痛哭，嘴里还撕心裂肺地喊着："银钩，银钩……"

结果，第二天早晨，我下楼买早点时，楼下的保安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犹豫了半天后，才哀痛地对我说："大姐，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

（四）

慢慢的，周围邻居知道我写小说，就把我看成了有知识的文化人。

一日，邻居拎着水果，领着八岁大的儿子来敲门，说是让我给培养培养，教教孩子写作文。我非常诚恳地说："我写的是言情小说，不太适合教孩子。"

邻居说："一通百通，你就教教他吧。老师让写最爱的人，你就帮着辅导一下，拜托了。"

在我的辅导之下，孩子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最爱的人，是我的爸爸。他有一双邪魅的眼睛，殷红而性感的唇瓣，那万种的风情，端的是一笑天下醉……

结果，邻居再也没有将孩子送来，倒是孩子他爸每次看见我时，总是显得很慌乱，嘴角连摆了好几个弧度，才僵硬地对我匆匆一笑。估计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笑天下醉吧。

（五）

为了感受武林人士的豪迈，我出去吃饭时，都会很爷们儿地喊道："老板，上一个干锅肥肠！"

某一天，我去了一家饭店，仍旧如此一喊，却发现老板的脸色变了。

我不明所以，朋友却拧了拧我的胳膊说："瞎喊个屁，没看见这是回族饭店？"

（六）

码字累了，我打电话给一个喜欢穿中性服饰的朋友，约她出来逛夜市，顺便吃些地摊上的烧烤。确定好路线后，我摸出屋子，在约好的路口站牌下，隐约看见女朋友的身影。于是，我兴冲冲地跑过去，用猫爷的著名口号，腻歪歪地喊了声："美人儿，劫色！"

结果，那人一转头，四目相对，我赫然发现自己认错人了，而且，他非她。

不想，这位哥们儿看了我两眼后，竟问了句："多少钱？"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板，很气愤地吼了一句："不买！"

（七）

为了描写武打场面，也为了锻炼身体，我跑到公园，眼瞧着四下无人，便站在白桦林中比比画画，口中还吼吼哈哈地为自己伴着音。

这时，一个小朋友跑了过来，拍着小嫩手，冲着我咧嘴笑着。

我见有了观众，还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就耍起了威风，连踢了两下腿，来彰显自己的厉害。

这时，小孩的妈妈跑过来，要把小孩拉走。

孩子却奶声奶气地嚷道："不，不，要看熊猫！"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目录

第一章 花猫屁股谁敢摸 2
第二章 谁主乱世颠沛流 10
第三章 绿林山头猫为爷 16
第四章 霸王下山美色劫 22
第五章 猫爷拦美要劫色 27
第六章 夜探曲府女追男 33
第七章 久别七年重逢泪 38
第八章 酒醉风流银钩月 43
第九章 为见耗子舍美行 49
第十章 桃花酿酒泛醋香 55
第十一章 手帕姐妹暗谋藏 64
第十二章 红艳独绝新嫁衣 72
第十三章 宠溺红颜风月吟 81
第十四章 残月离曲情两伤 87
第十五章 情开残败孤远帆 93
第十六章 翱翔雌鹰初展翅 98
第十七章 猫爷劫粮遇缠男 104
第十八章 粉黛男装战沙场 111
第十九章 金戈之下情丝绕 116
第二十章 杂锅乱炖熬毒粥 122
第二十一章 一夜藏龙斗智戏 129

第一章 花猫屁股谁敢摸

第一章 花猫屁股谁敢摸

话说猫儿的大小战役，那可真是数不清，怕是写“正”字做记录，也得用上一山坡黄土，还得是写了擦，擦了再写。因此，在挥拳头与挨拳头的共鸣中，演绎出一代恶霸的嚣张成长史。

猫爷的名字就整个江湖而言，那简直是如雷贯耳。任谁一听到此名号，脑中景象立刻如同被一柄大刀劈过，呈现出青色的呆滞空白。

就这么说吧，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远至深宫内院，近至武林江湖，任你是半身不遂还是脑血栓后遗症，但凡手抖不能自理，脚圈地练习签名，只要一听见有人说起猫爷的事迹，当即竖起耳朵，手也不抖了，腿也不画圈了，直接改为上下两牙快速叩齿，恨不得磕飞两颗不坚固的门牙！

说这还别不信，就单单猫爷这名字，还曾经引起一出……血案！

话说前街右拐第四家的王麻子，就是一脑血栓患者，于某天颤巍巍在街上溜达时，听见茶楼里有人讲起猫爷的最新动向，当即晃悠了过去。听到激动处，上下齿磕碰叩击，只听咔吧一声，愣是将那多年腐蚀的大黄板牙以不可抵挡之势飞射了出去……

但见此板牙砰地飞进了某位胡子爷的茶碗里，那胡子爷当即大叫一声：“暗器！”一把大片刀随之出鞘！

却不想，这大片刀是个便宜的地摊货，如此一用力，刀就从刀把里飞出，硬是抹了另一位客官的脖子！呃……确切地说，是……脚脖子。

结果可想而知，茶楼里乱成一锅杀猪烩菜，各位自谥为武林人士的游侠，不免伸手较量一番。

此版本传了N个经典段子，官方曰：“猫爷名气太大，图谋不轨，教众遍布天下，单是因为有人提其名讳，便被教众下毒谋害！”

江湖曰："猫爷果然厉害，不但藏身于市井之中，更是惩恶扬善痛打不敬者，实乃神龙见尾不见首的大侠啊！啊！啊！"

其实，这也不能怪猫爷太出名，就她干的那几件事，单单拿出其中一件里的边角余料摆上桌面，也够人们茶余饭后拍着大腿，当成顶级调侃材料。至于这调侃内容，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猫爷以前不叫猫爷，乳名猫儿，听起来很是乖巧。至于大名，那便不足为外人道也。猫儿之所以叫猫儿，不叫狗儿，不叫耗儿，实在是能推演出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历史。

嘿，您还别对这个名字不满意，要知道，好的名字绝对是靠坏的名字比较出来的！就猫儿这个名字而言，那绝对是响响亮亮、朗朗上口、天造地设的一个好名字！关于这个备受历史推敲的好名字，我们最终还是要感谢抱养了猫儿的好心人。

花老爹和花四娘两口子住在花蒲村。全村上下五百多人，几乎都姓花，即使不出门，也知道东家常西家短，哪家母鸡下了蛋，哪家媳妇生了娃儿。

花家二老这大半辈子都是脸朝黄土背对天的本分农家人，唯一坚持不懈的就是努力制造下一代。可花四娘的肚子，那叫个闷声不响，一年没怀上，两年没个信儿，三年连个蛋都没瞧见。

炕上滚过，河里摸过，包米地里爬过，土坡后面捣过，花家二老经过十五年奋战，愣是没有结出一个果儿。

眼见着又要过年了，花老爹和花四娘瞧着别人家的大胖小子急红了眼，可自己肚子不争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花老爹揣上一串子铜板，绕过村后面的偏僻林子，沿着唯一通向外面的小山道，爬上那座黑漆漆的巨大山脉，赶到集市上给花四娘扯了一块花布，又添了两罐盐巴和几斤面食。

这一来一返间，花老爹整整走了九天。因为今儿个是年三十，所以花老爹急着回家，顾不得披星戴月，一个人怀揣着花布走在时常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

林子中阴森森一片，不时有野兽的号叫声传来，吓得花老爹一身冷汗，但一想到家里的热炕头，咬了咬牙，继续快步前行，恨不得马上到家才好。

隐约间，似乎听见有东西在咯咯蹦跳着，再一细听，又似村里传闻的女鬼娇笑，当下腿一抖，脚一滑，整个人就从难行的山腰上滑了下去！身子一路翻滚，待停下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痛，伸手一摸，血糊糊一片。

要说老爷们家的即使破了相，也不算个事儿，但花老爹确是被眼前那个靠近的东西吓到了，竟连呼吸都忘记了应该从哪里进出，只能呆滞地望着那头母狼瞪着凶狠嗜血的绿眼，龇着阴森恐怖的狼牙，步步危险地逼近……

就在这生死一刻，花老爹却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整颗脑袋呈现出木讷空白的状态。当母狼那腥臭的呼吸喷到花老爹脸上时，花老爹才恍然一震，想要拔腿逃跑，却动不得分毫，两条腿抖得没有一分力气，犹如一摊散沙般瘫软在冰冷的地上。

花老爹在极度恐慌中变得心灰意冷，两眼一闭的等死瞬间，耳边竟听见小奶娃的欢笑声音，在阴森恐怖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诡异。

花老爹瞬间睁开眼睛，小心翼翼地侧目寻去，但见较为?蔽的避风洞穴旁，真有一个被包裹在小棉被里的小奶娃，此刻正咯咯咯地笑得欢实。

而那原本要啃了花老爹骨头的凶悍母狼，却在小奶娃的清脆笑声中转了个身，温和地趴在小奶娃身旁，一边警惕地盯着花老爹，一边用自己的狼乳喂食着小奶娃！

小奶娃的笑声被狼奶堵上，吱吱吸得分外响亮。这……是小奶娃的第一口奶。

这一幕，完全震撼了花老爹。每每想起，都感叹是小奶娃救了自己的命，是自己的大福星咧。

花老爹在震惊过后，便开始想着如何才能脱身离开，但母狼的目光却嗜血凶狠地盯在他的身上，怕是稍有异动，母狼就会毫不犹豫地扑过来，用锋利的牙齿将花老爹撕碎食之！

再者，花老爹也实在放心不下小奶娃，虽然此刻看见母狼喂那小奶娃吃奶，但谁敢保证下一刻那头母狼不会咬断奶娃的脆弱脖子？吞食其细嫩的血肉？

本性善良的花老爹不知如何应对才好，连大气都不敢喘，在腿恢复了三分知觉后，才心惊胆战地勘察起周围的路线，想着往哪里逃跑才有胜算。

就在花老爹极度紧张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狼啸，喂食小奶娃的母狼当即支起身子，向远处眺望，却又不放心离开。它焦躁地回过头望向小奶娃，又对着花老爹龇起白亮的狼牙。

花老爹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本以为这头母狼要咬断自己的脖子，却听远处又传来一声悲鸣似的狼嚎，那头母狼当即飞扑离去，独留下花老爹和小奶娃两人。

母狼前腿一跑没影，花老爹后脚一骨碌爬起，顾不得身上疼痛，抱起小奶娃就往家里狂奔。

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一鼓作气地跑回家，花老爹一屁股坐到炕上时，才发觉冷汗已出透棉衣，腿上痛得撕心裂肺，低头一看才知道，小腿处竟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花四娘吓得脸都变了色，急得有些磕巴道：“这……这……这是怎么了？从……从哪里抢来的娃儿啊？”

花老爹吁了一口气，忍着痛，将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给花四娘听。老两口一致认为，这小奶娃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福星，今天，若没有这个小奶娃，花老爹怕是回不来了。

花四娘给花老爹清洗了身上的泥巴，在伤口处上了些自己家采集的草药，又用干净布袋将伤口都包好后，老两口就围着小奶娃逗弄起

来。他们看着那小小的，红扑扑、皱巴巴的小生命，心里就跟掺了蜜糖似的，笑得震裂了伤口都不觉得疼。

花四娘把火炉烧暖了，将包裹着小奶娃的被子打开，也没发现什么类似字儿的东西证明身世，只知道这是个女娃儿，包小奶娃的被子是块上好料子，八成是有钱人家的弃婴。

花四娘感慨道："这么好的娃儿，都舍得丢，真是造孽啊。"

花老爹皱眉："既然能丢，咱捡到了，就是咱家的娃儿！"

花四娘一脸坚决："对！她爹，这娃儿就是咱家的娃儿！看这娃儿的样子，应该是刚出生的，红皮还没退呢。今天三娘家也生了个丫头，我等会儿去说说，对外就说三娘家生了两个，这小娃儿是三娘过继给咱们的，成不？"

花老爹一拍大腿，痛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脸上却笑开了花："这个好，这个好。"

花四娘笑出一脸的幸福皱纹，用粗糙的手指逗弄着奶娃的小下巴，惹得小家伙咯咯直笑，欢实得很。

花四娘一愣，疑惑地问："她爹，刚出生的娃崽儿会笑吗？"

花老爹寻思道："哪个晓得……"

花四娘又开心起来，笑盈盈地道："咱家的娃儿性子好，天天笑哦天天笑。对了，她爹，给咱家娃儿起个名字吧。叫啥好咧？"

花老爹挠头道："这孩子跟狼有缘，要不……叫……狼崽？"

花四娘一眼瞪去："她爹，这是女娃的名儿吗？再说，怎么能叫狼崽？咱俩可不是狼。要不，就叫人崽？"

花老爹怒目喝道："你个疯婆娘！人生的娃儿能叫崽儿吗？"

关于小奶娃的名字，着实难为了这两个没什么文化的庄稼人。二老思前想后，愣是憋成了便秘样儿，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名字，还险些为了娃儿的名字闹红了脸。

于是，花老爹跟花四娘商量着说："要不，咱也按村子里的老规矩，明天一早儿推开门，看到啥，就叫啥？"

花四娘担心地道：“孩儿她爸，咱门口可拴着大黄狗，这名字，不中用吧？”

花老爹皱眉：“那我就不往地上看。”

花四娘点头，又道：“可院子中间，是咱家积酸菜的大缸。”

花老爹一狠心：“那我就往天上看！”

花四娘扑哧一乐：“成啊，这叫个燕儿啊，枝儿啊，柳儿啊，都不错。孩儿她爸，这天也快亮了，你去看吧。”

花老爹雄赳赳气昂昂趿拉上破布鞋，忍着腿上的痛，深吸一口气，如负重担般抬起头，推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喵……”一声猫叫过后，一个华丽丽的名字，就这么产生了！

花四娘急声问：“孩儿她爹，到底看到啥咧？”

花老爹用瞬间苍老了十岁的声音，无不疲惫地气馁道：“猫屁股……”

唉……话说无巧不成书，当花老爹推开大门时，一只大花猫正从房檐跃向对面的大柳树，颇有对树下大黄狗耀武扬威的意思。而留在花老爹视线里的，就是那张无与伦比的……猫屁股。

天意啊，天意……

就这样，嗷嗷待哺、懵懂无知的猫儿，赫?被扣上了一个老天赐给的好名字——花猫屁股！

花四娘和花老爹十五年喜得一女，虽然是个丫头片子，但那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所以，从猫儿来到这个家的那一刻开始，猫儿既是猫儿，更是老两口的眼珠子，容不得一点儿的闪失。

也许，正是因为“花猫屁股”的大名太过响亮，响亮得让老两口内疚无比，便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纵容了猫儿拳霸乡里的行为。

唯一值得老两口欣慰的事儿，那便是猫儿从小到大都没有哭过，却不是傻子。

有人以为老虎屁股摸不得，认为那花猫屁股就能摸得？其实，那是大错特错！但凡认识猫儿的人，下至牙牙学语的奶娃，上至哇哇掉

牙的长者，都会告诉你一个道理，猫儿是老虎的师傅，所以，那屁股，更是摸不得啊！由此可见猫儿在花蒲村左邻右舍的心中竟比那山大王老虎还威风呢。

话说猫儿的大小战役，那可真是数不清，怕是写“正”字做记录，也得用上一山坡黄土，还得是写了擦，擦了再写。因此，在挥拳头与挨拳头的共鸣中，演绎出一代恶霸的嚣张成长史。

不过，这也不能怪猫儿嚣张，谁让她初战就挑战了极限，且大获全胜，直接导致了她日后的狂傲之举。

如果，我们说如果，如果猫儿首战即以失败告终，那么，猫儿也不至于在小小的心思下埋藏了一个不为人晓的认知，那就是：我很厉害啊！

看，这就是自我膨胀原理。

也许没有人相信，猫儿最先学会的不是走路，而是小跑；最先出口的咿呀之语，不是爹爹、娘亲，而是“打”！

对于这样的第一次战役，岂有不胜之理?

实际情况是，在猫儿没有发威前，全村五百来口都是非常喜欢往花四娘家跑的，不但因为花四娘烧得一口好酒，更是因为那个粉雕玉砌的小奶娃嫩嫩的实在招人喜爱，任谁都想捏上两把小脸蛋儿。尤其是猫儿那双猫眼，圆滚滚的别提有多可爱，让大家恨不得抱家里去当亲闺女养。

话说某一天，隔壁邻居抱儿子花耗来玩，大人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扯着，一个刚刚三岁的小男娃花耗和一个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小奶娃猫儿便被放在大炕上，彼此眨着清透的眸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奇地打量着彼此的水嫩小脸蛋。

两个小家伙在相互的打量中，没有发现什么危险的意识，便亲昵地靠近了几分。

花耗盯着猫儿那猫样的小脸蛋，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不时地伸出小嫩手在猫儿脸蛋上扯上一扯，掐上一掐，见猫儿不哭不闹，更如同

找到新玩物般有恃无恐。

花耗望着猫儿那璀璨异常的猫眼，越看越喜欢，便起了小小的占有心思，想将那亮晶晶的宝贝拿到手中玩耍。于是，突然伸出小手，亮着锋利的小指甲，非常执著地抓向了猫儿的灵动大眼！

吃疼的猫儿摇晃着小脑袋，想要躲开花耗的小手。

而花耗却执意要将那猫儿的眼珠挖出来，放到兜兜里，留作自己的宝贝。

大人们仍旧大口喝酒，扯着嗓门儿吆喝着已经被唾沫湮烂的村里事儿，没有人发现大炕上已经上演起硝烟弥漫的血腥大战。

而娃娃们的事儿，真的让大人捉摸不透，即使猫儿疼痛，却也不肯哭叫一声，只是拼命地躲着，时不时伸出爪子，张着小嘴，无力而愤怒地回击着。

花耗利用猫儿只会爬、不会跑的劣势，打一下就跑，掐一下就跑，踢一下就跑，惹得猫儿火光正茂，急红了猫眼，倔犟地伸着爪子，努力做着防卫。

在这样龙虎相斗的数个回合里，猫儿已经被抓花了小脸。气愤异常的猫儿将眼睛瞪得雪亮，终是在花耗再次攻击跑路后，晃动着小身子，举着小拳头，迈着不稳的小步伐，抬起软软的小腿，拼尽全身力气地追了上去，口中还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打！"

花耗不知道猫儿会说话，会小跑，一时间，竟被猫儿扑倒，两个肉乎乎的小家伙跌落在一起，滚成一团。

猫儿那一声打，绝对惊动了大人们的听觉，转眼去瞧，便看见猫儿趴在花耗身上，小手用尽全力地掐在花耗脸颊两侧。而且，因为居高临下，猫儿那晶莹小嘴中还流淌出泛滥的口水，直直滴落在花耗口中。

花耗被猫儿掐得哇哇大哭，那声音，绝对洪亮！

花四娘等人忙将两个小家伙抱开，但见猫儿鼓着红彤彤的小脸蛋，举着小拳头，仍旧勇猛地往上扑，而花耗则是扯着嗓子一顿哭

号，看样子是被猫儿掐得不轻。

自从那次战役之后，猫儿又和花耗干了几次架。两人仿佛八辈子的仇家一般，见了面就打，打不过就挠，挠不过就掐，掐不过就咬，咬不过就啃，将整套无赖拳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且，花四娘和花老爹越发觉得，猫儿好像天生神力，小胳膊一旦抡打起来，捶得人那叫一个疼！

不过，小孩的事儿大人们永远说不准其中几个道道儿，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猫儿和花耗就不打了，而且还领着花蒲村的小不点儿们一起满山地疯。

这些小不点儿中，有花三娘家的花小篱，还有花小篱的弟弟花锄。

花小篱爱跟着猫儿一起跑，却总是跑不快，若跌倒了，还爱哭鼻子。猫儿不是很喜欢她，但花四娘说，花小篱是猫儿的妹妹，要照顾她。所以，猫儿不允许别人欺负花小篱，不然，拳头伺候！

而让猫儿和花小篱亲近一分的原因呢，还是花小篱名字的由来。听花老爹说，花小篱也是她爹天一亮出门摸?名儿，因为摸到了一排篱笆，所以取名为小篱。

花锄是个虎头虎脑的奶娃，经常要花小篱抱着哄着，要不就哭得哇哇大叫。花锄的名字不用说，自然是他爹摸到了锄头后，才取的好名字。

要说花耗名字的由来，那更是啼笑皆非了。其母在快生产时，被突然蹿出的大耗子吓了一跳，羊水一破，肚子里的娃儿就滑了出来，所以取名为……花耗。幸好当时花耗娘没被屎壳郎吓到，不然花耗一准儿是个外国名字——花家屎壳郎。

花蒲村里的人名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村子里的人却都生得一副好皮相，即使是做了一辈子庄家活的粗壮汉子，也都有几分挺拔英俊的模样。

在这样一个山水养人的村子里，猫儿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吃饱后满山跑，跑完后回家睡觉。如果没有她看不顺眼的人，她是不会轻易抡起拳头的。

当然，也有不懂行情的人来挑战猫儿的好战力。

一个村子里，总有那么几个泼妇，让老爷们也没个拾掇的办法。而要说这泼妇中的泼妇，当然要属从土东村嫁过来的张大妈。

兴许是张大妈家的男人将眼睛放在花三娘身上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儿，致使张大妈气儿不顺，寻个端由便来找茬儿掐架，还拿捏着猫儿来说话。

当那张大妈皮笑肉不笑地掐捏着猫儿的小脸，笑得分外牙碜道："这屁股啊，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

已经意识到屁股为何物的猫儿，毫不犹豫地龇着雪白锋利的小牙，一口咬在了张大妈的粗黑手指上！任你是拉是扯，是哭是叫，就是死活不松口！

别看猫儿身体小，但那牙齿可是最好的。在张大妈的哀号挣扎中，猫儿硬是紧闭牙关，将自己吊在那根手指头上，随着张大妈的抽拉，愣是享受了一把轻功待遇。

结果，张大妈找了一肚子的晦气，憋了一心窝的怒气，染了一手指的血迹，灰溜溜地爬回了自家，坐在炕头上，扭着男人的耳朵，张口一顿恶骂，全当消气。

这不，猫儿捍卫尊严的第二次战役，仍以幼小身姿大胜张大妈。从此后，便奠定了她无往不利的霸业基础。而随着战功的累计，在猫儿的懵懂记忆里，更加认定了自己铁拳无敌的地位。

当然，在猫儿的成长里，也有不少人来触碰猫须，来嘲笑猫儿的四字大名，都无一例外地被猫儿狠狠修理了一番，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花猫屁股摸不得"，更让他们见证了一代恶霸的成长历程。

随着猫儿的成长，她的拳头也开始逐一上挑，跨越了很长的年龄战线，堆积起越来越多的战俘，着实为猫儿的战绩又添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不过，也有跨村来挑衅的，都是冲着咱家猫儿的名气呗。

花四娘教训过，花老爹咆哮过，只说一个女娃儿家家，怎么能同野小子一样疯闹？这村里上下，但凡男娃儿都被猫儿的拳头修理怕了，等猫儿长大了，谁还敢娶啊？

猫儿不懂什么娶不娶的，听了花四娘的唠叨，只是咧嘴笑了笑，那乖巧的模样让你以为她都懂得。结果，一转身，猫儿一边洗着小拳头，一边奶声奶气地说："娘，不是猫儿想打架，是他们让猫儿打他们的。"

花四娘疑惑："啥？他们让打的？"

猫儿认真地点头，比画道："他们说，'来啊，打我啊，打我啊！'"

花四娘又好气又好笑地拍了拍猫儿满是灰尘的裤子，将筷子塞进猫儿的小手，终还是不忍心饿到猫儿。

猫儿虽然奶气未脱，但却个自尊心很强的娃儿，即使遇见强敌，被人打了，也从来不肯求饶，顶多在家老实两天，将眼青养好后，才肯出屋玩耍。然后，寻个日子，再报仇！

若是花耗来寻猫儿出去玩，猫儿一定会抓住花四娘的衣角，喵喵道："娘，别跟耗子说我这是被人揍的，不然，我这老大就混不下去了。"

真是……花家有女初长成，啼笑皆非无计数。

猫儿到底长成什么样，从她开始懂得"拳头就是老大"那天开始，便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识过猫儿的真正面目。

不是说猫儿戴着面具，而是那张巴掌大的小脸终日被各种灰渍、淤青、抓痕覆盖，所以，露在人们视线中的，只有猫儿那双璀璨若繁星的眸子，在孩子们的混战中，闪闪发亮，撼人心弦。

即使猫儿的脸蛋是干净的，花老爹和花四娘也担心有人来带走这块心头肉，总是要在猫儿出门前用锅底灰抹上两把，这才放心。二老

担惊受怕了好几年，也没见到谁来找猫儿，这颗心才算是放回到肚子了。

闲暇时，二老打量着猫儿，越看越觉得自家闺女长得俊。尤其听着猫儿一口一个娘，一口一个爹，二老那心口的暖和，比喝了蜜都甜。

眼下，六岁的猫儿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除了打架外，猫儿最喜欢的就是窝在热乎乎的炕头睡觉，也只有这时候，她才乖巧得惹人怜爱。

猫儿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尤其是当她从真正意义上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笑话她的名字后，便回家跟花老爹上诉，要求改换名字的内容。

结果可想而知，那名字算是老天赐的，怎么可以轻易更改?

但猫儿是谁啊？那性子跟钢铁一样，不是直的，就是横的，倔劲儿一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完全没有弯的可能。

就这样，花老爹终于妥协，承认了当时自己起名字时的作弊行为，笼统而概括了自己所见。若真要说精确，怕当时第一个触入眼里的，便是那……猫！?！眼！

要说这一山还有一山高，当花老爹道出了此中真相后，猫儿抱着小腿，极其认真地思索了一下，仔细对比了“花猫屁股”和“花猫屁眼”中的一字区别后，最终只能完全妥协，义无反顾地坚持启用了“花猫屁股”这个荡气回肠的好名字！

咳……事到如今，有些事情，不能深究，不能深究啊……

其实，要说猫儿行走乡里、纵横邻里、作威作福这么多年，应该是恶霸一方，欲铲除而后快。实际上却是小小的奶娃被猫儿欺负怕了，大点儿的娃儿被猫儿打小就用拳头摆平了，再大点儿的小青年，还不是猫儿这个年纪应该去挑战的对手，至于大人，谁会对着一双琥珀色的清透眸子发怒？孩子们的事儿，还是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吧。所以，总的来说，猫儿的童年过得是有滋有味，其乐无穷。

当其他小家伙用泥巴捏小碗时，猫儿已经学会了用泥巴为孩子的荣誉而战斗。

当其他小家伙玩捉迷藏时，猫儿已经上得了树，下得了河，摸得了鱼，捉得了鸟儿，以绝对孔武有力的小身板为家里捣动起了荤食。

当其他小家伙玩过家家娶新媳妇时，猫儿已经可以一拳打哭那个新媳妇，然后抢来花环，扯过身后的小男孩，霸道地戴在他的头上，再笑得一脸得意扬扬。

对了，要说这个小男孩，还得隆重地介绍一下，猫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狗儿。因为猫儿看到他时，他正跟自己家的大黄狗抢食吃。秉承着第一眼撞名原则，猫儿在收了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小弟后，就唤他为狗儿了。

猫儿其实是一个严重护短的娃儿，所以，当看见自家狗食遭人夺抢时，便一脚踢去，将小男孩踏在了黄土地上，霸王样子十足。

猫儿的小弟一见自家老大动了手，便纷纷呼啸着扑了上去，对着那个小男孩一顿拳打脚踢。

而小男孩则紧紧抱住自己的小身体，一声不吭地忍耐着，即使嘴角被踢打出鲜血，连痛都没叫出口，就更别提求饶了。

这一点，让还没有什么同情心的猫儿上了眼，小小的手一挥，示意小弟们停止群殴。一个人迈着小而嚣张的步伐，蹲在小男孩的面前，望向那煞是好看的眸子，久久地凝视着，突然咧开水嫩的小唇一笑，大方道："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有人欺负，报我名号。"

小男孩望着猫儿那双仿佛点缀了璀璨宝石般的清透眸子，竟点了点杂草般的脑袋。

猫儿一高兴，便挽起袖管，抓起石头，先后击中了两只小鸟儿，给小男孩烤着吃了。

不说其他，单是猫儿这一手臂力，就足够小男孩惊讶的！

满脸污垢的小男孩一直不说话，你问他什么，他都只是望着你，有些谨慎，有些防备。

猫儿问不出名字，便直接以狗儿为小男孩命名了。如此这般后，还有些扬扬得意，觉得自己也是有学问的人。

小男孩听猫儿叫自己狗儿，也不反驳，而是将那双极其漂亮的眼睛微微垂下，遮挡住了内心的不快。

两只小鸟烤熟后，猫儿将其中一只递给小男孩，自己也留一只吃，对其他流着口水的小弟们瞪去一眼，瞬间解决掉数道眼巴巴的目光。

食指大动中，猫儿的狼吞虎咽和小男孩的慢条斯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猫儿觉得小男孩的吃相那叫一个好看，却总觉得会吃不饱，于是出言恐吓道："狗儿，你快吃，不然我吃完了就抢你的！"

小男孩一看就是饿上好几天的样子，如今被猫儿一声恐吓，当即狼吞虎咽起来。两口下肚后，轻抬眉眼扫向猫儿手中剩下的半只小鸟儿，微不可察地咽了咽口水后，非常费力地将目光转开，抱着腿盯向火堆，忍受着更加饥饿的肚子。

如此一个小男孩，说不上冷，说不上媚，就如同一个小木偶般，僵硬而防备地保护着自己。

猫儿用那双琉璃似的眸子瞄了瞄小男孩，将自己手中的半只小鸟儿塞了过去，在小男孩的注视下，吧嗒吧嗒小嘴说："你吃。跟着猫儿混的小弟，不能饿肚子。"

小男孩仍旧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低下头，将剩下的半只小鸟儿一口一口吞下，没有一点儿咀嚼的声音，却是将骨头都咽下去了。

猫儿看着小男孩手上有伤，黑色的小裤子上也有很多划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伸手轻轻拉起小男孩的裤腿，不由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那裤腿下的小腿上赫然布满各种划伤，有些伤口已经溃烂，冒着黄色的脓血，甚是狰狞恶心。

花小篱身子一抖，忙扯住猫儿的袖子，小声颤抖道："猫儿，好吓人哦。"

猫儿瞪了花小篱一眼，一招手，带领着众小弟冲上山，去寻她每次受伤时花四娘为她敷的绿叶草。

不多时，猫儿攥着药草火速冲了回去，看见小男孩正倚靠在树干旁，眺望着自己所在的方向。

小男孩原本以为猫儿扔下自己玩闹去了，如今见猫儿抓着一把绿草回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猫儿指挥花耗用荷叶打来清水，按照花四娘给她处理伤口的方法，打算先给小男孩洗洗腿。

花耗蹲下高出猫儿一个头的身子，就要拉小男孩的裤腿，小大人似的说："我来给他洗。"

小男孩下意识地一收腿，躲开花耗的触碰。

猫儿咯咯笑着，得意扬扬地道："看，狗儿记得我，不让别人碰呢。"说完，一边呼着气，一边小心翼翼地给小男孩清洗着腿。

小男孩听猫儿又叫自己狗儿，心生气恼，用牙齿咬了咬下唇，才没有收?腿。

尽管猫儿很小心，但猫儿天生神力比同龄人大很多，所以一番折腾下来，小男孩已经痛出了一身冷汗，若非倚靠在树上，怕早就昏过去了。虽然剧痛难忍，但小男孩仍旧低垂着眼睑，紧抿着唇，不吭一声。

猫儿尽力清洗干净，然后将绿草塞入口中，皱着眉使劲咬烂，接着吐出，一巴掌将药泥拍在小男孩的小腿上，满意地听见一声细若蚊足的闷哼。

猫儿扬起沾了绿药汁的小脸，忽闪着霍霍生辉的猫眼，咧唇笑着："就知道你不是哑巴。"

小男孩望着猫儿那明媚的笑颜，微微失神，然后又悄然转开眸子，盯向自己的小腿。

猫儿心情大好，挠了挠头，抓死了两个虱子。又让小弟们贡献出腰带，手法笨拙地为小男孩将小腿绑了个结实，这才满意地拍拍手，

笑得颇为自豪。转而，呼喝着小弟们就要去其他地方玩耍。

刚拉开架势，还没跑多远，就在偶尔的回身中，看见小男孩眼巴巴地眺望着自己。猫儿的小小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儿，只觉得不太好受，于是又跑了回去，让花耗背起小男孩，一起去玩儿。

花耗即使不愿意，可又瞪不过猫儿的眸子，只能当了把活动工具。

在孩子们的撒欢中，两方敌对人马汇合一处，一方玩着娶新娘背媳妇的游戏，还嘲笑花耗背着个丑媳妇。

猫儿怒了，一拳头将对方扮演新娘子的丫头打哭，夺过美丽花环，反手戴在小男孩头上，掐着腰，霸王似的说道："这是我的新娘，谁敢说不好看？"

小男孩趴在花耗背上，望着猫儿那沾了草药的绿绿的小脸，无声地笑了，暗道：这个娃娃，护着他呢。

在小弟们的吵吵闹闹中，猫儿和小男孩有模有样地拜了堂。直到玩累了，嗜睡的猫儿打了个哈欠就要回家。

小男孩却一瘸一拐地跟在猫儿身后，直到猫儿要进屋时，才突然拉住猫儿的小手。

猫儿的小脑袋转了转，笑出一口璀璨的小白牙，问："狗儿要跟我回家吗？"猫儿觉得小男孩的手抓得有些紧，微微的痛传来，让她不舒服，却说不上是心里，还是手指。

花四娘在屋子里听见猫儿的声音，便唤了声："猫儿，快回来，开饭了。"

与此同时，小男孩如同小兽般敏感的耳朵听见有人悄然靠近，当即松了猫儿的温热小手，一咬牙，抽出袖口里的小刀，紧紧地攥在手里，带着一丝对温暖的眷恋将身子融入黑暗中，继续自己最后的生死角逐。活下去，是一种信念，他，第一次有了这种渴望，只为那一句："狗儿要跟我回家吗？"

猫儿回头去应了四娘一声，再转过头，手上哪里还有另一只拉紧的小手？身边又哪里还有狗儿的身影？因为少了狗儿这个小弟，着实让猫儿郁闷了一整天，但孩子忘性大，转眼就丢到脑后去了。

只是，万事皆有因果，今日因必种他日果，至于好坏，又岂能在片刻间定论？

第二章 谁主乱世颠沛流

第二章 谁主乱世颠沛流

随着亲朋好友接二连三的死亡，哭喊声穿透恶心的尸体气味儿，听得人越发荒凉，两只眼睛望见的不再是绿油油的希望，而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慌。

话说乱世造就英雄，而咱家猫儿，恰逢乱世。离国、娆国、霍国，三国问鼎，皆有吞噬彼此、统一中原的狼子野心。然而，那不是江湖。江湖是什么？无非是动荡朝野下的国家。所以，江湖和国事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可这些都不是七岁的猫儿关心的事儿，她的世界，除了比拳头硬外，就只那热乎乎的炕头是心头最爱。

然而，国乱，家必动荡。

坐落在小山沟里的花蒲村原本是无忧的，然，天公不作美，恰逢连月的瓢泼大雨，摧毁了庄稼不说，还引发了霍乱。村里患病者不停抽搐，上吐下泻不止。随着亲朋好友接二连三的死亡，哭喊声穿透恶心的尸体气味儿，听得人越发荒凉，两只眼睛望见的不再是绿油油的希望，而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慌。

村长先后派了三个人去镇上向大老爷求救，结果却无一往返，至今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儿。

花耗的爹娘先后染病去世，那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家伙沉默了，幼小的身体仿佛在瞬间长大，承担的，却是啃噬身心的剧痛！这种成长，是火一般的洗礼，没有人搀扶，只能自己攀爬走过，独留下血淋淋的痕迹。

猫儿放轻了脚步，无声地拥抱着花耗的腰身，用孩子似的方式，安慰着。

然而，无论怎样的悲哀，都挡不住痛苦的生离死别。

哭伤喑哑的喉咙，布满血丝的双眼，腹中饥饿的皮囊，在顷刻间变成七岁猫儿的梦魇。

花老爹和花四娘虽然有心带着幼小的猫儿离开这个霍乱动荡的村子，去外面寻求一线生机，然而，二老却被传染了疾病，只能含泪将猫儿交到了三娘手中，让三娘夫妻俩带着猫儿一起离开。

猫儿不肯走，眼里是倔犟的固执，小手紧紧地抓住花四娘的粗布衣衫，任花老爹和花四娘如何推攘，说着怎样的狠话和好话，就是不肯松开小手。

花四娘的泪水决堤，强撑着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身子，想伸手摸向猫儿的脸庞，却怕将病痛传染给猫儿，只得生生别开脸，痛下狠心。

花老爹一咬牙，将唯一能证明猫儿身份的小棉被包好，塞给了三娘，又冲着壮实的花耗使了个眼色，花耗那做惯粗活的手指动了动，终是一掌劈下！

猫儿的小身子一软，昏倒在了花耗怀里。

与此同时，花四娘身体倒地抽搐，口中慢慢吐出白色泡沫，看样子是快不行了。

花老爹抱起花四娘，粗哑着嗓子，强忍着颤声道：“耗子，照顾好猫儿，如果……她愿意，就让猫儿给你做媳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花耗郑重地点点头，擦掉眼角隐约的湿意，粗着哽咽的嗓子，将猫儿放到地上，冲着花老爹和花四娘磕了三个响头，背起软软的猫儿，望了一眼在顷刻间被死亡笼罩的家园，随着三娘夫妻俩攀爬上那通往外界的巨大荒山。

一辈子没有出过山的人，面对外面的一切，除了惶恐不安外，还有那么一点儿的可怜幻想。

小篱她爹背着女儿花小篱，三娘背着刚满五岁的花锄，花耗背着猫儿，伙同看似没有被传染的村里人一同翻山越岭，在泥泞的山道上一脚深一脚浅地攀爬着，向城镇走去。他们以为，那就是希望。

泥腿子跋涉着，直到全身无力，一下也动不得，大家才倚靠在树旁做短暂的休息。

然而，任谁也想不到的是，连月来的大雨让山体在瞬间滑坡！待大家反应过来时，只好做惊弓之鸟，四下逃窜……

当黑漆漆的土地掩盖住曾经的翠绿，当淤泥堵塞住往返花蒲村的唯一通道，当这场天灾掠夺了小篱她爹的性命时，每个人都忘记了还能如何悲痛！

小篱她爹的身子倚靠在大树上，整个人都被泥石流掩盖，仅露出一双粗糙的大手，将花小篱的身体高高举起！

当山体滑坡稍微稳定后，众人借用树干，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将已经吓傻的花小篱救了出来。

三娘悲泣的哭声仿佛要撕裂整个山野，与变得呆滞的花小篱形成强烈对比。

阴霾天空下的风，如同怒卷的狂龙，毫不怜惜地肆虐着人们的身体，刮得人脸颊生疼，吹得衣衫噼啪作响，然而，人们却浑然不觉。多日来的生离死别，让人们在痛中失去了知觉。

当猫儿醒来时，只看见两眼无神的花小篱以及为数不多的泥泞脸庞，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失魂落魄，眼中含着灰色的委靡，如同死一般沉寂。

猫儿在被泥巴覆盖的人中找不到自己熟悉的笑脸，那种灵魂上的惊慌使她不安地站起，脱离花耗的怀抱，在寂静无声中张望，突然疯了般往自认为家的方向奔去……

花耗眼疾手快地抱住乱窜的猫儿，紧紧护在怀里，用孩子的身体护着猫儿，保护着这个即使在山体滑坡中都不曾被他扔下的小生命。

猫儿伸出爪子挠着，使劲踢打着四肢，想要挣脱花耗的钳制，仍旧奶声奶气的声音变得尖锐刺心，一声声叫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花耗紧紧抱着猫儿，强装着小男子汉的架势，忍着流也流不尽的眼泪，沙哑着干涸的嗓子同样大声地号叫着："没家了！没家了！家都被泥流堵死了！"

猫儿七年来积攒的泪水在这一天滂沱，狠狠冲击着眼眶，即使模糊了视线，眼睛仍旧准确地盯着家的方向，口中发出小兽般的哀号，尖细，悲鸣，无助，不安……

花耗将猫儿抱入怀里，用不宽厚却非常结实的臂膀为猫儿围出一个圈儿，无声地安抚着。这一刻，花耗决心要变得强壮，让猫儿不再如此哭号，那声音听在耳朵里，会刺心，好痛好痛……

大家怕山体再次滑下泥流，于是强支起疲惫的身体，继续赶路。

悲伤，是留给时间来缅怀的，不适用于挣扎在存活边缘的人。

猫儿的眼睛被泪水冲刷成红色的宝石，用袖子狠狠擦了擦川流不息的鼻涕，最后朝有家的方向望了一眼，乖巧无声地拉紧花耗的手，离开了欢笑了七年的家。

未来，是什么？若是脚下的路，那只是泥泞；若是天上的鹰，亦是冷箭下的牺牲品。

对于未来，我们唯一庆幸，还有最宝贵的——自己。

下山的路，似乎既漫长，又遥远。

花耗问右手拉扯住的猫儿："饿没？"

猫儿摇头，问："耗子，你知道眼泪是什么味儿吗？"

花耗点头："知道，咸的。"

猫儿又问："那你知道眼泪和鼻涕是一个味儿不？"

花耗点点头："知道，爹和娘去时，都尝了。"

猫儿低垂下小脑袋，喃喃地道："不好吃，再也不要吃。"

花耗攥紧猫儿的小手："我也不喜欢那味儿。"

说到这时，花耗左手拉扯着的花小篱突然咿咿呀呀地哭了出来，花耗哄了哄，也没有哄好，就让她自己哭哭咧咧地跟着走。花小篱的

哭声在这样漆黑的夜晚，听起来，倒也不是很烦人，反倒觉得熟悉，仿佛又回到了村子里。

不过，这半天都是咿咿呀呀的调子，听的时间长了，不但闹心，还能引发其他人的悲切，勾得大家都想哭，有些娃娃和女人都跟着呜呜上了。

猫儿听着，心口堵得难受，探头望向花小篱，有些焦躁地道："别号了！"

花小篱一向怕猫儿，被猫儿这么一喝，当即收了眼泪，使劲憋了两口气，才忍住了泪水。而其他小娃娃也是长期被驯服在猫儿的淫威之下，当即都噤了声。大人见孩子们都不哭了，自己若再悲悲啼啼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便都忍住了呜咽声。

所剩无几的村里人走累了，选了处背风的地方，将揣在怀里的粗面馒头拿出来分着吃。因为连月的大雨，也寻不到干爽的柴火，只能忍受着冷风瑟瑟，用微薄的水和着硬馒头咽下。

满地的泥泞无法躺下来休息，不然经过一夜冷风，明天能不能起来都是个问题。

大家简单地解决了饥饿问题后，又强撑起疲惫的身体，开始了长途跋涉。

当终于眺望到了荒山的出口时，大家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对于生命的渴望。

却不想，那官府大老爷早就得知花蒲村霍乱，竟然派兵把守在山下关口，不允花蒲村的任何一人出山，否则……乱棍打死！

不知道其中真相的淳朴农民，还以为看见了来救援的人。跑得快的壮汉一路扑去，却被怕传染到的官兵棍棒拍下，脑崩致死。

花蒲村民风淳朴，且都沾亲带故，这一棍棒袭下，不但没吓跑战栗的人们，却引发了村民血拼一场的暴动！

留在山上是死，冲下去也是死。既然老天不给活路，那不如拼了！也许，冲出去，混入市集里，还能有条生路！

被生离死别折磨的村里的汉子们呼啸下山，以枯竭却结实的身体为妇女儿童拼杀出一条血路！

这一场厮杀，在猫儿的眼里染成了猩红的痕迹，刺目！狂躁！愤怒！小小的胸脯起伏着，小小的拳头攥紧着，在花耗拉扯着她往空隙中冲时，花小篱却被一官棍扫到，喷了一口血水，倒在了冰冷的地上。

猫儿与花耗的眼睛瞬间红了，两个人狠狠地扑了上去，抡起幼稚却有力的拳头，将那官兵袭倒，压上去，拼命地捶打着！

棍棒无眼，人心狠毒，就在官棍要袭向猫儿的幼小身体时，一声冷喝响起："住手！"

官棍停下，众人只觉得耳膜震得生疼，足见那冷喝之人的功力深厚。

猫儿转过头，看见一个冷面男子坐在高头大马上，对官兵呼喝道："谁给你们的狗胆在曲家公子的寿辰行凶？"

一官兵头目模样的人，在瞬间将那原本怒目的嘴脸转换为讨好的贱笑，头冒冷汗地抽搐着惊恐的嘴角，腿打战儿，语不成调儿地战栗道："回……回爷儿的话儿，那……那花蒲村遭了霍乱，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不允他们下山。"

马上男子冷哼一声，大手一挥，气势凌人地道："把路清理干净，别挡了公子的路。"

官兵头目点头哈腰地应着，悄悄用眼扫向冷面男子身后的马车，却被冷面男子一瞪，立刻将脖子缩回了壳子里，如同捡了一条命似的吆喝着其他官兵将尸体拖开，别挡了爷儿的道儿。

猫儿望着眼前的一切，第一次懵懂地觉得，还是叫爷儿的最厉害！

花耗见官府不再管自己，忙扯起猫儿，搀扶起花小篱，随着其他幸存的村民一起往旁边溜走。

官兵头目见村民要逃走，当即大喝一声，命属下官兵挥棍袭来。

就在这血腥再起时，马车上那藏蓝色的帘子被一只优美得如同天鹅般的白玉手指掀起……

阳光洒进暗色的空间，落在那少年的眸子上，竟渲染出一分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仿佛不知时光流逝的滋味，全世界只剩下寂静无声，在屏住呼吸里悄然沉沦。那是怎样的一副容颜啊？初梅绽雪之雅，月射寒江之静，秋菊披霜之洁，空谷幽兰之貌，便是用绝世倾城都不足以形容此番心灵震撼。

少年年纪不大，不过十二，不娇不媚，不浮不躁，却生得面如冠玉，清新俊逸，品貌非凡，眸如点墨，唇若丹青，端的是如诗入画的谪仙般人物。

少年一袭白衣，不染纤尘。脚蹬厚底白靴，比猫儿的里衣都要白上九分。

当少年的目光转向你时，也许会让你如坐针毡，也许会让你倍感温柔。实则，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亦如同镜花水月，空做了一场诗梦。说不上惊喜，说不上失落，因为那眸子中有世间倒影，却独独没有你。

少年单单只是拿眼扫了一下那官兵头目，那头目的腿竟然一软，险些跪到地上。

帘子放下，少年的声音传出，犹如山间的溪流般清澈，犹如月夜下的花语般轻柔，犹如王者的玉玺般不容置疑："找个大夫给看看，若无碍，就都放了吧。"

一句话，救了官棍下的花蒲村老少。

马车轱辘转动起来，那帘子里又传出一句话："酒泉镇县令罢官，丢去深山开荒种田。你们，也跟着吧。"

一句话，让所有手持官棍的官兵腿软了下去，跌落出一片闷声哀号。然而，没有人敢忤逆曲公子的意思。

曲家四代经商，控制着整个离国的经济动脉。曲公子的爹爹曲言，更是在离帝登基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但出钱出力出

刀子，一路为离帝扫清荆棘路障，就连死，都是在刺客袭来时，以肉身做盾挡在了离帝面前，从此撒手人间。

离帝感念曲言的忠诚热血，封了年仅十一岁的曲家独子曲陌为“九曲一陌”，无官职，却准御前行走，见圣免跪，何等尊贵？而这九向来连接着五，都说是九五至尊，至于圣上为什么用九开头，用一收尾，没有人知道其中玄妙。到底是九九归一？还是只差一步，变幻不得十全十美？是宠爱多余防备？还是其他？都说君心难测，就是这个意思了。

市井之间众说纷纭，但无论哪种猜测，这位“九曲一陌”的曲公子，都算得上是离国的第一红人了。

离国上下， 谁不卖曲公子的面子？怕是皇亲国戚见到，也得让上三步。

猫儿不晓得什么是“九曲一陌”，也没有人告诉猫儿“九曲一陌”的权力与财力会要多少人的头颅堆砌。猫儿只是仰着脏兮兮的小脸，望着那远去的马车，为那不世之姿微微地失神。一种模糊的熟悉感触动着小心脏的有力跳动，直到花耗拍了一下肩膀，猫儿才恍然回过神儿，原来，叫爷儿的，就是厉害！

猫儿将那闪烁着异彩的眸子转向花耗，信誓旦旦道：“耗子，我要改名字。”

花耗挠头，有些摸不清方向，问：“改啥？”

猫儿一脚蹬在石头上，小手掐腰，气势磅礴地道：“还没想好！”

花耗迷糊，是名字没想好，还是名字就叫还没想好？

经过大夫的望闻问切，所有花蒲村幸存下来的单薄人丁，总算活下来一十二人。好好的一个村子，因为耽搁了病情，全毁了。幸存下来的人拖拉着疲惫的身体，分散开来。有亲属的投奔亲属去了，没有亲属的举目流浪。

三娘疲惫的身心负担着男娃花锄的重量，与花耗一起搀扶着折断了肋骨的花小篱。三娘那瞬间老了十岁的脸庞布满了灰色风霜，抹不

去，擦不掉，深入骨髓。

猫儿抿着小嘴，小大人似的跟在花耗身边，肚子咕噜噜叫着，开始想花老爹和花四娘，还有那热乎乎的炕头，香喷喷的饽饽。

三娘说：“娃儿们再忍忍，三娘的钱袋子掉路上了，咱们这就去投靠亲亲家，到时候，就有饭吃了。”

花小篱因为又痛又饿，又开始呜呜啼啼地哭上了。花小篱一哭，三娘背上的花锄也开始扯着嗓门号叫起来。

花耗望向猫儿，猫儿咧嘴一笑，揉揉肚子：“不饿。”

花耗冲猫儿一笑，胸口隐隐作痛。

终于熬到了三娘所谓的亲亲家门口，敲开门，从门缝里探出一颗插了两根细长簪子的脑袋，待看清来人后，马上又缩了回去，大门随之狠狠关上，落锁，毫无情面可言。

三娘的手僵硬在半空，咬了咬牙，又敲打上那木门。

可里面的人就仿佛听不见似的不予回复，任你是如何拍打，就是不再开门。

三娘绝望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哀鸣道：“嫂子，你开门吧。我们村子毁了，可我们没传染病。”

门内仍寂静无声，仿佛是一座空房，没有一丝人气。

三娘垂下无力的手臂，默然转身。花小篱和花锄又开始咿咿呀呀地哭起来，引起不少人注目，但没有人会因为好奇上前一步，问出缘由，帮衬一把。自扫门前雪都犹为不及，哪里还能顾及他人悲苦?

他们拖动沉重的步伐走入集市，闻着诱人的包子，连干涸的口水都无法咽下。

天要绝人生计，背上花锄嗷嗷待哺，三娘万般悲凉，只得将身上唯一包裹着的几件换洗衣衫拿去当铺变卖。然而，三件粗布?衫还不如曾经包裹着猫儿的小棉被值钱。从老板的眼中，三娘看到了怀疑，怀疑三娘偷了主人家的物品出来典当。可即使怀疑，该典当的也收了下去，不过给的铜板却少得可怜，只够换三个馒头。

三娘觉得对不起猫儿，对不起花四娘的嘱托，没有留住猫儿的棉被子，没有为猫儿找到亲生爹娘。

重负将三娘这个普通的女子压垮，她用颤抖的污浊手指将三个馒头平分，看着娃儿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心里痛得淌血。

三娘那不再光彩的眸子转向几个娃儿，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哑声道："娃儿，跟着三娘是要饿死的，你们……自己卖个好人家吧。三娘对不住你们爹娘，若没人要咱们娘儿五个，那就饿死，去跟地下的家人团聚吧。"三娘将路边野草插在娃儿们和自己的脑袋上，缓缓闭上眼睛，等着所谓的命运。

花小篱细若蚊吟的声音抽搭着。

花锄吃饱了，吧嗒吧嗒小嘴，还不知愁滋味地睡着了。

花耗攥紧猫儿的小手，说："猫儿，我们一起。"

猫儿咧开脏兮兮的小嘴一笑："成。"

嘈杂的街道，踢踏的马蹄，吱嘎的木轮，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回回，围观的人散场了几波，都是好奇多于购买欲。

不懂事的玩耍的小孩子见猫儿几个如同泥猴般脏兮兮的，个个蓬头垢面如同乞丐，当即扔起石子，毫无同情心地拍着小手欢实蹦跳着："臭要饭，脏乞丐，丢丢，羞羞，丢丢，羞羞……"

猫儿被石头一砸，当即火冒三丈，想她花蒲村小霸王，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当即一个前扑冲了过去，抡起有力的小拳头捶在那些肉蛋儿身上，砸起哭号无数。

花耗与猫儿的情谊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战友，见猫儿举拳，花耗没有不跟着踢一脚的道理。两个半大孩子，就这么抡动着未发育完全的胳膊腿儿，在较量间将小肉蛋儿们砸得四下逃窜，哭号一片。

一顿猫拳耗腿收工后，只觉得胸口的气儿也顺了不少。

三娘脸色难看地教训着："怎的这么不省心？若一会儿那些娃儿的爹娘找来，可怎么办是好？"

花耗懂事，立刻表态："不打了。"

猫儿揉着小胳膊，接了一句：“打得肚子都饿了。”真是体力活。

就在三娘的担忧间， 那些挨了打的小肉蛋儿们扯着自家大人呼啸而来，举着受伤的小胳膊指向猫儿和花耗，哭得鼻涕糊脸，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猫儿和花耗互看一眼，多年来的默契沟通完毕，打不过，那就跑吧！总不能挺着挨揍吧?

于是，两个半大娃娃甩开膀子，撒开脚丫，铆足了力气在喧闹的集市里穿梭着，那敏捷跳跃的身影，承载了青春的悸动。

奔跑，忘记了昨日的哀痛，忘掉了今日的悲凉，唯有这颗狂热的心，随风驰骋。

身后的叫嚣声由此起彼伏到渐渐消音，一阵马蹄声狂奔而来，猫儿被追赶得窜入街巷。待马蹄冒烟离去后，猫儿再回头去看，触目的陌生却让她失神。花耗呢? 三娘呢? 花小篱和花锄呢?

小小的拳头收紧，一种从未感觉到的恐慌在猫儿心底蔓延。

猫儿端起胳膊，铆足劲儿地往回跑，却在这不熟悉的街道里将自己丢失。额上的汗珠湿润了干涸在肌肤上的泥巴，贴身的衣衫沁上潮湿的黏腻。猫儿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着，见到有路就跑过去看，发现不对再跑回来。就这样，她急剧喘息着小胸口，寻找着陌生人海中的熟悉面孔……

相隔了两条岔道的另一边，花耗焦躁地找着猫儿，却……越行越远。

三娘揽着花小篱，背着花锄，在原路等着猫儿和花耗，却在夕阳西下时，被一群赶来的人吓到。为首的人看起来有几分熟悉，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细想之下竟是当铺掌柜！

但见那当铺掌柜一手指向她，急声喘息道：“就是她，就是她典当的小棉被！”

命运，就此转动它诡异的轨迹，拉开靡丽的序幕……

第三章 绿林山头猫为爷

第三章 绿林山头猫为爷

猫儿坐在一块石头上，在遍地燃烧的尸体上认真翻烤着猪大腿，还不时地用小手指快速掐下一块烤好的外皮，塞入小嘴中，咬得吱吱冒油，香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当猫儿一条路一条路地找回与三娘分开的地点时，已经是万家灯火。

猫儿望着空无人烟的街道一隅，眨动了两下圆眼，又用小手揉了揉肚子，小身子倚靠在墙根，无力地瘫软坐下，抱着腿，轻声呢喃道："耗子，我饿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传来车轮的吱嘎声，猫儿耳朵一竖，身子噌地蹿起，眼巴巴地望去。但见夜色中一个壮汉推着半只猪，由远及近，而街道的另一侧，传来踢踏的马蹄声，在这风都噤声的夜里，显得格外震耳。

猫儿望着那在案板上一晃一晃的猪肉，咽了咽口水，肚子叫得更加欢实，当即想起村里先生曾经说过的梁山好汉，不都是劫富济贫吗？如今自己不但贫而且还饿，就应该效仿好汉！

猫眼如狼般盯着猪肉，小身子如同野猫般敏捷地蹿了出去，嗖的一声跳到街道中间，双手一拦，有模有样地大喊一声："抢劫猪肉！"

一脸横肉的大汉虎目一瞪，一把拉住车子，显然吃惊不小。

猫儿身后的马蹄声急急停下，马上之人亦被这气势磅礴的稚嫩抢劫声震撼住，不由得仔细瞧去，却是一幼童的背脊！然，这次走的镖，何止是金贵？即使搭上他们正瀚镖局的全部脑袋，也容不得一丝闪失。更何况，这保镖之物，更是武林朝野人人窥视之奇宝。他们已经不晓得使计挡开多少窥视，用刀划开多少高手，却不得不连夜走过这纷乱之地，若绕道，怕是夜长梦多。

前面那身影虽然看似幼小，然江湖中能人异士何其多？单是鹤发童颜之辈，皆是出手狠绝的高手。更何况，正瀚镖局的当家李正瀚在策马奔驰间，已然感觉到四周暗藏的危险气息。这是一种长年累积下的直觉，在刀口上抢生活的人，对于危险，一向有着敏锐的洞悉力。更何况，李正瀚四十有二的年纪，就能扛起威震四方的正瀚镖局，那名头绝对不是白给的。

但，正所谓马有失蹄，李正瀚这次却挥错了大刀，在勒停马的同时，手中长刀亦先发制人，向着假想敌猫儿的后背砍去！

猫儿没感觉到身后的危险，两眼只是盯在猪肉上垂涎欲滴，在李正瀚动了杀念的那一刻，已然双腿用力跳上了壮汉推的车板子上，使李正瀚一刀落空。

这江湖上，能让李正瀚一刀落空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单是猫儿这简单一跃，便让李正瀚直觉不好，竟遇见了高人！

李正瀚的大刀虽然没有砍到猫儿，但那由内力而发的刀气却不容闪躲，就在即将砍入猫儿单薄的背脊时，一脸横肉的推车壮汉突然双手一震，车子一歪，滑向一旁。猫儿抱着血淋淋的猪肉一起飞出，躲过致命一击，跌落地上，安全着陆，有惊无险。

原本空旷的街道与房檐在眨眼间站出了六人，或上或下地站在四面八方，将正瀚镖局的镖师围在了圈子内。

马上李正瀚在猫儿飞出时，眼中闪过诧异，难道说……那个高喊打劫的人，果真是个娃娃？不过大敌当前，容不得分心马虎，当即大刀一横，大喝一声：“来者何人？”

横肉壮汉张开大口，笑出黄澄澄的牙齿，直震得人呼吸一紧。示威后，才抽出身后一柄泛着青光的大菜刀，拿在手中掂量了一下。

马上李正瀚身形一震，暗自心惊，却不动声色地道：“原来是江湖中令人闻风丧胆的斩猪刀，听闻阁下不在江湖游走多年，却在深夜拦路，意欲何为？”

横肉壮汉嘿嘿一笑："别跟老子整那一套客气的把戏，老子为什么来，你会不知道？只问你一句，交是不交？"

一脸刚正之气的李正瀚冷笑一声，手中大刀摆了个锋利的划痕："不交！"

猫儿还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两方人马已经打了起来。猫儿只觉得眼花缭乱，无数银光在黑夜里闪来划去，伴随着人类的闷声痛哼，飘出血腥的味道。

猫儿扁扁嘴，对于打仗她自认为司空见惯，若是自己再大些，没准儿还能跟着掺和一下，凑个热闹，但眼下肚子实在饿得慌，既然抢劫成功，那就走人吧。她站起身，力气甚大地抓住一条猪腿，就这么拖拉着比自己重上几倍的半边猪肉前行，想找一处背风的地方，生火烤肉吃。

还没等走出几步，另一队黑衣人无声而至，在斩猪刀和李正瀚的两败俱伤中横插一脚，欲挟持李正瀚，夺出人人争抢的神秘宝贝。

而原本敌对的两方，开始了若有若无的合作，在一致对外时，还不忘互相砍上一刀。

几番厮杀下，李正瀚身受重伤，被黑衣人一掌击向胸口，身子飞扑而出，砰地落在猫儿正在拉扯的猪肉上面。

那黑衣人欲追来，却被斩猪刀一伙拦下。

李正瀚忍住满腔血腥，将怀中一个锦盒交到副镖师手中，眼布血丝，哑声低吼："快走！"

得了锦盒的副镖师慎重地点头，飞身上马，在其他镖师的拼死掩护下，飞奔而去。

黑衣人与斩猪刀一伙掉头去追。

空旷的街道只余横七竖八的尸体和刺鼻的血腥味儿。

猫儿知道那些躺下的人都死了，同村子里得了疾病的人一样，没有了呼吸。猫人见惯了生死离别，倒也不觉得害怕，更何况还是些不

认识的陌生人，也没有心思去哀悼谁的生命流逝。肚子，仍旧饿得慌。

她蹲下身子，用小手触了触那压在猪肉上的李正瀚，用仍旧稚嫩的声音说：“大叔，你起来。”

李正瀚用功护住已经断裂的心脉，强睁开眼，望向这个险些被自己错杀了的小娃儿，看见猫儿脏兮兮的小脸以及那双圆滚滚的璀璨眸子，只觉得有这样一双清透眸子的娃儿，一定淳朴而坚韧。又听猫儿让自己起来，心里不觉得柔软了些，这世道，果然还是孩子善良。然而，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已经起不来了，只能撑下片刻。

其实，他给副镖师的锦盒里装的是块石头，为的是将所有人引开，让自己有时间将真正的宝贝“梵间”送至安全的地方。即使死，也不能有辱正瀚镖局的名声！只是……要牺牲镖局里的兄弟们了。

然，李正瀚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那黑衣人的一掌竟然如此强悍凶猛，穷其一身功力才护住了心脉，没有当场毙命。

思及此，李正瀚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不顾道义也好，说他利用孩子也罢，但眼下，他只能拖这个孩子下水了。

他伸出颤抖的手，将缝在袖中的贴身小布袋子扯下，郑重其事地放入猫儿的小手中，深提一口气，说：“这个给你……”其实，李正瀚话没说完。他还准备交代猫儿将此物送到何处，并允诺送去后，会有很多的糖果给猫儿吃。

然而，攥着小布袋的猫儿却肚子一声叫，又开始催促道：“大叔，你起来，别压我的猪肉。”

李正瀚一代正义侠士，堂堂七尺男儿，一听此语，当即瞳孔一缩，一口心血由口中喷出！他，死不瞑目啊！让他如何能相信，自己竟然不如一摊猪肉重要?

猫儿见又有一人死去，而且这位大叔还在死前送东西给自己，心里不免有些难过，伸出小手将李正瀚那死不瞑目的眼闭上，小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她将小袋子打开，倒出里面那块如同眼睛般大小的黑色石头，送到嘴里啃了两下，没啃动，又塞进小布袋里，揣进了怀中。虽然猫儿对李正瀚给的东西不太喜欢，但终归是件东西，还是没舍得扔。

臂力极大的猫儿将李正瀚搬开，掏出花耗给的火折子点了周边的野草，学着村里这几个月病死人后的葬法，直接将这些人一同火葬了。

当黑衣人和斩猪刀一伙知道中计后又杀回来时，看见的便是这漫天大火下的坟场，以及一个坐在大火旁，吃着不知道是猪腿还是人腿的猫儿。

猫儿坐在一块石头上，在遍地燃烧的尸体上认真翻烤着猪大腿，还不时地用小手指快速掐下一块烤好的外皮，塞入小嘴中，咬得吱吱冒油，香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个情景，让自诩为心狠手辣的江湖黑道不免心惊胆战，有种被什么东西爬上脊骨的冰冷慌乱，怕是穷其一生，亦无法忘记这诡异的一幕……

猫儿火烧尸体，烤食猪腿的一幕，在不知情人的眼里，正犹如纯洁的匕首再次狠狠插入死人身体般诡异难言。当然，在日后猫爷名号渐渐响亮时，更为其平添了一抹清透眸子下的嗜血孽障，被大家以七岁火烧众尸，烤食人肉为题，大肆渲染，众说纷纭。

爹娘拿这事儿来恐吓不听话的孩子，说："再不听话，就让猫爷将你烤了吃！"

说书人摆开龙门阵，忽悠听客，曰："那猫爷七岁食人肉，八岁以人骨为玩物，九岁路遇强敌，取内脏下酒，直到遇见那位，才……"

自谥为江湖中人的，则大肆吹嘘道："猫爷和我乃拜把兄弟，曾一起……"

话音未落，旁边一桌站起，一西瓜刀劈来，大喝道："敝人欲向猫爷讨教武功，就先请这位兄弟赐教一番。"

茶楼一角落，有人暗自嗤笑。这些人，连猫爷是公是母都没弄明白，还兄弟呢？呸！想当初，他可是亲眼见到猫爷……眼神飘远，无限回忆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准的遐想传奇，其实，猫儿在那场大火后，就随同斩猪刀等人退隐江湖，重现绿林，当起了真正打家劫舍的草寇。

人的机遇很难想象。

当日，漫天大火下的烤猪腿猫儿，被欲夺宝的两伙人盯上，纷纷想从猫儿口中知晓“梵间”的下落。但这两伙人却都有几分顾忌，心理作祟地以为猫儿是隐世高手，否则怎能有如此诡异的淡定从容？

斩猪刀一伙儿的癫婆娘向前一步，勾起红艳的丰唇，嗲声道：“小妹妹，你知道宝贝在哪里吗？”

猫儿咽下口中的猪肉，扫一眼癫婆娘，只觉得那浓妆艳抹的脸看起来有趣，不由得扑哧一声，咯咯地笑起，那欢实的声音如同清泉般流淌，听得耳朵这叫一个舒服。

癫婆娘行走江湖数十年，自从宣称用无数娃娃的心脏养毒后，就没有人如此毫无戒备地对着她笑过，当下心里有丝异样。

猫儿将手中的猪腿递向癫婆娘，癫婆娘一傻，怕是有陷阱，没敢接。猫儿又递了两份，说：“喏，给你，你不是要宝贝吗？”

癫婆娘的脑筋拧出了麻花劲儿，眼睛瞪得有些夸张，伸出鲜红的手指指向猪腿：“这……就是……宝贝？”

猫儿看傻子的目光望向癫婆娘，信誓旦旦地点头道：“肚子饿，吃得饱，都是宝贝。”

癫婆娘嘴角隐约抽筋，与斩猪刀对看一眼，在彼此眼中寻到信息。毫无疑问，这是个并非高手的……娃娃。

黑衣人上前一步，用阴冷如同蛇蝎般的眼盯向猫儿，问：“娃娃，刚才落在你猪肉上的男子，去了哪里？”

猫儿抬起小手，指向火海：“烧了。”

黑衣人瞳孔一缩，手指豁然收紧，沉声又问："娃娃，那人死了吗？可与你说了什么？"

猫儿瞪眼："你这个黑不隆冬的人好生奇怪，人都死了，还说什么？你去跟死人说说看。"

黑衣人一愣，斩猪刀一伙儿哈哈大笑起来，心里寻思着，这个娃娃好生有趣儿。

黑衣人见猫儿清澈的眉眼，清透得不像说谎，当即起了泄恨的杀心，手指一捏一递间，一片银色光束由袖口发出，直射向猫儿的喉咙！

癫婆娘离猫儿最近，看得清楚，当即踢起一块石子，将暗器打掉，伸手抱起猫儿，嘲弄道："啧啧……就连我们这些自谥为心狠手辣的邪派中人，都没有向一个小娃娃下手，阁下这蒙着脸，倒也不怕红上几分。"转而对斩猪刀说，"杀猪的，这娃儿老娘我要了，留着给老娘养老送终。"

斩猪刀咧嘴，笑出一口黄牙，说起了荤笑话："癫婆娘要娃儿，杀猪的帮你捣动一下？"

癫婆娘抛出一记媚眼，身形一晃，瞬间站在斩猪刀身边，抬起涂满丹红的手指，拍了下斩猪刀的肩膀，媚笑着："成啊，晚上，你来。"

斩猪刀却脸色一变，忙求饶："姑奶奶，您怎么又给我下毒啊？"

癫婆娘娇笑着："怎么会是毒？明明是春药嘛。奴家对你，可是真好的。"说完，一个提气，抱着猫儿蹿到房檐上，故作羞涩状，"没有宝贝，奴家不陪你们玩了，回家逗娃儿去了。"

黑衣人见讨不到便宜，亦扼腕转身离开，回去复命。

癫婆娘抱着猫儿，几个跳跃，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而猫儿连续蒸腾数天的困乏上来，此刻又有暖呼呼的怀抱，不由得吧嗒一下小嘴，乖巧无声地趴在癫婆娘的颈项间，呼呼睡着了。

当癫婆娘抱着猫儿回到暂住的客栈，想将猫儿放下时，猫儿竟紧紧揽着癫婆娘的颈项，还在睡梦中喃喃呓语，“娘，别走。”

癫婆娘心里一震，手不由得轻拍着，放柔声线，哄道：“不走，不走。”试着分开猫儿的小手，却不想这双小手异常有劲儿，又怕扯痛了猫儿，只得脱了鞋子，和衣抱着猫儿一同躺下。自从……唉，算了，不能去想，自从那事以来，这是第一个躺在自己身边的温柔身体，没有戒备，没有猜忌，却在不适中有些窃喜。

一夜好梦，待醒来后，癫婆娘看见猫儿正睁着两汪清泉般的眸子望着自己，心里不禁一颤，暗自告诫自己，以后万不可如此掉以轻心。一夜熟睡，竟连身边娃娃醒来都不知道，若那娃娃有异动，怕是自己此刻早已身首异处。但转眼间，又瞧见猫儿仍旧挂在自己身上的小样子，脸上不由得暖了几分，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两个人，大人脸上画着夸张的红妆，小人儿脸上全部是泥巴点子，就这么望着彼此，想着要说些什么，或者问些什么。

这时，折腾了一夜的斩猪刀砰砰砸门，粗着嗓子喊着：“癫婆娘，起来，咱们回山了。”

癫婆娘由床上起来，拉开门，看见脸被挠成一条条红印的斩猪刀，笑得花枝乱颤，娇声问：“哟，这是怎的了？”

斩猪刀一拍大腿，红着脸，怒视道：“还不是你个癫婆娘，非得给老子下春药！老子去了趟窑子，找了一个姑娘。格老子的，那药劲儿太猛，一个没够，又搭进来两个。结果，老子银子没带够，就他妈的被那群婊子给挠了。”说完就往屋里走，口中还嚷嚷着，“来来，让老子看看你收的娃娃。”

癫婆娘笑得险些背过气去，却在转身间，立刻收了笑，袖口瞬间银针飞出，直射向斩猪刀的后脑！

那斩猪刀身形一闪，袖中匕首袭出，与癫婆娘过起了杀招。

癫婆娘冷笑：“这又是哪位情郎哥哥？来看奴家还易了容？”

假斩猪刀眼神一冷，一掌拍向癫婆娘胸口：“好利的眼！”

癫婆娘转身闪过，娇笑着：“哥哥，你演得太过了，那斩猪刀去窑子，找的从来不是姑娘。”

假斩猪刀冷哼一声，虚晃一招，伸手将猫儿抓起：“这娃娃我要了！”

癫婆娘秀腿一踢，拦下假斩猪刀的去处，娇嗔道：“怎么都来抢我的娃儿？”说话间已经过了数招，继而风情一笑，“既然哥哥来了，就留下吧，咱一家好过日子……呜……”

假斩猪刀手法既快且凶，一掌劈向癫婆娘左肩，震碎了肩胛骨！

癫婆娘一口血吐出，身子倚靠在门槛上，用眼睛瞪着假斩猪刀。

就在假斩猪刀欲杀人灭口时，令人想不到的是，一直安静的猫儿突然举起小拳头，朝着假斩猪刀的太阳穴就狠捶了下去！

毫无防备的假斩猪刀中招，只觉得脑袋一阵轰鸣，双眼一黑，就这么直勾勾地倒下了。

癫婆娘一把抱起猫儿，赞道：“做得好。”

猫儿伸手擦了擦癫婆娘唇上的血，霸气地道：“若有人欺负你，我帮你打他！”

癫婆娘笑了，眼中有些潮气，将猫儿收紧一分，或者，这就是所谓的缘分。

精神气爽的斩猪刀以及其他几个兄弟回来了，看见这?的样子，都晓得众人将夺宝视线转移到了这猫儿身上。即使猫儿交不出宝贝，武林众人亦会以为最终是他们这些人得了宝贝。这场腥风血雨，怕是躲不过去了。

大家思量之下，只得暂时退隐江湖，不能做这万人射的靶子。一切都待风头过了，再说。

商量好后，斩猪刀一行人赶往他处，却在路经绿林山时遇见打家劫舍之徒，当即起了心思，莫不如退出江湖，隐入绿林，做有吃有喝的大盗，岂不更好？于是，被打劫之人变成了绿林悍匪，原本打劫之人被席卷一空踢出了绿林山。

一切安置稳妥后，斩猪刀将癫婆娘拉到一边，小声耳语道：“癫婆娘，你没搜搜那娃娃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癫婆娘瞪了斩猪刀一眼：“去！烧水去，给娃娃洗洗。”

斩猪刀嘿嘿一笑，样子有些狰狞，以为癫婆娘这个搜身的方法好，便屁颠屁颠地去烧水了。

水温热后，癫婆娘对猫儿招招手，将那脏兮兮看不清颜色的泥巴衣衫件件脱下，将这个脱光了才能看得出是女娃的小东西放入温水里。卷起袖管，一边为猫儿洗着小身子，一边问着猫儿家里的情况。

水越洗越黑，猫儿那奶白色的细致肌肤终于显露出来，如同一条小白泥鳅，水润光滑抓不上手。

那张原本被泥巴油脂覆盖的小脸，在几遍的揉搓下终于展露原貌，竟如同精灵般灵动。圆滚滚的琥珀色眸子泛着如同清泉般的光束，粉嫩的小嘴如同一点儿丹红绽放在白瓷上，端的是讨喜可爱。

癫婆娘打量着猫儿，觉得这丫头长大了虽未必倾国倾城，但绝对会别有一番灵动风情。看着，看着，笑容多了几分，心里又喜爱几分。

当癫婆娘的手指洗到猫儿的痒痒肉，猫儿咯咯笑得欢实，直嚷着：“娘娘，娘娘……”

癫婆娘手下一顿，心下喜悦翻腾，忙问：“猫儿，你跟我叫什么？”

猫儿扑到癫婆娘脖子上挂着，咧嘴笑道：“斩猪刀叫你癫婆娘，猫儿觉得你不疯癫啊，猫儿叫你娘娘。”

癫婆娘抱着猫儿湿淋淋的小身子，觉得自己那已经枯如旱土的心田流淌过暖暖的清泉。

猫儿接着道：“娘说了，俩好变一好。娘娘对猫儿好，猫儿就对娘娘好。”

癫婆娘原本带走猫儿，一是因为觉得投缘，二来更是为了“梵间”下落，既然不肯死心，就只能从唯一的活口下手。今天，本也想着

要搜猫儿衣衫的，却因猫儿这一句至诚至信的话，不免觉得脸上有些烧，继而抱着猫儿的手有些紧，心里寻思着，若这娃儿如此孝敬自己，就好生对待吧。

猫儿笑颜璀璨，松开癫婆娘的脖子，用小手捶打着水，玩得不亦乐乎。

癫婆娘收走了猫儿的脏衣服，简单摸了摸，确定没什么东西后，就给了斩猪刀，让他们自己翻找去。

回身过来，取了干净棉布，要给猫儿擦身子。

猫儿咯咯笑着，将小拳头伸到癫婆娘面前："喏，你们在找这个吧？"

癫婆娘一愣，见猫儿将小手展开，便看见那如同眼珠大小的圆润黑石！这就是人人争抢的"梵间"！

癫婆娘的心跳在瞬间狂奔，捏着"梵间"的手指变得瑟瑟发抖。

想不到，江湖官府争破脑袋的东西，竟是这么一块儿眼睛大小的黑石，还真落在了这娃娃手中！

她心思百转千回间，望向猫儿那张不含杂质的笑颜，自问自己即使得了"梵间"，又能如何？当初被负心人所伤，便没了浮华心思，今日跟着斩猪刀他们一同抢夺宝贝，到底是为了什么？争夺之心，变得有些模糊了……

在迷茫中，她终是淡淡一笑，却是释然。

癫婆娘取下头上的发簪，抠下托珠银花片，将那眼球大小的黑石包住，用一根粗红线将其穿好，挂到猫儿的脖子上，细心嘱托道："猫儿，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多人为了它丢了性命。它跟你有缘，你且留着，但万不可告诉任何人，这是何物。若有人问，你只需说，是娘娘给你的见面礼。"

猫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娘娘，这是什么东西？"

癫婆娘摸摸猫儿的脑袋："这个小东西叫'梵间'，到底有什么用，众说纷纭，也许不知道，活得更好。"继而问，"猫儿，你刚才为什么

把它给娘娘？”

猫儿把玩着“梵间”，回道：“我听斩猪刀说，让娘娘搜我衣衫，怕是要找这东西。既然娘娘想要，猫儿就给。”

癫婆娘一手点上猫儿脑袋，笑骂道：“你个鬼灵精！”

猫儿扑到癫婆娘身上，闹出了片片水花。

癫婆娘的妆容掉了，那国色天香的容颜如出水芙蓉般靡丽，绝非凡间笔墨所能形容的姿色，但却在左面上划有一条一巴掌长的狰狞疤痕，将所有的美扼杀在一线间。

猫儿的小手抚摸着癫婆娘的脸颊，睁大眼睛，大声赞美道：“娘娘，真美。”

癫婆娘望着水中的倒影，缓缓摸上自己脸上的疤痕，幽幽地问：“有这个疤痕，还美吗？”

猫儿捧着癫婆娘的脸，软软地吹着气，哄着：“不疼，不疼，娘娘最美。”

癫婆娘扑哧一乐，一种久违了的温暖因为猫儿的亲近又缓缓蔓延开来。

癫婆娘为猫儿换上不大合身的衣物，拉着这个清透得仿佛没有任何杂质的娃娃去了大厅。在看到别人眼中的诧异后，癫婆娘只觉得作为猫儿娘娘的骄傲，那胸脯，更是挺高了一分，脸上浓重的彩妆越发红艳，却不觉得刺眼。

猫儿爱笑，讨喜得很，不消片刻，便和这些怪癖的魔头混得叔叔长叔叔短。大家都觉得这个活跃气氛的小家伙甚是有趣，就都扔来接去地逗弄着玩。若非猫儿从小打出来的好身子骨，一般娃娃怕是都被这么折腾散了。

斩猪刀说：“猫儿的名字太嫩，将来出来打家劫舍立不住棍儿，得给改个霸道的好名字。”

酒不醉先生一身儒服，右手持白色纸扇，左手抚上三缕飘逸胡须，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却是大笑起来，嘲弄道：“你能起什么好

名字？”

斩猪刀眼睛一瞪：“生猛的！像老子的名字一样！”

酒不醉眯眼喝酒：“又不是你家娃娃，轮到你起什么名字？”

斩猪刀青刃大菜刀一砍桌子，桌子应声而裂：“老子要收猫儿当徒弟，传承老子这一身铁板武艺！”

酒不醉优哉道：“跟你学，还不如跟我学着万般风流，千杯不醉。”

斩猪刀掳袖子：“手下出真活儿，打过再说！”

酒不醉一酒杯扔去：“那就活动一下筋骨。”

嗖嗖……两人斗上了。

吃饱喝足的猫儿见两人打架，自然两眼冒光、兴致勃勃地观战，小拳头还有模有样地跟着挥舞着，看到紧张时，一拳头捶下，又一张桌子应声碎成木屑。

打斗的俩人突然静止，眼睛齐刷刷直勾勾地盯到猫儿身上，如同发现奇珍般霍霍明亮。

酒不醉激动道：“猫儿毫无内力，却天生神力。单是这双小手，多加调教，他日定可以一敌百。”

斩猪刀兴奋道：“娃娃厉害！得起个更厉害的名字！别叫猫儿，叫狗娃吧。”

酒不醉一脸不赞同：“就咱家猫儿，即使叫狗娃，那也是狗中的藏獒！”

斩猪刀眼睛一亮，大掌拍腿：“对！就叫藏獒！”

癫婆娘一记眼刀扫去：“你们问猫儿自己的意思了吗？”

众人将目光转向猫儿，纷纷挤眉弄眼示意猫儿应了自己的意，猫儿却转动着圆溜溜的眸子，小拳头一举，气势磅礴地道：“我要叫猫爷！”

呆愣片刻，众人不得不承认，还是猫儿有学问。单这个名字，就有气势！

从此后，猫儿用来打家劫舍的名字，就变成了人人闻风丧胆的猫爷，在绿林山头，过起了策马扬鞭的土匪生活。

第四章 霸王下山美色劫

第四章 霸王下山美色劫

猫儿勤劳，天天起得早，睡得晚，上管山里兄弟的吃食，下管抢劫事业。若有探子来报，定然扔下饭铲，贴上妆容，手持刚剁完肉馅的大菜刀，骑上“肥臀”，策马山下抢劫去也。

大人们宠着猫儿，将十八般武艺倾囊相授，就怕自己落了人后，被山寨里唯一的娃娃不待见，听不见猫儿那奶声奶气的叔叔，更怕吃不到猫儿做的饭。

别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歪门邪道，但哪个人心不是肉长的？即使防备着彼此，也不会防备一个可以说是自己从小带大的可爱娃娃。

然而，几番历练下来，癫婆娘发现猫儿愈发异常。无论怎么练习，内力却无法增进半分，若是强行推入，就如同米粒入汪洋，无半点儿反应。

猫儿身体无异，也查不出中毒迹象，但毫无内力可以修炼，大家只得将需内力辅助的功夫无限期搁浅。倒是斩猪刀的绝学，被猫儿学得有模有样，在十二岁时，便以无穷臂力一刀大胜，将师傅斩猪刀打败。

从此后，各个师傅便将自己的武功套路改编一番，无论是使剑，还是使针，或者用长鞭，再者用斧头，全部都以菜刀的模式教给猫儿。而猫儿更是天性聪颖，如同强大的海绵般，将师傅们的绝学转为己用，砍出一套世人都不晓得套路的菜刀法。

猫儿虽然仍旧没有半分内力，但身形异常灵活，单凭一手切菜刀，已经可以跻身为江湖中的高手行列。

猫儿是属于山上的，只要往山上一扔，你就别想逮住她，那身子灵活得仿佛是条蛇，除了不会飞，没有她玩不转的。

酒不醉怕猫儿不会轻功被人欺负了去，就将这脚上逃命的功夫传给了猫儿。若遇强敌，猫儿可一菜刀砍了去；若要追敌，虽不如轻功来得轻巧，但也不至于太差劲。只可惜猫儿没有内力配合，只能倚仗这东蹿西躲的脚功，化险为夷。

数个寒冬在岁月的风卷云涌间划过，转眼，猫儿十四岁了……

健腿肥臀的大红枣马上，软底黑靴干净利索，一袭虎皮劲装噱头十足，腰间菜刀霍霍青光，端的是马踏飞燕似的英雄人物出场，出口的口号却是如诗般感慨："风啊，别问我为什么；雨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马车里的贵人啊，我仍旧忍不住要对你说，抢劫！"

猫儿旁边跟着的斩猪刀侧身问："猫爷，咋又改口号了？"

猫儿摆摆长年握菜刀略显粗糙的小手，打了个豪气的哈欠："新意，新意懂不？我们必须对被打劫的人负责，万一某位贵人连续被我们打劫两次，至少也得听两次新鲜的口号啊，不然多亏。"

斩猪刀半懂不懂，其实还是没懂，抢劫就抢劫吧，你天天换口号算怎么回事儿？若说天天换也没什么，就当做善事了。可若是像猫儿这样，天天晚上不睡觉，坐在房梁上想明天抢劫的口号就不太好了。其实，若说猫儿天天坐房梁上想也没什么，最要不得的就是她想好了，还一准儿挨个敲门，非得征求每个人的认可才成。

酒不醉说这娃儿是思春了，嗯，很有可能啊。那猫起秧子，叫春，可不都是在后半夜吗？听得人心这个闹啊。

马车里的人瑟瑟发抖，想不到自己绕来绕去，竟然还是撞刀口上了。早就听闻这一带不太平，出了个猫爷，抢得那叫个弹尽粮绝。即使天上的鸟儿飞过，都会给拔得分毛不剩，含泪离去。

只是……仍旧忍不住好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竟然有着如此清泉般脆生的嗓音？有人传言猫爷是位娇滴滴的姑娘，有人传言猫爷是个老跛子，有人传言猫爷是个俊朗小伙，有人传言猫爷是个粗鲁壮汉，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马车上的人忍不住透过被掀起的车帘，抬头去看，只觉得呼吸一紧，好一个……好一个……好一个人物啊！

但见马上猫爷满脸络腮胡，额上一块乌黑瓦亮的大痣，痣中还长着一根很长很长很长的毛。猫儿鼻子上那星星点点的东西，离得稍微远了点，没看清是麻子点，还是鼻涕嘎，或者……是早晨啃饼时沾上的芝麻？这一吓不好，险些将肚子里的屎尿吓出来，当即哀号一声，猛地磕头："猫爷饶命，猫爷饶命，饶命啊……"

猫儿扑哧一笑："也没说要你的命，你求饶做什么？赶快，把银两全部交出来，我还得回去做饭呢。"

马车里面的人腿抖成了筛糠样，想起传言说猫爷喜食人肉，当即搜衣掏鞋底，将所有的银票全部奉上。

猫儿收了银票，策马往回走。

斩猪刀这个疑惑啊，问："就这些路过的人马，老子一个就能摆平，你天天跟着出来转悠什么啊？"

猫儿眯起嗜睡的眼，趴在马背上，含糊道："没事儿出来打打劫，提高一下知名度呗。"

斩猪刀的身子一滑，险些摔下马去。

其实，猫儿是有衡量的，她想着，若自己名气越来越大了，花耗没准听见了，就来找她了，到时候她就把整个离国的所有山头都开发出来，然后……哈哈哈哈……和花耗一起……占！山！为！王！

生活，多惬意啊！

猫儿自认为不是心性奸诈之辈，所以做不来投机倒把的事儿，对于她眼下从事的抢劫行业，她还是很满意的。

猫儿勤劳，天天起得早，睡得晚，上管山里兄弟的吃食，下管抢劫事业。若有探子来报，定然扔下饭铲，贴上妆容，手持刚剁完肉馅的大菜刀，骑上"肥臀"，策马山下抢劫去也。那样子，绝对孜孜不倦，能者多劳也。

不过，若平时没事儿，你想找猫儿，冬天一准儿在炕头上，夏天一准儿在树干上。

敢情大家都睡觉时，猫儿想着事情；等大家做事情时，猫儿却补眠补得欢实。

然而，别人学不来猫儿倒头就睡的神功，只能备受猫儿荼毒，尤其最近猫儿在一次打劫中，听见某个穷酸秀才叨唠什么狗屁诗，貌似心里有些触动，每晚必然感慨两句。然后非得朗诵给大家听，直到每个人都拍手叫好，这才转来卖弄，丢给被打劫之人去欣赏强盗文学。

众人一致认为，猫儿……思春了。

为了不让睡不好觉的劫匪大爷像被抢劫的短财鬼，众人一致决定，去给猫儿抢一个相公来，若一个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直到猫儿不再半夜起来敲自己房门为止。

商量好后，众人摩拳擦掌，预计留几人围着猫儿打着马虎眼，继续抢劫事业，另两个人偷偷出了山，说是出去回访老友，实则是替猫儿选相公去了。

但癫婆娘不同意，说："猫儿自己的事儿，还是得自己做主，旁人莫要跟着掺和。猫儿恼怒了，谁也吃不消。若说这选相公，还得猫儿自己去选。"

众人也同意癫婆娘的说法，就是舍不得猫儿……做的饭。但一想晚上能睡个好觉，又不用自己费心费力地去寻找美男，当即大掌一拍，合伙使计将猫儿送出去。

癫婆娘唤来猫儿，试探道："猫儿，你想出去转转不？"

猫儿趴在桌子上，困得两眼直迷糊，费力地摇摇头："不走，这儿挺好。"

癫婆娘又说："你不对外面好奇？"

猫儿支起贴了黑膏药的脸蛋："好奇什么？找不到路不说，还饿得慌，不如山里好。"第一次下山留给猫儿的印象实在不好，甚至可以说

是恶劣的。她不但离开了爹娘，还饿着肚子丢了花耗、三娘、花小篱和花锄。

癫婆娘心里寻思着，如果猫儿不爱出去，就不去吧，单想猫儿要下山，她这心头就难受得慌。

酒不醉眼见事情不妙，当即上前一步，诱惑道："猫儿，外面可有俊俏公子，端的是玉树临风，温柔情意。"

猫儿眼睛一亮，瞬间精神起来，问："在哪里？"

酒不醉一见有戏，扇子一指向窗外，说："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

声还没落，猫儿已经噌地站起，手中大刀一握，身形瞬间孔武起来，小手一招："走！兄弟们随我抢劫去！"

酒不醉嘴角抽筋，含在口中的最后一个音始终发不出来。

众人相互递了个眼神，彻底明白了，这猫儿没开窍，只会懵懂地叫春，还不懂得男女之间的情趣。

斩猪刀拉住欲抢劫的猫儿，压坐在椅子上，粗声道："老子就这么跟你说了吧，猫儿你下山去，去抢……"

癫婆娘一把将斩猪刀推开，接着对猫儿说："猫儿，你和各位师傅学武艺已经有些年头了，娘娘和师傅们也想看看你到底是否能独当一面，也好放心地将这山头交给你，因此，我们决定出一题考考你。你且下山去，抢回一个美貌公子，而且这位公子，必须是你看一眼，心跳就加快几分的人物。你意下如何？敢是不敢？"

知子莫若母，猫儿一向霸王惯了，就是受不得别人激，被癫婆娘这么一挑一拨，猫儿倒也点了头，应了这件颇具特殊意义的考验。

临下山时，癫婆娘将打劫来的男子衣袍改成猫儿合适的大小，给猫儿换上，只说咱是去采草的，莫让别人采了花儿。更是细细叮咛，莫要相信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孩童、老人，都可能是骗子。出去后，不许说认识山上的人，连绰号都不许提，别人若问，就说不认识。

猫儿听着，一一记下，乖巧得让人心疼。

一切打理好后，猫儿牵着红枣色的“肥臀”，蹬着钩边软底白靴，头插白玉钗子，身穿淡绿色的衣袍，下摆简约钩着深绿色的荷叶脉，精工刺绣着出水睡莲。

这一身行头，衬得猫儿那双霍霍生辉的眸子如泉水般涌动，在绿色的清澈灵动中，嫣红着一点儿小口，煞是靡丽动人。

若非猫儿长年被当成男娃养，而且是那种生龙活虎打家劫舍的男娃，自骨子里撑起一股男儿英气，倒还真容易暴露其女扮男装的实质。

这若是不认识的人，瞧上几眼，就会觉得，猫儿不过是长了张雌雄莫辨的脸庞，但举止行径，却实属男儿无异，端的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好儿郎。

好久不曾穿戴正常的猫儿惊艳了众人的眼，大家颇有女儿长成的骄傲，更有种猫儿终于要去遗祸他人的庆幸感。

其实，猫儿在山上这几年，并没做什么大恶之事，不过是把酒不醉的春药错当成调料，做了一锅粥，给大家喝；不过是将癫婆娘养的毒蜘蛛穿起来，烤了吃；不过是好奇酒不醉的脚上功夫，将马蜂窝扔进了酒不醉怀里；不过是用斩猪刀的宝贝菜刀砍了柴火，再次肯定此刀不但能杀猪，还能砍柴火……

所以，猫儿是备受惦念的，这一走啊，还真是让人闪了一下神，不由感慨，为什么没人折磨的日子这么难过？

猫儿还没有踏出山寨门，这些人已经开始掏心挖肺地感伤上了。

酒不醉送了猫儿一根绳子，据说是用“赤藤”编的，刀砍不断，火烧不化，用来捆绑不听话的小美男，那是再适合不过。

斩猪刀别别扭扭地将一柄毫不出奇却异常重的菜刀双手递给了猫儿，只说这东西是用“千年青锋镀”制成，他……得此宝贝也属机缘巧合，却用着不上手，才给了猫儿。

猫儿拿在手中掂量一下，那叫个和手！

把酒不醉给的赤藤捆绑在腰间当了腰带，将斩猪刀给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用块粗布一裹，别在了后腰上。

酒不醉偷偷拉扯住猫儿，从袖子里递给猫儿一瓶写有“春宵”两个字的瓶子，神秘兮兮地道：“猫儿，你这一去，若路上遇见让自己心如小鹿乱撞的人，就给他下上一滴瓶中物，那人自然会跟着猫儿回来此山中。此乃辛辣秘方，不可外传也。”

猫儿将秘药塞进袖口，表示明白。

其余人亦纷纷馈赠佳品，猫儿毫不客气地一一收下。

癫婆娘将一橘色披风系在猫儿颈项，说：“此去路远，夜深霜重，多保重。这披风里有毒针无数，小心着用。”

猫儿点点头，飞身上马，冲几人摆摆手，信誓旦旦地道：“娘娘、叔叔们放心，猫儿一定会抢回来个大美男！”转身，策马，大喝一声，飞驰而去。

猫儿越走越远，直到看不清身影，原本慈母慈父般的目光骤然一变，在犀利中泛起狠毒的光束。

癫婆娘将眼扫向山后方，冷笑道：“想不到江湖中还有人惦念着我们几人。”

斩猪刀笑出一脸横肉，甚是狰狞：“格老子的，过得太安稳，好久没砍人脑袋了！他们敢来，老子就不客气了！”

酒不醉纸扇轻折，望着猫儿的方向，轻声笑道：“猫儿已经下山了，兄弟们就关门吧，且看谁来送死，我们就别客气了。”

自从察觉到有武林高手潜入山头，癫婆娘等人心里便明白，这是当年他们寻“梵间”时留下的祸患。正瀚镖局李正瀚死了，而他们却抱养回最后一个接触了李正瀚的猫儿，自然是要受他人怀疑，以为宝贝已经落入他们手中。

他们本以为老死在这山清水秀之地也无不可，然而七年过去了，终究是有人寻来。

斩猪刀等人实属冤枉，本来没得到“梵间”，却还惹了一身臊。至于解释？江湖是不听解释的地方；听解释的地方是朝堂，而朝堂却是最会扭曲事实的地方，所以，多说无益。

但癫婆娘决心要护得猫儿周全。这几年，若不是有猫儿陪伴，自己怎会笑得如此开心？生出这些感动？七年，足矣。

所以，在察觉出身份暴露后，众人合伙将猫儿骗走，若能抵过这场浩劫，便从此归隐，日后抱抱猫儿的孩儿；若抵不过，猫儿亦不用陪着这些老家伙下葬。至于“梵间”的秘密，就随着猫儿的大马，一同颠簸吧。

猫儿座下的宝马是外邦进贡给离帝的千里名驹，却被猫儿给抢了回来，变成了自己的坐骑，赐名为“肥臀”。

要说这马儿通体红亮，蹄子粗大，四肢健壮，臀肥齿白，跑起来就跟一阵红色旋风似的。

可惜……这“肥臀”自从跟了猫儿，又被猫儿赏赐了这么一个好名字后，就开始懒散了。每天陪着猫儿晃悠悠地出去打劫，然后又晃悠悠地回来做饭，接着再出去打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加里加外不过十几里的路，还得算上个来回儿。日子一久，“肥臀”也懒得动了，就跟猫儿一样懒散度日，每天去山下摆个造型，打完劫，回来，啃草，睡觉。

要说此次下山，“肥臀”和猫儿是都有些兴奋的。刚开始“肥臀”在猫儿的驱使下，还能撒开蹄子跑上一跑，可再后来，就走一段，跑上一段，愈发觉得世界没什么不同，不如回山头啃草去。

渐行渐远中，猫儿寻思着，等这次的任务完成后，就回老家去祭拜爹娘。爹娘看见自己占山为王了，在天之灵一定非常开心。

就这样，猫儿背着干粮，开始了掠美之旅。

猫儿不招蚊子，就更不喜欢进屋子，憋得慌。一路上风餐露宿，却正值春意阑珊，睡到野外更加清爽。

一路上，猫儿不是蹲在繁华街道，就是歪着头勾眼看着行人，那两只眼犹如点燃的爆竹般，噼里啪啦地闪烁着异常光束。可这瞧来瞧去，不是这个一笑牙齿漏风，就是那个歪瓜裂枣吓人，平时瞧着这些人还都人模人样地，怎么一到真用上时，就都成残次品了?

猫儿郁闷，心想着，若不做好这次的事儿，保不准一回去，就得让娘娘和叔叔们埋汰死，再也无脸见人了。

猫儿满离国地跑着，但凡听见哪里某个公子如何如何，就一头扎过去，非要看上一两眼不可。一时间，但凡有些姿色的公子都不敢出门，只听说江湖上出现一个采草大盗，蒙着面，专挑半夜偷袭入房，凶悍得不得了。而最让他们接受不了的，却是那采草大盗在看了自己一眼后，竟随手丢了，口中还不无感慨："咋又是个残次品？"

残次品？怎么会是残次品？单这一句，就够那些俊俏公子晦上半天气的。自己明明是玉树临风貌赛潘安嘛。没有眼光！没有品味！怪不得做那采草的不屑勾当！

猫儿一路风尘仆仆，却一直找不到令自己心如小鹿乱撞的那个人，又听人说皇城美男如云， 这才憋了一口气，策马扬鞭飞驰到了最繁华的离?皇城。

承载着最后的期望，猫儿由离国城门策马奔入，本来想收入城费的官兵眼尖得都能冒油，一看猫儿虽然风餐露宿了点儿，但那身衣服，不是出游的皇家子弟，亦是达官贵族，自己就别找那晦气，挨了鞭子可不好受。于是，卑躬屈膝一身奴相地给放行了。

猫儿坐在高头大马上，犹如可爱金丝猴骑大象，甚是搞笑。单是从猫儿进入这片处处暗眼的地界儿，就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猫儿浑然不觉地坐在"肥臀"背上，放慢马速，考察民脸，企图找到倾城佳男，然后打包带回去！却越走越失望，不免无力地趴在马背上，为天下无美男而暗自扼腕。

而本应该健步如飞的"肥臀"则扭动着大屁股，一步一晃地走着，时不时探一下脑袋，瞧瞧旁边的新奇事物，一主一骑，都土得掉渣。

看见杂耍，“肥臀”比猫儿还兴奋，拱个大脑袋就进去窥视一二。猫儿无趣，打了个哈欠，在“肥臀”背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身，在一阵叫好声中，优哉地躺在了“肥臀”背上，跷着二郎腿，摸了摸鼻子，微张着小嘴，就这么呼呼睡着了。

原本看杂耍的人都转向猫儿，但见那少年长长的睫毛卷在眼皮上，小小的鼻头如同小熊似的呼吸着，红红的小嘴微张，端的是讨喜可爱，有种想要捏捏那嫩呼呼小脸蛋的冲动。

然而，更令人惊讶得是，那“肥臀”仿佛知道猫儿要睡觉般，竟放轻了蹄子离开，自己沿着街道独自溜达着，不多时，选了处阴凉的地方，站在树下，闭着眼睛，也呼呼睡着了。

惊奇！惊讶！这一人一马，可比皇城里的其他玩意儿有趣多了。

猫儿睡得浅，一会儿便饿醒了。布袋里没有吃食了，她揉着肚子，伸个懒腰，翻个身，策着马，开始找地方打尖。当然，那圆滚滚的眸子一直处于贼兮兮的状态，到处寻摸着美人芳踪。

第五章 猫爷拦美要劫色

第五章 猫爷拦美要劫色

护卫暗捏冷汗，开始假想猫儿的死亡惨相；江湖游侠大感后生可畏，劫色竟劫到曲陌头上；官爷开始怀疑，采草大盗可是那小子？文人墨客偷瞄着，准备记录下这颇具历史争议的片段。

揽月楼，是所有达官贵人都想一蹬的地界。这里不但有味美而珍的佳肴，更可登高一望，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文人墨客爱它的清幽雅调，用来赋诗一首，留作千古风流；皇子龙亲们爱它的价格奢华，足以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不凡。

但凡能在这里吃饭的人，若非是富甲一方，皇亲贵族，就是有一技之长，能令人拍案叫绝！前者挥霍的是银子，后者展示的是手艺。但凡有一样才能入得了楼主之眼，那便是一席免单。

此刻，揽月楼里酒香四溢，皇城子弟，文人墨客，皆享美食。

五楼至高处，一人白衣飘袂，发如染墨，随风轻扬。简单的黑白之间，如谪仙般雅致淡泊。修长儒雅的背影，如一幅水墨画中的点睛之笔，直叫人流连忘返。

如此清雅若仙的人物，除了“九曲一陌”的曲公子曲陌外，不做第二人选。

曲陌触目之处，可窥视整个皇城的大街小巷、热闹繁华，打从猫儿和“肥臀”一绿一红进入繁华中，便入了他的眼。长年习武之人自然耳聪目明，曲陌虽看不清猫儿的长相，却看出了一匹好马！马儿虽好，却实在懒散，单有千里之形，无千里之势。

曲陌毫不留恋地转开视线，眺望着远处的山水之间，若包容万物般俯视着，不怜惜，不卑微，不施舍，不急躁。那眸子，太深，太沉，如同浩瀚而深邃的海，即使陨落一块巨大的石子，也窥视不出一丝细微的波澜。

曲陌不知临风站立了多久，身后的护卫虽然担忧他的身体，但却知晓他的脾气，不敢吱声劝阻。护卫心里明白，曲陌虽然看似无波无澜云淡风轻的，要人命时，却也是狠主儿。身在这朝野旋涡中，十一岁便开始顾及身家性命、百年基业，若非能以静制动，铁腕雷厉，怕是都不知道要死上多少回。

曲陌缓缓收回视线，堪称完美的修长玉指捏起一壶酒水，向前一掷，清冽的酒香如细雨般洒落，不知是祭奠这片妖娆江山，还是挥洒那心中的思绪。

酒水飘洒，策马闻香而来的猫儿正抬头望向高挂在揽月楼的三个大字，什么什么什么来着？是三个字不错，就是不认识。猫儿学其他东西都快，就是一认字脑袋就疼，腿肚子猛转筋。酒不醉无法，只得放猫儿一马。

猫儿这一抬脸，不好，一壶酒水就这么飘飘洒洒落下，还没来得及细闻其中滋味，猫儿当即大喝一声，抬手指向五楼："哪个乌龟王八羔子冲老子尿尿？！"

猫儿只觉得五楼处有白色衣影划过，却没有看清相貌。一直做霸王的猫儿哪里受过这种待遇？五楼之人若不跪下磕头认错，也得哭号上两嗓子，表示自责吧？

猫儿胸口气结，策马就冲进了揽月楼。店小二还没反应过来，那一红一绿已经冲上宽敞的二楼，吓傻了一干食客。

"肥臀"不愧是千里宝马，在这节骨眼上并没有给猫儿丢脸，一鼓作气冲上了四楼，被人拦下时，却与正在下楼的曲陌撞了个正脸！

曲陌抬头看向猫儿，只觉得猫儿穿着极其艳丽，却俗不可耐。一头鸡窝似的乱发中，还夹杂了两根绿草；左脸面颊上有一条红痕，看样子是睡觉时压出的痕迹；那眸子在看自己的瞬间瞪得煞是圆润，有点儿像猫科动物；只是，嘴角流淌之物，貌似……津液？

猫儿低头看一袭白衣的曲陌，只觉得这个人生得真美，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嘴巴是嘴巴，一点儿都不歪啊！乍一见，只觉得胸

口有只小鹿在乱撞，口中津液泛滥，用舌头一卷一舔，收回口中咽下。

曲陌素来洁癖，看此不免微皱眉头，真脏。

猫儿心中还没来得及百转千回，口中已经自动开启每日必行的行当。她一口气提起，膀子一端，目光凶狠，冲着曲陌大喝一声："抢劫！"

不但曲陌愣了，护卫愣了，所有仰望这块地界儿的食客都愣了！不由感叹，好大个胆子啊！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天子脚下，这三楼还坐了位主管司法的官老爷，这嫩小子就敢明目张胆地出来抢劫？且不说能进揽月楼里吃饭的人非富即贵，就说嫩小子抢的这位，那可是离帝御前红人，"九曲一陌"的曲公子！单是敢策马在他前面晃悠的人，这全天下就没几个。这下可好，不知从哪里来的愣头青，竟一照面就紧鼻子瞪眼不说，还……还……抢劫？

众位食客都在心里寻思着，听那嫩小子的声音，甚是耳熟，莫不是刚才门外叫嚣什么乌龟王八蛋的主儿吧？看这粗犷的架势，全皇城，非他莫属了。

猫儿则是端起了膀子，冲起了架势，却不见曲陌害怕，甚至连求饶都没有，当即心里颇不是个滋味儿，以为自己不在山上几日，竟然少了恐吓人的能力。脸上有些挂不住，不由得咳了一声，再次怒目而视，扯开嗓子吼道："劫色！"

曲陌身边原本暗自摸刀防备的护卫瞬间破功，原来，这又是一个冲着公子美貌来的不怕死。他们都不记得有多少男男女女对少爷暗送秋波了。女子少爷不理，男子一概消失，却还没有人敢直接来少爷面前喊劫色的呢。

护卫暗捏冷汗，开始假想猫儿的死亡惨相；江湖游侠大感后生可畏，劫色竟劫到曲陌头上；官爷开始怀疑，采草大盗可是那小子？文人墨客偷瞄着，准备记录下这颇具历史争议的片段。

猫儿见仍旧无人答理自己，懊恼中身子不由得向前贴近几分。护卫立即进入备战警戒，却见猫儿睁着琥珀色的清透眸子，非常认真地对曲陌道：“你，穿白衣服的，不晓得什么是劫色吗？”

曲陌微不可察地轻挑起一条眉梢。

猫儿眼尖得很，见曲陌眉梢一挑，当即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指着曲陌嚷道：“别以为你给老子瞟媚眼，老子就不打你的主意！”

所有食客顷刻间化身为看客，皆在瞬间将眼睛转到曲陌脸上，而曲陌那条轻轻挑起的眉毛还没来得及放下，就这么被众人抓了个现行！众人不禁在心中大声呼喝，原来，曲公子，就是一喜好龙阳的闷骚啊！

曲陌一直以来淡雅若菊的完美气质有了一丝裂缝，微微挑起的眉毛开始向中间靠拢，眼尖的众人再次惊叹，原来，曲公子也会……皱眉？莫不是被人揭穿了他喜好断袖之举，真正恼了吧？

随着众人的呼吁声，向来波澜不惊的曲陌竟然在唇边勾起一抹极浅的笑意。单是这薄唇弯起的优美弧度，便如那秋菊绽放，清酒飘香，在无声的惊鸿一瞥中，醉的何止是人心春意？

众人只觉得呼吸一紧，此生怕是死于这一刻，也是无怨无悔了。

谁能在一日之内，见到“九曲一陌”的曲公子接连三个表情？实属……世间惊奇也！

然而，曲陌身后的护卫却膝盖发抖。公子好久没这么笑过了，第一次看见公子这么笑，是宫里传来音讯，说老爷舍身护驾有功。第二次如此笑，是因有个皇子口出污言秽语，伸手调戏公子。那皇子却在一个月后得了不治之症，全身溃烂而死。这……是第三次。

猫儿见曲陌对自己笑了，笑得自己心肝乱颤，美得口水连连，也跟着傻乎乎地笑了，只觉得全身都在开小花儿，有种想要大叫的冲动。结果，猫儿叫了，不过不是由喉咙里发出，而是……肚子。

猫儿受不得饿，跳下马，一手扯向曲陌的手臂，拉扯着就往楼下走，口中还嚷嚷着：“滚开，滚开，看什么？老子饿了，要吃饭！”

曲陌的身体一僵，没想到这个脏东西的手劲甚大，若非他用内力护着，这一抓，怕是要骨折了。

曲陌其实非常讨厌别人触碰他的身体，尤其是这样一个脏得如同老鼠的人，但他看见了猫儿腰间的“赤藤”，晓得那是天下闻名酒不醉的贴身宝贝。酒不醉在当初劫杀李正瀚欲抢“梵间”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这“赤藤”竟然脏兮兮地缠在了这人腰上，足见他与酒不醉渊源非浅。如果想找到那人人争抢之物，就需从这误打误撞之人身上下手。

曲陌忍着心中多年不遇的怒火，示意护卫勿要轻举妄动，随着那顶着杂草的猫儿落座，悄然收回自己的手腕，且看猫儿意欲何为。

猫儿见曲陌陪自己坐下，当即笑得一脸白痴相。她小手一推，将原本落座的贵客推攘到一边地上。眼望着曲陌，操起筷子，就开始往自己嘴里塞好吃的。

被推攘到地上的贵客自然不干，刚爬起来打算教训猫儿，却瞥见曲陌也落座下来，只能憋了一肚子的气，在众人的闷笑声中灰头土脸地爬到一旁，红着脸下了楼。

猫儿自己吃得欢实，还不忘兄弟“肥臀”，打了个响指，“肥臀”扭搭着大屁股晃悠过来。猫儿将一盘青菜推到桌子一边，“肥臀”低下大头颅，配合地用鼻子闻了闻，几下风卷残云，舔得那叫一个干净。

猫儿见曲陌不吃东西，难得爱惜一下，将自己用过的筷子递到曲陌面前：“喏，你吃。”

曲陌见猫儿那双琥珀色的眸子极其认真地望着自己，怕自己不接，他会一直这么举下去，虽然无碍，却不想他再口出狂言，辱了这片地界儿。但，曲陌扫了一眼那油腻腻的筷子，这手指头却犹如千金重，怎么也抬不起来。

猫儿看出曲陌嫌弃筷子上有油水，便在自己腋下一夹，转了两下，擦了个干净，然后邀功似的递给曲陌，就差摇尾巴了。

倒吸气声此起彼伏，曲陌觉得自己的嘴唇有些抽搐，深吸一口气，忍住，伸手取向那双历经荼毒的筷子。

猫儿眼尖，看见曲陌的白皙皓腕上有片淤青，想定然是刚才自己怕美人跑了，用力捏出来的。于是，在曲陌伸手接筷子时，猫儿一把扯住曲陌的手，拉扯向自己，瞪眼吹着气，问："疼吧？以后我会温柔点的，不会再捏疼你。"

这句话无异于当众羞辱了曲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收回了被抓住的手，用那点漆的眸子扫向猫儿。旁人若是被他这么扫，怕是腿都要抖上三分。可猫儿竟然痴了般望着曲陌，唇边隐约分泌着过剩的津液，喃喃含糊道："美人，真美。"

曲陌长这么大以来，还没有谁可以接二连三地对他口出狂言。他心里早就起了杀心，面上却越发地沉寂。一个大男人，却被另一个男人夸成美人，任谁都无法忍受！一向观察入微的曲陌，若非今儿个真被猫儿气到，其实还是会怀疑这完全不要脸的人，到底是公是母？

曲陌当即站起，手中折扇打向另一只手，起步要走，怕迟疑一分，会亲自动手捏死脏兮兮的猫儿。

猫儿身形一闪，忙拦住曲陌去向，仍旧不怕死地眼冒红心道："美人，你去哪里？和我回老家可好？"

曲陌不看猫儿，护卫懂得其意，忙上前一步，隔开了猫儿的纠缠。

猫儿是那种极具韧性的人，一旦认定了，就不会轻易更改。护卫这边拦，她那边蹿了过去；护卫那边拦着，她就转个圈回来，继续追。

若非护卫觉得猫儿没有恶意，还能令一直沉如井水的曲陌起些细微涟漪，更让他们看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戏，这会儿就已经是刀子出鞘了。

猫儿眼见曲陌要下楼，急得上蹿下跳，就要伸手摸菜刀。

这时，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响起：“这位小兄弟，既然吃了揽月楼的饭菜，难道想不付银两就离开？”

猫儿转头去看，但见一个中年男子，面留飘逸胡须，中等样貌，看起来甚是精明的样子。男子身着浅灰色袍子，落落大方中透着一股沉稳之气。

猫儿眨了下眼睛，像是没听明白中年男子的话中意思。

中年男子好脾气地一笑，踱步到猫儿面前，解释道：“在下慕子悠，是这间揽月阁的老板，做的是有本生意。”

猫儿恍然明白了一样，小手在自己的腰包上拍了拍，睁着如同清泉般透彻的眸子，说着任谁都想捶打她一顿的话：“我没银子，你就当被我抢劫一回好了。”

慕子悠的眼角微微上挑，却隐含了一抹端倪的笑意，转瞬间目光一冷，轻喝一声：“揽月楼的规矩，不能废！没有银子可以，且拿出一手绝活吧！你若赢得头彩，那这顿饭钱，自然算是我请了。”

猫儿眸子一转，想了想，说：“我力气大。”

慕子悠使了个眼色，旁边一个伙计单手举起约为二百斤的酒坛。

猫儿缩了一下脖子，又缓缓探了出去，对慕子悠说：“那个……我很能睡的。”

慕子悠思量了半天，强忍着笑意，颇为困难地咳了一声，挤出一句：“再换一样吧。”

猫儿想了想，脸上得意一笑，冲着“肥臀”吹了声口哨，说：“尿尿。”

但听尿声奔流，一股子臊臭味儿由“肥臀”胯下扑面而来。猫儿在众人的震惊中，飞身上了马，大喝一声驾，就去追曲陌了。

殊不知，当猫儿前腿刚奔出揽月楼，一直站在楼梯边上的曲陌才缓缓从阴影里走出来。他扫了一眼地板上的马尿，望向窗外扯着嗓门喊着“白衣美人”的猫儿，缓缓收回目光，这才转身下了楼。

猫儿在外面东跑西颠地也没扑个准儿，最后灵光一动，暗道：既然白衣美人出自什么什么地方，那就去那里等着，或者问问别人，总归是能找到的。

于是，猫儿策马扬鞭，又返了回去。她骑着马噔噔噔地二次进楼，便看见慕子悠坐在二楼处，对自己笑着，那样子仿佛在说，就知道你还会回来。

猫儿在马上一弹，直接跳上了二楼，坐到了慕子悠面前，眼巴巴地问："大叔，你知道白衣美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是何方人士吗？"

慕子优哉地拿起了一杯茶水，轻触唇瓣，缓缓饮下，半眯着眼，像是在细品茶水的醇香甘芳，看样子是打算走高深路线了。

性子急的猫儿一把扯向慕子悠那飘啊飘的两撇胡子。慕子悠一个闪身躲过，却仍旧被猫儿扯下了数根胡须，攥在手里。

慕子悠瞪起了眼睛："娃娃，你怎扯我的胡须！"

猫儿亦瞪起眼睛："我都没用力气，是你胡子不结实，掉毛！"

慕子悠脸上一憋，一顿海啸似的咳嗽后，才颤抖着手指，指向猫儿，喘息道："你……你这是不尊老。"

猫儿撇嘴："你都不照顾幼小，不免我饭菜钱，我尊你做什么？"

慕子悠转开头，又是一阵咳嗽。

猫儿忙屁颠过去，轻拍着慕子悠的后背，不无担心地道："大叔，你悠着点，别咳散了。"

慕子悠喘息道："想不到你这娃娃还算有良心。"

猫儿点头："若咳散了，我上哪里问白衣美人的芳踪？"

慕子悠一手支头，显然受打击不轻，肩膀颤了两下，努力正色地道："娃娃，说说吧，你怎么不问那白衣美人是否有家室？若已经成亲，你还抢去，不怕他娘子担忧吗？"

猫儿歪过头来看慕子悠："都说是抢劫了，你还问他一家老小做什么？就像大叔你开馆子，你还能管所有饿肚子的人吗？"

慕子悠微微一愣，想不到这小东西竟然还是根直肠子，抢劫都抢得天经地义。

猫儿望着慕子悠那微微失神的眸子，不由得又探头几分。

慕子悠见猫儿带着问号的眼神靠近，不由得往后一让，躲开猫儿的窥视。

猫儿喵喵道：“大叔，你的眼睛……挺好看的。”

慕子悠低垂下眼睑，勾唇一笑：“是吗？”

猫儿揉揉眼睛，难得地自谦道：“有时候眼神儿也不好用。”

慕子悠抬头，捏住猫儿的脸蛋，猫儿吃痛，吱溜一声，躲出去老远。

慕子悠低低笑着，冲猫儿又招招手。猫儿揉着脸蛋靠近，口中威胁道：“我跟你说，别再掐我脸，不然揍你！”

慕子悠一挑眉峰：“要是那白衣美人掐你，娃娃是不是就不会揍他？”

猫儿一听白衣美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人嗖地蹿到慕子悠跟前，眨着圆滚?的琥珀色眸子，扯着慕子悠的袖子，晃悠起来：“告诉我吧，大叔，白衣美人叫什么，他家住哪里。”

慕子悠一扶胡须，半眯起眼睛，劝解道：“娃娃，那个美人你惹不起。”

猫儿眼睛一瞪，撸起袖管，双手掐腰，一脚蹬在椅子上，气势磅礴地道：“想我猫爷……呜……达树，逆卧窝醉八左深嚒？（大叔，你捂我嘴巴做什么？）”

慕子悠眼波一转，却没有松了捂在猫儿嘴巴上的手，只是笑道：“娃娃，你若想知道那白衣美人的下落，就先应我一件事，如何？”

猫儿忙点头如捣蒜。

慕子悠放开手，扫了眼猫儿那一点丹红的诱人小嘴，收入那份柔软触觉于手心之中，勾唇一笑，说：“白衣美人确是常来揽月楼，你若

肯留在这里做份活计，我倒是可以考虑收留你。”见猫儿眼睛一亮，接着道，“不过，你不能自称为爷儿，就取名为猫娃吧。”眼见猫儿眼睛犹如愤怒的小兽般竖起，慕子悠站起身，往楼上踱步而去，“如果不愿意，就请离开。”

猫儿架起的胳膊就这么缓缓垂了下去，望着慕子悠那翩然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耍着凶。

慕子悠仿佛背后有眼般回过头，正好看见猫儿用手掐着自己倒影中的脖子，唇边隐了丝笑意，就如同没看见般又转开身，往楼上走去，口中还唤着：“猫娃，过来。”

猫儿咬碎一口银牙，狠狠地跺着脚，仿佛要踏碎楼板般跟在了慕子悠身后。结果，这力气却大了些，那楼板应声碎裂，猫儿嗖的一声掉到楼下。

慕子悠伸头望去，但见猫儿晃悠着满是木屑的脑袋爬起来，然后摸着楼梯又爬了上来，甚至连痛哼一声都没有，只是那腿，显然有些不利索。

慕子悠摇头一笑，还真是个有趣的小东西。

自此后，揽月楼里多了一个常常眺望楼口的跑堂猫娃，若见某人穿了白衣，便眼巴巴跑去，但见不是自己想见之人，那脸便瞬间耷拉下来，狠狠地瞪一眼来人，跺着凶狠的步伐，转身离开。

猫儿当了跑堂的两天，搞得揽月楼生意大跌。谁也不愿吃顿饭，还得看跑堂的脸色。

慕子悠摇头叹息，就把猫儿安排去了厨房打杂，还是眼不见为净。

可猫儿却不甘心看不到曲陌，于是常常是砍了半天猪肉后，就举着菜刀跑出来看看曲陌来了没有。这可好，愣是吓坏了两位身有顽疾的老文人，做了两首诗，说是本欲清雅，登楼之下，魂兮大破，泪矣，泪矣……

闲暇无事，慕子悠瞧着猫儿深感头痛，而猫儿却浑然不觉地瞧着门外，眼波烁烁，充满期待。

最后，慕子悠决定，撤走所有收拾桌碗的人，让猫儿一个人给客人们擦桌子，猫儿手脚麻利，这个活计应该是好的。

于是，猫儿天天穿梭在各个桌子间，忙得脚打后脑勺，却咬着牙不肯走，就怕见不到曲陌。这两天忙乎下来，哪里还有时间去看什么人进来什么人走开？满脑袋里都是一张张桌子，还有洗不完的抹布。

第一次，猫儿觉得抢劫的前期勘探也是个技术工种。

晚上入睡后，慕子悠站在猫儿床前，眼中流露出异样风采，就这么久久地望着，终是弯下腰身，用手指轻柔地刮了下猫儿的小鼻子。猫儿可能觉得痒，所以用小手揉了揉鼻子，样子煞是可爱。

慕子悠又伸手将猫儿踢开的被子拉起，盖在猫儿身上。原本低沉的嗓音变成淡淡的温柔，如同上好的天鹅绒般撩拨着夜的心弦，叹息道：“怎么跑这里来了？”又扫了眼猫儿睡得发热的小脸，笑容爬满眼底，端的是琉璃灯盏，芳华绝艳。转身，离开时，又恢复成波澜不惊的慕子悠模样，暗道：不晓得明天这个小东西还要闹出什么事情，还是养足精神吧。

第六章 夜探曲府女追男

第六章 夜探曲府女追男

护卫随着曲陌离开，猫儿装作不在乎地用眼睛溜着看，待曲陌上了马车后，猫儿迅速跳出窗户，唤来“肥臀”，偷偷跟在其后，打算直捣黄龙，半夜偷袭，非得把曲陌扛回山寨不可！

猫儿在揽月楼里累成了软猫，越发觉得睡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天色渐亮，猫儿晃悠悠起来后，简单洗漱一下，顶着一头乱发就冲了出去，开始了一天的擦桌子工作。

我擦，我擦，我擦擦擦……

猫儿没头没脑地擦着桌子，眼睛困得越发睁不开，眼见着桌子变成床铺，白衣变成棉被，她将鞋子一蹬，小身子往桌子上一缩，随手扯了一把所谓的小薄被就盖在了自己身上，倒头呼呼大睡。

而在猫儿倒在桌子上的前一刻，曲陌却进了揽月楼，便看着那蓬头垢面的猫儿冲他跑来，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桌面，然后一把扯走他的披风，踢了鞋子，就这么躺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还用那两只小脚相互挠了挠脚丫，一股子汗脚的酸味在这个饭香飘洒的地方弥漫开来……

曲陌没有动，有些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接受能力差了，还是这个人的破坏力太惊人？自己一再容忍的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助自己得到“梵间”？

曲陌视线下滑，沿着猫儿纤细的脖子一直隐入衣襟。他心里明白，这颈项若非阴柔至极的男子，定是娇俏的女儿家。

慕子悠在曲陌身后护卫动手清除猫儿的前一刻，伸手将猫儿抱起。猫儿自动往慕子悠怀里缩了缩，依偎上那比硬邦邦的桌子舒服得多的温热。

慕子悠对曲陌道：“曲公子，请楼上一叙。”

猫儿这一睡，可真是昏天暗地，等她醒来时，已经是月落西山，却没有人与她相约黄昏后。

猫儿伸了个懒腰，趿拉上鞋子，站起身，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披了件白色披风。用手指触了触，又贴上脸蹭了蹭，用鼻子嗅了嗅，猫儿突然蹿起，一个高蹦出屋子，冲到她的打工场所，从一楼跑到五楼，从五楼跑到一楼，就是没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她一把抓住慕子悠，凶神恶煞地问："我的白衣美人呢？"

慕子悠指指窗外："走了。"

猫儿翻身跳上窗户，就要往外追。

慕子悠拉扯住暴躁的猫儿，连声道："已经走了两个时辰了。"

猫儿大叫一声，如同暴雨般密实的小拳头向着慕子悠就砸了过来。慕子悠灵活地闪身躲开。猫儿拳头所过之处，无一不是应声碎裂。

砸着砸着，猫儿突然收了拳头，跳坐到窗台上，就开始远眺。

夕阳将猫儿的面孔镀上了旖旎的红边，如同一颗红彤彤的苹果般诱人，那眸子更是因一番武斗后而霍霍生辉，犹如五光十色的湖泊般波光潋滟。

慕子悠悄然接近，环绕住猫儿的腰身，将那气呼呼的小身体揽入怀里，安抚道："好了，不气，下次他若来了，一定叫醒你。"

猫儿抬头，琥珀色的眸子望向慕子悠："真的？"

慕子悠点头："真的。"

猫儿的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唇角上扬，抱怨道："大叔，你刚才躲得真快，比山里的耗子还难打。"

慕子悠微愣，随即苦笑："我比耗子爱读书。"

猫儿用手比画着："我一看书就脑袋痛，可邪门儿了。"

慕子悠问："那你做什么有精神？"

猫儿想了想，说："打劫！"

慕子悠点着猫儿的脑袋："先去打饭吧。"

说到饭，猫儿的肚子咕噜咕噜叫起，咧嘴一笑，转腿，跳下窗户，火速冲了出去。吃饭也是大事儿。

接连三天，猫儿又开始盯着来往的客官，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清风温柔、阳光和煦的中午，白衣美人再次登上揽月楼。

猫儿原本瞌睡了的眼瞬间睁圆，人亦随之狗腿地跑了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美人，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山上？"

曲陌不理她，绕过猫儿自行往楼上走去。

猫儿锲而不舍地跟在他身后，虽然被护卫拦着，仍旧美人长美人短的套着近乎。待曲陌落座后，猫儿见他一直不答理自己，心下气恼几分，平时的霸王性格尽显，圆眼喷火，小手掌猛拍向桌子，吼道："你倒是给个话啊！"

吼声过后，经猫儿怒拍的实木桌子就这么华丽丽地碎裂掉了，只听哗啦一声，木屑便悉数落在曲陌的腿上。

曲陌缓缓抬起眼睑，望向猫儿，不冷不热地问："说什么？"

猫儿挠头，说什么呢？想了想，眼睛一亮，问："美人，你叫什么啊？"

护卫半跪下，帮曲陌抖了抖袍子上的木屑，将头低得不能再低，就怕曲陌一个不爽，拿自己开了刀，泄了气。

曲陌站起，踱步走向一旁的椅子，坐下，回道："曲陌。"

护卫呈上一套用玲珑翡翠雕刻的茶壶，为曲陌倒上茶水，又无声地垂首立于其身后。

曲陌刚拿起杯子，只觉得身后呼啸一声，一个柔软的小身体就这么环上了自己的腰身。低头去看，但见猫儿那琥珀色的眸子紧紧盯着自己，里面盈动着异样的光束，激动道："是你！是你！你不记得我了？"说完后，脸却一红，忙改口道，"那个……你还记得花蒲村吗？还有酒泉镇？花蒲村里闹霍乱，当地的大老爷派官兵守住下山的唯一出口，不但不救援，还不许任何人出山，否则乱棍打死！"

曲陌掰开猫儿的手，思量一下，便想起了七年前的寿辰。他因要赶回皇城，所以选了条近路，却碰见了血腥事件。难道说，这人只是花蒲村中的一员？与酒不醉没有任何关系，是自己多想了？

猫儿不依地又靠了上去，以前只晓得美人是美人，现在却知道美人就是救了花蒲村十几口人的仙人曲陌，那亲近何止是几分？

曲陌见猫儿又靠了过来，一向有洁癖的他站起，转身下了楼。单是那个背影，就够猫儿晕上一阵的。

猫儿见曲陌走了，当即抓狂，欲去追，却被护卫拦下，灵机一动，冷哼一声转身，嘟囔道："拦什么拦，老子吃饭去！"

护卫随着曲陌离开，猫儿装作不在乎地用眼睛溜着看，待曲陌上了马车后，猫儿迅速跳出窗户，唤来"肥臀"，偷偷跟在其后，打算直捣黄龙，半夜偷袭，非得把曲陌扛回山寨不可！

坐在马车里的曲陌皱眉，这人怎生如此厚颜？

骑在大马上的猫儿心情大好，拍着马脖子，亢奋道："'肥臀'啊，我们干完这一票，就可以回山了，你想没想娘娘和叔叔们啊？"

绕来绕去，猫儿终于如愿以偿地探到曲府所在，当即手舞足蹈起来，站在"肥臀"背上，跳着脚往里面看，就想窥视美人加恩人的芳踪。

终于熬到天色大黑，猫儿将自己的行头换上。简单地将一块虎皮打斜围在了身上，顺手掏出一块黑色膏药用小嘴哈了两口气，啪地贴在脸颊上，掂量了一下"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嘿嘿一笑，跃上墙头，直奔入府。

东墙头上的护卫大哥打了个哈欠，对草丛里蹲着的隐卫兄弟小声说："才动手，看他都流口水傻笑一天了。"

蹲在花丛里的隐卫感慨："好几年没人敢来咱曲府上闹了。"

藏身在花池旁的隐卫扔来一块石子，用手势比画着，示意猫儿走错了方向，竟在花园里绕蒙圈了，到现在都没出来。

结果，一晚戒备的曲府，在天色渐亮时，看见虚脱了般的猫儿由花园爬出，然后勉强爬上墙头，唤来“肥臀”，趴在上面就睡着了。“肥臀”识途地回了揽月楼，慕子悠将猫儿抱下，扯下了她脸上的膏药，哭笑不得。

猫儿睡了一白天，待到晚上又精神起来，这回却是直接顶着鸡窝头，为自己贴了个大胡子后，才动身前往曲府。下楼时，还不忘到厨房顺手揣了两个馒头、一盘水果和一只烤鸡，将吃饭都在马背上进行了。

到了曲府后，猫儿咽下最后一只鸡腿，揉着圆滚滚的肚子，打了个大大的饱嗝，然后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爬上了曲府大墙，还抱怨着：“把墙砌这么高做什么？我是抢劫，又不是盗贼。”她碎碎念念地跳下高墙，却一不小心踩到树叶上，脚下一滑，衣兜里揣着的苹果就滚出了两个。

猫儿赶着去捡，生怕引起别人注意，只是这一执著，竟一头撞在了老树上，连声音都没发出，两眼一对儿，直接昏了。

护卫大哥摇头，对暗卫发出感慨：“啧……真可怜。”转身去报告曲陌，说，“公子，人又来了，跳墙时苹果由怀里滚出，来人去拾，却一头撞在老树上，昏了。”

曲陌手里拿着书，微低着头翻着，优美的侧面如同一幅绝色剪影，在泛黄的油灯下，镀上一层金色光束，在摇曳的烛火中绝代风华。

护卫得不到指示，又见公子看书看得仔细，怕是根本就没上心思，于是悄然退了出去。

护卫退出去后，曲陌翻书的手微顿，仿佛在思考什么，续而继续阅读下去，直至深夜。

猫儿醒来时，已经是月挂西梢。她撑起晕乎乎的脑袋，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觉得今天出师不利，还是先回去吧。

翻墙，跳上“肥臀”背上，揉着肿起的大额头，猫儿有些受挫地回了揽月楼。

慕子悠将猫儿从马上抱下，放到桌子上，用准备好的金疮药给猫儿揉着额头，只是问了一句：“你就相中了那人的皮相？”

猫儿痛得龇牙咧嘴，却还是点了点头，说：“我第一次见他，胸口小鹿乱撞，得把他弄回山上去。”

慕子悠手下一个用力，猫儿惨叫一声。

接下来，一连数天猫儿天天出现，天天以不同的造型和伤痕无功而返。但猫儿的韧性却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大有越挫越勇的架势。

第七天晚上，猫儿又去了。这回她学精了，早早在店里吃完饭，然后养精蓄锐，直到天色一黑，蒙上小脸，就飞身上马，一路奔到曲府，跳下墙头，屏住呼吸，避开上次的花园，向另一边摸去……

藏在花丛中的隐卫对旁边的护卫大哥说：“这小子，还真有韧性。”

护卫大哥望月感慨：“想当初，我年少轻狂时……”

猫儿只觉得这个地方真大，却不晓得美人加恩人到底在哪儿，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决定爬上树眺望一下。她身手灵活地攀爬上大树，做猴子望月状，但见灯火阑珊处，一抹白色身影一晃而过！

猫儿心下一喜，伸手欲抓，却过于激动，脚下一滑，直接掉入树下的荷花池。拼死挣扎间，看见花池旁边有一颗黑色头颅动了动，当即扑腾着：“救命，救命，我不会水！”

暗卫颇为抱歉的声音传出：“我是暗卫，除了公子，任何人都不应该看见，你……还是叫护卫救你吧。”

猫儿一口气提到胸口，脚下一个发力，由荷塘中站起，才发现，原来这水并不深嘛。她转身，狠狠折断了数根开得正娇艳的荷花。

暗卫闪身出现，冷喝道：“住手！不得破坏曲府财物！”

猫儿不理他，继续掐着，口中嘟囔道：“你是暗卫，除了公子，别人都不应该看见，你去找护卫来管我吧。”

暗卫手指抽搐，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但公子既然知晓这小子天天来报到，却一直没说什么，自己……实在不好越俎代庖地替主人拿这动手的主意，想了想，终是忍下这一口气，继续隐身了。

猫儿将荷塘里开得最好的荷花全部掐下，抱入怀里，然后拖着湿衣衫爬上岸，将一半的花儿塞进暗卫手中，睁着清澈如泉水的眼，说着理直气壮的话："这是送曲陌的，你给我送去。"

暗卫摆了一道，说："我是暗卫……"

猫儿一摆手，道："你若再说自己是暗卫，我就把这园子里的所有花草都放倒，你信是不信？"

暗卫咬牙，点头，抱着水泠泠的荷花，给曲陌送去了。

猫儿偷偷跟在后面，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却被暗卫发现端倪，不肯再走。

四眼相瞪，最终猫儿败在全身是水，风一吹就冷这件事儿上。她打了个大喷嚏，狠狠吸了吸鼻子，跳上墙，骑上"肥臀"，回了揽月楼，直接将另一半荷花送给了慕子悠。

慕子悠没说什么，抱着花转身上了楼。

猫儿瞧着那人的背影，怎么越发觉得不太一样了呢？

第八天夜里，猫儿顶着一张芝麻脸，跳下墙头，直接找到荷花池，将那隐卫揪扯了出来，问："我的荷花你送了吗？"

隐卫没想到猫儿手劲儿这么大，竟然没挣脱开，脸上有些挂不住，粗声回道："给了。"

猫儿眼睛一亮，问："然后呢？"

隐卫身子往后挪了挪，说："扔了。"

猫儿眼睛一暗，嘟囔道："原来，美人不喜欢荷花。"她松了手，坐在荷花池旁边，望着月亮，想了又想，问："那美人喜欢什么呢？"

暗卫撇嘴，心里寻思着，反正不喜欢男子就是了。再一想，这小兄弟也挺不容易的，天天晚上来，天天受伤而返，怕是穷其一生，也

不可能进公子的房间去。人都有恻隐之心，且看猫儿不是要对公子不利，只是单单的喜欢，心里自然去了一分防备。

再则，猫儿的样子如同讨人喜欢的小动物似的，任你是如何生疏，她都能跟你唠叨上两句。猫儿简单，不晓得将自己的心思收起，有什么，就想着说什么，给人一种她在和你交心的感觉，在这钩心斗角的江湖与朝野，这份纯真，难能可贵。

这一晚，猫儿没见到曲陌，却和曲陌的护卫打成一片，不时把这个揪出来聊上两句，转身又扯出那个，自始至终，也没闹明白曲陌到底喜欢什么。

于是，在离开前，猫儿想起娘娘和叔叔们夸自己手艺好，尤其烤的小鸟，那叫个香气四溢！

猫儿灵机一动，四下溜达找鸟。护卫也不拦着，就让猫儿自己转来转去，后来终于捣动到两只鸽子，将内脏一掏，送荷花池里洗了洗，然后砍着几截桃木，就地升火烤了起来。

暗卫大哥还直夸奖道："成啊，手艺不错，将来谁嫁了你小子，一准儿享福。"

猫儿笑露一口贝齿，得意扬扬中就差摇尾巴了，自吹自擂道："那是，等你们家公子嫁给我，老子请你们每人大吃一顿！"

暗卫和护卫皆哑然，这话接不得，接不得啊。这个小伙子，还真敢惦念啊。

猫儿烤好后，将鸽子用荷叶包好，一只给了暗卫大哥，送去给曲陌吃；一只给慕子悠带回去，那是个真对自己好的人。

按照规矩，猫儿是不能看暗卫送哪里去的，只能跳墙，上马，回揽月楼。

猫儿走后，暗卫将用荷叶包着的鸽子送去给曲陌，曲陌仍旧在看书，瞧都没瞧。暗卫以为这次也是要扔掉，心中悄然一叹，刚想退出去时，却听曲陌轻扣了一下桌面。

长年陪伴左右的人自然懂得这其中的意思，暗卫当即将那烤鸽子送至桌子上，然后又悄然退了出去。

曲陌缓缓放下书，用毫无瑕疵的修长手指挑开那翠绿的荷叶，金黄色的鸽子就这么香气四溢地露了出来。他转开头，继续看书，却在扫视了两行后，将书放下，用食指和拇指捏下一块鲜肉，放入薄唇中，咀嚼一下，外酥里嫩的口感甚好，天然的肉香有种朴实味道。不觉间，一口口吃下，竟也将整只鸽子填入腹部。

天亮后，曲陌踱步到荷花池旁，看见那升起的一堆篝火，以及……鸽子毛中露出的两根细小木筒。

曲陌的眸子霍然收紧。暗卫忙弯腰将那小木筒拾起，只觉得心脏一阵抽搐。这个……莫不是……公子的……信鸽吧？祈祷吧，然后，很显然，祈祷已经无用。

暗卫恭敬地将皆烧了一角的两根小木筒递至曲陌手上。曲陌拔开木筒，只倒出了一手的灰迹，在那玉白的手心没有眷恋一分，便被顽皮的风一吹，卷了一个圈儿后，又扑落到曲陌的白色衣袍上，留下了脏兮兮的痕迹……

第九天，猫儿不知死活地又来了，还屁颠颠地扛了两坛子酒。可她刚跳下墙头，就觉得气氛不对，只觉得顷刻间有什么东西呼啸而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凭直觉抡起两坛子酒水就砸了过去！撒腿跑间，还不忘掏出火折子，顺风撇了出去。

火苗沾到一只凶狗身上，瞬间燃烧起来。风横向一吹，另一支凶狗也变成了活灯笼。两只凶狗吃痛，四下乱窜，顷刻间，风干物燥的晚上，整个园子在火海四起中充斥着犬吠阵阵！

两只恶狗最后一头蹿进荷花池，算是幸免于难。

猫儿拍着胸口，揪出一旁的隐卫，问："你们家公子想吃烤狗肉吗？"

隐卫嘴角抽筋，手中大刀嗖地拔出，大喝一声："公子有令，拿下小贼！"咳……明显有意放水。

猫儿怒了，眼波瓦亮，一手掐腰，非常反感别人将自己与小贼同化。小时候偷拿了花耗家的大饼，娘还给揍了呢，说那是贼，偷东西，要被人瞧不起的。猫儿不喜欢被人瞧不起，所以，她不要做小贼，要做大盗！猫儿怒喝："我不是小贼！我是绿林好汉！"

这一喊不要紧，正好赶上护城队巡逻至此，一听有人胆敢在皇城里造反，当即操出大刀，大喝道："哪里跑？"

猫儿本来没想跑，却被这一嗓子喝到，撒腿就跑。

这可能就是官匪之间的区别，官方总喊着别跑，可这一喊，匪方就仿佛听到开跑的指令般，那是开弓箭，绝对不回头。

曲府的火在烧，猫儿骑马在前面跑，官兵在后面追。也不知道官兵从哪里弄来的马，也开始骑着追，看那样子，若不拿下猫儿，就没有什么可立功的机会似的。

小巷子里，即使是千里名驹也发挥不出功效，更何况是懒散惯了的"肥臀"？猫儿灵机一动，跳下马，往"肥臀"屁股上拍了一把，兄弟俩各自逃命去吧。

第七章 久别七年重逢泪

第七章 久别七年重逢泪

猫儿一震，望向那两鬓斑白的老妇。但见那原本的美貌被岁月吞噬成年老的褶皱，曾经丰润的身子犹如一把枯槁，仿佛会随风消散。唯一能证明她生活不错的，仅是身上的锦衣玉服。

猫儿身形灵活，在追兵的追捕中，左拐右拐地窜进了一个大院子，本打算藏匿其中，等风头过了再跑出去，谁想刚跳进来，就吓到了一个女子！

那女子失声尖叫的大嘴只来得及拔高一个音域，就被猫儿及时捂住，威胁道："别叫！我不抢劫！"

那女子身子抖得跟筛沙子似的，两只眼睛更是瞪出了死不瞑目的光，顷刻间，豆大的泪珠就噼里啪啦地落下，喉咙里更是呜呜呀呀地哭上了。

猫儿一眼瞪去，低吼："别号了！"

那女子一愣，泪儿却于瞬间停了下来，眼睛更是张大了三分。

就在这时，屋里出来寻女子的老妇望向猫儿，刚想呼救的声音一顿，转而颤着声，喊出了猫儿仍旧熟悉的声音："猫儿……"

猫儿一震，望向那两鬓斑白的老妇。但见那原本的美貌被岁月吞噬成年老的褶皱，曾经丰润的身子犹如一把枯槁，仿佛会随风消散。唯一能证明她生活不错的，仅是身上的锦衣玉服。

猫儿缓缓放开了对女子的钳制，向那苍老的容颜一步步走去，内心涌起的感觉是如此的酸涩与惊喜，沙哑着嗓子，唤了声："三娘……"

三娘顷刻间泪眼婆娑，抱住猫儿就号啕大哭了起来，口中还唤着："猫儿……猫儿……活着，活着啊……"

猫儿心下感动，紧紧回抱着三娘，却不想用力过大，险些把三娘勒昏过去，这才忙放了手。

原本被猫儿要挟的女子小跑过来，忙拍着三娘的后背，帮着顺气，口中还唤着："三娘，三娘，好点儿没？"

猫儿转目去看，只觉得有几分熟悉。那女子眉如远岱，眼含水色，小巧鼻梁，唇若桃花。一身水蓝衣裙，腰收淡蓝飘带，勾画得腰肢纤细，玉手若柳。此刻这张小脸被泪水浸着，越看越引人怜爱。

猫儿疑惑地唤了声："小篱？"

花小篱转过人面桃花，扑入猫儿怀里："猫儿……"

口号对上了，名字没叫错。猫儿乐了，拍着又开始雨落梨花的小篱，戏弄道："小篱还是个爱哭鬼，看，都把我的衣衫哭花了，要赔的。"

花小篱破涕为笑，轻捶了一下猫儿的肩膀，娇嗔道："坏猫儿，还是不饶人。"

三娘将跟来的丫鬟们打发走，拉着猫儿进入屋子，又遣退了侍候的丫鬟，开始泪眼婆娑地询问猫儿这几年都去了哪里。

猫儿记得娘娘们的话，转了一下脑子，说："被山上的一户人家收留，对猫儿甚好。"

三娘欣慰地笑了，摸着猫儿的脸蛋，有种悄悄的宽慰。想当初丢了猫儿，她心里一直不好受。

猫儿疑惑地问："三娘，小篱怎么也管你叫三娘啊？你们这几年又是怎么过的？"

三娘略显尴尬地扫了一眼小篱，花小篱有些不安地望向猫儿，猫儿眨了下眼睛，仍旧等着说辞。

三娘在猫儿那清透的目光下只觉得两颊烧得慌，一狠心，拉住猫儿的手，说："猫儿，你还记得小……"

花小篱跺脚唤了一声："娘！"

三娘一震，为难地看向小篱。小篱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看着就让人心疼。

猫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得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却不想，这么一说，小花篱哭得更凶了，抱住猫儿就抽搭上了，险些背过气儿去。

猫儿被哭得有些烦躁，耸了一下肩膀，转移话题道："你还没完了？有吃的没？我饿了。"

花小篱破涕为笑，转身擦了眼泪，出屋去，顷刻间端进来一些干果，送到猫儿面前，笑道："你吃。"

猫儿也不客气，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其实，不是猫儿没吃过这些美食，想当初她天天打劫，闲暇无事时连皇帝老儿的进贡水果都能啃上几个，不过此刻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怕一说，花小篱就跟个漏水缸似的哭个没完。

可这看在三娘眼里，就变成了猫儿受苦了，没吃过这些吃食，眼里又开始酝酿起眼泪。

猫儿一见，更不敢吭声，就使劲儿地吃，却不小心噎到了。

三娘颤抖着手指，拍着猫儿的背，只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

猫儿猛点头，转过身，一顿咳嗽，拿起瓜果，猛啃了两口，这才算是咽了下去。

花小篱初见猫儿是喜悦的，后又有些担惊受怕，现在看猫儿这样吃东西，心里变得难过，却又觉得猫儿实在粗鲁。

猫儿不晓得花小篱的百转心思，咽下了果子后，便开始想着怎么离开。猫儿实在有些受不了这里的气氛，纵使她不精明，但也绝对不傻，任谁都看得出，她们有事隐瞒着她。既然她们不方便说，对于猫儿而言，知道与否也不太重要。自己现在过得也很好。

可是，当猫儿说要走时，三娘却紧紧扯着猫儿的手?说什么都不肯让她离开，只说让猫儿留下，一起过好日子，然后寻个好人家，把猫儿给嫁了。

猫儿这一次被吓得不轻。她还惦念着曲陌呢，怎么这一转身，三娘就要把自己打包扔给别人了？不行，绝对不行。

就在猫儿猛烈地摇头中，一个半大小子冲进了屋里，喊着：“娘！”

猫儿歪头一看，嗨，不用猜，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子一定就是花锄！

花锄见屋里有男人，立刻停下脚步，将脸拉成小大人的样子，踱步走近，问：“娘，这位是？”

猫儿一记暴栗敲下，嘻哈道：“小锄头！”

花锄吃痛，跳着躲开，却见猫儿瞪着圆滚滚的眼睛，仿佛在说：你记得我吧？是不是？一定记得！

可惜……花锄在大家走失的那一年才五岁，是记不得猫儿的，但却有种孩子的模糊感觉，对眼前的猫儿就是觉得亲。

于是，花锄上前一步，认真地打量着猫儿。

猫儿扯过花锄的耳朵，将那张虎头虎脑的脸揉搓在双手间，心里极其欢喜。

花锄紧紧皱眉毛，虽然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孩子，但却不讨厌猫儿的亲近，只是……不适应。

猫儿玩得开心，咯咯笑了起来。

三娘看着舒心，眼中泛起慈爱的光。

猫儿玩着玩着，目光一暗，缓缓放下手，拍了拍花锄的肩膀，幽幽地道：“我们都在一起了，却找不到耗子……”

花锄心直口快，虎头虎脑地问：“你是说耗子哥吗？”

猫儿心跳一顿，忙扯住花锄的大耳朵，问：“你说的是哪个耗子哥？”后又觉得自己不应该问花锄，转而眼波烁烁地问三娘：“三娘，你们找到耗子了？”

三娘含笑的眼染了水渍，欣慰地点头：“我们团圆了。”

猫儿心跳加快，噌地蹿到三娘身边，急切地问：“耗子呢？他现在在哪里？”

三娘摸着猫儿的头，慈爱地回道："耗子现在是副将了，跟成大将军去了边界，这一走啊，都有半年了。前不久来信说，过段时间就要回来了。"

猫儿的小脸因兴奋而涨红，高兴得在屋子里乱窜，口口声声道："耗子要回来了，要看见他了，我们团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三娘望着兴奋的猫儿，扫了一眼有些郁郁寡欢的花小篱，心里又开始犯难。犹如两条手臂，在左右扯着自己。一边是自己的亲身女儿，只希望她能过上最好的日子；而一边，却是自己的亏欠。这么多年来，她不但因为猫儿走失而自责，更是因为借用了猫儿的福分而不安。

但现在，她见猫儿活得很好，虽然受了苦，但总算有惊无险地长大成人，而且她看得出，猫儿的内心是豁达快乐的，比……小篱的心性好。虽然不似个女儿家，可猫儿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只能说，还是健康成长的。

三娘很为难，到底要不要将这借来的福分还给猫儿，让猫儿和她的亲生父亲相认？然后……她、小篱、小锄头，又该何去何从？过惯了奢侈生活的三人，是否还能背起锄头，去开垦那一亩三分地？

在三娘的极度挣扎中，猫儿亢奋的神经终于渐渐趋于平缓，眼波却依旧瓦亮，犹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子般耀眼，整张小脸霍霍明亮，续又乖巧地趴在三娘腿上，傻笑着。

三娘怜惜地抚摸着猫儿的脑袋，转开脸，强压下颤声，说道："猫儿，小篱……现在不叫小篱，叫楚汐儿。从你走散后，楚家老爷就带人寻来，将他现在唯一的骨血接了回去。小篱……不，汐儿小姐是我在后山捡来的，并……并不是亲生。"

猫儿眨了下眼睛，问："既然是唯一血亲，怎么还撇后山了？"

三娘感慨："这是有钱人家的事儿，老爷不说，我们也不好问。"

猫儿瞧向花小篱，花小篱却是脸颊一红，转向了他处。猫儿咧嘴笑着，学着酒不醉讲的段子，作势道："汐儿小姐，请受小生一拜。"

小篱却不看猫儿，嗔道："又玩笑我！"

三娘摸着猫儿的头发，接着道："我们原本居住在酒泉镇，后来楚老爷来投奔皇城里的大官亲戚我们就跟着一起来了。楚老爷官运亨通，现已经是大官了。而那原先的大官，却……唉……楚老爷念我照顾了汐儿多年，就留下了我和小锄头，打理着府里一些杂事儿，照顾着汐儿小姐。"

猫儿点点头，说："现在小篱、小锄头，还有三娘都享福了，真好。"

三娘原本隐下的眼泪又冒出了头，忙用手擦去，哑声道："是啊，都享福了。我明天去和老爷说说，让猫儿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猫儿摇头："不了，我还是要回山里去。"

三娘疑惑："怎的还要回山里？与我们一起不好？"

猫儿站起来："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有自己的路。等我把事情办完，见了耗子后，就去祭拜娘和爹，告诉他们，我们都好。"

三娘抓住猫儿的手，攥在手心里，心思百转，想要张嘴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讲才好，终究话到嘴边换了样儿，问："猫儿，你来皇城做什么？住在哪里？"

猫儿乖巧一笑："我来找人，现在在揽月楼里做跑堂的。你们来吃饭，我请客。"

三娘点点头，接受这个答案。

猫儿问："三娘，你是怎么遇见耗子的？"

三娘慈祥一笑："我们也是去年才见了耗子，都没有认出来。那娃儿啊，都长那么大了，那个俊哟。还是我们去上香，耗子认出了我。呵呵……那个孩子啊……对了，耗子现在是副将了，武功那个高哦，骑在大马上，可神气了……"

听着三娘又重复着花耗是副将的事儿，猫儿也不点破，就听着三娘絮叨絮叨地说着，适当地发个疑问，让三娘继续说下去。看着三娘那绽开了花儿的脸，猫儿仿佛又看见了娘，心里酸酸甜甜的。又想着能见到花耗，只觉得似乎昨天还跑在村里山头上，与花耗一同追着蒲公英，嬉闹着……真好……

一夜详谈，三娘说了很多，渐渐体力不支，天亮时分，终是困乏了，躺下休息。

猫儿轻手轻脚地走出去，拍了拍楚汐儿的肩膀，捏了捏花锄的脸蛋，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摆摆手，表示自己还会来看她们的，就小跑着向揽月楼方向奔去。

大清早，繁华的皇城街道两边，已经有卖早点吃食的。猫儿嗅着小鼻子，如同攫取幸福的小熊般呼吸着香甜的饼子气息，撂下慕子悠给的两个铜板，抓了张大饼，咬在口齿间，笑嘻嘻地跑回了揽月楼。

刚到门口，就与显然刚外归的慕子悠撞到了一起。猫儿咬着口中的糖饼，含糊地问："咦，你去哪里了？"

慕子悠冲着猫儿阴森森一笑，一把夺过猫儿手中的甜饼，紧紧攥在手心里，踏着重重的脚步声，往楼上走去。

猫儿将口中的糖饼咽下，屁颠屁颠跟了过去，扯了扯慕子悠的袖子，问："大叔，你生气了？"

慕子悠深吸一口气，咬牙低吼道："别再叫我大叔！"

猫儿脖子一缩，却又不怕死地伸了出去："那叫大爷？"

慕子悠将手中的糖饼捏成了碎渣，冷冷地扫了猫儿一眼，一扭身，上楼了，只扔下一句话："我要出门，你好自为之。"

猫儿眼巴巴地跟了上去，问："大叔，你要去哪里啊？"

慕子悠脚步微停，侧着眼瞧着那满脸白面的小东西，气也不是，恨更不是，抬起手，狠狠地擦了擦猫儿脸上的白面，粗声道："怎么？你记挂着？"

猫儿奴才样地点头，伸手扯上慕子悠的手臂，摇晃道：“大叔，你走了，要什么时候回来？给点儿零花钱吧。”

慕子悠刚开始心里还有点儿滋味，后来听猫儿跟他要银子就不是个滋味了，甩开猫儿的手，继续上楼，嘲讽道：“你要银子做什么？不是会抢劫吗？”

猫儿叹息：“在山上抢劫，别人都怕我。在这儿，一喊抢劫，还有官兵追。”

慕子悠被猫儿摇头晃脑的惋惜口气逗笑：“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就去我朋友那里帮忙吧，总是亏待不了你的。我已经传信儿给他，让他来接你。不过，别和他太亲近。”

猫儿见自己的吃食有了着落，稀里糊涂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回去睡觉了。

慕子悠望着猫儿的身影，唇角勾起笑颜，暗道：这个不省心的小东西，昨晚一夜未归，自己寻去，却看见她站在糖饼摊前咽口水。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美滋滋地啃着大饼，都走一块儿去了，到门口才发现自己。唉……跟这小东西一起，他早晚变大爷。

慕子悠前脚一走，猫儿立刻翻身农奴把歌唱，整个揽月楼都不够她折腾的。她一阵风似的跑去找三娘，拉来一票人胡吃海喝，把副掌柜折磨得不成人形，只盼着老板慕子悠早点回来，只有老妖，才能压住牛鬼蛇神。

若非慕子悠走前交代，只要猫儿不拆房子，就随她折腾，副掌柜怕是此刻早就用棍子请人了。现在，副掌柜只得躲在柜台后，咬着毛笔，一笔笔记下猫儿的劣迹斑斑，只等着慕子悠回来，贴上大字报，好生地哭诉一番。

猫儿一身跑堂装扮，卷着裤腿，挽着袖管，振臂呼喝着揽月楼里的店小二：“好酒好菜的都上来！”

店小二扫了一眼副掌柜，看那平时极其严厉的嘴脸此刻已经是默默无语两眼泪，于是明白，这将抢劫挂嘴边的人就是比好生做买卖的

横！可得好生伺候着。

一道道佳肴端上，猫儿为三娘布置着酒水，给楚汐儿布置着菜，掐着花锄的脸蛋，玩得不亦乐乎。

三娘她们虽然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却从来没来过这离国第一楼——揽月楼。今天坐着轿子来了这里，虽是受猫儿邀请，但还是将这几年积攒下的细软揣进了怀里，不忍拂了猫儿的盛情，却又怕猫儿好脸，没银子付账。若让自己被轰赶出来，就实在丢脸了。

可今儿个一看，猫儿虽是个跑堂的，但显然很得老板心思，这颗心，算是放进了肚子里。

本就是生死两茫茫后的重逢，今日又是在这么一个挥金如土的地方相聚，三娘的慷慨还真多了些。

猫儿高兴，自然多喝了几杯，将那张小脸染得红扑扑的，犹如诱人的樱桃般引人食指大动。

一顿饭下来，算得上是宾主尽欢。

三娘和楚汐儿本就是寻了借口出来的，所以不能待太长的时间，吃好后，就要打道回府了。

猫儿晃悠悠地站起身，瞪着圆圆的猫眼，非要送三娘他们回去。

三娘她们扭不过，只好让她送到门口，还在猫儿耳边细细嘱托道：“猫儿，你虽穿男装，可毕竟是个姑娘家，凡事得小心点儿，莫让他人占了便宜。将来还得找个好人家，嫁得风风光光，不好落人口实。”

猫儿舌头颇大地应允着，点了点那颗仿佛重有千斤的脑袋，冲着三娘傻笑。

三娘摇摇头，扶着楚汐儿上了轿子，摆摆手，示意猫儿回去睡觉，这才带着花锄一起走了。

都说酒壮熊人胆，猫儿不是熊，但几杯黄酒下肚，更觉得自己有无穷的力量！大白天的，就这么气势汹汹地向着曲府方向踏步而去。不知道的，还以为猫儿是去寻仇，而非劫色。

猫儿本就不胜酒力，今天一高兴，显然是喝高了，脚步东倒西歪的，满眼都是白衣飘飘的美人曲陌。

猫儿不分方向地走着，在揽月楼门前后绕了三圈后，才成功地踏上了不知方向的征途。

晃晃悠悠间，只听得一声惊叫，然后是一群人追着一个人跑，那叫个黑压压一片啊，口中还都唤着："公子……公子……"

猫儿迷失在这片高亢的人群中，被左左右右撞了七八个圈，好不容易站稳了，又看见那被追的公子绕了个圈开始往回跑。

层层叠叠的粉色衣衫在风中飘荡，乌黑的发丝如同上好的丝绸般划过猫儿的脸庞，留下了一缕魅人的暗香，以及那酥麻的声音："救命啊……"

猫儿身子一震，在思想还没连上线时，已经是双臂一拦，将被追的公子保护在身后，冲着黑压压一片大喝道："你们做什么？抢劫吗？！"

被拦阻之人一愣，续又摇头。

猫儿蒙眬的醉眼看众人摇头，当即撸起袖子，从身后操出"千年青锋镀"大菜刀，仰头大笑："哈哈哈哈……太好了，你们不抢，今天我来……抢！"

猫儿的样子实在与土匪无异，莺莺燕燕们见其架势够真，样子骇人，手中还提了把瓦青雪亮的大菜刀，不由得腿下软了六分，纷纷眼含不舍地退了开来。

猫儿见无人围攻，立刻觉得自己又找回了曾经山上的气势，不由得眯起一只眼睛，笑得特怪异。她端起肩膀，横起菜刀，举过头顶，绝对卖弄地摆了个自认为很英雄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儿振臂高呼的意思，却不想自己醉得厉害，脚下一软，那大菜刀就砰的一声撞到了自己的脑门，将自己给活活拍昏了。

被众美追逐的公子将彻底昏死过去的猫儿揽入怀中，单单勾唇一笑，那魅惑便若夜幕弦月般撩拨浪荡，风流中，弯起祸害千年的惊鸿

一瞥。

第八章 酒醉风流银钩月

第八章 酒醉风流银钩月

熟悉的人都知道，银钩不但是浮华阁的老板，更是满世界地勾搭美人，动不动和某位美人来个藕断丝连、一往情深，常常被侠女们追得满世界跑，因此也得了个绰号，叫“风流钩月”。

待猫儿醒来时，已经是月上柳梢头。她眼皮仿佛沉重得张不开，喉咙干涸得更是难受，困难地由嗓子里挤出了一个字：“水……”

昏昏沉沉中，一个极其柔软的东西贴覆上猫儿的唇畔，一股混合了淡淡茶香的清泉缓缓流下，顺着口腔蔓延下喉咙，滋润了干渴的身体。

猫儿吧嗒吧嗒嘴，那柔软的触觉让猫儿觉得特别舒服，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缓缓张开酒醉后的眸子，呼吸一紧，眼睛瞬间瞪成了灯笼状，却忘记了反应，就这么与面前的那双眼睛互相对视着。

半晌，猫儿呜咽着问：“呢丝睡？铁窝追左声嚏？”（你是谁？贴我嘴做什么？）

那贴在猫儿唇上的嘴微动，也呜咽道：“呜呜……逆补急德里？”（你不记得了？）

猫儿点头，两手用力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那个人，噌地坐起，眼冒火光。虽然她不晓得男女之别到底在哪里，可总觉得那人贴着自己嘴巴很不对劲儿，当即一个拳头砸去！

猫儿觉得自己并没有砸到人，但那人却痛得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

猫儿一惊，这人不会武功？还是自己已然有了内力？跳下床，望着那个发丝披散在腰间的……男人？女人？他趴在地上，脸被发丝遮挡，质地柔软的月牙色里衣长袍宽松地系在纤细的腰间。因为动作的扭曲，细致得如同上好温玉的肩膀露出半面，在月光下散发着宝石般的魅惑。那人赤着足，脚趾莹润而纤细。单薄而柔软的衣衫覆盖在身

上，将那腰肢与臀部勾画得极其诱惑。隐约间，露出的修长双腿，如同两条灵动的蛇般弯曲着，引人想入非非。

单是这一背脊，便已经是生得一身媚骨。

即使是猫儿这种粗枝大叶的人，也觉得口舌越来越干，似乎是大量缺水。

猫儿的手指动了动，蹲下，点了点那人的肩膀，小声询问道："疼了？"

那人肩膀抽搐了两下，缓缓转过头望向猫儿。

猫儿只觉得心脏瞬间被击毙，这……这……这是人是鬼啊？青面獠牙，白眼红舌，耳长若藤。

猫儿被突然吓到，身子往后一退，一屁股跌坐到地上，看着那人晃悠悠地爬了起来，垂着一头鬼魅似的发丝蹲在自己面前，然后伸出白皙纤细的手指，缓缓勾下了那张鬼脸……

猫儿瞪大眼睛，记得酒不醉说过，一般风月鬼魅传说，都是什么鬼脸下的俊俏公子，这人扮鬼脸，一定是因为生得太好看了。

那人见猫儿满是好奇地盯着自己，一把扯下鬼脸，满意地听见猫儿一声倒吸气，然后独自咧着龅牙笑着，将那双小三角眼眯成了一条诡异的缝，偌大的酒糟鼻更是忽闪忽闪的特来劲儿。

猫儿傻了，决定再也不捧酒不醉的说书场，明明是欺骗群众的信任！

那人漏风一笑，问："我美吗？"

猫儿诚恳地摇头。

那人往前黏糊一寸，嗲声道："可是……刚才你要了奴家时，可是说，奴家是……真美的。"

猫儿一颤，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将脑袋摇成了拨浪鼓状："喝高了，绝对喝高了。"

那人缓缓爬了起来，哀怨地叹息一声，甩开云袖，望向皎月，摆动腰肢，拖长音唱道："想那日，华灯初挂，伊人路遇，护得奴家倾心

片片为君心。念如今，一夜风流，帐内恩爱，天复明，独垂泪，问君何去，只道最是……无情……负心人……”

猫儿只觉得耳朵如针刺，心都在抽搐，忙阻止道：“别唱了，比我们村里死人那会儿号得还难听。”

那人摆了个仙女揽月的造型，因猫儿的“童言无忌”僵硬了半盏茶的工夫后，才缓缓放下手，在墨丝飞舞间，又扯下了一层面具，缓缓转过头……

一双微眯的桃花眼中泛起醉人的笑意，如同朵朵桃花盛开在点点星光下，倾洒出绝世的繁华，在落寞的夜晚勾起倾倒众生的惊鸿。

秀美鼻锋下的柔软唇畔挑起一抹遗祸人间的弧度，似情人间亲昵的软语，似红尘帐外的嘲弄，单单一隅温柔，便倾倒了这夜下银月，醉了这乱世中的风流。恰似世人对他的形容——风流钩月。

他赤足，步步行来，风儿嬉戏开他单薄的衣衫，将那一株殷红绽放在夜色中，如怒放的红颜，羞涩了花中牡丹。

猫儿……

猫儿……

此时的猫儿却在如斯美人露出真容的片刻，再次梦周公去也……

桃花眼微眯，原本含了抹勾魂夺魄的笑容僵硬在脸上，手指动了动，忍住掐死地上那个流着口水呼呼大睡的猫科动物的冲动，一个飞跃，诱人至极地落到床上。原本负气地转身欲睡，却终是不忍，手指一抓，将地上的猫儿提起，轻柔地扔在枕边，用被子盖好。

支起身子，望着那打着鼾的猫儿，?边勾起一抹绝艳笑颜，俯下身，轻轻含住那微张的小红唇，爱恋地用舌尖舔弄圈戏。既然猫娃对他吻她并不反感，而他又很喜欢，那就不做什么君子了。

至于君子到底如何定义，他，还真不晓得。

当中午的阳光热情地照耀着猫儿时，猫儿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张开眼睛，便看见这样一个妖孽模样的人，半眯着风情万种的桃花

眼，微嘟着粉丹丹的唇，披散着柔软飘逸的发丝，支起半边手臂，半裸着细腻的肩膀，躺在自己身边，笑睨着自己。

猫儿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一劈而下，某根弦断了，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直到那人用脚似挠似踢地触碰了下猫儿的小腿，慵懒地趴在床上，轻柔而充满磁性地说“去，打水，我要洗漱”，猫儿才算恍然清醒片刻，明白自己被人温柔地……踹下了……床。

虽然猫儿仍旧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人却已然在听到那人的软语命令后，蹬蹬蹬地跑下楼，打了盆水上来，站在屋子门口时，只觉得心跳得厉害，怕是跑得急了。

推开门，那人正在更衣，月牙色的衣衫退在脚下，艳桃色的衣衫正往身上穿，就这么一脱一穿间，猫儿就看见了那人的……屁股，以及屁股上的一颗妖艳红痣。

在咣当一盆水跌落楼梯的瞬间，猫儿如同杀猪般的声音贯透整座揽月楼，震得副掌柜一脸亢奋，将手中木棍抓紧，心里默念着：拆吧，拆房子吧，拆得片瓦后，看我怎么收拾你个野猫！

一根手指温柔地放在了猫儿唇上，那流光溢彩的眸子沁满笑意，出口的声音虽然轻柔得犹如一根羽毛在你心口挠啊挠的，但出口的话却不是什么好词儿：“别这么叫，我可是很温柔的。”

猫儿不懂，瞪眼看他，他却神秘一笑，迅速在猫儿唇上啄了一口，飘悠悠地越过呆滞的猫儿向楼下走去，边走边说：“让你打个水也打不好，还能指望你什么？去去，弄些早点，吃完了好跟我回去。”

猫儿一口气提在胸口，端起膀子，打算扁他个爹妈不认！却因太过执著，一脚踩在水上，直接尖叫一声就往楼下滑去。

走在前面的人蓦然回首，直接将飞扑过来的猫儿抱入怀里，低头就又是香了个嘴儿，颇为感慨地道：“也别说完全没有优点，还是有几分热情的。”

猫儿气得毛发直立，如同受到攻击的野猫般竖起了全身的毛发，还没等出拳扁人，那人已经一阵风似的飘走了，还不忘在楼梯口给猫儿一个媚眼，示意她跟上。

猫儿的唇动了动，眼睛挤了挤，脸呈现不正常的抽搐。半晌，用手臂狠狠地擦了擦自己的嘴唇，却觉得唇上有些痛，不由得皱眉，心中气恼更甚。

那个人是谁啊？怎么睡在自己房里？她蹬蹬蹬地跑下楼，见那人已经倚靠在窗口，慵懒地晒着阳光，细品着茶水，正在等着上菜。那人的整个身子都沐浴在阳光下，就仿佛从光束中走出来的人儿，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子蛊惑，却是媚而不娇，端的是勾魂夺魄。

那人其实是有意勾着猫儿的眼，却见猫儿看着自己两眼发直，唇边弯起温润笑颜，亲昵地对猫儿招了招手。

猫儿脚步一颠，扑入那人怀中就号上一声："娘娘……"

桃花眼里的笑容瞬间龟裂，拍在猫儿身上的手颤了又颤，一口气提起又咽下，半天，才挤出几个字，问："怎么管我叫娘娘？"

猫儿抬起小脸，又往那人怀里蹭了蹭，说："不晓得，就是觉得你和娘娘有点像。娘娘也总是对我招手，说：'猫儿，回来，吃饭了。'"

那人摸了摸猫儿的脸蛋，逗弄道："你还真是……有奶便是娘。"

猫儿的眼扫向那人胸膛，心里寻思着，你也没奶啊，但一想到看到那人屁股，脸上竟觉得烧得异常。

那人见猫儿红了脸，心情变得有些不一样，将猫儿拉起，坐到自己边上，说："慕子悠都跟你说了吧？你从今天后，就跟着我，等会儿我们回阁里去，你做我的贴身小厮，少不了你吃食。"

猫儿觉得他将贴身两个字咬得比较狠，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是不太懂贴身小厮的意思，就字面上理解，猫儿将身子往那人怀里靠了靠，问："贴身小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人一愣，却在瞬间笑开了，欢快的声音震动着胸膛，轻柔而有力。见猫儿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那人便忍了笑，将小二送上来的糕

点推到猫儿面前，奖励道：“猫娃做得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猫儿虽然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猫娃，但受了褒奖，也笑眯了眼睛，拾起糕点，兴高采烈地吞下。

那人见猫儿吃得开心，脸上笑容也越发明艳，放下茶杯，也跟着猫儿吃了起来。

吃饱后，那人掏出帕子抹了猫儿的嘴巴，说：“猫娃记得了，我叫银钩。若有人问你是谁的人，你且说是我的人，明白了吗？”

猫儿一听就不乐了。想她猫爷好歹也是山中一霸，到城里来后，虽然一直干着跑堂杂活，但也不能减了威信，不是吗？她眼睛一立，凶恶地道：“怎么能说是你的人？要说，也得说你是我的人！若不服，就出去打过！”

银钩的中指轻轻叩击着桌面，眼波一转，媚骨天成：“好，就说我是你的人。”眼见猫儿笑露出一口扬扬得意的白牙，银钩接着说道，“既然要我做你的人，你就得照顾我的情绪，我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许做。”

猫儿见银钩轻易妥协，直感自己气势如虹，想了又想，觉得既然银钩是自己?人，那他的情绪是应该考虑的，听他的也没什么。

银钩食指蘸茶水，轻点一下猫儿的小红唇，接着道：“我看你也是有学问的人，也应该知道，好男不侍二妻。昨天你喝多了几杯，强拉我去了床上，这一夜春宵后，我的清白没了， 自然就这么跟了你，你就不能再勾搭别人，不然是要浸猪笼的。”

猫儿被银钩一句“有学问的人”灌了迷汤，在蜜罐里绕得云里雾里的，尽量表示自己懂得，点了点发蒙的头颅，却又觉得不稳妥地问：“啥叫不能勾搭别人？”

银钩盯着猫儿那被茶水滋润的小嘴，心中一荡，俯身过去亲了一下，微哑着嗓子问：“你不懂？”

猫儿是个好面子的主儿，见不得别人说她不懂，当即点点脑袋，又摇了摇，表态道：“懂的，懂的。”随即用手臂擦擦自己的嘴，嘟囔

一句，“你好生生的，做什么总啃我嘴巴？”

银钩笑了，笑得不见眼睛，状似漫不经心地说：“既然你现在是我的贴身小厮，你身上的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而我又是你的人，你若不愿我啃你嘴巴，大可以啃回来，我不想占你便宜的。”

猫儿龇了龇牙，有点儿想啃回来的意思，却又觉得哪里不对，怪怪的说不上来，可自己又是有学问的人，不能什么都问别人。她想了想，还是忍了，将那锋利的小牙齿转向桌子上的菜色，使劲咀嚼着，咬碎心底那莫名的慌乱。

每次听酒不醉说书，都说两人情投意合一夜春宵苦短。可能因为自己和银钩不是情投意合，所以昨晚怎么过得那么快？嗖的一下就天亮了？春宵，还真是春天的良宵啊。

饭后，猫儿跟着银钩回了阁里。站在那金光灿灿的门脸前，猫儿又开始疑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银钩仿佛懂得猫儿的心思，摇头叹息道：“这浮华阁的牌子得扫扫了，单是耀眼还不够，若不晃花人眼，哪里能算得上皇城第一阁呢？”

猫儿又看了两眼，在心里记住，原来这三个乱七八糟的字儿，就叫浮华阁。

银钩刚拎着猫儿进去，一群姹紫嫣红的美人就扑了出来，拉长着调子嗲声道：“公子……您可算回来了，奴家们想得紧哦。”

猫儿只觉得无数的小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由脚趾一直蹿上脑袋瓜子，这叫一个难受！

银钩身形一晃，躲到猫儿身后，调笑道：“你们可别再扑过来了，不然这位爷儿可是要耍大菜刀的。”

莺莺燕燕们打量着猫儿，眼神颇为考究。

银钩推了一把猫儿，猫儿立刻反应过来，点头应道：“是，你们别再靠过来，不然我砍你们！”

猫儿说得极其认真，却笑痴了一群风月场所里的美人，笑到最后，连猫儿都不好意思了，嘟囔一句：“我还是心疼美人的。”

一句话，更逗得大家笑弯了杨柳细腰，直问银钩，从哪里捣鼓来的这个宝。

银钩玩笑似的应了句："骗来的。"其实，还真是骗来的。

银钩是谁？银钩是浮华阁的老板，是做皮肉生意的人，单说被他骗到的少男少女，那可是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骗，最高的境界，就是你骗了他，或者她，他们都要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想让你骗他们第二次。这是什么？痴迷！

银钩有着令所有人痴迷的容颜与气质，并非女子的娇媚，也非小倌的阴柔，却独独占了一个惑字，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如一幅舞动的翩然，非玉树临风能形容得了的绝艳。

若说浮华阁里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买来的，那么三分之二就是被银钩勾来的。为什么不说勾引呢，因为银钩没有勾引她们，只是在战乱之地一转悠，那些痛不欲生的人便直着眼，跟了回来。

银钩虽然是这家的老板，但场子却是交给老鸨管着，他只是拿着钱，品着酒水，看着美人的花容月貌，听着丝竹乱耳，享受着乱世下的安然生活。

尽管如此，银钩的名号在整个皇城，乃至整个武林都是非常响的。

熟悉的人都知道，银钩不但是浮华阁的老板，更是满世界地勾搭美人，动不动和某位美人来个藕断丝连、一往情深，常常被侠女们追得满世界跑，因此也得了个绰号，叫"风流钩月"。

这些若不算头版头条，那银钩的出身，绝对够人捶上一把老寒腿。

银钩的父亲是已故的当朝北斗将军，想当年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不世雄姿，便是人们茶余饭后拍手大赞的话题！

可却偏偏生出这么个夜宿花街柳巷的不肖子，不但觉得温香软玉好，还一时兴起，开了间浮华阁。因他的眼刁，但凡看上眼的东西无

一不精，所以浮华阁就变成整个离国的美人聚集地，但凡他处数一数二的花魁，在这里，也许就是一普通艺妓。

银钩原本叫英钩，是北斗将军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后，才取了这个名字。

有人说，北斗将军就是被他活活气死的。

银钩听后，竟然举杯碰唇，笑道："想不到，我不但能勾人，还能气死人，甚好，甚好。"

银钩的名气和他的为人一样，不能说臭名昭著，但绝对是放荡不羁，好评几乎没有，坏评那是如潮水般涌动，生生不息。不过，即使这样，仍旧有不怕死的女子往跟前跑。当然，前提是见过他这张祸国殃民的脸。

像这么费劲拐来猫儿，还真是史无前例，那得浪费他多少口水?

所幸，这脾气暴躁心思单纯却又要脸好胜的猫娃是自己的"贴身"小厮，不然还真有些得不偿失呢。

说得不偿失还别不信，看看，看看，这边花魁风情款款地跳着舞，那边猫儿却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爬上房梁，窝在上面，微张着小嘴，呼呼大睡。

因为睡姿问题，口水顺着房梁滴落，正好落在一位朝廷大官的杯子里，而那大官只顾着看美人，赫然没有发现杯中多了他人口水，举杯饮下，还不是叫了一声好?

银钩坐在纱幔后面，将那一幕看得真真切切，唇边的笑意点点扩大，发自内心的笑声倾泻而出，犹如一曲悠扬的欢歌，舒卷了人心。

月上西梢头，猫儿睡醒时，赫然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银钩怀里。她身子不自然地动了动，续又停止挣扎，悄悄从银钩怀里爬出，捡起鞋子，踮着脚，就要向外面溜去。

猫儿刚踮起的脚尖还没等落下，银钩那慵懒的调调便响起："去哪儿啊？这大半夜的。"

猫儿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种做贼心虚感。她僵硬着脖子，转过头，讪笑：“出去……走走。”

银钩支撑起衣衫大开的身子，挑起邪魅的桃花眼：“哦？这样啊，我也陪猫娃出去走走吧。”

猫儿摇头：“不用，你睡觉吧，我自己走走。”

银钩微垂着眼睑，如泣如诉地哀怨道：“天有些冷了，没有你，我睡不着。”

猫儿第一次被人这么依靠，自觉得形象突然高大了起来。她扔了鞋子，蹿上床，抱住银钩拍着：“睡吧，睡吧，我不走了。”

银钩将头窝在猫儿怀里，在无声中勾了唇角，如同狡诈的狐狸般笑眯了眼睛。

猫儿却睡不着了，一想起两天没看到曲陌，心里就闹得慌，翻来覆去就是消停不下来。

银钩的声音有丝沙哑地传来：“你长虱子了？动什么动？”

猫儿哼了一声：“早就不长了。”

银钩搬动猫儿的小脸转向自己，笑问：“以前长了？”

猫儿脸一红，闷应了一声。

银钩接着道：“哦，我以前也长过。”

猫儿瞬间抬头，不可置信地道：“美人也长虱子吗？”

银钩的脸缓缓贴近，柔声诱惑道：“猫儿，你觉得我是美人？”

猫儿一把推开银钩，呼吸不顺：“你好生说话，离我这么近做什么？”脑袋灵光一闪，人随着蹿了起来，质问道，“你，怎么在我床上？”

银钩手指一挑，把玩着长发：“明明是你在我床上。”

猫儿转目去瞧，扫了一眼周围的陌生摆设，确实不是自己的屋子，但转念一想，又发现了问题：“这是你屋子，那我的屋子呢？”

银钩手臂一钩，将猫儿按倒在自己怀里，说：“你是我的贴身小厮，当然与我同睡。别多话，闭眼，睡觉。”

猫儿睁着圆滚滚的眼睛，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怎么就变成了自己的人？而自己怎么就成了他的贴身小厮？

其实，不是猫儿不够聪明，而是敌人太过狡诈。

一边，猫儿在浮华阁里安营扎寨；另一边，接连两天，曲陌没有听见护卫报告猫儿的消息，心里在觉得清净之时，不免有丝小小的、微不可察的失落。他本就是冷情之人，对于很多东西，他都只愿冷眼旁观，做最理性的判断，很多事情，容不得闪失。

他一直派人跟着猫儿，自然知道她都接触了谁，请谁吃了饭，现在人在哪里。也知道，她确实是花蒲村人，却不晓得她与酒不醉到底有什么关系。只查出，当年斩猪刀、癫婆娘、酒不醉在归隐时抱养了一个女娃，难道……是她？

曲陌放下手中书卷，望向窗外皓月。若真如此，在这龙蛇混目的地方，怕是惦记那“梵间”的人，应该都已经准备动手了吧。

第九章 为见耗子舍美行

第九章 为见耗子舍美行

花耗的手臂紧紧环着猫儿那七年来仿佛不曾变化的小腰，大手贴在猫儿的腰后，仿佛能感觉到猫儿那颗小心脏的咚咚跳动，一种难言的悸动由手指间传递到心田，感官被激动覆盖。

趁着银钩有客来访，他的贴身小厮猫儿终于跑出了浮华阁，打个欢儿地往曲陌身边跑，却在路过寺庙时，看见由丫鬟陪伴的楚汐儿正走出寺庙。

猫儿见丫鬟去唤车夫，楚汐儿等在原地，便跳下马，起了玩闹之心。她悄悄跑到楚汐儿身后，双臂一揽，抱住楚汐儿，还有模有样地学着从浮华阁里听来的一句台词，轻浮地道："来，美人，让爷儿亲一个。"

楚汐儿身心一凉，通体发寒，却挣不开身后的登徒子，羞辱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眼泪就这么梨花带雨地噼啪落下，万般惹人怜爱地嗔道："放手，放手……"却又不敢大声吵嚷，怕他人看了去，自己更不要活了。

猫儿不知楚汐儿的百般心思，只觉得逗弄着楚汐儿挺好玩的，当即拱起小嘴，就要学阁里的那些浪荡公子亲上去。

就在这时，一记虎啸之势袭来，怒喝道："狂徒！"一只健美的手臂随之力压而下，一把抓住猫儿的脖领，如同甩小鸡般就撇了出去。

然而猫儿的身形却异常灵活，在峻拔男子将她撇出去后，身子在半空中转了个圈，又扑了回来。

峻拔男子见猫儿杀回，抬腿就踢了出去。猫儿却跳上峻拔男子后踢的大腿，举拳就往其后背上敲！

峻拔男子身形一转，躲开后面袭击，收腿，横拳一扫，气势如虹！

猫儿身子一弯，后翻而起，两个人就这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上了。

打着打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还捏了把冷汗，后来就变得叫好不断，却见两人突然招数一变，竟如同两个斗气的小娃般厮打到一起，滚在地上扭来扭去，看得人们咂舌不已。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两人扭打到一起后，那峻拔男子竟然一把将身下的猫儿抱住，久久都没有放开。

众人咂舌，莫非……是断袖?

猫儿被峻拔男子抱着，心里也异常激动，亦狠狠回抱着。两个人互勒着彼此，都有些气息不顺，却没人松手。

楚汐儿在旁边急跺了小脚，唤了声："耗子哥……"

花耗这才一个用力跃起，怀里自然还抱着那个只到他胸口的猫儿。

猫儿闪烁着清泉般透彻的眸子，波光粼粼地望着花耗，细细打量着这个仿佛在瞬间长高的大树，发现儿时的记忆仍旧如此清晰。即使花耗的样貌变了好多，可她还是认出了他，应为他，是她的耗子！

花耗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霍霍明亮，如同千锤百炼出的上好兵器般，散发着令人目眩的性感光泽。那粗犷的斜眉入鬓，高挺的鼻梁若雪峰般笔直，淡橘色的柔唇激动地轻抿着，一双英气十足的眼睛此刻正望着猫儿小脸上的激动表情。

一身武将装扮，将他英挺峻拔的身材显得更加孔武有力，英俊非凡，怕是骑在高头大马上时，不知要牵了多少少女的柔软心思。

花耗的手臂紧紧环着猫儿那七年来仿佛不曾变化的小腰，大手贴在猫儿的腰后，仿佛能感觉到猫儿那颗小心脏的咚咚跳动，一种难言的悸动由手指间传递到心田，感官被激动覆盖。

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此刻，这个英俊硬朗的男人却在心里泛起一层水雾，这就是猫儿，他找了好多年，从来不曾忘记的猫儿！

猫儿的眼睛依旧清澈如泉，在得意扬扬中泛着骄傲的不可一世，仍旧圆滚滚地望着自己一直魂牵梦系的那个人。

小巧的鼻锋，嫣红的唇畔，巴掌大的小脸，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又是那个村子，又是那个猫儿，还是那个花耗，仍旧满山野地跑，追逐着嬉闹，为一点儿小事打架，却在遇见他人挑衅时抱成一团，一致对外！

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不再和猫儿斗架，好像是某个阳光洒落的午后，猫儿在和自己打上一架后，就毫无防备地趴在自己胸口呼呼大睡吧。那时，自己试着将这个小小的身体抱入怀里，那小身体自动依偎过来，寻了个舒服的地儿，吧嗒着小嘴，睡得那叫一个舒坦。就在那一刻，望着乖巧的猫儿，自己心里竟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满足感。

时间飞逝，经历了悲欢离合，如今，这个人还在自己怀里，怎能不激动喜悦?

猫儿望着眼神愈发炽热的花耗，扯了扯花耗的盔甲，说："耗子，将我托高一点儿，我这么看着你真累。"

花耗大掌一提，将猫儿托起，让猫儿坐在自己的胳膊上，将她的脸凑到自己面前，沙哑着嗓子问："这回还累吗？"

猫儿摇着头，咯咯笑着："耗子，你怎么变成破锣嗓子了？比咱村里喊夜的张老头还沙哑。"

花耗心情愉悦地爽朗大笑起来。他原本担心猫儿忘了过往，却听她提起村里的事儿都如此详细，那便不会忘记他们相互追逐的童年。

猫儿在花耗大笑中，将小手窝成拳头塞进了花耗口中，啧啧道："耗子，你的嘴真大。"

花耗不笑了，大嘴里含着猫儿的小拳头，有种想要咽下去的冲动，却也实在憋得慌。明明是猫儿手小，怎说是他嘴大？他不过是太开心了，笑得……比较豪迈……而已。

猫儿见花耗憋红了脸，这才将拳头拔出，又在自己衣服上擦了两下，笑嘻嘻地道："耗子，你吃了什么？怎么长得这么高啊？"

花耗咽下口中津液，有些哭笑不得。他宠溺地拍了拍猫儿的脑袋，心里涨满了喜悦的柔情，逗弄着猫儿，说："吃大米呗。猫儿这些年吃了什么？怎么没怎么长？"

猫儿装模作样地叹息着："日子不好过啊，逮不到耗子，没有荤菜，光啃大米不长肉。"

花耗豪爽的笑声似乎震得街道都在晃悠，续又开始心疼猫儿，不晓得她这几年都做了什么，看着这一身跑堂的装扮，想是过得不大好。女儿家没有女儿家的装扮，倒是粗布麻衣。

一直备受冷落的楚汐儿心里泛起酸楚，灼伤了本就纤细的神经。她强忍下眼中的泪水，扬起秀美的笑颜，柔声道："耗子哥，你这是刚回来？"

花耗转头去看楚汐儿，应道："刚从边界回来，本想去看三娘，路过这里，便看见这狂徒轻薄你，出手教训，才发现是咱家猫儿回来了。"说到狂徒时，忍不住又看向猫儿。见猫儿歪着个脑袋枕在自己颈间，正研究着自己下巴上的青胡楂呢，心里一柔，目光自然爱怜上几分。

楚汐儿见花耗瞧猫儿的目光，只觉得犹如一把刀子插在了自己胸口，忙转开头，回道："三娘也盼着耗子哥回来，好与猫儿一起团聚呢。"

耗子说："既然猫儿已与三娘相见，那我们就改日再去看三娘。我先领猫儿回家认认路，你也别在外面耽搁，早点儿回去。"花耗抱着猫儿，飞身上马，就往自己的府邸赶，急切地想让猫儿有个家。

猫儿打了声口哨，"肥臀"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

花耗乍见"肥臀"，眼里布满惊艳，赞道："好马！"心里却开始疑惑，猫儿怎会有如此好马？

猫儿从花耗怀里站起，一个灵巧的跳跃，站到了“肥臀”背上，冲着花耗挥了挥小拳头，扬了扬下巴：“耗子，我们比过。”

花耗眼波烁烁，点了点头：“好，就比过。”

猫儿小腿一分，直接跨坐到“肥臀”背上，嘱咐道：“‘肥臀’啊，你这回可不能给我丢脸，若跑不了第一，我非得饿上你三天不可！外加不让你睡觉！”

“肥臀”仿佛有灵性般长嘶一声，斗志昂扬地跺着蹄子，大有为了吃食拼命的势头。

花耗见猫儿的小样子，心里是越发喜欢。他想着将来自己行军，猫儿不娇柔，可以偷偷随着，就近照顾。若不再打仗，便与猫儿一起驰骋草原，煮酒高歌，做一对儿游侠，倒也惬意非常。

猫儿不知花耗再次见到自己时，已经将未来做出了如此这般那般的规划，整个人只是浸泡在重逢的喜悦里，却还想着要一较高低，不想让自己曾经的小弟因为身高的优势就压了自己的势头。

两人对视一眼，纷纷做好准备，大喝一声驾，马儿如同开弓般直射而出，在笔直的街道上，奔出了飞跃的痕迹。飞驰跳跃间，猫儿的发丝散落，女子的妩媚犹如雨后嫩芽般青涩地绽放，若诱人的雏菊微开，甚是惹人怜爱。

花耗不由得看痴了，让猫儿一马当先赢了头彩，笑得那叫个扬扬得意，就差摇尾巴晃屁股了。

马儿停下，花耗策马靠近，久久地凝视，就要伸手揽住猫儿的纤腰，欲将那小小的身躯抱到自己的坐骑上。

这时，一阵快马来报，说成大将军请花耗迅速归营，有军情急报。

花耗一把扯住猫儿的小手：“跟我回去。”

猫儿摇头：“你先去，我再去找你。”

花耗见时间紧迫，忙将自己的腰牌塞给了猫儿，并告之她自己的地址，让她明天务必去找他，然后在万般不舍的一眼中，策马离去。

猫儿其实是想跟着花耗去看看的，但听人家说军情紧急，自己就没必要跟着瞎凑热闹。

猫儿放马溜达着，心里泛起嘀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掠了美人？才可以回到山上？有些想娘娘和叔叔们了。

猫儿故作苦恼的样子全部落入曲陌眼中，而猫儿则是因为“肥臀”不肯前行而抬眼去望，这一看，不好，但见一水墨画似的绝色人儿衣衫飘飘地坐在纯白大马上，正……看着自己？！

猫儿精神一振，眼冒不善地嘿嘿一笑，有种守株待兔的亢奋意思。她当即拔出身后大刀，本想高喝一声打劫，却记起当日喊了一声打劫后遭遇无数官兵追剿，不由心有余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猫儿策马上前，在曲陌耳边小声地蹦出两个字：“打劫。”

曲陌瞧着猫儿靠近，不知道她又要耍什么花样，一向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却因猫儿细柔的呼吸落在耳根而轻轻一颤，又听她猫样的小声喊抢劫，不由想起她在揽月楼里让千里驹撒欢的事儿。曲陌面上微动，一片幽静的湖水终是微不可察地晕开一丝涟漪，若睡莲初开，若彼岸摇曳，若极冷冬天里的一寸阳光，落在手心，不敢用力抓捕，只怕会顷刻间散去。

以上，这是凡人的想法，很显然，猫儿不是凡人，很多时候，她实属烦人类型。所以，当所有人都为这一丝涟漪而屏气呼吸时，猫儿便大刀一收，利爪一抓，以任谁都反应不过来的蛮力，硬是将曲陌扯到了自己?马背上，大喝一声驾，就将那抢劫之实，做足了。

待常常被猫儿晃点的护卫们明白曲陌被人打劫了这个事实后，这才咬碎一口大板牙，策马狂追。

然而，平时绝对爱扭屁股的“肥臀”仿佛知道这次抢劫的重要性，竟然撒开蹄子，跑出了破纪录的速度，任身后那群高手抽断了鞭子，也无法追上半步，只能眼巴巴看着曲陌被人劫持，越走越远……

曲陌坐在猫儿身后，手指动了一下，却没有制住猫儿的飞奔。他任猫儿一手扯着缰绳，一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就这么在风中呼啸而

去。

若问猫儿去哪里，当然是回绿林山上！

既然曲陌已经被自己抢来了，不回山上去，难道还满世界地招摇吗？

马儿颠簸着，不知道跑了多久，猫儿放慢马速，开始左左右右地探头探脑。

曲陌淡雅若菊的声音传来，问："看什么？"

猫儿挠头，不好意思地说："忘了走哪条路了。"

曲陌问："要去哪里？"

猫儿咧嘴一笑，眸子霍霍生辉："回绿林山。"

曲陌手指一抬，指向一个方向。

猫儿大喝一声驾，又开始了新的奔跑，笑容爬满了红扑扑的小脸，喃喃地道："你这么配合我，我会待你好的。"

曲陌听而不见，却道："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

猫儿没有动，干笑两声说："等会儿再放吧，胳膊麻了，动不了。"

曲陌没有言语。

天色渐渐暗下，猫儿越骑越慢，最后扑通一下，趴在马脖子上呼呼大睡起来。

曲陌望着连绵起伏的山脉，扫了一眼趴在马脖子上补眠的猫儿，一时间，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陌生，却不孤寂；空旷，却不空洞。

两个人，就这么坐在"肥臀"背上，抢劫之人呼呼大睡，被抢之人事不关己，宁静而致远。

当护卫们追上来时，就看见这么一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曲陌拐了猫儿呢。

曲陌抬手示意护卫暗中跟着，不必前来惊扰。他知道绿林山这个地方，也听过一群强盗在那里讨生活，而一直传成茶余饭后话题中的

人物猫爷，想必就是这个毫无心机躺在自己面前呼呼大睡的猫儿。

曲陌有些不能想象为什么她的名号会这么响亮，却起了心思，想去绿林山一看，若用武力上山，不如与她同去。

一个人心思百转，一个人直肠直脑；一个人百般算计，一个人憨笑直白。这未来的路，是否能牵手而行，还真是未知数。

等饿醒后，猫儿这才晃了晃脑袋起来，擦了擦模糊的眼睛，迷茫地望着周围，回头间撞见曲陌，竟吃了一惊。出口的抢字还没有发出音，曲陌便开口道："找个地方，打尖吧。"

猫儿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曲陌已经是自己抢到手的宝贝。当即颤着小肩膀咯咯笑着，拍了拍"肥臀"，心情极佳地唱起了小调儿。这一出口，便是从浮华阁里学来的委靡之音，什么半夜好风光啊，妹妹我想得慌啊……

曲陌听到精彩处，也不由得红了脸。

猫儿唱得欢实，护卫和隐卫笑得险些抽筋过去。一向云淡风轻的曲陌也有些坐不住了，不禁伸手拍了拍猫儿的肩膀。见猫儿回头看自己，才说道："你若想唱，就换一个曲子。"

猫儿见曲陌与自己亲近，心下这个高兴，张口便问："你想听什么？"

曲陌见猫儿眼中满是热情的期盼，心下一动，没忍折了猫儿的面子，应付地点了一首意境颇为悠扬的曲子。

猫儿却是眼睛一瞪，嘿嘿一笑，说："不会。"

护卫和隐卫大哥已经为了防止自己笑场，动手点了自己的哑穴，一阵阵抽搐得那叫一个痛苦。说真的，他们这些人跟着公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曲陌的唇动了动，终是一句也没应上来。

猫儿见曲陌又不答理自己，便扯了扯他的衣袖，讨好道："你放心，等我再学曲子，就学那首，然后唱给你听。"

曲陌望着猫儿那双清透着波光潋滟的眸子，仿若繁星般璀璨着希望的光泽，终是点了下头，算是应了猫儿。

猫儿开心，策马前行，却找不到住宿的客栈，看来，只能在野外过上一晚了。

猫儿怕曲陌饿到，便跳下了马，满山野地追着野兔跑，等猫儿终于大获成功回来时，曲陌已经在升起的火堆旁烤起了兔子。

猫儿望着曲陌的白玉手，又看看自己的泥爪子，秉着破罐破摔的道理，将手中仍旧活蹦乱跳的兔子塞到了曲陌怀中，自己抓过树枝棍子，抡着膀子做起了大厨，还不忘自夸着："吃过我的手艺吧？那不是我自己夸的，绝对是一绝！"

猫儿不说这还好，一说这个，曲陌就想起了自己训练了一年的信鸽，就这么变成了盘中餐！一年辛苦，换得一顿温饱？这样的买卖，他没有做过。

虽然气恼，但当猫儿将兔子烤好后，曲陌还是动了手，将那诱人的香味咽下。

一顿饭，在猫儿笑盯着曲陌中进行。好几回，曲陌被猫儿的目光盯得不太自然，险些被口中的肉噎到。

吃好后，猫儿往树上一爬，将马儿让给了曲陌，说："你去和'肥臀'睡吧。"

曲陌的背脊一震，手一颤，呆滞在原地。

猫儿接着道："'肥臀'的大屁股可热乎了，你趴它背上，一准儿不冷。"

曲陌转身，坐到树下，闭目不语。

猫儿望着曲陌的头顶傻笑，觉得人美，连发丝都漂亮。猫儿一高?，就喜欢手舞足蹈，这一折腾，树上那青涩的果子便噼里啪啦地砸了下去。猫儿一急，伸手去接。结果，动作过大，别在腰后的大菜刀直直地掉了下去，猫儿顾不得那么多，一个前扑抓住刀刃，人与大菜刀一同从树上砸向树下的曲陌。

曲陌手臂一展，一个顺势接力，轻巧地将猫儿放到了自己面前。

猫儿平安落地，大口喘息着，呼嘘着好险。

曲陌目光一缩，定格在猫儿抓在刀刃的手指上，但见那鲜血顺着指缝流淌成一条蜿蜒的痕迹。

猫儿将刀子一收，甩了甩手上的血，就要往别的树上爬，却见曲陌伸手扯住她的手腕，然后掏出一条洁白的帕子，将她受伤的手仔细缠绕上。

那洁白的帕子与猫儿鲜血淋淋的手指形成鲜明的对比，似乎是两个永远无法相融的世界，却又在这一刻，微妙地交叉在一起。

火烛在旁边噼啪跳跃着，映着曲陌微垂的长长的睫毛，照得脸颊更加俊逸儒雅，如同一抹颜色在碧池中荡漾开来，让猫儿在不觉间……痴了……

恍惚间，听见曲陌问道："为什么要抢我？"

猫儿呆愣着，喃喃地道："你是美人。"

曲陌抬起脸，放开猫儿的小手，倚靠在树干上，缓缓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猫儿望着自己小手上那洁白的帕子，恍然失神，旁边只剩柴火在噼啪作响。

不知过了多久，猫儿困意袭来，原是躺在了火堆旁，后又迷迷糊糊地爬进曲陌的怀里，蹭了两下，觉得既干爽又舒服，便嗅着小小的鼻子，满足地吸着曲陌特有的幽香，呼呼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似乎听见有人一声轻叹："取美色……而逝年华……"

若年华流逝，就老了呗，这是个简单的问题，猫儿动不得脑筋，沉沉睡去。

醒来时，天色大亮，猫儿一个打滚从地上爬起来，却不小心挣开了手上的伤口，痛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却连哼都没哼一声。她抬目去寻曲陌，见曲陌已经坐到"肥臀"背上，原本被黑黑红红涂抹了的衣衫焕然一新，依旧如雪峰上的一片冰凌，干净得容不了一点儿污渍。

猫儿伸了个懒腰，冲旁边的一棵树上伸出手，说：“我也要吃。”

大树没用动静，猫儿用完好的一只手推着树干一顿摇晃。不一会儿，一向只结果子的树上不但掉下了两张用油纸包裹的馅饼，还掉下来一壶水。

猫儿用另一只手接下，贪心地继续晃着。

树上终于传来一句极其隐忍低沉的磨牙声：“别晃了，东西都给你了，再晃，我就掉下来了。”

猫儿不死心：“才不，我都闻到茶叶蛋味儿了，做什么只给曲陌吃，我没有？”

树上的隐卫恨不得一头撞死，终是从树缝中伸出一只手，将一个茶叶蛋扔给了猫儿。

猫儿得了吃食，高兴得笑弯了眼睛，爬上“肥臀”，将缰绳交到曲陌手中，自己窝在曲陌怀里，顶着鸡窝头，扒开茶叶蛋，咬着大饼，喝着泉水，通体那叫一个舒畅。

曲陌的唇角悄悄弯起，这个脏兮兮的小东西，倒是有些本事，总能将自己训练有素的隐卫折腾得人仰马翻。

他探过猫儿内息，确实无一分内力，但耳聪目明，身形异常灵活，双手更有神力，但若真与自己的暗卫动起手来，除非暗算，不然并无胜算。

这脏兮兮的小东西，虽然心性直白，但还是有几分机敏。

其实，在曲陌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为一个女子想出这么多的……咳……姑且说是赞美之词吧。

猫儿吃完饭，本想随手抹一下嘴巴，但一看手中缠绕着的白色帕子，就改为用袖子擦嘴巴了，然后直勾勾望着手中的白色帕子嘿嘿傻笑两声，再扯过曲陌手中的缰绳，攥在自己手里。

曲陌见猫儿扯走了缰绳，心思有所动，又扯了回来，说：“我来吧。”

猫儿固执地又扯了回去， 扫了一眼曲陌那细致精美的手指，说：“这绳子粗糙着呢。”然后大喝一声驾，又开始往绿林山奔。

没跑多远，路遇茶棚，第一次有了干净概念的猫儿跳下大马，找店家要了些水，将自己那时常脏兮兮的小脸洗干净，又忍着痛将曲陌的帕子洗干净，拧干，乐呵呵地塞进自己怀里，扯了衣服里子，又把手缠上了。

一切打理干净，就听旁边饮茶水之人在谈论着小道消息。

其中一个穿着粗蓝布的人说：“你听说了吗，成大将军的兵马刚被调回，边界战事马上吃紧。”

另一个穿灰布衣的老汉说：“唉……我那儿子本应昨儿个就回来，可看样子，八成又得去打仗了。”

粗蓝布衣人感慨道：“这一年到头打来打去，老百姓的日子是越发不好过了。”

灰衣老汉点下沉重的头颅，叹息道：“白雪皑皑是沙场，生死却是两茫茫，莫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才好啊。”

猫儿听着，只觉得浑身一震，花耗，不是要出征了吧?

若花耗走了，这还要上哪里去找他？又听那灰衣老头说什么生死两茫茫，心里愈发不是个滋味。

猫儿的眼睛扫向马上的曲陌，心里寻思着，既然这次白衣美人能被自己掠来，那以后定然还能掠来，但花耗若去了战场，出了什么意外，那可就再也见不到了。

袖子一捋，跳上“肥臀”背，回头道：“美人，我现在不能带你去山上了，有急事，得回皇城。你等着我，我以后一定带你回去！”说完不待曲陌言语，大喝一声驾，如同跑出来时一样，毫无预计地又跑了回去。说得好听点，这叫随性而至，兴尽而归；说得不好听，这叫做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

曲陌坐在猫儿身后，单手搭着猫儿那纤细得仿佛不及一握的腰肢，只觉得，如果自己用力捏下去，眼前这个毫无章法的人，就会安

生了吧?

本来没有想上绿林山，却被这人强抓了去；已想去了绿林山，却又被这人强行扯回皇城。曲陌很是无解，为什么一向布置精明的自己，一遇见这个完全不会玩牌的人就乱了章法?

算了，既然皇城里现在如此异动，他也实在不好离开，有些事，还是要做完善准备的。至于那绿林山，却是无论如何都要一探的。他暗中唤来暗卫，示意四位高手前去一窥究竟。

第十章 桃花酿酒泛醋香

第十章 桃花酿酒泛醋香

那放荡不羁的墨色发丝随风飞舞，一双桃花眼里端着几分妖艳蛊惑的流光溢彩，淡粉的唇畔挑着几分轻浮放荡，若一株摇曳在彼岸的曼陀罗，诱得人踏入鬼蜮而浑然不知。

回到皇城时，已经是天色渐晚，猫儿一心去看花耗，生怕他转身就出征去了，结果忘了身后还驮着这么一个人。

沿路打听，马蹄声声地跑到军营前，猫儿跳下马，在守卫的狐疑中，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地翻找着花耗的腰牌。

守卫不耐烦地伸手要轰赶猫儿，却听一声大喝：“住手！”

花耗大步由军营里走出，眼中的急切更是隐冒焦躁火光，恨不得五步并成两步跃到猫儿面前。他一把将猫儿抱起，托到自己面前，急声问：“怎么才来？”

猫儿坐在花耗的手臂上，伸手捏了捏花耗的脸颊，笑嘻嘻地道：“本来想回山上的，却听说要打仗了，怕见不到你，又要失散好久，这才奔回来的。”

花耗本来一听猫儿说要回山上，脸上已经现出怒容，后一听猫儿说放不下自己，心上豁然一热，只觉得心里暖暖的，情不自禁地唤了声：“猫儿……”

猫儿看花耗盯着自己的眼神愈发炙热，有些诧异道：“耗子，你做什么这么盯着我？告诉你，别以为耗子大了就可以吃猫，猫可是山里大王，比老虎还会爬树呢。”

花耗意识到自己见到猫儿太过兴奋，竟失了男女之别，面上一红，将猫儿轻轻放到地上，扯起猫儿的小手，就要往军营里走。

猫儿这才想起跟着自己一起来的曲陌，忙回身去看，哪里还有白衣美人的芳踪？就连自家“肥臀”都被拐跑了！第一回，打劫不成，却

让人惦记去了宝贝。不过，猫儿转念一想，“肥臀”这是探入敌营了，方便她日后天天去喂草啊，哈哈哈哈……

花耗见猫儿笑得开心，以为是见到自己之故，面上自然随着猫儿笑开了。

到了花耗的简易营帐，猫儿一屁股坐到软垫子上，顺脚蹬了鞋子，躺在花耗的软铺上，休养着颠簸了一天的疲惫身体。

花耗瞧见猫儿那细腻小巧的裸足，近乎透明的水晶脚趾头，只觉得心跳得扑通扑通的，忙别开头，用被子将猫儿裹了起来，却发现猫儿手上捆绑的带子染了血痕，忙一把扯过来，问：“怎么伤的？”

猫儿困乏得有些张不开眼睛，含糊道：“没事儿，小伤。”

花耗打开层层杂乱的包裹，看见那深可见骨的口子，只觉得心都疼了起来。其实，猫儿的这点伤，比花耗最小的伤口都要微不足道，但花耗是个铮铮铁骨男子汉，即使曾经被敌人一刀由肩背砍下，亦是没有痛呼出声，今天见猫儿受伤，心里却丝丝痛着。他取过行军必备的金疮药，给猫儿小心地将伤口包扎好。

猫儿看着手上的包裹，咧嘴笑道：“耗子是个巧手媳妇呢。”

花耗揉了揉猫儿的脑袋，回了句：“是夫君，不是媳妇。”

猫儿凑趣儿道：“是，是夫君。”

花耗古铜色的脸颊一红，却一把抓住猫儿没有受伤的手，有些激动，有些青涩，有些期盼地问：“猫儿，等打完了这仗，你愿不愿意……”

这时，外面发生吵闹，乱哄哄一片。

花耗微微皱眉，轻拍了拍猫儿的背脊，哄道：“猫儿，先睡会儿。”转身站起，向外走去。

前脚花耗一走，猫儿立刻爬了起来，也跟在后面去看热闹了。

猫儿混在兵将里，踮着脚，却因个头不够高，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只听见花耗那沉稳有力的声音压住了所有的争斗嘈杂。

猫儿眼见旁边有几棵歪脖树，于是三两下爬了上去，倚仗着身子轻，坐到了树杈的前端，视线无比开阔地瞧着下面的混乱。

花耗的虎目不怒自威，那严厉的样子是猫儿不曾见过的，不禁在心里暗暗咂舌，原来，这就是将军相啊。

花耗虎目一扫，全场鸦雀无声。

这时，另一个有些苍老却异常威严的声音响起，询问道："怎么回事儿？"

大家自动让开一条路，一个鬓角有些花白的武将大步而来，从那沉稳有力的步伐来看，定然是位久经沙场的高手。他高高的山地眉中夹杂了一丝银白，一双眸子隐着半生戎马的魄力，唇部略有爆皮，怕是有些内火，然，那三撇胡须却又有几分儒雅之风。

那人一来，众人抱拳，齐唤："大将军！"

成大将军点头示意回礼。

士兵中一个头目模样的人上前一步，抱拳道："回禀大将军、花副将，新兵招募，有些人不肯入普通步兵级别，非要入花副将的战衣骑。"

成大将军将问题丢给花耗，说："花副将，你且说，应如何？"

花耗上前一步，抱拳道："属下以为，国家乃用人之即，应不拘一格降人才，若有能力，当可破格一提。"

这时，随着成大将军同来的另一名何副将抱拳道："大将军，军中军法不可有一丝含糊，若今日一破，他日定然无法约束悠悠众口。此端一开，其他士兵定然心中不服，营中必乱。"说完，还挑衅地看了一眼花耗。

成大将军一手抚须，做思考状，又一抬头，对上猫儿的眼睛，问："上面的小兄弟，你说今日之事，应该如何处置？"说话间，手中飞出一物，直接打在猫儿身后的树干上！

树干应声碎裂，让猫儿忽悠一下掉落下来。

花耗呼吸一紧，本欲伸手去接，却见猫儿在树干碎裂时噌地弹起，如同灵巧的猴子般又跳到另一棵树上。

成大将军又出手打，猫儿又跳。身体在几棵树之间蹿来蹿去，不需片刻，几棵树都变得光秃秃的。成大将军心里寻思：我看你还怎么躲?

猫儿却抱住光秃秃的大树干，冲成大将军伸出手，将一把铜钱递了出去，说："真小气，怎就用铜板扔人？"原来，猫儿在闪躲开后，还顺手将成大将军打出的铜板捞走。

成大将军也不接，抚着胡须道："娃娃，你身手了得啊。"

猫儿咧嘴一笑，也不知道谦虚地点了点头："还成。"

成大将军笑了，又问道："你刚刚听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有何见解？"

猫儿蹿到树下，跳到成大将军面前，望一眼花耗，又扫了一眼何副将，说："当然是能者居之啊，难道站着茅坑不拉屎的才好？"

成大将军又问："比如说呢？"

猫儿咯咯一笑，若清泉般欢快流淌："例如……你管它是西瓜刀还是杀猪刀，反正能宰了敌人的，就是好刀！"

成大将军一挑眉峰："哦？"

花耗低喝："猫儿。"转而对大将军说，"大将军，猫儿是我带进军营的老乡，不懂得军中规矩。"

何副将却道："他是不懂得军中规矩，花副将难道也不懂得？军中不允进外人，否则，一概当奸细处斩！"

猫儿一听炸了，圆滚滚的猫眼瞪去："谁说我是外人？我是来应征副将的！对，你别瞪眼睛，就是副将！"

何副将一听猫儿这是和自己对上了，当即摆开架势，义正词严道："好，既然今天新兵入伍，本副将就给你们上第一课，戒骄戒躁！"通过刚才的观察，他发现猫儿单单是身形灵活，却不见有什么深厚内力，平时不好和花耗动手一较高低，这回拿他的老乡出出气，也

算是给花耗一些教训。他就是看不上花耗无财无势，竟然能做到副将位置，还操练出战衣骑，在军中威信日益大过自己，不免暗怨成大将军偏心。今天，一定要在新兵面前，立个军危！

成大将军大手一摆，有人送上椅子，他对猫儿道："小兄弟，既然你今日来争夺副将之位，就说明你有为国效力的忠心。好！我离国就是需要尔等一腔热忱的血性男儿！你若赢了何副将，本将军就直接收你到我军中，为国效力！"说罢披风一扬，坐在椅子上，且观龙虎斗。

所有士兵自动闪开地方，将中间空出圆场，留作比武之用。其他闲暇的士兵见成大将军亦兴致高昂地参与其中，皆兴致勃勃地跑来观战。

花耗不知猫儿武功到底怎样，怕伤到猫儿，心里焦急，从来不与何副将相争的他上前一步，说："既然今天何副将有此雅兴，就让在下奉陪吧。"

何副将挑眉一笑，本就长相一般的脸上愣是刹出几道狰狞："哦，难道是花副将心疼老乡？"

何副将将心疼两个字说得暧昧一分，惹得周围士兵一阵窃笑。

其实，这是个众人不说的秘密。行军打仗，又没有个娇婆娘陪着，而彼此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不免半夜异动。久而久之，男男相好便成为最私下的秘密，无法公开，不能去揭，就这么混在军营中，成了某些无良的低俗笑话。

花耗见不得有人侮辱猫儿，不由得虎目一立，动了怒气。

猫儿见花耗怒了，心里虽然不明白何副将话中的意思，却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当即大喝一声："小子，拿命来！"咳……不是台词错了，是酒不醉讲过的野史段子里，比较高频率地出现这么一句，所以，猫儿记得分外清楚，这不，一到用时，自动蹦出。

何副将见猫儿邀战，心想着解决了花耗老乡后，再战花耗，让他不但丢脸还丢人！于是，腰间银亮大刀抽出，身形一震便冲了出去。刚摆开架势，便听嗖的一声，只觉得面前人影一闪，再看手中那陪伴

自己东征西讨的宝刀，已经碎裂成两半！一半攥在手心，震坏了虎口，另一半掉落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傻了……

其实，不单是何副将傻了，整个军队还能有谁不傻?

先不说何副将的宝刀是如何了得，就说何副将这人的武功，就整个军营来讲，不是数一数二，那也跑不到第四去。

可……就这么一招，甚至连对方如何出手的都不知道，就断了刀?！要知道，在战场上，有两样东西丢不得，一是战马，二是战刀！

何副将只觉得耳边风声嗖嗖，割得人皮肤生疼，脑袋中却是一片空白，任谁都无法接连那碎裂成两段的战刀。待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是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举起半截战刀，呼啸着就往猫儿身上招呼而去。

猫儿没有躲闪，却是指着何副将笑得前仰后合。

何副将不明就里，已经羞恼了眼睛，满脑袋都是想撕裂了猫儿的念头。举刀冲杀中，却觉得脚下一磕碰，忙稳住身形，但见自己的盔甲竟在无声无息中碎裂成两半，而且……里衣正沿着刀口部分缓缓分开……

何副将心中一惊，忙用手捂住衣衫，才防止了春光乍?。

众人想笑不敢笑。

何副将险些崩溃，癫狂般怒吼道："你！卑鄙！"

猫儿摇头，眼神绝对无辜："真的不是我，我就用了两分力气砍了你的大刀，谁晓得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何副将一听猫儿说两分力，一口血喷出，险些气死过去。

这时，成大将军说："这位朋友，既然来了，就请现身吧。"

一声轻佻的笑声飘过，一个身穿百花斗艳图案的妖媚便出现在教场中。那放荡不羁的墨色发丝随风飞舞，一双桃花眼里端着几分妖艳

蛊惑的流光溢彩，淡粉的唇畔挑着几分轻浮放荡，若一株摇曳在彼岸的曼陀罗，诱得人踏入鬼蜮而浑然不知。

那人的衣衫被风吹开，露出一隅感性的胸膛，踩着悄然无声的步伐走近，对成大将军道："大将军，宝刀未老好听力。"转而扫了眼猫儿，笑得越发勾魂夺魄，抬手抚上猫儿的脸蛋，两指一收，掐得那叫一个狠，笑得那叫一个柔："贴身小厮，你可让我好找啊。"

猫儿一对上那双桃花眼，竟然心虚地漏了两拍，只能痛着被狠掐的脸蛋，眼巴巴地望着，讨好地笑着，浑然辩解不上。

花耗身形一闪，抬手隔开银钩对猫儿的温柔摧残，将猫儿护在身侧，不悦地道："这位公子，请自重。"

银钩微挑的桃花眼尾扫了花耗一眼，续又转向猫儿，啧啧道："两天不见，这又勾搭上一个？"

闻听此言，全场哗然……

敢情，那大力无穷的挥菜刀小子，竟然是银钩公子的新欢，看样子，还是花副将的心头肉呢。乖乖，天字一号的特大新闻啊！

猫儿总算张了口为自己辩驳，结果，出口的两个字更令人惊呼，因为猫儿说："没有！"

没有是什么？是说自己没有勾搭别人？还是变相地承认了和银钩的关系？

众人一阵猜测。

这银钩公子虽说一直名声不好，呃……如果准确地说，那是相当不好，但任谁瞧上一眼，不得抖上三抖？哪里还能管他的名声问题？怕早就争抢破头，想做那帐中鳖了。

再瞧瞧自家花副将，那可是朗朗男子汉，生得英俊自然不用说，骑马一游，那姑娘扔出的花海，就够埋几头大马。

难选啊，难选啊。

话说银钩一听猫儿斩钉截铁的回答，笑得那叫一个妖孽啊，把眼睛都眯成了一条诱人的缝隙，伸出修长的手臂，递给猫儿："喏，回

家。”

猫儿伸手去抓，却被花耗按住，心中难免一阵刺痛，抱着猫儿的腰身就不肯松手，开口的声音有些嘶哑：“猫儿……”

猫儿抬头，不明白为什么花耗的眼神这么痛苦，却觉得心里不好受，忙拍着花耗的后腰安抚道：“耗子，我是银钩的贴身小厮，得和他回去。”

花耗一听猫儿如此说，眼睛瞬间一亮，却又觉得不妥，思量道：“猫儿，你不如留下和我一起。”

银钩一手玩弄头发，插话道：“怎么？行军打仗还得带着我的小厮？花副将您是打算出银子买人呢？还是抢呢？若买人呢，我不卖；若抢，您就去拦路当土匪得了，何必做官爷呢？”

花耗本不善言辞，又遇上银钩这种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活人说死了的巧舌生莲花，纵使有满肚子气愤，却也辩驳不上一句。

猫儿护亲，见不得花耗受憋屈，蹿出花耗的怀抱，跳到银钩面前瞪起了眼睛，张口就要咆哮。却刚做出个唇形，就被银钩的一根手指压在唇畔，轻柔道：“别吵，有话回家说。”说完，拉着一口气憋在胸口的猫儿转身就走。

花耗本欲动武，却被成大将军拦下：“即便动手，我亦没有把握能胜那人。”

快走到门口的猫儿恍然回过神来，转过头，踮起脚，冲着花耗一顿挥手，大喊：“耗子，来看我啊，我住浮华阁！”

众人闷笑，原来，花副将的爱称是……耗子。

银钩扯着猫儿的小手无声地走着，脚步却越走越快。猫儿也是倔犟脾气，明明累得呼呼大喘，却也不肯开口让银钩走慢点，半个时辰后，已经是汗如雨下。

银钩突然停下，猫儿一个不稳撞在了银钩身上，一声闷哼。

银钩瞬间转身，桃花眼里寒光四射，如同锋利的刺般穿入猫儿肌肤里，仿佛凶狠的兽般，只待撕裂的快感，出口的声音冲得人直摔跟

头。他一手点向猫儿脑袋，没头没脑地教训道：“好啊，这是翅膀硬了，我护着你有什么用？自己还不是眼巴巴地送上门去？你的马呢？你的心呢？就这么跑了？若不是今天我到城门等着，还不知道你如此能耐上了，不但驮着白衣美人到处闲逛，还跑到军营里去挑衅。好啊，好得很。”说完，一把甩开猫儿的手，几个跳跃就没了身影。

猫儿揉着被搓痛的脑袋，望着银钩消失的方向，动了动小脚，想跟去，却又怕银钩气没消，到时候更是要闹心堵得慌。她想了想，一转身，决定去找三娘，等银钩气消后再回去。

可这刚走出几十步，就听见了在黑暗中隐匿的沙沙声，这种声音猫儿并不熟悉，但却直觉有危险。小手轻轻摸上身后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在感觉有东西飞扑而来时，挥起大菜刀，一刀砍下！

血，伴随着人类最后的痛苦悲鸣喷洒了猫儿一脸。

猫儿来不及体味这种将人彻底分尸的感受，周围发起的攻击泛起要人性命的寒光刺来。

猫儿身形灵巧地闪开，回身又是一菜刀，骨骼碎裂的声音没有，因为已经彻底将人断成两截。

几个回合下来，敌人一点儿便宜也没有讨到，却已经死伤了大半人马在猫儿手上。

这时，敌人纷纷退开，一张大网迎头而落。猫儿大刀一滑，跃出网外，却感觉四面八方飞来暗器！就在这难以顾全的危急时刻，只觉得眼前百花飞过，一层层飘逸的花纱将自己包裹住，一个用力，自己随着花纱飞出，紧接着落入一个温软的怀里，由头顶传来银钩那夹枪带棒的调调儿：“这又是哪家畜生半夜不睡觉，跑来欺负我的猫娃啊？”

偷袭之人的头目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面带鬼脸面具的黑衣人，他上前一步，抱拳道：“银公子，请您把手上之人交出，无行宫必然感念公子一份人情，他日公子若有事相求，我家宫主定然……”

银钩一摆手，轻挑起眼梢：“回去跟你家宫主说，他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就算强奸畜生我也不管。但是，我家的猫娃，除了我，谁也不能动。”转身，将猫儿夹在腋下，就走了。

猫儿被银钩夹在腋下，抬起头，望向银钩那隐含怒气的脸，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要扯扯银钩的衣带，讨好之意非常明显。

银钩虽然没看猫儿，却在猫儿伸出手时，一巴掌拍了下去，那声音，真叫个响亮，绝对没手软。

猫儿痛得呼呼着，却忍着没吭声。说句实话，她……好像，有点儿怕银钩，嗯，只是一点点儿，真的只是一点点儿。

银钩夹着猫儿，走着走着，脚步微顿，当即松了手，将猫儿扔了出去。猫儿身形一晃，险些跌倒。

银钩冷哼一声，继续往前走，口中还吵嚷着：“走吧，走吧，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这小庙是养不下你这尊……”低头，见猫儿眼神瓦亮地扯住了自己的袖子，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猫儿见银钩肯看自己了，这才在布满血痕的脸上笑出一口璀璨的白牙，小手扯住银钩的袖口荡来荡去，嘴上不说，那讨好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银钩提起一口气，却又缓缓放下，终是一把掐住猫儿的衣领，如同拎小鸡似的几个跳跃，就窜回了浮华阁。随手将猫儿整个扔进木桶中，弯下身，按着猫儿就是一顿揉搓。当他胡乱扯开猫儿的裹胸布后，手指无意地触碰到那两点微见雏形的蜜桃时，身子一震，忙直起腰，一个潇洒的飞跃，旋转着半躺在长毛地毯上，也不擦拭手上的水，举起银酒壶，仰头饮下。

那一股清冽的酒香顺着银钩的唇畔蜿蜒而下，沿着性感的脖子划过胸口隐入衣衫，晕湿了大片的百花争艳，让那男子如同花中醉仙般妖娆靡丽。

猫儿双手把住浴桶边缘，仅露出两只圆滚滚的眼睛望着银钩，突然觉得口中有些干渴，心跳变得愈发不正常。

饮下一壶酒水的银钩扔掉酒壶，侧目望向猫儿。

猫儿乍见那眼神，竟觉得心里一颤，忙一头钻入水下，不肯出来。

银钩站起，踱步到猫儿的浴桶旁，双手在木桶边缘一撑，俯下头，探入水中。

猫儿一惊，微张开小口。

银钩贴近，一口温热烧喉的清冽甘芳就这么沿着彼此的唇舌，渡入猫儿的小口，滚烫而下，憋红了猫儿的小脸。

猫儿被呛到，喷着水从浴桶里蹿出，却被银钩一把按了下去，再次堵住那张诱人的红唇。在猫儿挣扎着想要呼吸空气的极限时，银钩将口中气息渡入猫儿口中。猫儿努力吸着银钩给予的空气，觉得不够时，竟伸出诱人的小软舌，探入银钩口中索求着。

银钩本想教训一下猫儿，却被猫儿的小舌一舔弄，只觉得腹部一阵燥热，却不舍得猫儿主动的唇舌纠缠，就这么忍受着难耐的异动，享受着天堂与地狱两重极致。

然而，猫儿却不干了，吮了半天也没半点儿空气，小拳头一怒，狠狠砸向浴桶！只听砰的一声，桶被猫儿砸出个大窟窿，一木桶的水哗啦啦流出。猫儿闪躲开银钩的阻截，扭开头，大口喘息着。

猫儿那水晶般的红润小脸在水的滋润下越发诱人啃噬，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服帖地垂在脸颊两侧，一双圆滚滚的大眼布满水汽，丹红色的小嘴犹如雪中红梅一点，煞是美艳动人。那单薄的衣衫已经敞开，原本包裹在胸前的布条亦松落下去，一双莹润白皙的蜜桃隐隐乍现，随着猫儿的呼吸，急促地挺立绽放着。

那颗黑色的“梵间”贴在猫儿白皙的肌肤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具感官诱惑。

此时的猫儿不知道，她娇喘吁吁的样子以及那因缺氧而潮红的小脸，犹如甜美多汁的果实般引得人食指大动，恨不得一口吞噬。

银钩只看了一眼，便再也挪不开视线。然而，银钩的自制力，却非常人所能比拟。那炽热得仿佛能灼伤人的视线虽然仍旧贪婪地落在猫儿身上，人却没动其分毫。他身子后仰，又倚靠在软垫上，变戏法似的又提出一壶酒水，为自己斟满一杯，拿捏在手指间，细细饮下。他半眯着桃花眼，微哑着嗓子，似自言自语般说道："还是穿着严实些的小厮粗布装比较好。"

猫儿不懂那是银钩的春光不外泄的心理作祟，只想着，我本就穿着粗布小厮衣，哪里还有什么比较好与不好的？嘀咕一声，在剩下半桶的水中站起。

从小到大，即便没有人教猫儿男女之别，但她本身还是有些微乎甚微的觉悟。

猫儿背对着银钩，快速扯来干爽衣物，噌地蹿到屏风后面，几下扒了湿衣，撕了一块布匹，按照癫婆娘教的，在穿衣服前，先将胸部缠上，然后抡开小胳膊，就这么扭着小腰，一圈圈缠上了。

银钩眼见着屏风后面猫儿那渐渐出落得玲珑有致的娇躯，只觉得呼吸一紧，忙转开头，自叹自作孽不可活。

猫儿换好衣服后，用干净的大布将自己的头发胡乱地擦了擦，就跑了出来，往床上奔去。

银钩扫了一眼猫儿，示意她过来。

猫儿有点儿不敢看银钩，不晓得为什么心里有些异样，但还是听话地靠过去，坐在银钩身旁。

银钩随手扯下窗帘，为猫儿一下下擦着发上的湿水，问："手怎么弄伤的？"

猫儿被银钩擦得舒服，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头一歪，枕在了银钩腿上，自动寻了个舒服的地方，含糊应道："抓刀刃上。"

银钩又问："怎么抓刀刃上了？"

猫儿将自己爬上树，曲陌坐在树下，刀子却掉了下去的事儿原原本本地学了一遍。

银钩手一顿，半晌，哼哼道：“你怎么就没用脖子去接？”

猫儿抬头，清透一笑，极是认真地道：“脖子接不住。”

银钩望着猫儿的笑颜，气得牙根都痒了，却还是忍着没发作，又问：“你怀里的帕子，可是那白衣美人给你系手用的？”

猫儿一听银钩提起帕子，忙用手护住胸口：“你不许打它主意。”

银钩盯着猫儿的眼神越发冰冷，却在猫儿有些想闪躲时，豁然一笑，身子往软垫上一靠，说：“谁稀罕啊？”

猫儿见银钩不像骗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因为一块帕子防备着银钩，也就放开了手，又往银钩腿根拱了拱，却觉得银钩身体一僵，枕得不太舒服呢。

银钩缓缓直起身子，将猫儿往外推了一点儿，深吸一口气，继续用谈话的方式来让自己分神：“你不是要抢劫走白衣美人吗？怎么又跑军营去了？”

猫儿说：“耗子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哥们儿，路上听说要打仗了，这才急着赶回来，怕以后没什么机会相聚。”

银钩抚头：“就知道你领着白衣美人跑时没想着我。你倒是说说，我和那不懂风情的白衣美人谁对你好？”银钩见猫儿不说话，转目望去，“怎么？舌头呢？”

猫儿扑哧一笑，一骨碌从银钩腿上爬起，扔下一句话就跑了，气得银钩一掌击碎了桌子。

因为，猫儿说：“银钩，你问来问去，还真像村里的娘儿们。”

银钩说围剿猫儿的那些人是无行宫的教众，而其中戴鬼脸，身披黑色斗篷的人，便是无行宫四大行使之一的黑行使。无行宫眼线最多，耳鼻最长，怕是早就盯上了猫儿的宝贝。

猫儿不明白，自己有什么宝贝值得别人惦念？想了想，便了解了，不由得呵呵一笑，样子乖巧可爱，并不多言。

猫儿仍旧是银钩的贴身小厮，只要猫儿醒着，猫儿就被银钩指示得如同陀螺般忙碌，由房梁到地面，由耗子洞到指甲缝隙，都得猫儿

一手打理过。

阁里人都不禁佩服猫儿的收拾神功，更佩服老板银钩整治人的功夫，在轻柔魅惑的笑颜间，将猫儿折腾得人仰马翻。

但，只要猫儿一睡着，银钩一准儿将她轻轻抱起，放到自己身旁的软垫上，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好吃的，猫儿先吃，银钩却还在嘴上说，这是为了让猫儿试毒。

任谁都能看出来，银钩对猫儿异样重视的心思，偏偏银钩嘴冷得很，即使关心猫儿，也从来都是捉弄着来。阁里人扼腕不已。

没人时，猫儿自己也研究着挂在脖子上的“梵间”，怎么看都没看出个门道，用牙齿一咬，嘿，还真够硬的！

猫儿在浮华阁里混得如鱼得水，大家都喜欢这个眼神清透贪吃贪睡却不讨人嫌的小东西，但也因为猫儿的出现，直接导致出不少的尴尬事上演。

例如，某个月弯销魂夜，猫儿起来觅食，却听有个女子惨叫道：“啊……爷……不要啊，奴家要去了，受不了了……”

猫儿的好汉情节瞬间升华，手提“千年青锋镀”大菜刀，一脚踹开那扇罪恶的大门，口中大喝：“小贼，拿命来！”却见……眼见红衣一飘，银钩用手抹住了自己的眼睛。猫儿气得乱挥着大刀，直喊：“我是好汉！我要英雄救美！我要砍了那畜生！”

银钩一口咬在猫儿的耳垂上，猫儿耳朵最是敏感，当下颤着腿，失声大叫道：“救命啊！啊！啊！啊！”后又觉得如此喊叫丢了自己的份儿，忙闭了嘴。

银钩勾唇一笑，抱着猫儿就回了自己房间，心里寻思着，看来，得在屋里准备些吃食，免得这野猫半夜起来到处坏事儿。

日子在猫儿的百般笑料中度过，有一天，银钩问：“猫娃，你怎么不惦念慕子悠？”

猫儿以“你傻啊”的眼神望向银钩，说：“你不就是慕子悠吗？我天天看着你，还惦念着你做什么？”

银钩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抱过猫儿，就在其唇上轻啄一口，占足便宜后，才满是喜悦地问道：“说说，怎么看出来的？”

猫儿用袖子擦着嘴巴，瞪了银钩一眼：“就你总喜欢点我脑袋，还总是点眉心位置。”

银钩笑眯了眼睛，问：“就这一点？”

猫儿得意地一笑，神气十足地道：“你后屁股上有颗红痣，子悠后屁股上也有一颗呢。”

银钩冲猫儿招手，眼波动荡着醉人的温柔：“怎么知道子悠后屁股上有红痣呢？”

猫儿受了蛊惑，喃喃坦白道：“哦，就那次我送子悠荷花时，他抱着荷花走了，我想了想还是跟了过去，就看见他将荷花放进木桶里，然后自己光着身子跳了进去。”

银钩笑得愈发温柔，猫儿的汗毛却根根直立，最后竟然一拳捶到银钩胸口，红脸大喝道：“不是我想偷看的！”转身跳下楼，却忘记此刻他们正在地窖里面，这一起一落，直接掉进了刚开盖子的大酒桶里，好一顿挣扎。

银钩站在二楼处，望着在酒水里挣扎的猫儿，舔了舔嘴唇，阴森森地道：“听说醉鸭很好吃，不知醉猫滋味如何？”

猫儿并不迟钝，忙举手，表示自己会保守秘密。

银钩将猫儿提出，伸出软舌在猫儿唇上一舔，吧嗒吧嗒嘴，回味道：“此味甚好。”

猫儿吧嗒吧嗒嘴，说：“这酒兑水了，真不地道！”

银钩笑睨猫儿，满眼魅惑之意。

猫儿有些不自然地挪开眼睛，找话题道：“那个……银钩，你当慕子悠那会儿，为什么说不让我与你太亲近呢？”

银钩轻挑眉梢，一手点在猫儿浸酒的红唇上：“本是障眼法，却不想被你看去了真身，这青白算是没了，你可负责？”

猫儿哑口无言。

银钩将那沾了酒水的手指放入自己口中，在猫儿的面红耳赤中突然大喝道：“老鸨过来！这酒中是谁兑的水？！”

老鸨颤抖着颠过来，却听银钩转而教训道：“这些酒桶中再多兑些水，专门给那些喝多了直扔银票的主儿送。”眯眼一笑，揽着猫儿往外走去，继续道，“浮华阁里就应该水比酒贵，人比花娇。”

这比喻，让猫儿头皮发麻，发现银钩的跳跃思维绝非常人能比拟。

日子飞转，猫儿在浮华阁里打着滚，被银钩的美丽爪子压着不得翻身，好不容易有点儿空闲，银钩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让猫儿出去撒野的机会，硬是软硬皆施地将猫儿拴在自己的腰上，只要猫儿不出自己的眼界，怎么疯，随她。

可是，猫儿白天惦念着花耗，晚上想着白衣美人曲陌，越是拴得紧，猫儿越是觉得外面风光无限好。

终于，猫儿爆发了，将自己唯一的一件披风系在脖子上，背着大菜刀就要离开浮华阁。

银钩站在二楼处，望着猫儿气呼呼的背影，只轻飘飘地问出一句：“你就这么想出去？”

猫儿吸了下鼻子，没有回头，说：“我不是孩子，你不能总将我拴在裤腰上。”

银钩转身倚靠在栏杆上，捏着酒壶，仰头饮下银色佳酿，淋湿了唇边隐匿的苦涩。

猫儿一出门，就碰见了前来寻人的花耗，当即撒开脚步，蹿到花耗面前，兴奋得两眼直冒光，扯着花耗的袖子雀跃道：“耗子，你来找我了？”

花耗见猫儿看到自己开心，脸上自然一扫多日来的阴霾，抓住猫儿的小手，点点头：“这几天新兵入伍，操练得严重，得了空，马上过来了。”扫了一眼浮华阁，又道，“这里不是长久之地，你还是跟我去军营吧。”

猫儿说：“我正要去找你呢，怕你又打仗去了，寻思着得和三娘聚一下。”

花耗应了声，两人上了马，就往三娘住处赶。

马蹄子踢踏间，听见浮华阁里传出断断续续信手拨弄琴的声音，犹如杂乱的心事般，无法连成一线。

马儿渐远，那琴音终于连成雨后珠线，若水滴飞溅，若细雨绵绵，仿佛是道不尽的心思，叙不明的情感，令听者如泣如诉，思起万般过往，心口愈发酸楚。就在人依稀落泪间， 那琴音却是一乱，犹如群魔乱舞，恰似万马奔腾，端的是气势如虹，放荡不羁，狂野呼啸！

阁中人被那琴音揪得无法呼吸时，那音律却又是一转，变成情意绵绵的小调，悠远而绵长，最后由几个单音结尾，无任何章法，却是震撼人心。

浮华阁里的人个个捂着胸口，悄然用帕子擦拭着唇角的一丝血腥，只在心里暗叹道：这情之一事，真是害人不浅啊，尤其像她们这些人，好端端的也没怎么着谁，还被迫流出了金贵的鲜血，得补补，得补补。

第十一章 手帕姐妹暗谋藏

第十一章 手帕姐妹暗谋藏

其实，人最大的可悲就是树立假想敌。楚汐儿最大的悲哀就是将猫儿看成了可憎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对楚汐儿处心积虑的手段却水浇不进，雷打不动，依旧我行我素，快乐得很。

猫儿和花耗去了三娘家，自然要先去拜望楚大人，才好去看三娘。所幸，花耗现在身居副将，不然怕是连拜门都进不去。

楚大人坐在主位上，身穿墨绿钩金衣衫，腰带翡翠明珠，下垂红瑙玉石，脚蹬一双软底官靴，手戴金包绿翠，这一身行头下来，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是个极其好面子的做派。

楚大人已然发福，但却不显得臃肿。一双偏向于三角的小眼睛，精光四射；鼻子小巧而尖，类似鹰钩鼻，却又有点儿走形；唇上两撇八字胡，才见了几分官相。

猫儿站在花耗身后充当着小厮。楚大人与花耗说着官腔，最后话锋一转，道："贤侄啊，虽然你与三娘是旧故，时常拜见算得上是孝心一片，但本官家中还有一女，怕是人多嘴杂闲话太多。本官这个做爹的，也不好不为小女考量一番。

如今，小女虽然待字闺中，但幼年曾订下娃娃亲，本官虽不同意那桩婚事，但也不能失信于人。若你与小女有几分情分呢，本官也不太好管着儿女情事，他日你做了将军，上门提亲，也算是应了本官的一番好意。"

这话说得一个左右逢源，厉害得很啊！既让花耗挑不出一分不是，还为楚汐儿争得了他人口中的清白；既表明不喜欢楚汐儿儿时订下的亲事，更欣赏花耗一些，但却将条件开出，做了将军再来提亲吧。

花耗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但也是沙场里刀尖上爬出来的人物，听了楚大人一席话后，不卑不亢地回道："楚大人，楚小姐既然已经定

亲，那便是有了夫君的人，怎么还能说待字闺中？我与楚小姐从小一同长大，自然要像对待亲妹子那样护着，只待楚小姐出阁后，能送上一份薄礼，聊表心意。”

待花耗与楚大人告辞，转而去看三娘时，猫儿仍旧看着脚尖，脑袋里却总想着自己离开浮华阁时，银钩拨弄出的几缕残音。

花耗唤了声猫儿，猫儿才微微一震，抬起头，咧嘴一笑，跟在花耗身边，转去后院看三娘。

三娘见花耗和猫儿一起来了，高兴得两眼泪蒙蒙的，颤抖着干枯的老手，一手拉扯一个，忙唤人准备茶水点心。花锄见了熟人更是热络，有些憨气地围着两人打转。

楚大人有公务在身，去了朝堂，却吩咐下人准备饭菜招待花副将，不想得罪了这位前途无可限量的青年才俊。

一桌酒席摆满，楚汐儿出了香闺，被丫鬟搀扶着来了三娘居所。

三娘起身以主仆之礼相让，楚汐儿轻点额头算是还礼。待楚汐儿落座后，三娘才在花耗的礼让下坐好，花锄亦陪着。

猫儿可没管三七二十一，谁是主子谁是奴仆？在她眼里，三娘就是三娘，花小篱虽然换了个名字叫楚汐儿，但不还是那个人？

大家落座后，楚汐儿用袖子遮挡着嘴，只咽下少数两口饭，再也不肯吃东西，将那大家闺秀的样子做了个十足。

猫儿肚子正饿，扯开膀子吃，若够不到，索性整盘挪过来，拨一半，再送回去，倒也不贪。

花耗见猫儿嘴边沾了饭粒，抬起粗糙大手抹去，眼神越发炽热。

三娘看得真切，不由得偷偷望向楚汐儿，但见楚汐儿苍白着小脸，微垂着眼睑，将一切的异样掩盖。然，知子莫若母，三娘晓得楚汐儿对花耗的心思，心里自然替自家姑娘不好受，轻咳一声，开口道：“耗子啊，听说又要打仗了。”

花耗点头，放下筷子：“霍国兵力日渐强大，娆国物产丰饶，离国富甲天下，各国早就起了一统天下之心，这战乱，是避免不了的。眼

下，霍国在我国边界故意挑衅，一是为试探我国虚实， 二是想看娆国态度。唉……前狼后虎，内忧外患。”

三娘虽不明白具体情况，也听得懂这天下动乱，只怕百姓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楚汐儿抬起头，盈盈秋波望向花耗，柔声道：“耗子哥，你此次出战，需多少时日才能回来？”

花耗叹息道：“哪里会知道何日归还？”转而豪情万丈地一笑，“待我离国一统天下，我定然马踏悍匪，策马而归！”

猫儿撇嘴，暗道：你归就归吧，踏悍匪做什么？怎么官老爷总和绿林好汉过不去？

花耗不知道猫儿心思，眼波烁烁地望向猫儿：“待我荣归故里，还请三娘做……”

这个媒字没有说出，楚汐儿娇喘一声，捂住胸口就险些昏倒。花耗一把扶住楚汐儿，急问：“汐儿，怎么了？”

楚汐儿顺势倒入花耗怀里，苍白着小脸，微垂着睫毛，缓缓抬起萦绕上水雾的眸子，楚楚可怜地轻声抽搭道：“耗子哥，我一想到你要去战场，胸口……好生地痛。”

花耗微愣，关心道：“莫不是心疾犯了？”

楚汐儿苍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晕红，细白的颈项倚靠在花耗胸口，额上的汗水顷刻间流下，身体不支地颤了两下，便要昏厥的样子。

花耗忙一把将楚汐儿抱起：“三娘，快叫大夫，我先把汐儿送房里躺着。”

三娘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碎念道：“怎么办？怎么办才好？这心疾有两年不犯了，今个儿怎么又犯上了？老天爷啊，您要埋怨，要惩罚，就冲着老身来就好，别……”

楚汐儿缓缓睁开眼睛，喘息着打断三娘那碎碎念叨：“三娘，我无碍，回屋休息一下就好。”

三娘忙应着，为花耗带路，将楚汐儿送到了闺房里。

楚汐儿躺在床上，微微张着双眸，苍白着一张君见独怜的小脸，泛起两抹近乎透明的羞涩，对花耗娇嗔道：“耗子哥，快出去吧，让人知道你来了我闺房，我……”往后的话没有说出口，却是羞涩地用被子盖在自己脸上。

三娘这才反应过来，忙推着花耗，只说：“快出去吧，这是要坏了小姐名节的。”

猫儿挽着袖口，朗声道：“你们好生奇怪，一会儿让花耗来送楚汐儿，一会儿又往外赶人，若楚汐儿在路上昏倒了，旁边一拉粪车的老汉抱起她带回家照料，这还得嫁了不成？”

一句话，令屋子里的人都愣了。

花耗爽朗的笑声响起，震得房盖险些碎掉，大手一操，抱起猫儿，让她坐在自己的胳膊上，大步走出了楚汐儿的闺房。

猫儿和花耗走后，三娘照看着楚汐儿，楚汐儿却显得有些烦躁，责令三娘回房休息。她躺在被褥中，伸手揉着被自己掐得青紫的大腿。为了刚才的“心疾”，她对自己，可真下了狠手呢。可是……花耗哥的眼睛，仍旧不在自己身上。

猫儿，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猫儿跟着花耗出了楚府，却听身后有脚步声追来，一奴婢模样的人小跑赶来，对猫儿说：“这位公子，我家小姐有事相请。”

猫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与花耗分开，独自留了下来。

猫儿踏入楚汐儿的闺房，那丫鬟悄悄将门关上，怕是让人看了去。

楚汐儿将纱帐掀起一角，冲猫儿一笑，虚弱地道：“猫儿，过来。”

猫儿疑惑地走过去，掀起纱帐，坐在楚汐儿的床沿。

楚汐儿伸手握上猫儿那略显粗糙的小手，柔声道：“猫儿，我们姐妹也有些年头没见，如今瞧见了，却也说不上两句话，你做什么总急

着走，莫不是嫌弃我身子柔弱？”说着说着，眼中隐有水光浮动。

猫儿一手擦去楚汐儿掉出的泪珠：“身子柔弱有什么好嫌弃的？不过，你真得练练，这身子骨太弱了。”

楚汐儿被猫儿擦得娇肤生疼，却忍着没躲，红着脸，点头应道：“我也想练得不再如此柔弱，也可以……可以陪着耗子哥策马草原，但那年由花蒲村出来，挨了官兵一杖，便落下这心痛的顽疾。”

猫儿是个粗神经，根本就不懂楚汐儿暗示她与花耗的亲密，大包大揽道：“放心吧，有我呢，我来教你。”

楚汐儿本欲将猫儿和花耗分开，如今见猫儿主动答应留下陪自己，心里自然窃喜，面染桃花，喜悦地道：“太好了，猫儿若肯留下教我，我这顽疾就去了一半。”转念一想，猫儿终日以男装示人，留在后院怕惹来闲言碎语，这主意便打到三娘身上，软语道，“三娘也是常常挂记着你，吃睡不安。猫儿这次住下，就安顿到三娘偏房吧，一来解了三娘的惦念，二来免了爹爹操心。想猫儿是不愿穿女装的，这样也方便些。”

猫儿圆滚滚的眼睛望着楚汐儿，又扫了一眼她身上的衣裙，竟伸手摸了摸，说：“穿这个也成。”猫儿终归是女儿身，即使没人教，也有几分爱美心思，如今想穿女装，也夹杂了些好奇。

楚汐儿却不想猫儿穿女装，因她看得真切，猫儿虽然动作粗鲁，却是美人胚子，不知道这一打扮，会出现怎样的惊人艳装。再者，楚汐儿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实在怕猫儿穿女装后被楚大人认出，到时自己又该何去何从？耗子哥本就不将眼落在自己身上，若知道猫儿才是楚大人的亲生女儿，自己还不如一头撞死过去！

嫉妒的心使她开口道：“猫儿不知，这穿女装跑不得，跳不得，必须小步而行，步生莲花，若做不好，是要让人笑话的。”

猫儿是个好脸面的人，一听会被人笑话，也就不再好奇。

于是，猫儿就留在了这个楚家大院里，表面上当起了扫后院的小厮，实际上却成了楚汐儿的噩梦。

留下猫儿原本是楚汐儿的私心，却不想，猫儿是个认真的主儿，每天不到天亮，便摸进楚汐儿的房里，在她的惊呼声中，捂住她尖叫的嘴巴，然后拖着楚汐儿就满院子地跑。她还逼着楚汐儿上树，若上不去，过去就踢一脚，害得楚汐儿无数次躲在被子里偷哭。

再者，等大家都睡觉后，猫儿又跑来找楚汐儿，让她举着木板满园子地蹦跶，先是两条腿，再来是一条腿，若坚持不下来，猫儿眼睛一瞪，大菜刀往桌子上一砍，桌子应声劈成两半。楚汐儿的腿也颤成了波澜状，却硬是咬着牙，没敢倒下，生怕猫儿上来牛劲，将自己扯腿劈成两半。

其实，猫儿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训练楚汐儿，她白天得充当小厮扫地，晚上还得去曲陌那里喂“肥臀”吃草，忙得很啊。

不过，就这一点儿训练的时间，足够楚汐儿掉了无数次珍珠泪，暗自记恨着猫儿的虐待，想着早晚要讨回来。

猫儿给楚汐儿上完课，便跑了几条?，偷偷跑去找曲陌了。因为楚府离曲府真的不太远，大大方便了猫儿夜探，这也是猫儿想住在三娘家的一点儿非常重要的原因。

猫儿爬上墙头，冲着躲在黑暗中的暗卫摆摆手，小声道：“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然后跳下墙头，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摸索后，终于确定了曲陌的正确方向，一路奸笑着摸去，却在门口被护卫拦下。

猫儿急着往里进，那护卫却如同铜墙铁壁般不肯让开分毫。

僵持中，屋门吱嘎一声打开，曲陌清冷的眸子扫向猫儿，开口问：“你来做什么？”

猫儿见曲陌主动和自己说话，突然紧张了起来，一把举起手中的青草，快语道：“我来喂’肥臀’！”见美人眉头一皱，忙改口道，“给你吃也行。”见美人砰的一声关门，猫儿举着青草的胳膊僵硬在半空中，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这草怎么能给白衣美人吃呢?

懊恼中的猫儿将拳头迅速转个弧度，动作极快地赠送了门口两位护卫一人一眼炮，土匪气冒出，横道：“笑什么笑？板牙打掉！”

护卫挨了拳头，自然想动手，却又听猫儿怒气冲冲的一句笑话，想起猫儿要给自家公子喂草吃时的蠢样，当即就又笑场了。

猫儿气得不轻，吹了声口哨，唤来“肥臀”，有些哀怨地将手中的鲜草给了马儿，口中念叨自责着：“真是嘴笨，直接说来喂他草不就得了？呸呸呸！笨死了！”飞身，上马，大喝一声驾，在园子里就奔跑起来。

不多时，气消了，又来到曲陌屋子前，眼光贼贼地转悠着。

两护卫暗道：那小子眼神不善，别是起了什么歪心思，记得上次那小子将公子的信鸽烧了，自己陪同挨了五十板子，这笔账还记着呢。二人忙提起一口丹田之气，小心防备着。

猫儿策马溜达着，然后慢悠悠地晃了出去，突然一个前冲，在护卫的目瞪口呆中直接向窗户冲去！

结果……

马进去了，人也进去了。

不过，脑袋确实是撞坏了窗框后进入的，那可是硬生生的实木啊！

屋子里的曲陌此刻正在提笔练字，蘸了满满一笔的墨汁，还没落到宣纸上，便听见窗外马儿一声嘶吼，接着从窗户外蹿进马头，然后是一声闷哼，马上之人硬是用头撞坏了窗梁，喷着鼻血闯了进来。

那马儿收不住力道，直接冲桌案踏蹄而来。曲陌翻身躲开马踏之险，那桌子却被马儿踏翻，一块上好的紫金荷叶墨，就这么蕴含了饱满的墨汁，直接飞起，溅到曲陌雪白的衣衫上，染成了一片片黑色的墨香。若说此景，也算得上是红袖添香，但那墨汁却甚是可恶，不但染了衣衫，更是飞溅到曲陌那白玉精雕的脸上，便起了狼狈之意。

猫儿好不容易控制好“肥臀”，还没等下马，只觉得鼻子难受，一口喷嚏打了出去，曲陌的衣衫上又绽开梅花几朵，咳……姑且赞为风雅吧。

曲陌握笔的手微微收紧，任谁是再好的脾气，此刻也难免动怒。

可猫儿看着曲陌的狼狈样子，还不知死活地笑得前仰后合，好不开心。

曲陌沉声问：“很好笑？”

猫儿满头星光灿烂地笑趴在马背上，捂着肚子：“哎哟，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哈……”

曲陌手下微动，提笔迅速在猫儿左右脸上各画出三条胡须，非常形象地勾画出一只脏兮兮的小花猫。

猫儿不干了，想扑上去摸黑曲陌的脸，却被才反应过来的护卫连人带马赶了出去。

曲陌背过手，转开身，望向残破窗户外的一轮新月，悄然勾起唇角。

猫儿顶着硕大的脑袋被轰出曲府，不用抬头都觉得斗转星移。她有些郁闷，为什么每次见到曲陌，自己都要如此慌乱？

郁闷中，她不自觉地策马走回了揽月楼，下了马，才发现大门紧闭，已经没有慕子悠守在原地等着自己归来。她心里不免失落，想着现在的慕子悠应该在浮华阁里做银钩呢。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变着戏法似的换身份，但却让猫儿在无意识间靠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

猫儿望了眼揽月楼，又跳上马，往楚府赶去。

这一折腾，又快到天将破晓。猫儿精神一振，再次钻进了楚汐儿的屋子，将她揪出来，操练一番。这回，猫儿却是整个人趴在了楚汐儿的后背上，让她背着自己走，不但练习了脚力，更是增强了臂力，还产生了抗压力呢！

猫儿原本晚上是有些睡不着的，本是和银钩同床多日，却突然自己睡了冷床，自然有些不适应，如今在楚汐儿咬牙颠簸的背脊上，感受到了摇篮似的魅力，这下才呼呼大睡起来。

楚汐儿若是脚步颠簸得厉害，睡梦中的猫儿准是一巴掌拍去，做足了认真负责的教员。

新的一天，在楚汐儿咬碎银牙往肚子里吞中，开始了……

花耗要出征了，前来楚府探望。

三娘为花耗纳了两双鞋子，楚汐儿粉嫩着脸蛋儿，含羞带怯地送了花耗一套藏蓝色衣衫，只说盼着他早日凯旋归来。

花耗望向猫儿，猫儿摸了摸身上，还真是空无一物。想了想，把“肥臀”牵了出来，将缰绳递到花耗手中，说：“喏，这个给你。你好生待‘肥臀’，它很聪明的，让它陪你上战场，你一定跑得最快！”

花耗拍了拍“肥臀”的颈项，赞了声：“好马！”

猫儿立刻抱住了“肥臀”的脑袋，这叫一个依依不舍。

花耗笑了，揉了揉猫儿的脑袋：“你有这份心意就好，我不带它走，让它□着你，直到我回来。”

猫儿一听花耗不要“肥臀”，高兴得笑弯了眼睛，一拳头捶到花耗胸口：“幸好你不要，我还真舍不得。”

花耗哭笑不得，将猫儿抱坐到马背上，自己飞身上了马，掉转马头，说：“带你去个好地方。”

猫儿点头：“好！最好再提上一坛子好酒和一只叫花鸡。”

花耗望向猫儿的眼中全是宠溺，不觉弯起唇角：“好，再来一盘卤豆。”

猫儿吸了吸口水，直点头。

楚汐儿站在“肥臀”旁边，幽幽哀怨地道：“真羡慕你们，可以策马出游。”

猫儿一摆手，大气道：“你若喜欢，也可以一起跟来。”

楚汐儿眼睛一亮，却轻轻扫了一眼花耗，落寞地道：“不了，我去了，怕是不太方便。”

花耗本也是性情中人，自然见不得楚汐儿哀怨自怜，豪爽地道：“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且赶了马车，你和猫儿一起来便是。”转而询问三娘，三娘推脱了，没有去。

于是，花耗驾着马车，猫儿和楚汐儿一同乘坐着马车往花耗所谓的好地方赶。路过揽月楼，猫儿被里面的香气馋了嘴巴，于是跳下马车，驾轻就熟地蹿去了厨房，抱起一坛子酒水，拎起一只叫花鸡，还用油纸包裹了不少小吃，对着所有目瞪口呆的人咧嘴一笑，嗖地蹿出厨房。

副掌柜手臂一横，将猫儿劫住，貌似无比尊敬地道："这位客官，一共是五十三两纹银。"

猫儿抱着吃食，大眼睛清透地望着副掌柜，疑惑地问："你不认识我了？"

副掌柜彬彬有礼地道："怎么不认识，您不是猫娃吗，还跟银公子去了浮华阁，如今回来光顾生意，总不能不使银子吧？"

猫儿咧嘴一笑："认识就成。"转身绕过掌柜就走。

掌柜又将猫儿拦下，面上一冷，大喝道："银子！"

猫儿紧起鼻子，半眯起一只眼睛，瞬间化身为土匪样，竟比副掌柜还凶上六分，张口大吼："没有！"然后抱着吃食，蹿出揽月楼，四下扫目去寻，哪里还有花耗和楚汐儿的踪影？

猫儿想，莫不是自己练成了绝世轻功，跳下车耗子都不知道？这……太玄乎了吧？

猫儿捧着吃食，四下寻着马车消失的轨迹，却毫无踪影，这人，哪里去了？

副掌柜带着人怒气冲冲地追了出来，誓要给这个敢在揽月楼撒野的猫儿好看！

于是，一场众人追猫戏拉开帷幕，在这个热闹的集市飞奔出热闹非常的景致。

猫儿不知愁滋味地跑着，欢快得像只小鸟，后面跟着猛追不放的副掌柜，大有不拍猫儿两巴掌就不解心头之恨的意思。

猫儿疯起来像阵没有任何束缚的风。她一手拍开酒壶，灌下一口酒水含在口中，再转过身，一拍自己胸口，佳酿喷薄出漂亮的酒雾，

逼得副掌柜们四下闪躲，然后掉头继续追。

猫儿玩得开心，又含了一口酒水，刚要转过头喷出，却觉得自己前面有了堵塞之物，忙转过身去看。然而离得太近，没时间躲闪，两个人砰地撞到一起，猫儿口中酒水喷薄而出。

那被喷之人约计二十岁年纪，生得一副市井混子嘴脸，一边用袖子狠狠抹了把脸，一边骂骂咧咧气愤地离开，直吵嚷着："妈的，真晦气！"

猫儿却觉得胸口呼吸困难，身体越发地不适，仿佛被谁扼住了呼吸，用手一摸，"梵间"没了！

猫儿眼波一挑，也没有回头，顺手操起身后的大刀，回身一劈而下，接着便是一顿漫天片刀似的横切竖砍！

那小贼本想提腿便跑，却觉得身后刀锋劈在身体四周，若动了分毫，怕早就缺了几两好肉。心惊胆战腿软中，小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求饶道："爷儿，这位爷儿，饶命啊……"

猫儿大菜刀一收，小贼一头黑丝悉数落下，甚至连眼毛和眉毛都悉数落下，干净成了一个搞笑的鸭蛋状。

副掌柜第一次见猫儿发飙，吓得已经忘记了追赶，悄悄立在一旁，一点点儿向后挪着脚根，生怕猫儿怒起来，将自己拾掇成光蛋一枚。他，可还没娶媳妇儿咧。

猫儿冲那小偷一伸手，大喝道："拿来！"

小偷被猫儿修理怕了，却仍旧死不认账地哀号道："冤枉啊，这位爷儿，您让小的拿什么啊？小的都被您欺负成这个样子了，您还想要小的什么？这天子脚下，您也太霸道了点吧？你摸摸身上的银两，若少了，小的陪给您就是，做什么如此辱人？更何况，小的没动您东西，您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啊？"

小偷本欲博人同情，这一顿哭天抹泪下来，倒也让周围看热闹的众人指指点点上了，纷纷小声指责猫儿行事乖张，欺人太甚。

猫儿虽然不喜想太多，但并不是头脑简单，如今见众人指责自己，脾气开始暴躁，怒意悄然渐起，瞪着瓦亮猫眼，步步逼向小偷，笑露出一口阴森森的小白牙："说书里面就有你这种人，偷了人家东西，却还喊冤。今儿个，我就打开一个地方看看，若没有我的珠子，就放你离开，若有，你还我便是。"

小贼见猫儿不像好惹的主儿，一听此意，忙点头应下："不许反悔，只可查一处。"

猫儿点头，眼神最为清澈，决计不骗人。

小贼让周围人作证，自己站起身，冲猫儿伸出手："你且查吧。"

猫儿将大菜刀一横，颤抖着肩膀，做出抢劫的凶悍嘴脸，大吼道："好！我今天就查查你这喉咙里，是不是含了我的珠子！"

?贼见猫儿不像说笑，尤其是那张小脸，端的是霸王样十足，在猫儿一菜刀横来时，忙扑通一声跪地，以最快速度将那藏在喉咙里的"梵间"吐出，双手奉还给了猫儿。

猫儿用手中酒水冲洗一下，又挂到了脖子上，这才觉得胸口的气儿顺了，当即伸出一脚，狠狠地踢在那小贼屁股上，大喝道："滚！"

小贼撒腿就跑。猫儿努力地呼吸两下，一转头，便看见曲陌坐在掀开帘子的马车里，正饮着清茶望着自己。

猫儿咧嘴一笑，两个箭步就蹿了上去，坐在曲陌身边，瞧着曲陌傻笑。真是愈看越好呢，呵呵……

曲陌仍旧是一身白衣，神态淡然得仿佛是天上谪仙，精雕细刻的容颜是绝唱之作，每一个转折起伏都是毫无瑕疵，近乎完美。猫儿不觉间，又看痴了。

曲陌缓缓闭上眼睛，清声道："只顾得珠子，你的钱袋呢？"

猫儿一摸，瞬间毛发立起，一拳头捶到车座上，愣是砸出了一个窟窿，气愤地道："那小贼竟然偷了我钱袋！"续而一个高蹿出，撒开腿脚，撇着小脚丫就狂追而去。

跑了三十一条街道，那光溜溜脑袋的小贼终是被猫儿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颤抖着膝盖瑟瑟地跪下，大口喘息中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偷了那人异常贵重之物。

猫儿一把将小贼扯起，强行搜了身，狠狠地扯回了自己的钱袋。

猫儿追回了钱袋，一巴掌拍在小贼脑袋上，朗声教训道："最看不上你们这些小贼，处处偷偷摸摸，有能耐，就去抢！明刀明枪，也算是一较高下，哼！"转身，气喘吁吁地跳上停在胡同口的马车，将手中粗糙的钱袋在曲陌眼前晃晃，得意地道，"追回来了。"

曲陌张开眼睛，扫了一眼汗水湿透额头的猫儿，见猫儿将粗布中的铜板倒出，用手指头拨弄着数了数，自言自语地道："三个铜板，正好还能买张糖饼，呵呵呵……"

曲陌也笑了，这人为了一张糖饼还真是能拼命呢。

猫儿收起钱袋，就赖在曲陌身旁，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想来想去，还是问道："那个……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山？"

曲陌派去绿林山的人已经回报，说那里的人似乎经过了一场恶战，而后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是死是活不得知。

曲陌此刻有些不想让猫儿知道绿林山发生的事。想当初那些悍匪能让这个单纯憨直的猫儿独自下山，怕的是已经预料到了今日的结果吧。

猫儿见曲陌不吭声，伸出小手，想扯扯他的袖子，又见那袖子白得跟馒头似的，怕是自己的手一碰，就得留下脏兮兮的五指印。这一刻，猫儿竟产生了一种细微的距离感，愣是没敢扯上去。

曲陌将猫儿的心思看在眼中，心中却起了细微的涟漪。他取出随身携带的帕子，递给了猫儿。

猫儿嘿嘿一笑，收了帕子，胡乱地把手一擦，果然捏出了几个黑手印，忙将帕子塞入自己怀中藏起，又将一只叫花鸡展开，扯了个鸡腿递给曲陌："尝尝，可好吃了。"

曲陌望着猫儿那闪闪明亮的眼，伸手接过来，咬了一口，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猫儿吃着鸡腿，喝了酒，觉得也算是没白出来一趟。在马车摇摇晃晃中，吃饱喝足的猫儿竟觉得眼皮开始打架，产生了丝丝睡意。脑袋东倒西歪，最后还是猫样地将身子依偎进曲陌的怀里，舒服地调整个角度，就想睡觉了。

曲陌望着一向主动投怀送抱的猫儿，见她微睁着渐渐蒙眬的眼睛望着自己，那小样子着实讨喜可爱，犹如贪睡的猫儿般，只等着主人挠上一挠。这么想着，曲陌已经是将猫儿揽在了怀里，用漂亮的手指轻挠着猫儿的背脊。

猫儿舒服地眯上了眼睛，由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暧昧的低吟，若扰乱情感的鹅毛般划过曲陌的心弦，使他一向清心寡欲的身子不由一紧。

曲陌低头，又见猫儿的颈项细腻而优美，衣领微开，露出那颗黑色的石子，心思微动，出声问道："这个是什么？"

猫儿含糊道："娘娘送的，你若喜欢，给你。"伸手就要取下脖子上那万人争抢的宝贝"梵间"。对于猫儿而言，它，不过是块黑石头。

曲陌以为猫儿口中的娘娘是花蒲村里的娘亲，又见那石头与普通石头无异，有些像长年被河水冲刷的鹅卵石。虽然通体乌黑有些特别外，但并无出奇之处，自然没放在心上。

其实，任谁也无法想到，人人争抢的宝贝，竟如此陈旧地挂在猫儿的脖子上。

曲陌没有收猫儿的宝贝，想着既然是猫儿娘送她的，定然有些纪念意义。再者，见那红绳戴得已经褪色，足见猫儿宝贝它有些年头了。

猫儿见曲陌不肯收，又戴了回去，随意地往脖子里一塞，歪头便睡着了。

曲陌轻轻收拢怀抱，在猫儿手臂搭落身体时，轻柔地操起那略显粗糙的手脖，在放回猫儿身侧时，忽地一愣，手指搭落在猫儿的脉搏间，一直淡然若水的眉峰，竟……皱起。

时间在曲陌的失神和猫儿的酣睡中度过，待猫儿醒来时，马车已经停靠在楚府后门口。而马车上除了猫儿自己，哪里还有曲陌的身影？猫儿用脸蹭了蹭曲陌坐过的地方，笑弯了眼角。跳下马车，径直走回后院，却见楚汐儿在闺房里独自垂泪。

猫儿走过去，拍了拍楚汐儿的肩膀，问："你和耗子今天去哪里了？害我好找。"

楚汐儿抬起蒙眬的泪眼，抽搭道："我今天心疾犯了，耗子哥急着带我看大夫，这才走了，猫儿勿怪耗子□，他……只是有些紧张我……我的心疾。"

猫儿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转身坐到椅子上，拾起精巧的小果子，就扔着往嘴里送。

楚汐儿偷偷扫了一眼没有任何反应的猫儿，逐渐明白，这个人的心兴许不在耗子哥身上，或者还没有懂得情滋味，无论哪种原因，她都不能放了耗子哥给猫儿！耗子哥是她的，从小她就跟在耗子哥身后跑，而耗子哥却总是跟在猫儿身后追。如今他们都长大了，就必须要改改这让她咬碎一口贝齿的相处方式！耗子哥，只能是她的！

楚汐儿收回充满怨念的目光，低垂下眼睑，柔柔弱弱地接着道："后来，待我身体好些了，我们又回去找你，可惜你不在。我又十分想见耗子哥所说的好地方，所以……耗子哥带着我去了那个好美好美的地方，你……不会生我们的气吧？"

其实，人最大的可悲就是树立假想敌。楚汐儿最大的悲哀就是将猫儿看成了可憎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却对楚汐儿处心积虑的手段水浇不进，雷打不动，依旧我行我素，快乐得很。

猫儿对楚汐儿摆摆小手，又想起怀中揣着曲陌的帕子，笑得更是喜悦，回道："没事儿，没事儿，你的心疾重要，万一救治不及时，挂

了，我没准儿还得哭上两嗓子，那滋味不好受，我不爱哭，你得好生活着。”

楚汐儿听了猫儿一席话，气得险些真犯了心疾，强压下心头怒火，眼波一转，又开始哀怨地垂泪，呜咽道：“猫儿，这回耗子哥真的是要出征了，怕是没有半年看不到人了。”

猫儿一惊，问：“耗子走了？”

楚汐儿点头：“今晚军中戒严，不让走动，明天一早就走了。”

猫儿在屋子里转了两圈，又坐回到椅子上：“真快。”

楚汐儿扑到猫儿怀里，又哭得稀里哗啦，想用眼泪博取猫儿的同情，哽咽道：“猫儿，猫儿，你都不知道，我……我与耗子哥，是有情谊的。可……我原本就定了亲，这个月，就到了婚约之日，这可让我怎么办才好？听说那人风流成性，夜宿花街柳巷，还放言说，他也不喜此等婚约，娶了后，若姿色尚可，只当收了个通房丫头，暖暖被窝。呜呜……呜呜……猫儿，猫儿，我可怎么办啊？如果真让我嫁给那人，我还不如死了的好！”这，才是楚汐儿最终的目的，要在花耗回来前将猫儿代嫁出去！

猫儿微愣，拍了拍楚汐儿的后背，皱眉道：“不想嫁就不嫁呗，做什么寻死寻活的？”

楚汐儿抽搭着：“汐儿与爹爹说了，可爹爹说他丢不起毁约这张脸，若他有其他女儿，也就不用将我送入火坑了，呜呜……呜呜……若我有猫儿这身武艺，倒也不怕那人虐待于我，大不了，拼了这条命！呜呜……呜呜……”

猫儿推了把楚汐儿，有些不耐烦地道：“别号了！嫁就嫁！”

楚汐儿立刻止了声，楚楚可怜地望着猫儿，悲痛欲绝中仿佛没反应过来猫儿话中的意思。

猫儿将楚汐儿的做作看在眼中，笑了，跳下椅子：“得，我去吧。”

楚汐儿忙拉住猫儿的袖子，焦急地辩解道：“不，猫儿我不是这个意思。”

猫儿咧嘴一笑，反问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楚汐儿被猫儿问得哑言，一张梨花带雨的脸蛋爬满羞愧的红色。

猫儿拍了拍楚汐儿的肩膀：“放心吧，我嫁过去后，非折腾得他主动退婚不可！实在不成，我就抹了他脖子，走人！你也擦擦眼泪，别号了，这么多年一直呜呜个没完没了，你哭着不闹心，我听着脑袋真疼。”

第十二章 红艳独绝新嫁衣

第十二章 红艳独绝新嫁衣

出嫁前，三娘曾经给猫儿讲过夫妻之事，说是要脱了衣服，痛了，这才算是夫妻。猫儿不要做别人的妻子，只待喜帕掀开后，一刀劈下新郎官，然后掠了曲陌回山头，占山为王！

花耗要走了，猫儿挤在送行人中，站在“肥臀”背上摆着小手。花耗四下来寻，终是看到猫儿，笑容瞬间灿烂，隔着人潮对猫儿点点头，将大拳头一攥，用行动示意猫儿等着自己，一定凯旋归来！

当花耗的身影完全消失，猫儿跳坐到“肥臀”背上，回了楚府，与楚汐儿一同见了楚大人。

楚汐儿将猫儿是女儿身的事实说出，又说请楚大人认猫儿做干女儿，猫儿愿意代自己嫁人。

楚大人装模作样地询问一番，自然答应了下来，便开始隆重其事大肆铺张地准备认干女儿。一时间，楚府上下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其实，楚大人之所以当上大官，最初靠的就是这定亲之说。

楚大人原本有一儿二女，都先后夭折。算命的说，这是做了天不容的恶事，折了福。楚大人立刻开始做善事，想着弥补过错。

也因为机缘巧合，楚大人帮衬了一位京城大官。那大官感激在心，许诺，若楚大人得了女儿，两家便订下娃娃亲，结成亲家。

不多年，楚大人果然又得一女，可是，任谁也想不到，这最小的女儿也夭折了，此门亲事自然没了着落。就在楚大人的痛心疾首中，他到自家当铺巡视，看见了绣有特殊字样的小棉被，当即眼睛一亮，带人追出，认下了这个自己曾经种下的风流种子。而至于其中因由，楚大人闭口不谈，只说是对不起楚汐儿母女了。

然而，楚大人的靠山一去世，靠山的儿子越发不争气。楚大人自然不想将自己“唯一的女儿”送到那里，白给了已然无用的人家。

这女儿的妙用，一可以示好，二可以做耳目，自然要放到最利于他升官发财的地方。

若不是楚汐儿自己找来代嫁之人，他也想着寻了模样不错的丫鬟，认做干女儿，代嫁过去。一方面别人不能说自己不顾情谊毁坏婚约，另一方面也好将楚汐儿嫁个更利于自己飞黄腾达的地方。

当一切准备妥当，楚大人在等着猫儿跪拜爹爹时，大家却找不到这只灵敏的猫儿了。楚大人气得胡子都竖立起来，楚汐儿从旁安抚着，急得额头隐见汗水，生怕猫儿毁约跑了。

猫儿则是优哉地躺在曲府大树上，跷着二郎腿，啃着果子，望着曲陌作画的身影傻笑着，不消片刻，已经打上了微微的鼻鼾。

曲陌抬起头，望向愈发瞌睡的猫儿，眼中划过一抹忧色。他转过身，唤了暗卫，将一笔信笺交到暗卫手上，吩咐道："去找西葫二老，若找到，重礼请回。"略微思索一下，继续交代道，"无论以什么手段，那两人，必须带来。"

暗卫领命离开，曲陌抬头望向树上睡得香甜的猫儿，思绪一时间随着猫儿的呼吸起伏着。

猫儿醒来时，已经是天色将晚。她闻到曲陌房间里有香气传来，便一骨碌爬起，由修好的窗口跳进去，弯眼一笑，自然坐到曲陌身旁，心满意足地用美食填着自己的肚子。

猫儿不喜欢清淡的小菜，最喜欢吃鱼，怎么吃都吃不够，但却容易被鱼刺伤，时常对着镜子张大嘴巴往外拔鱼刺。

曲陌却是只喜清淡口味，很少吃荤菜，即使吃，也只因猫儿讨好地往他饭碗里夹上两筷，他才吃下。

一顿饭下来，筷子很少互相磕碰上，却是菜色都见少。

再到吃晚饭时，呈上来的鱼肉都变成了挑完鱼刺的净肉。

吃好后，猫儿抹了抹唇角，就回了楚府。

楚大人虽然气得胸口起起伏伏，但也不好冲着猫儿发脾气，只能狠狠地怒哼一声，甩袖子，转身出了大厅。

这，就算是礼成。

猫儿仍旧一身男装，每天在楚府和曲府之间两头跑，偶尔半夜也溜达到揽月楼，却从来不敢去浮华阁。猫儿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明明银钩对自己很好，但只要一想着靠近那个方向，这双腿就是迈不动，身体某个地方就涩涩地难受。

就这样，猫猫天天在曲府和曲陌一起吃饭，晚上又回楚府睡觉，偶尔一高兴，还能灌下一壶好酒。即便曲陌不常和猫儿说话，但护卫们看得明白，自家公子对猫儿绝对是纵容的。即使猫儿喝高了，抱着公子上下其手，公子也只是微红着绝美容颜，将猫儿抱到床上，好生安睡。

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外面已经将楚大人收养的女儿传得千娇百媚，知书达理，慧质兰心，当然，这全部归功于楚大人的小道消息。咳……也亏他能夸下这海口。

实际上，猫儿天天半夜爬墙，稀里糊涂地睡在曲陌床榻上，还流出了不和谐的口水。偶尔路见不平，举着拳头就上去捶打一番，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淑女迹象。

时间斗转，原本给楚汐儿定做的凤冠霞帔悉数落在了猫儿身上，又经过丫头们的巧手装扮，猫儿那原本就是块璞玉的材料，在顷刻间俨然幻化成一幅灵动异常的绝色美人。

丫头婆娘们全部看傻了眼，暗道：当初只知道楚大人认了个干姑娘，今儿让给收拾收拾，不想竟然被三娘领到了猫儿房间，衣衫一换，这才发现，这个半大小子，竟然是个俏生生的姑娘！

柳眉轻画，猫眼细描，朱唇一点，淡晕红腮，眸子莹动间，端的是国色天香中的诱人精灵，丢了世俗的粉黛，却在那露珠璀璨的瞬间，倾城一笑，刹那芳华。

其实，别说是外人，就算是楚家大院里的妻妾们，也没有几个知道猫儿就是代嫁新娘。一方面是没想到，另一方面根本就是不关心。

再说曲陌，即使他的心思极其缜密，也没能将楚府传出的待嫁女子与猫儿联系到一起。更何况猫儿天天到曲府报到，俨然一副赖定曲陌的架势。

至于银钩，他一直与猫儿赌气，好几次站在街角看见猫儿由楚府出来，却不是往自己的浮华阁走。心中的气恼自然层层累积，干脆出城外游，省下这份惦念的心思！

这边，三娘看着猫儿越发心酸，不敢摸着良心，怕生生羞愧死自己。夜半垂泪，暗道：若不是小篱跪在自己脚下说此生若不嫁给耗子，那便一头撞死在后院的石井上，她怎能忍心将猫儿代嫁给风流痞子？可是她这个做娘的，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去死？只能对不起猫儿了。

三娘含泪咽下亏欠苦水，更加细心地帮猫儿多添置了几套新嫁衣，又掏出这几年存的私房钱，留下一半给楚汐儿出嫁时用，另一半全部给了猫儿，添了一只珍稀坊做的珠花。虽然明知道楚大人为了面子也不会短了猫儿的嫁妆，但三娘这样做，不但是为了猫儿爹娘的嘱托，也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

看着眼前身穿嫁衣的猫儿如此灵动靡丽，真不晓得猫儿的生母又是怎样的明艳动人？

唉……

虽然猫儿未来的相公有些浮华，口碑甚是不好，但任谁看着这样的宝贝，也不会狠心对待吧？

虽然猫儿不是以楚大人的亲生女儿嫁出，但好歹也算得上是义女，排场也够风光，猫儿她爹她娘，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三娘一边为猫儿能嫁个有钱人家而开心，一边却是深深地自责，必须用各种借口来缓解良心上的不安，不然怕是撑不过去的。

猫儿不知道三娘的百转心思，只是在穿喜衣时，偷偷将卷好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塞到了用“赤藤”做捆绑的后腰里，心里嘿嘿一笑，只待晚上劈了新郎脑袋，自己就打劫了曲陌回山上去称王！

盖头一盖，喇叭一吹，轿子一抬，猫儿就直接嫁人了。

要说这其中少了什么重要环节？那当然是骑坐在高头大马上的……新郎官！

确实，当猫儿被人塞进轿子时，三娘偷偷将眼泪抹掉，花锄气得攥紧了拳头，楚汐儿心中虽有不忍，更多的却是庆幸今天出嫁的不是自己，只想着这原本就是猫儿的婚事，也算是有始有终。

楚大人干脆眼不见为净，扫了下袍子，冷哼一声，转身走了。

轿子在皇城里转了一圈，晃晃悠悠地抬去了富贵人家。

富贵人家的老管家终于在轿子落地那一刻，汗水湿透地将新郎官拉扯了回来。

那新郎官虽然没穿一身新郎喜服，却着了一件金钩艳粉色的衣袍，风一吹，艳丽得仿佛是一只招摇花哨的蝴蝶。他就那么倚靠着门框，唇角轻挑着一分不屑，如此半眯着风情万种的桃花眼睨着花轿，倒是要看看，那楚家老东西将什么货色塞给了自己。也许，新娘子暴毙是个不错的主意呢，谁让他此刻心情非常不爽，旁人死活，又怎会是他悲天悯人的感伤？

轿子停下，喜娘掀起帘子，轻声唤道："姑娘，下轿了。"

轿子里面一直没有声音，叫喜娘心生疑惑，伸头一看，新娘还在啊，怎么不应呢？于是，又唤了一声："姑娘，下轿了。"结果，里面人仍旧毫无声响。

此时，新郎官一抬手，示意喜乐噤声。

接着，喜帕下的鼻鼾声便隐隐传来。嗨，别说，还真是此起彼伏不息，颇有源远流长的韵味。

众人，傻了……

即便是经历了无数喜事的喜娘，这大辈子，怕是也没见过在花轿里睡觉的新娘，一时间，嘴巴张得老大，忘记了如何才能闭上。

一声轻笑传来，那原本倚靠在门框上的新郎官向轿子迈出一步，却又停住了脚，转而一挑眉峰，问管家："楚家？"

管家这刚微凉的汗水在顷刻间刷地流下，忙弯腰点头：“是是是……”

新郎官的桃花眼一眯，问：“代嫁过来的……贤良淑德？”

管家的汗水已然如瀑布般哗哗而下，将头垂得仿佛要弯折般用力：“是是是……”

新郎官淡粉色的唇一弯，转身进了府邸，却扔下两个字：“甚好。”

管家彻底傻了，这多年的老寒腿也不痛了，因为已经没有知觉了。暗道：少爷说甚好，这个……什么甚好？少爷的脾气一向阴晴不定，这个甚好，实难猜测，实难猜测。

即使想破脑袋，老管家也不可能将轿子里的新媳妇联想到甚好两字上面。

新郎官进入府邸后，老管家望着花轿，有种想要退货的冲动。他，实在愧对老主子的嘱托啊！瞬间老了十岁的脸上，有着以死明志的意向。老管家深深吸了一口气，使个眼色给喜娘，让喜娘将新娘子弄醒，这脸可是丢尽了！

喜娘早就瞧出了眉眼高低，这少夫人是不讨喜的，如此粗鲁，怎么能匹配上那绝艳无双的新郎官？那新郎官虽然是个男子，却生得如此勾魂，单是看了一眼，险些就要了她的老命。

喜娘觉得今天这事儿也闹丢了她的脸，新娘竟然在下轿时睡着了，心里生了恨意，弯下身子，抬手就往猫儿的大腿掐去！

只听哎哟一声，一个花红的球状物腾空而起，在空中连串出高亢的惊呼后，重重落地，眼睛虽然没有闭上，人已经昏了过去。

接着，从轿子里踏出一只绣花鞋，一个红色身影闪身跳出轿子，身形一晃，忙用手捂住头上沉重的凤冠，待适应了这个重量后，用眼睛瞄着脚下的路，伸手摸着方向，往大门里走。

一干人等已经忘记了反应，就这么看着新娘子一步步晃到了府邸门口，却因有喜帕挡住了视线而一头撞在了门框上。砰的一声后，新

娘子身子突然后仰，却摇晃着膀子挣扎着……

一个努力回弹，猫儿终于阻止住身子后仰，却又是一下撞在了门框上，发出咣的一声！

众人齐齐倒吸气，动作如此统一。

猫儿怒了，一拳头袭出，直接击飞了门框，震掉了一侧大门！然后提起裙摆，气呼呼地大步往里面走去。

猫儿听三娘的话，明白这喜帕是必须要由新郎官来掀开的，不然是不吉利的。猫儿怕麻烦，怕不吉利，怕自己砍不了新郎官，无法抢了曲陌回山上，所以，猫儿忍着！

磕磕碰碰中，也不知道新房怎么走，她忍无可忍，随手抓过一个总在自己旁边晃悠的金钩艳粉色衣袍，虽然只能看见新郎官的鞋子和衣衫一角，但绝对不影响猫儿震耳欲聋的声势过人！猫儿暴躁地怒吼道："新房在哪儿？！"

被扯的新郎官好脾气地没有吭声，单是在猫儿能看见的小小范围里，将修长的手指往旁边一指。

猫儿气呼呼地放开了被自己钳制的人，三步并两步地蹿了过去，心里寻思着，这结婚还真不是一般人干的活，今天多亏来的是她猫爷，若是那弱弱的楚汐儿来，怕是没等进门，就得被这头上的重量压得犯心疾！

想到这里，猫儿开始扬扬自得，一把推开喜门，按照三娘说的，一屁股坐到床沿上，然后就等着新郎官来掀了自己的喜帕子，再然后……嘿嘿……一刀砍下去！

猫儿这边盘算着，渐渐地发觉热得慌。这大热的天，喜服可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大红布，再加上这遮挡面部呼吸的喜帕，还有压在头上的凤冠，只觉得热得无法喘息。

猫儿记得三娘说过，不能自己掀开喜帕，但却没说不能脱了喜衣啊？于是，心动了，行动了。猫儿站起身，胡乱地扯掉喜衣脱在了脚

下，仅着一身红色的内衣，一屁股坐到喜床上，烦躁地拉开些衣领，顶着完好无缺的重冠，继续等着。

门外的新郎官看得是目瞪口呆，却在下一刻无声地抚着肚子，颤抖着肩膀，笑得险些背过气去。幸好他示意下人都去了前院，不然，这大好的风光可不就便宜了别人的眼睛？他若是因为嫉妒，挖了别人的眼，还真有些不讨喜啊。如此，甚好。

猫儿在等待中煎熬，却也在轿子里睡够了，此刻精神得无法入睡，单单想着等会儿是横劈还是竖劈？或者斜劈一菜刀？

所以，当新郎官走到猫儿眼前时，猫儿才恍然反应过来，原来，那金钩艳粉色的衣袍就是新郎官！忙一手摸向身后的大菜刀，屏住呼吸，等着新郎官掀开自己的喜帕。

然而，新郎官却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的……头顶？

忍无可忍，猫儿急着处理这边的事情，于是，朗声催促道："你倒是掀喜帕啊！"

新郎官不回话，而是优哉地坐到了床沿上，伸出纤细干净的手指，非常色情地抚摸上猫儿的小腰！

猫儿最怕痒，这一摸下来，已经是笑得体力不支，却仍旧用身体做着掩护，在身侧用手握紧了大菜刀，准备在喜帕掀开的瞬间……突袭！

新郎官的手终于在猫儿险些抽搐中收了手，却又将那手指在猫儿眼下晃了晃，沿着猫儿的颈项一直下滑，直到猫儿心脏的位置，就这么竖立着一根手指，感受着那有力的跳动。

猫儿被新郎官奇怪的举止弄得僵硬，不知道他到底意欲何为。

出嫁前，三娘曾经给猫儿讲过夫妻之事，说是要脱了衣服，痛了，这才算是夫妻。猫儿不要做别人的妻子，只待喜帕掀开后，一刀劈下新郎官，然后掠了曲陌回山头，占山为王！

可……这个新郎官为什么不掀她喜帕，却做什么总是摸她？

在猫儿的疑惑中，新郎官伸手抬起猫儿的小腿，脱了她的鞋子，然后也脱了自己的鞋子，抱着猫儿，就这么躺在了喜床上。

猫儿的胸口起起伏伏，咬牙道：“你！快点掀开喜帕！”

新郎官支起身，手指搭在喜帕上缓缓拉起……

猫儿心里开始紧张，攥在身后刀背上的小手被汗水弄得潮湿发黏。

新郎官却在喜帕掀到猫儿鼻息处时停了下来，轻轻俯下身，微张着淡粉色的唇瓣，轻柔地含住了猫儿那诱人的嫣红唇瓣，在身体一震中，下口就咬！

猫儿一吃痛，抬手就要掀了喜帕。新郎官却用手压住了猫儿的暴躁，继续俯下身，用唇舌细细爱抚着猫儿的小嘴，伸出靡丽的软舌，沿着猫儿的柔软细细勾画着，缓缓探入猫儿口腔，想要攫取猫儿的津液甘芳。

猫儿胸口起伏，下口就去咬！

这时，一直遮挡在眼上的喜帕被新郎官瞬间掀开，那双已经有些迷离的桃花眼便生生望进了猫儿眼底！猫儿一吃惊，小嘴微张，新郎官狡诈的舌头便乘虚而入，勾起猫儿的丁香小舌，卷在舌尖逐戏把玩着。

猫儿傻了……

这……这……这新郎官怎么会是……银钩？！

猫儿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银钩贴近的眉眼，非常难以置信。

银钩在猫儿唇上轻轻一咬，沙哑道：“闭上眼睛。”

猫儿听话地闭上眼睛，又觉得不对，忙睁开，小手一把推开银钩。

银钩跌落在床的一边，单手支起头颅，撑着半面身子，笑睨着令他惊艳得差点忘记呼吸的猫儿，沙哑着嗓子，问：“你这一直握刀子的手麻没麻？”

猫儿一动，微微皱眉，还真麻了。

银钩笑弯了眼角，抽出猫儿的手臂，在穴位上按摩着，眼睛则是勾魂夺魄地望着猫儿，调侃道："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我，你个没有良心的怕是一点儿都没想，是不是？"

猫儿虽然满肚子的疑问，却忙摇头道："想了，真想了。"

银钩一挑眉峰："哦？"

猫儿眼巴巴地凑过去，喃喃地道："真想了的，就是……没敢去看你。"

银钩心中划过一抹异彩，问："做什么不敢？"

猫儿挠头："说不准，就是没敢。"

银钩不再细问，伸手抱住猫儿，将头窝在猫儿的颈间呼吸着猫儿的乳香，很特别的味道，没有胭脂水粉的俗气，却是浑然天成的乳香，犹如还没断奶的小猫咪般招人喜爱。

猫儿被银钩的呼吸弄痒了肌肤，咯咯咯地笑开了。

银钩抬起头，一口吻向猫儿那张欢快的小嘴，炽热的唇舌纠缠间，有种想要吸取猫儿一切甘芳的冲动！

以往银钩吻猫儿都是浅尝即止，今儿个却愈发狂热，猫儿直觉得头晕起来，连四肢都变得软绵无力，呼吸更是困难，心口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剧烈乱撞，仿佛要冲破胸腔。猫儿呜咽着闪躲，推开银钩，大口喘息着。

银钩望着猫儿那张嫣红的脸蛋，灵动的大眼弥漫上初尝情欲的迷茫，水润小唇愈发红艳诱人，端的是国色天香，令人难以自持。

银钩缓缓闭上眼睛，努力平复着自己的躁动，却无法抑制地大笑起来。那欢畅淋漓的笑意由胸腔发出，震出了豪放不羁的幸福痕迹。这个小东西，终究是他的！注定是他的！谁也别想夺走！即使……是他，也不可以！

猫儿见银钩笑得如此欢快，心里也跟着高兴，却嘟囔道："银钩，你能不能不每次见面都啃我嘴巴？"

银钩眯着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满是戏谑地睨着猫儿，慵懒地道：“哦，你不喜欢？”

猫儿吧嗒一下小嘴，脸上一红，朗声道：“不喜欢！嘴唇都被啃破了！”将小舌头在下唇上一舔，伸出，示意银钩看。

银钩只觉得呼吸一紧，一口含下猫儿那绽放了妖艳红花的软舌，轻轻一卷一舔，将血色靡丽吞下腹部，却不敢多做停留，忙退开些安全距离，哑声道：“猫娃，你知道喜欢与不喜欢可是比较着来的，若你嫌嘴唇痛，我可有个方法，让你不再觉得嘴巴痛。”

猫儿好奇地望着银钩，有种跃跃欲试的意思。

银钩虽然急切地想要了猫儿，但却不是个没有自制力的主儿。他与猫儿同床这么久，自然知道猫儿的身子状况，于是轻咳了一声，问：“猫娃，你……来过桃花癸水吗？”

猫儿一脸莫名其妙，反问：“什么是桃花癸水？”

银钩的脸染上红潮，换了个名词，回道：“桃花癸水就是红潮。”

猫儿又问：“什么是红潮？”

银钩错开猫儿清澈如泉的目光，苦笑一声，环绕住猫儿的腰身，揽入自己怀里，缓缓平静着呼吸，心中却给楚大人记上了一笔。他竟然将还没成人的猫儿代嫁出来，这笔账，早晚要算！

猫儿不依，又抬起头，扯了银钩的衣衫，问：“什么是桃花癸水？什么是红潮？”

银钩无法，只得捏着猫儿的小鼻子，卖弄道：“佛曰不可说，且等时机到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猫儿瞪眼：“装吧你！”

银钩飞眼：“这也看出来了？”

猫儿拧银钩袖子：“说说，你怎么是这家的少爷？”

银钩装模作样地思索道：“这个嘛，因为我的爹是北斗将军，所以我自然是这家的少爷喽。”

猫儿气呼呼地转过身。银钩就手拔出猫儿身后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用手指轻弹一下，只觉得那声音犹如龙吟般悦耳，轻点下头，赞道：“好菜刀。”续问：“猫娃娘子，你不是打算在我掀开喜帕时给为夫一菜刀吧？”

猫儿一把夺过大菜刀，往枕头下一塞：“幸好你是银钩，不然早就被我砍成两截了。”

银钩笑了，把猫儿抱入怀里，用手指逗弄着猫儿的下颌：“啧啧，还是只难驯的野猫。”

猫儿被银钩弄痒了下巴，闪躲着咯咯笑起来。

银钩将笑软了的猫儿抱入怀里，抚摸着她软软的发丝，道：“爹因曾经受了楚大人帮衬，便订下了这桩娃娃亲。爹去世后，我又是没出息的主儿，不喜朝廷上的功名，终日流连花楼，还开了家浮华阁。楚大人一心攀高枝，对我自然不屑一顾，不想，今日竟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将你这个小东西代嫁过来，哈哈……哈哈哈哈……”

见银钩笑得开怀，猫儿也眯上了眼睛，乖巧地窝在银钩怀里，只觉得心里舒服起来。

银钩问：“猫娃娘子，你原本打算谋杀亲夫后如何去向？”

猫儿冷不防银钩的问题，张口便答道：“就去找曲陌……”?面的话却万万说不出口了，因为银钩的目光已经如锋利的刺般扎入猫儿的眼，好冷。

猫儿下意识地后躲，银钩却妖冶一笑，抬手抚摸上猫儿的脸蛋，柔声问：“然后呢？”

猫儿受了蛊惑，咽下口水，有些困难地开口道：“然后……然后……回……山……啊！”

断断续续的话被惨叫打断，银钩已经压在猫儿身上，困住她的四肢，张口就向猫儿的颈窝咬去！

猫儿失声痛呼，那喉咙本来就响亮清透，这一喊，声音更是直达云霄，震得房梁直颤！

不远处偷听的老管家险些被刺透耳膜，却又笑弯了布满皱纹的老眼，大感英家有后了！少爷终于娶少夫人了，老将军在天有灵，少爷神勇着呢，一准儿给少夫人种上英家种子！虽然少爷改姓了银，但那种子总归是英家的，定然强悍勇猛！一准儿能生两个……不……三个……不，一准儿能生十个男娃！

猫儿从来不是受欺负的性格，在痛呼出声后，就与银钩扭曲到一起，两人一滚，悉数掉到地上，又发出一声极其暧昧的低吟，听得老管家都红了老脸，准备退去。

屋子里，猫儿一个高蹿起，膝盖落下，直顶在银钩肚子上。

银钩痛呼一声，忙道："轻点，轻点，要夹坏了。"老管家脚步一滑，差点摔地上去，敢情，这少夫人还是个……生猛的。

猫儿怪叫一声，就又往银钩身上招呼。银钩一个翻身跃起，回身向猫儿袭去。猫儿一躲，跳到床上，神气活现地道："来啊！你来啊！快点，来啊！"老管家咳红了老脸。其他偷听的小厮丫头们都红成了被煮熟的大虾。

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过起了招，将屋里的木制床板摇曳得嘎吱作响。

银钩一长腿劈下，猫儿一闪，跳上银钩的后背，银钩将猫儿一甩，猫儿转个半圆后用双腿夹住了银钩的脖子。

银钩沙哑道："放开啊，夹得太紧了，真想要我香消玉殒？"

猫儿喘息道："就不放，夹死你！"

银钩求饶，大呼道："再夹，我就过去了。"

猫儿猖狂一笑，亢奋道："去吧！我掐人中给你弄醒，然后再夹昏你，再弄醒，再夹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管家和所有偷听的人，全部是喷血爬走的。少夫人，果然……生猛！

两个人在打打闹闹中度过了春宵。第二天一大早，猫儿从银钩怀里抬起头，将带血的手指举到银钩面前，说："你看，你把我弄伤

了。”

银钩一愣，忙抓住猫儿的手指，问：“哪里伤了？”

猫儿转过身，爬起，将小屁股拱向银钩，身体柔韧度绝佳地转过身，指着自己的屁股说：“喏，出血了。”

银钩呼吸一紧，修长的手指隔着猫儿的喜衣，缓缓抚上猫儿的……私处。猫儿一颤，银钩一抖，提起的手指上赫然染了朵怒放的红花。

银钩支起身子，将猫儿抱入怀里，举起手指哈哈大笑起来，兴奋道：“猫娃娘子，这就是桃花癸水，也称为红潮，证明娘子可以为人妻了。”

猫儿盯着银钩那根手指，仰头道：“你说流血就好，装什么有学问？若说这个，我小时候就常常流血，早就可以为人妻子了。”

银钩听闻猫儿所言，笑得前仰后合，连带着呼吸都不顺畅了。

猫儿摸着自己的肚子：“肚子有点儿难受。”

银钩伸手为猫儿揉着小肚子，眼底的宠溺溢出，若银河般璀璨动人。

猫儿肚子舒服点儿了，就伸着懒腰站起，往地上蹿去。

银钩拉过猫儿，问：“做什么去？”

猫儿晃了晃胳膊：“洗漱，吃饭啊。”

银钩一挑眉峰：“就……这么洗漱，吃饭？”

猫儿也一挑眉峰：“那你还想怎样？打过再吃？”

银钩扫了一眼猫儿的下体，脸上染了分不自然的红晕：“总得处理一下吧。”

猫儿一摆小手，大气磅礴地道：“此等小伤，没事！”

银钩唇角隐约抽筋，转开脸，怕自己忍笑的表情刺伤了猫儿非常好强的自尊心，深呼吸后，才一本正经道：“虽然是小伤，但还是得包扎一下，而且……这个伤口虽然不痛，但每个月总是要流些血的。咳……就这么说吧，每个女人都会这样，猫娃娘子需要习惯。”其实，

银钩大可以让老妈子来讲解给猫儿听，这样他自己就不用这么尴尬了，不过，他不想猫儿的任何一个成长与他人分享，哪怕是女子也不可以！

猫儿嘴巴张开，圆滚滚的眼睛盯着银钩乱转，最后停留在银钩的下体上，伸手探去，问："你每个月也流血吗？"

银钩一把抓住猫儿那浑然不知的挑逗小手，一脸黑线地抽搐道："这个……我除了鼻血外，其他地方不流血。"

猫儿满眼的羡慕，感慨道："唉……这还真是麻烦，幸好每个月我下面流血不疼，你流鼻血也不疼，不然真是遭罪了。"

银钩一口气憋在胸口，将脸涨成了红柿子色，想解释自己的鼻血和猫儿的流血不是一回事儿，但见猫儿用那双同病相怜的眼睛望向自己，所有的解释皆化为一声轻笑。对与错，是与非，不再重要。

两个人研究半天，猫儿终于在银钩的大力指导下完成了第一次用女性物品的历史性任务！

其实，银钩也是一知半解，却极是聪慧，想了想，便知道用布袋装棉花来用，虽然极其奢侈，但不会伤到柔软肌肤，应该很舒服。

猫儿不会针线活，银钩却使得一手好针法，低垂着眼睑，十指飞跃，不消片?，一个经过两人共同研究的女性用品便成形了。

猫儿高兴得拍手叫好，忙把自己的袜子塞给银钩，只说昨天踢银钩弄坏的，就得他缝补好。

银钩不和猫儿争辩，小媳妇样地坐在床上，盘着腿，有模有样地缝补着。那长长的睫毛微翘，眸子里专注的神情令人痴迷，猫儿看着看着，竟然失神了。

将臭袜子补好，塞给猫儿时，就看见猫儿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唇边还有隐约的口水痕迹。银钩不由得上挑一分桃花眼，想摆个更加风情的姿势，却因猫儿的一句话，险些掉床底下去。

猫儿说："银钩，你别挤眼睛了，都出眼屎了。"

银钩一头倒入被褥中，蒙头哀号道：“呜呼，奴家的……娇颜啊……”

其实，猫儿还是挺向着银钩的，在去换月事袋时还不忘从袋子里揪出一块棉花，塞到银钩手中，说：“这个给你，等你流鼻血时，用上。”

银钩感动得颤巍巍地，竟将那棉花咬在了牙齿间，两口，咽下了。

结果，猫儿傻了。

银钩眯着靡丽纷飞的桃花眼冲猫儿眨了两下，然后从猫儿的嫁妆里取出新衣裙，拿到猫儿面前比量着，总为那清透灵韵却毫不矫揉做作的容颜所悸动。

猫儿见银钩比量着女装，不由得咂舌道：“银钩，你穿女装一定很美。”

银钩微愣，将那红艳的女装往自己身上比量着，还对着镜子摆了个仙女散花的造型，冲着猫儿飞一记媚眼，嗲声道：“怎样，奴家美吗？”

猫儿狂点头颅，认真赞美道：“美，比我家院子里的花母鸡还美。”

银钩的动作僵硬在半空，却又是勾唇一笑，问：“比曲陌人美吗？”

猫儿第一次认真思考起来。曲陌和银钩都是美人，可还是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她说不出来，但若说谁最美，猫儿还是觉得曲陌最美。当下回道：“曲陌最美。”

银钩收了姿势，将新衣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出了屋子。

猫儿忙追了出去，扯住银钩的袖口，也不说话，就这么眼巴巴地望着。猫儿这是委屈了，明明是银钩问的话，她说实话，银钩却又生气。

银钩仰望浮云，伸手将猫儿抱在怀里，霸道地说：“这次我不生你气，下次，若有人问起我和曲陌谁美，你一定要说银钩最美，可记得了？”

猫儿点头应了。

银钩勾起唇角，笑得一脸奸诈，他就不信了，曲陌有天不会问到这个问题！

第十三章 宠溺红颜风月吟

第十三章 宠溺红颜风月吟

如果感情是选择题，那么感情便不再是一种发自灵魂的情感，而是分了种类的货物。

两个人若顽童般打打闹闹地吃完饭后，老管家带领所有奴仆来拜见少夫人时，猫儿正穿着银钩的大衣袍，蹲在椅子上扯着银钩的头发玩得高兴呢。而银钩则倚靠在椅子一侧，拿着针线给猫儿缝补着一不小心挣开的女装。

这一景儿，何止是诡异?

不过，想起少夫人的……行径，这也并无出奇。

只是……这少夫人已经出嫁，怎么还梳着男子发髻？还……穿着男子衣服？难道昨天是自己眼花？或者……从楚府嫁过来的，就是……男子?

这一吓可不小，老管家的心里翻江倒海起漫天悔意，叫他怎么去见地下有灵的老将军？老管家无言地拖动着两条灌铅大腿，泪眼婆娑地摇晃回了自己的屋子，开始闭门思过，细寻端由。可是这一细想不要紧，竟然悲喜交加出一身冷汗！貌似……少爷和少夫人没有……拜堂！

老管家在屋子里七上八下地闹心，已经没有了主意。

猫儿在喜房里闲不住，若非睡觉，她一定东窜西捣动，一会儿玩着银钩的头发，一会儿研究银钩的腰带。银钩则懒洋洋地倚靠在椅子上，半眯着风情万种的桃花眼，任猫儿上下其手。

别看猫儿时常淘气，但却有手绝活，无论怎样普通的菜色拿在猫儿手里，那都能变成美味佳肴。

银钩任着猫儿性子摆弄自己的身体，也每天变着法儿地让猫儿做些美味出来共食，亦从来不吝啬对猫儿的赞美。二人新婚这两天以

来，相处颇为和谐，虽说也有因一言不和大动干戈时，例如猫儿抽菜刀，银钩掐猫脸，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第三天，本是回门的日子，猫儿虽然不晓得，但却有些待不住了，眼巴巴望着银钩，想走吧，又怕银钩闹起别扭来，当真不理自己了。

银钩瞧着猫儿在屋子里乱窜，终于伸个懒腰站起来，牵住猫儿的小手，将她按坐到梳妆台前，拿来颜料，在猫儿的左眼尾勾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宝石蓝蝴蝶。看得猫儿直咂舌，好巧的手！

银钩提笔，又在自己的右眼角勾画了一只橘色蝴蝶，搭配有宝石蓝的花点。

两个人的脑袋往镜子中间一挤，竟是如何的绝世惊艳！

银钩将一袭橘色衣裙穿在猫儿身上，又亲手替她梳了个简约调皮的发式，配在猫儿充满灵秀的小脸蛋上，犹如不知愁滋味的调皮精灵般令人怦然心动。

猫儿冲着镜子扭了扭小腰，望着镜子中那个全然陌生的自己，只觉得呼吸也是一紧，抬起头，问银钩："这是我吗？"

银钩桃花眼一眯，揽住猫儿的小蛮腰："猫娃娘子，你要说，相公，这是我吗？"

猫儿摇头："不对，不对。"

银钩明知故问："怎么不对？"

猫儿道："我是代嫁的，若你不是银钩，我早就劈你走人了。所以，你不是我相公啊。"

银钩手指色情地留恋在猫儿渐渐出落的曲线上，笑得那叫个勾魂夺魄，软声分析道："猫娃娘子，你想，你即使是代嫁的，也是嫁给了我，不是吗？而且，我是银钩，就是银钩，你下不去手砍了我，就只能做我的娘子。若你失言，是要被天下人耻笑的。"

猫儿一愣，大声道："怎么会这样？我……我……"

银钩一手指搭落在猫儿的柔唇上，继续哄骗道：“嘘……少安毋躁。猫娃娘子，你听过这句话吧，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一起同床已经多少晚了？若细细算来，你我之间，若不恩爱上百十来年，是不对的。”

猫儿眨了眨大眼睛，有些发蒙，却一把揪起银钩的衣衫，大吼道：“反正，我不做你娘子！三娘说了，没有脱光衣服，没有痛，我们就不是夫妻！”

银钩任猫儿扯着，眼波一转，竟退了一步，说：“三娘说得对。”

猫儿狐疑地望着银钩，犹如猫儿般试探着洞穴深浅般可爱。

银钩掐了掐猫儿的小脸，却是眉峰一低，眼透凄凉地望向窗外，无限哀怨道：“我们现在确实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夫妻。但你也知道，我的名声不好，如果你现在对人家说你不是我娘子，我……”

银钩话音一停，猫儿忙问：“你怎样？”

银钩眼里浸满荒凉无助，他耸了一下肩膀，倚靠在窗框上，犹如雨打莲花般楚楚可怜：“我想，我此生若想再娶，怕是……无望。只此一生，怕是要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孤独终老了。”极其动人地哀叹一声，银钩转而望向猫儿，轻柔地抓住猫儿的小手，撑起笑脸，“猫儿，你且不用顾及我，虽然我对你是真好，却也不想因为我，误了你终身。你且告诉他人，就说是你休了我吧。他日，你若嫁人，我……亲手为你缝制……嫁衣……”

猫儿的身子僵硬在阳光洒落的晨曦中，半晌，终是大气凛然道：“放心，在你没有找到心爱之人以前，我当你娘子！”

银钩感动地将猫儿抱入怀里，唇角?然弯起，将眼睛笑眯成一条狐狸式的缝隙。为了这个小东西，他真是煞费苦心啊。

猫儿拍着银钩，安慰道：“其实，像你这么美的人，一定会找到好人家的。我看，阁里的好多姑娘都挺喜欢你，哦，对了，那个老鸨也瞧着你流口水呢。”

银钩缓缓闭上眼睛，忍受着内伤，磨牙应道：“我慢慢看，等有喜欢的女子出现，就放你走。”

猫儿点头：“别太挑剔了，我瞧着浮华阁里做饭的大娘就很好。”

银钩咬牙叩齿：“她……三十有五了吧？”

猫儿挠头讪笑：“呵呵……呵呵……是吗，我瞧着挺好看的。”

银钩支起身子，直视猫儿，眼波动荡道：“猫儿，你知道曲陌有很多人喜欢的，可我……唉……你明白一个人不受人喜欢的孤单与自卑吗？你明白一个人走到外面听不到一句好话全是嘲讽的悲哀与落寞吗？猫儿，你是个好人，我不求你喜欢我，但求你帮帮我，尽量装作很喜欢我的样子，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可以吗？”

猫儿受了蛊惑：“好，我一定努力喜欢你。”

银钩感动地轻啄猫儿的小嘴：“猫娃娘子，你真好。”

猫儿推着银钩：“你做什么又啃我？”

银钩睨着猫儿，不语。

猫儿恍然大悟，红着脸，支吾道：“那个……那个……相……相……相公……你你……你做什么啃我？”

银钩以孺子可教的目光笑望着猫儿，伸手捏了捏猫儿红润的脸蛋，又在脸颊上香了一口，赞道：“真乖。”

猫儿咬牙，攥紧拳头：“我不是小娃！不许这么说！”

银钩哈哈大笑，改口道：“真可爱。”

猫儿举起拳头就砸去，两个人追追闹闹地出了将军府邸，坐上马车，就往楚府赶去。

快到楚府门口时，银钩提起猫儿的脸蛋，左右瞧着，啧啧道：“只差一点儿红颜。”

猫儿不服气：“已经很美了！”

银钩失笑，这个宝贝仍旧是直白得可爱，俯身亲去，在唇舌间恣意爱怜。

猫儿被困在银钩怀里，呜呜地挣扎着，直到快因缺氧而闷死的前一刻，银钩才放开她，下了马车。

银钩本欲伸手将猫儿抱下马车，却不想猫儿一个高蹿出，自己跳下马车，被裙子一绊，险些摔个狗啃泥。若不是银钩眼疾手快抱住猫儿，此刻这张小脸又得变成小乞丐样。

银钩揽住猫儿的小蛮腰，猫儿不自然地扭了扭。银钩低头耳语道："回门时两人必须亲昵一些，不然要被人笑话。"

猫儿谨慎地点点头，小手立刻揽在了银钩腰上，亲昵得不得了。

银钩偷笑，这还真是异常亲昵，不晓得等会儿楚家人看见了，会作怎样的感想?

他今天来，就是想羞辱楚家一番。虽然他们将猫儿嫁给了自己，但若不是自己，而是嫁给了他人，此刻这单纯的猫儿不知道被骗去哪里抓耗子呢。当然，前提是遇见像自己这样善于谋略的主儿。

两个人互相抱着进了楚家大门，看傻了一干下人，这……这对儿美成画卷的连体人是谁啊?

男子一身宝石蓝色衣袍，一根银色丝带微束在腰间。看似极其简单，若细瞧，这才看出，那银色带子并非普通银带，而是由一条条极其细腻的银丝编制而成。虽然银子不是顶贵，但那精致的手工，怕是就连皇宫贡品也未必有过。

男子右眼角有一只橘色的蝴蝶，微眯着的桃花眼里端的是万般风情，只需一眼，便扫得人心跳加快，难以自持。

女子一身橘色衣裙，钩着浅金色的娇俏花色，阳光一晃，便呈现片片光晕，犹如一轮骄阳般耀眼。头戴两只用兔毛做的珠花，每朵软毛珠花中间皆点缀了两颗硕大的珍珠。珠韵温婉，犹如流转了一层迷雾，十分罕见，价值连城。左眼角亦勾勒了一只宝石蓝蝴蝶，栩栩如生。

那女子面染醉人的红晕，犹如甘芳的女儿红，散发着令人垂涎的醇香。眼波动荡着异样风情，似丝似惑。一点儿樱红的小嘴布满水

光，晶莹剔透得犹如熟透的樱桃，呼吸间，诱人品尝。

这二人……是谁?

听闻新人回门，赶过来的三娘和楚汐儿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幅难以形容的人间绝色。

清风徐徐，银钩发丝飞舞，若会勾魂的妖媚般令人呼吸一紧。他爱恋地抬起手，将猫儿调皮的发丝扶到耳后，眼中深情，璀璨若银河。

猫儿看见三娘她们，忙摆了摆手："三娘、汐儿、小锄头，呵呵……我来看你们了。"

众人皆愣，这……这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竟然是……猫儿？！

楚大人望着猫儿，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直到小妾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角，这才反应过来，有丝慌乱地请银钩和猫儿一同进了大厅。

猫儿扯着三娘不放，硬是也给拖了进来。

大家落座后，猫儿见三娘一直站立在楚汐儿身后，心中有些不快，指了指自己旁边的座位说："三娘，坐啊。"

三娘忙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银钩慵懒地倚靠在椅子上，道："坐吧，不然我家娘子可是要闹人的。"

三娘听得出银钩对猫儿的宠溺，这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总算悄悄放下，却因猫儿让自己落座而有些难为地偷瞄着楚大人。

楚大人也是官场上的厉害角色，见银钩并非如传说般纵情柳巷，却如深井般令人捉摸不透，当即起了心思，示意三娘坐下，出口道："三娘，你既然与……小女熟识，就坐下吧。"楚大人本想唤猫儿名字，却给忘了。

三娘小心翼翼地坐下，冲猫儿笑了笑。

猫儿眨了下圆滚滚的眼睛，问："三娘可好？"

三娘含泪点头："好，好……猫儿可好？"

银钩将身子转个方向，倚靠向猫儿，暧昧地道：“娘子怎么会不好？有我疼着，不会被人卖了便是。”

三娘一愣，本就心虚，红了脸，有些接不上话。

楚大人听出了弦外音，只觉得脸上挂不住，出声道：“贤婿啊，你今日能得如此娇妻，也实属缘分，要懂得珍惜。”

银钩挑眉一笑：“珍惜是必然，可……楚大人唤本人贤婿怕是有些不妥。”

楚大人皱眉：“有何不妥？”

银钩放荡不羁地一挑眉峰，状似漫不经心地问：“楚大人可晓得娘子名讳？”

楚大人愣了。

银钩咄咄逼人，接着问道：“楚大人可知道娘子年岁？”

楚大人呆了。

银钩目光一冷，大喝道：“今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是从何处拐来这个未成人少女，竟送至我府邸，实属私贩幼童！”

楚大人好几年不曾冒汗的脑袋瞬间如泉涌，竟被银钩质问得脸色刷白，无力回击。

众人都被银钩凌厉的架势骇到，一时间，鸦雀无声，只剩汗水呼呼外冒。

猫儿也被银钩一席话弄傻，好不容易缓过味儿来，却见银钩忽地一笑，轻巧地道：“不过，这礼还是要谢的。”

众人吁了一口气，纷纷赔笑。

银钩手一抬，门外等候的将军府小厮们纷纷将一箱接一箱的金银珠宝抬了进来，打开盖子，满满一大厅的财富，犹如一个被金子填满的贪欲城池般，晃花了所有人的眼。

就连长年在官场上打滚的楚大人，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啊！这……这……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宝藏啊？

人们不自觉地站起，往那箱箱珠宝处摸去，贪婪的眼神犹如狠毒的蛇，就算此刻让他们为了这些财富相互搏杀，想也没有人可以拒绝。

就在那些人的手指触碰到罕世珠宝时，将军府的小厮却在银钩示意下将箱子咣的一声关上。原本璀璨异常纸醉金迷的大厅瞬间失去色彩，让人有种想要抓狂的冲动！

众人将满是期待的眼睛扫向银钩。银钩则拉起猫儿的手，把玩在手指间，优哉道："这些呢，是给我娘子娘家的谢礼……"众人呼吸一紧，眼睛瞪成了元宝状，嘴巴咧成不可思议的大弧度。

银钩拉着猫儿站起身，踱步到楚大人面前，真诚地道："请问楚大人，可知道银钩的岳父岳母何在？"

楚大人的笑容僵硬在脸上，出现非常严重的龟裂，愈发狰狞起来。

楚大人家的妾室就没这么好的心理素质了，当即张牙舞爪地嘶吼上了，疯了般冲着箱箱珠宝抱去，若得了失心疯般大叫着："这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楚大人眼中划过狠绝，亦起了独占之心。

银钩勾起唇角，不屑地道："楚大人，您是想下毒留下我们，还是打算动手抢劫呢？"

楚大人将双手隐向身后，紧紧攥住，面上恢复了两分自然，强笑道："银公子说笑了，我与北斗将军算得上是旧交好友，怎么会打起英家的主意？若说起这往日情分，你叫我一声伯父不为过。来来，我们坐下叙旧。"

银钩假装不懂地询问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楚大人眼皮隐约抽搐，却还能将笑脸维持住，真得说是从朝廷里历练出来的高手。楚大人轻咳一声道："三娘与尊夫人都是旧识，定然有些贴己话要说。"

银钩望向猫儿，猫儿咧嘴一笑："没事儿，我改天再来。"

楚大人差点吐血，扫了一眼那些他做梦都不曾看见过的大量金银珠宝，偷偷咽下口水，正好瞧见楚汐儿望向自己，当即心里有了计较，感慨道：“尊夫人自从嫁出，小女汐儿是茶不思，睡不香，每日以泪洗面，只盼着尊夫人回门时见上一眼，这种手帕之交真是让本官感动。小女汐儿如今正值妙龄，也想寻个不错的人家，可惜，小女心里惦念着尊夫人，不肯另嫁出去。唉……本官虽为朝廷命官，但也是为人父母者，怎么忍心看小女日渐消瘦？”说完用眼角瞄着银钩，见银钩望向楚汐儿的眼底盈满笑意，而楚汐儿更是红了面颊，心中一喜，接着道，“既然她们姐妹情深，本官虽然不舍，但也只盼着儿女幸福。唉……若银公子不嫌弃，就都收了去，让小女和尊夫人做个伴儿。”

一席话，终于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楚大人的妻妾们眼盯着一箱箱的宝贝直点头，就差亲自动手将楚汐儿塞到银钩府上。

楚汐儿身形一颤，心生荒凉中还有丝细微的……期盼？她恨楚大人将自己当做敛财的工具，却又在那一箱箱珠宝展开时，狠狠羡慕上猫儿的好命。楚汐儿是穷怕了的，所以总是想为自己找到最好的归属。她对花耗的感情固然是真，但却也是因为花耗如今副将的地位能让她不必再受穷。那些饿着肚子的日子，她永远不想再过。

眼下，楚汐儿见猫儿如此受宠，又有如此多的财富堆积，眼若不红，那是假的。想想，这些金银宝贝原本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又见那传说中夜宿花街柳巷的放荡之人竟然生得如此好皮相，端是那含笑的眸子望来，就让自己浑身无力，心口跳得厉害。

如果……那人同意了，她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答应，毕竟……她对耗子哥，是动了真情的。只是……耗子哥每次出征，她的心总?紧成一根弦，怕是若一个噩耗传来，自己是要垮掉的。而且，耗子哥对猫儿怕是念念不忘，对自己，却毫无男女情意，自己那心心念叨的感情，何时才能得到回应?

楚汐儿的心思细腻而百转，顷刻间，已经想到了日后生活，却又马上拉回，暗自告诉自己，不可以舍了好不容易即将得到的耗子哥，眼睛却又含羞带怯地望向银钩，与那桃花笑眼一对，忙慌乱地转开，只觉得心跳得厉害。

银钩笑睨着楚汐儿，貌似眼波烁烁地凝视，实则已经勾起了冷酷唇角。暗道：那女子，还真是有几分歹毒心机。

自从猫儿代嫁给自己，他便派人将楚府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调查了个遍，知晓楚汐儿对花耗的心思，也明白花耗对猫娃的情谊，因此，不难猜出楚汐儿使计让猫娃代嫁给自己，好断了花耗的念想。如今见到自己，楚汐儿却又做出一副羞涩女儿的娇态，怕是做了两手准备，定是个极其爱财之人，与自己的猫娃还真是没法比。若非要比，还真得隔着云端来往下看。

楚汐儿见银钩一直将眼落在自己身上，心里自然升起一抹得意。那人，果然是个好色之徒。刚新婚燕尔，还没过月去，见到自己便含笑以对，猫儿的命也不是很好嘛。若……那人真收了自己，自己……自己……应是不应呢?

楚汐儿以为自己在犹豫，其实，从她开始犹豫时，就已经在心里背叛了对花耗的感情。

如果感情是选择题，那么感情便不再是一种发自灵魂的情感，而是分了种类的货物。

猫儿见银钩和楚汐儿两人眉来眼去，一方面在心里为银钩找到要相伴一生的娘子高兴，另一方面却隐生怒意，心里泛起丝丝苦涩，吧嗒一下嘴，也不苦啊？这……是什么感觉？猫儿疑惑了。

大家见那两人眼神暧昧，皆以为有戏，偷偷扫着那一箱箱的珠宝，激动得心里开花。

三娘见银钩和楚汐儿的样子，直觉得老脸烧得慌，再瞧瞧懵懂的猫儿，愈发觉得对不起猫儿。她……怎么就生了个处处掠夺猫儿幸福

的女儿！不但占了猫儿的家，口口声声说喜欢花耗，还在这里勾搭起了猫儿的相公，真让她这张老脸情何以堪啊！

大家心思各异间，银钩站起身，对信心十足等着答案的楚大人说："好。"

一个字，众人雀跃了。

银钩揽着猫儿的小蛮腰往外走。楚汐儿急唤了声："我……"复又低垂下头颅，羞红了粉黛。

银钩勾唇一笑，松开猫儿的小腰，打开箱子，拣出一颗最小的珠子，放到桌子上，示意小厮将所有珠宝抬走。

楚大人傻眼了，忙问："贤婿，贤婿，这是为何啊？这些聘礼姑且放下，择日即可将小女嫁过去。"

银钩抚着额头，震动胸腔地笑道："楚大人，我有说要娶您'金贵'的小女了吗？"

楚大人一愣，只蹦出一个怒字："你！"

银钩一手揽住猫儿的小蛮腰，优哉道："既然楚大人怕娘子寂寞，我且出了珠子，换个婢女来陪着就好，做什么娶为妾室呢？这不是坐享齐人之福，却是侮辱了我家娘子。"低头，在猫儿耳根呵了一口热气，暧昧地调笑道，"我家娘子可是暴躁脾气，得罪了，是要拿大菜刀砍人的。"

猫儿原本堵了一口气的胸口瞬间畅通无阻，竟还配合地点点头，表示自己真会砍人。

银钩见猫儿态度认真，心里也是一暖，这个小东西，是有些在乎自己的。

楚汐儿听了银钩所言，只觉得从头到脚被人泼了盆冷水，又狠狠掴了两个大巴掌，好痛！又见猫儿点头表态，直觉得是这两个人合伙来戏弄自己，心中怨恨突然暴涨，眼中的阴戾渐渐成形，纤细的手指抓紧！她不会放过他们！不会让他们好过！不会让他们比自己幸福！她要让猫儿尝试今日自己的耻辱，让他们为得罪自己付出巨大代价！

楚家妻妾一听银钩的嘲弄，当即知道金山飞了，不由得抓狂起来。有两个从勾栏院里出来的小妾当即掐腰讽刺起来：“银公子我们家可不敢高攀，谁不知道银公子夜宿花街柳巷？说好听的是风流，说不好听的，那就不好说了，呵呵……谁知道染没染个什么病啊痛的？”

另一个搭腔道：“姐姐，你可仔细着点，注意了言辞，若被银公子那些入帐贵妇知道了，怕不撕烂了你的嘴？那些个有夫之妇啊，也不晓得是怎么了，竟然就喜欢小白脸这个调调。哼！不过啊，人家银钩公子的本领可大了，不但迷得了贵妇，还迷了不少的老爷呢。啧啧……这男人不是男人，也许还能当女人用着呢，多有趣……啊……啊！啊！啊！啊！啊！”

但见，猫儿操出大菜刀，精准无比地扫向那喋喋不休的女子发顶，在几个横扫斜劈间，在女人惊恐的尖叫中，一地的珠花、黑发落下。

银钩体贴地捂上猫儿的耳朵，颇为享受地看着猫儿在那女子头上练习刀功，一双桃花眼里浸满了宠溺的笑意。这个小家伙，仍旧……护着他呢。

等猫儿收拾完这个，另一个开口的女子已经吓昏了过去。猫儿咧嘴一笑，举着大菜刀就靠了过去。

银钩装模作样地道：“可以了吧？”

猫儿瞪眼：“你家抢劫时会放走一个？”

银钩立刻变身为小媳妇样，乖巧地点点头，唤了声：“娘子，小心啊。”

猫儿耸了耸肩，点点头：“放心，我是行家！”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将另一个出言挖苦银钩的女子的头发替了个干净，最后还用锋利的刀锋在那女子脑袋上刮?刮。

银钩疑惑：“娘子做什么刮她啊？”

猫儿用那昏厥女子的衣服将大菜刀一擦，塞到了后腰上，回头咧嘴一笑：“以前宰猪时习惯了，怕猪毛不干净，就刮一刮。”

第十四章 残月离曲情两伤

第十四章 残月离曲情两伤

身子后倒，砰的一声砸在马车板上，车帘随之落下，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将身体分成两半。一半在昏暗的车厢里看不清表情，另一半在充斥了阳光的帘子外，不需要表情。

猫儿嫁人的第一天，曲陌面对着满桌子的菜色，只吃了一口鱼，便让人撤下了。

猫儿嫁人的第二天，曲陌听完暗卫的回报后，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鱼，吩咐以后曲府不许做鱼吃。

猫儿嫁人的第三天，曲陌将一个茶碗捏碎，然后策马来到楚府，正看见猫儿跳下马车，银钩将那纤腰揽入怀里，两人含笑昵语，两只彩蝶于眼角翩然。

在银钩和猫儿一同进入楚府的那一瞬，银钩的脸微转，扫向曲陌的位置，似有还无地只余下一缕飘逸的发丝，和一抹让曲陌攥紧缰绳的笑意。

曲陌坐在雪白大马上，仿若光束照射不进的北寒之地，在冷风中雕刻成冰的容颜，没有表情，化不掉，动不了。

这是曲陌第一次见猫儿穿女装，那抹绚丽的色彩却灼伤了曲陌的眼，美得让人心痛。原来，那向来脏兮兮的人也有如此妖娆风姿，却……不是为自己。不知道看了多久，手中缰绳粗糙的麻丝已刺入肌肤，不觉得痛，却如此难以忍受。

曲陌无声地转过马头，一步步溜达着，在毫无预警中大喝一声，策马狂奔！

这，就是那人口口声声要带自己回山上的誓言?

这，就是那人扰乱自己一潭静湖后的背弃?

怒放狂奔，直到心头渐渐平静，他才放慢马速。却在掉转马头时，向着楚府方向飞奔而去！

曲陌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不再控制内心狂啸的感情肆虐，明白若不做些什么，他的情感会变得极其危险！

曲陌的大马在快到楚府时，与一辆马车狭路相逢。

曲陌攥紧缰绳，策马立在那辆马车前，不动。

赶马车的车夫认出曲陌，忙回身禀告车内的银钩。

银钩没有动，但帘子却被掀起来，一张灵动的小脸钻出，冲着曲陌挥手笑着："曲陌，曲陌……"

曲陌面向那张芙蓉面，策马过去，将攥紧缰绳的白玉手伸出。

猫儿见曲陌冲自己伸出手，当即摸了摸身上，不晓得他要什么，却灵机一动，想到了曲陌的帕子，当即东翻西找地扯了出来，还用小手拍了两下，递到了曲陌手中。

曲陌攥着帕子的手寸寸收紧。她，这是要归还他帕子?

他背负着自己的命运，一向无所求，如今，只动了这一次心，老天却还要残忍地收去?

曲陌的手没有收回，他不是那种遇见问题就会退缩的人，只是，他的忍让是有度的！曲陌望着美目流转的猫儿，第一次开口表达自己的心意："跟我走。"

猫儿圆眼一眯，笑开了，曲陌来找她了呢。她当即向前迈出一步，一手搭在曲陌手上，就要蹿上去。然而，蹿了两下，却没动地方，猫儿不由得有些恼火，回头吼道："银钩！你踩我裙子做什么？"

银钩亦站在马车上，对猫儿非常无辜地一笑，暧昧地眨眼道："娘子，你这是要抛弃为夫去哪里啊？"

猫儿听银钩唤自己娘子，小脸在瞬间红透了，嗔道："你，你，你别叫我娘子！"

银钩身子一歪，依靠在猫儿身后，一手揽住猫儿的小蛮腰，一边若情人低语般呢喃着："娘子，我们才成亲三天，你怎好这么快就喜新厌旧？别忘了我们的承诺，你不可弃了我。"

猫儿被银钩缠得小脸通红，又气又急，还有些羞涩，又扭不开银钩的纠缠，也反驳不出银钩的话，只能躲闪着望向曲陌。

曲陌见银钩揽在猫儿小腰上的手指甚是刺眼，又见猫儿红着俏颜亦不反驳，整颗心就犹如颠簸在破碎的瓦罐上，阵阵刺痛。

猫儿从未见过曲陌眼底的痛楚，这一望进去，竟跟着一同抽搐了心跳。

就在曲陌将手收回的片刻，猫儿却一把抓住了那冰凉的手指，一个用力，挣脱开银钩的怀抱，跳坐到曲陌的马背上，双腿一夹，大喝一声驾，马儿如同弦上箭般冲了出去。

银钩望着那一白一橘的背影在刺目的阳光中消失，唇边缓缓勾起一抹说不清滋味的苦涩笑意。身子后倒，砰的一声砸在马车板上，车帘随之落下，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将身体分成两半。一半在昏暗的车厢里看不清表情，另一半在充斥了阳光的帘子外，不需要表情。

猫儿紧紧抱着曲陌的腰，将那颗隐约刺痛的心狠狠挤压！不敢回头，不能回头，最怕……不，猫儿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只是……只是不想看见银钩的衣衫，不想看见银钩眼角的橘色蝴蝶，怕自己无法呼吸，怕会生生要了自己的命！

可是……猫儿无法忽视曲陌眼中的痛楚，那种隐忍的伤痛仿佛扎在她的心上，若不同行，怕是此生就此别过了。

马儿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奔驰，人却在这片春意盎然中萎缩了灵魂，怕光，怕痛。

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天色渐晚?马儿才停在野外山间。

曲陌一直保持着挺直的背脊，猫儿仍旧环抱着曲陌的腰身，从出来到现在，姿势一直没有变，却不晓得心思已经几许。

猫儿在急着和曲陌走的那会儿，心里有好多话想和他说，可现在，竟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曲陌的心却是阵阵刺痛的。他看得明白，猫儿的心，似乎……不全在自己身上，只是，她在扰乱了自己的平静后，他怎么可能让她全身而退？可……三日之隔，不但是那根红线的距离，更有着他永远无法对外人道的纠葛痛楚。这个烦乱的开始并不是由猫儿的代嫁而产生，却是因猫儿的代嫁而演绎出的决裂！他与银钩之间的秘密，本是曲陌一辈子要守住的平稳！然而，乱了，真的乱了，一切都乱了，可又怎是一个乱字了得？

曲陌一再告诫自己不可动情，即使动情亦不会与银钩争抢，只是情之一物，到底谁是谁非？谁能评定因果？到底是他欠他的？还是他欠她的？原本交集在线外的人，却偏偏纠缠到一起，最后套牢的，又是谁的喉咙？要了谁的命？

曲陌望着眼前的万籁俱静，终是无法忽视身后那个温热的身体，以及紧紧抱在自己腰侧的小手。他轻轻勾唇一笑，乱，且乱这一回吧。

曲陌飞身下马，又伸手将猫儿抱了下来，转身拾起一些干木，动作干净利索地搭建起简单的篝火堆。

猫儿看着曲陌那纯熟的动作，不由得有些惊讶："你……你会生火？"

曲陌眼含了一丝轻柔，又将火挑得旺些："怎么？你觉得我不应该会？"

猫儿忙摇头，又快速点头，曲陌用两只细滑温热的手捧住猫儿的腮，好笑地将猫儿乱转动的脑袋固定住，启唇道："仔细了，别把脑袋晃晕。"

曲陌第一次主动亲近猫儿，猫儿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竟呆若木鸡，直到曲陌站起，猫儿才反应过味儿来， 一把抓住曲陌的素手，仰起头，傻愣愣地问："你……摸我脸？"

曲陌淡淡一笑，就仿佛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渐渐晕开一片睡莲初开，惊艳了所有看客的眼。

曲陌直接转身走开，猫儿仍旧仰着头，伸着手，如同被点穴般雕塑在当场，只剩下小心脏怦怦有力地跳动着。半晌，当猫儿从曲陌的笑颜里恢复出来，这才忙起身去找人，却不想小腿跨出的大步有些急躁，而裙子宽度却是有限，就这么一挣一绷间，猫儿以破釜沉舟之势挣开了裙子的束缚，在那层叠的裙摆间探出一条白皙柔嫩的小腿，将自己摇晃的身体撑住。

猫儿呼了一口气，摸了摸头上隐约的汗水，冲提着野味儿回来的曲陌嘿嘿一笑，说："幸好没有趴到地上，不然衣服都脏了。"

曲陌的视线落在猫儿那条小玉腿上，不由得呼吸一紧，忙转开头，却又听猫儿如此一说，只觉得心情豁然开朗，竟轻颤着肩膀笑出声来。

猫儿一个高蹿到曲陌面前，便看见曲陌的墨眸里染上了欢快色泽，犹如雨洒河畔后的彩虹七色图，将世间万物皆缀上不真实的悸动，怕是穷此一生，亦走不出这片碧波荡漾的潋滟情湖。

曲陌见猫儿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还犹如饥饿小兽般咽了咽口水，纵使身为男儿身，也有些禁不住这种极其热络的目光。他微微低垂下眼睑，避开猫儿那流口水的眸子，将手中已经拾掇干净的野味穿在剥皮树杈上，蹲坐下身子，在火中烘烤着诱人香气。

猫儿见曲陌蹲下，自己也忙跟着蹲下。又见曲陌动作纯熟地翻烤着野味，却将脸微垂，不由得将自己的小脑袋探出，往前送送，想更多贪恋那份淡墨渲染出的人间绝色。

曲陌仿佛专注地烘烤着野味，却在猫儿将自己头发点燃的一刹那伸手拍掉即将燃起的火苗，接着又开始烘烤野味。那样子，不像是在烤野味，更像是在欣赏一幅风景画。

猫儿拿起自己那缕被火烧到的发尾，赞道："曲陌，你动作真快，不然我就变成光头猫了。"又凑近鼻子闻闻，"你说，这头发烧着的味儿怎么跟烤小鸟毛一样呢？"

曲陌拿着木叉的手颤了颤，抬起眼，含笑地望向猫儿：“头发又称为毛发。”

猫儿似懂非懂：“哦，那还是鸟类的毛好，可以用来保暖。人类这头发不怎么保暖不说，我见有些女子还成天变着花样地扭着它，一忙活起来，就得两盏茶的工夫，可费劲了。”

曲陌轻声道：“太多的花样，却是累赘。”

猫儿伸手摸了摸曲陌那绸缎般的飘逸发丝，呵呵一笑：“你有长头发，好看着呢。”

曲陌不置可否，似乎随口问道：“这三天，你没有来曲府，都做了些什么？”

猫儿拾起木杈捅了捅火堆：“忙着嫁人呗。”

曲陌虽然知道此中缘由，但此刻听猫儿如此轻易讲出，只觉得胸口气流翻滚，一个用力，竟将手中树杈攥裂，出口的声音若一阵寒冷刺骨的风，在细不可察中渗透入骨：“银钩待你可好？”

猫儿继续探头探脑，却觉得周身一冷，忙抱住胳膊，使劲摩擦了两下，回道：“银钩对我是极好的，还给我缝补了衣衫。你看，这脸上的蝴蝶就是他给我画的，头发和衣服也是他弄的，好看吗？”

曲陌看着猫儿站起身，在篝火旁若跳跃的精灵般欢笑快语，点墨的眸子又沉了几分，手中已经碎裂的树杈顷刻间化为木屑，沿着手指缝掉落到地上，风一卷，就这么吹走了。

猫儿见曲陌异样，贴在曲陌身边蹲下，抱着双腿，扫视着曲陌的侧脸，脑袋转了好几个圈后，张了张小嘴儿，却没发出一点儿声音。有很多时候，猫儿笨得有些无可救药。

曲陌放下手中野味，转过清冽的眸子望向猫儿：“你，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

猫儿的唇动了动，转眼盯向火堆，半晌，启声道：“我……我本来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可一靠近你，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曲陌缓缓闭上眼睛，身子倚靠在树干旁坐下，似自言自语道：“你可知，世界上林林总总的路，总是有得走的，却唯有一条路，此生只能两个人携手同过？”

猫儿坐到地上，仰头望着树木缝隙中悄然爬出的星子，问：“轻功好的也飞不过？”

曲陌豁然睁开眼睛，修长的手指将猫儿的下巴转向自己，让她看见自己眼中的认真，声音若悠远的弦般响起：“若坠，必毁。”

猫儿一骇，竟忘了呼吸。

曲陌凝望着猫儿那屏住呼吸的小脸，在篝火的跳跃下越发显得酣然可爱，不由得轻摩着拇指，用指端感受那份猫儿特有的温顺。淡淡的乳香萦绕在鼻息，承载着青涩的诱惑，引得人想栖身靠近，一尝芳泽。

曲陌的头缓缓低下，如同水墨画般的绝色容颜，若碧溪中的倒影，轻轻柔柔地泛开醉人的涟漪，在猫儿惊大的猫眼中点点靠近……

猫儿的心中犹如大鼓在敲，震得异常猛烈，仿佛要生生撞出单薄的胸膛，证明自己如此激动。猫儿的脸越来越红，就在曲陌的唇贴上来的那一刻，猫儿一直严重缺氧的脑袋终于罢工，两眼一黑，彻底昏过去了。

曲陌望着因为紧张而一直忘记呼吸的昏厥的猫儿，眼中泛起星星点点的温柔，手指爱怜地抚摸着瘫软在自己怀里的小脸，唇边勾起一抹翩若惊鸿的笑颜。他轻揽猫儿的小腰，将那小巧的人儿紧紧揽在自己的怀里，闭上眼，幽幽地道：“三日之差，红线之隔，于你于我，又是怎样一番得失计较？若将一切世俗看淡，随你去了，可是最好？”

月夜下，唯有跳跃着的篝火映衬着曲陌那淡淡的叹息，怀中的猫儿却在昏厥中酣然睡去……

萦绕着温情的相依相偎间，一片叶子旋转着落下，曲陌豁然睁开眼睛，在万籁俱寂中将深若潭水的眸子望向前方。

此时，在篝火的跳跃中，十三个黑衣人相继出现，以扇形的方式站立，形成了非常有力的攻击方式。中间之人戴鬼脸，身披黑色斗篷，正是无行宫的黑行使。

黑行使刚要开口要猫儿，曲陌手中的圆润珍珠瞬间射出，直接打在黑行使的哑穴上！

黑行使身子一震，没想到富甲天下的曲陌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功，心中不由一惊，怕此次若仍旧完不成任务，宫主定然不会容自己继续存活下去。无行宫素来不养无用之人。

曲陌仍旧坐在地上，低头扫了一眼怀中睡得香甜的猫儿，对暗卫轻声吩咐道："小些声，别扰了清梦。"

隐匿在周围的暗卫瞬间发起攻击，在刀光剑影中企图一招将无行宫教众毙命，不留任何撕裂吼叫的机会，坚决将公子的命令贯彻执行，不扰猫儿好梦。毕竟，公子这么多年第一次想要护着一人，他们这些做护卫的，拼命也要完成任务才是。

然而，兵器与人类的哀号声终是惊动了猫儿。猫儿长长的睫毛微颤，缓缓张开清透的圆眼，便看见曲陌那若银河般浩渺的眸子里缀着点点星辰，泛着醉心温柔地看着自己，那种淡然的温柔萦绕在呼吸间，让猫儿整个人都幸福得险些融化掉。

曲陌唇染笑意："醒了？"

猫儿眩晕状地轻点着头，还有些身在梦中的错觉，唯恐动作大了，让这好梦破灭。

曲陌拉起猫儿的手，站起："去他处走走吧，这里的味道有些腥臭刺鼻。"

猫儿乖巧地点点头，跟在曲陌身侧，小手被曲陌温热的手心包裹着，只觉得暖乎乎的。

在一片嗜血搏杀中，曲陌与猫儿一同漫步在山间，呼吸着最原始的清新气息，如同情人饭后散步般惬意。

没有人开口说话，心里却被这种淡淡的幸福所萦绕着，唇边皆隐了一抹笑意，眸中仅映着彼此的身影。

风也静，夜也柔，猫儿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棉花，软软的。

半晌，好动的猫儿开口道："曲陌，你今天好生奇怪呢。"

曲陌轻挑眉峰："哦？"

猫儿解释道："今天，我在马车上看见你时，你的眼神……好痛苦。"猫儿用手比画着自己心脏的位置，"我这里都痛了。"

曲陌凝视着猫儿："若有一天，你得知我突然娶妻，会有何感受？"

猫儿一愣，忙用小手捂住胸口："好痛！"

曲陌的眼波若三月溪流般潺潺而动，望着猫儿轻声笑道："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其实，这句话是曲陌万分难得的表白，但听在大而化之的猫儿耳朵里，就成为一种论述，于是猫儿解释道："可是，我并非真的嫁给银钩啊。"

曲陌攥着猫儿的小手继续走着，抬眼望向天边的水洗皓月，幽幽地道："真亦好，假亦罢，你只需保证自己的心，即可。至于其他，我来处理吧。"

猫儿疑惑地问："你要怎么处理？"

曲陌将那黑潭般的眸子转向猫儿，有心试探道："杀了银钩！"

猫儿身子一颤，忙大声吼出："不可以！"

曲陌步步逼近，眸子紧紧锁住猫儿的惊恐，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可以？你若想与我一起，他，必须铲除！"

猫儿后退一步，却一下子撞到树上，那惊恐一震，愣是生出豪情万丈的霸气。她向前一步，站到曲陌面前，瞪眼道："我说不许就不许！你不许伤害银钩！"

曲陌隐在身后的手一抖，眸子却愈发犀利，如同黑色的刺般直直扎入猫儿心上，寒声道："你，喜欢的是银钩，不是我。"

猫儿忙摇头：“不是，不是，我喜欢你！”

曲陌微微一愣，仍旧不放松这次的围捕，继续逼问道：“若喜欢的是我，你怎会不舍银钩？”

猫儿一时间有些懵懂，脑袋里乱成一团糨糊。她是喜欢曲陌的，也许从曲陌在花蒲村山下救了村里的老老小小开始，她就喜欢他了。可，她见不得银钩受伤，一点儿也见不得。

猫儿痛苦地想理清楚头绪，但那情感的乱麻却在她无序的抽扯间包裹在身上，越是挣扎，越是勒紧得令人窒息，只能呓语般喃喃道：“我本欲杀了新郎官的，但那新郎是银钩啊。他说，只要他找到了肯喜欢他的娘子，我就可以走了。”

曲陌望着猫儿惨白的小脸，终是不忍继续逼猫儿认清自己的心，万般情绪，仅化为一声淡淡的叹息。暗道：若猫儿真喜欢自己这副皮相，那与随性的银钩相比，自己输的何止是一点儿？猫儿口口声声的喜欢，可她这样简单的孩子心性，可是真晓得什么叫做生死相许？虽然代嫁是个虚念，只是……那新郎却是……银钩，那个与自己相辅相成、相抵相触，有着不解渊源的人。

曲陌抬眼望向林中深处，怅然道：“这世间斗转星移，若要遇见一个想执手到老的人，谈何容易？人心若是湖泊，投入一粒石子便会起涟漪，又怎会生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即使你仍旧不懂这人情世故，但我却起了护着你的心思，这以后，你是要回银钩身边陪着他寻所谓的娘子？还是……与我一起，看这世间的风起云涌，朝花夕拾？”

猫儿见曲陌表情虽然淡然，但那神情却是不容置疑的决然，不由得心慌起来。她伸手扯住曲陌的袖子，紧紧攥在小手里，就是不肯松开，更不肯开口，固执得像头笨牛。

曲陌被猫儿闹得没有办法，却知道三人同行必不可行，怕是最终没有一个人可以陪着猫儿过那桥梁，彼此都要葬身在滚滚悬崖底下。只因他与银钩一直以来都不会分享同一种快乐，却被捆绑在一起，为了宿命忘记自己是谁。

若两人一同放手，最后剩下的猫儿，得到的，又是怎样的痛苦不堪?

曲陌只得退一步，让猫儿自己为这段崎岖的感情做最后的定论，无论是与否，他能给猫儿的，一定是最好的结局。

思及此，曲陌开口道："姑且问你一事。"

猫儿忙睁大眼睛："你说，你说。"

曲陌启唇道："你……觉得我与银钩，谁最美？"让一个男子问女人自己与另一个男人谁更美，这样的事情在曲陌认识猫儿以前是决计想不到的，但，猫儿的思维却与常人有些异样，怕是少了些婉转心思。且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若……猫儿心系自己，姑且就用这个美字来定论吧。

猫儿眼波转了转，有些支支吾吾。她本欲出口的"你最美"变成了糨糊，因为，她曾经答应过银钩，若有人问起谁最美时，只能说银钩最美。虽然猫儿对于感情仍旧懵懂，但却已经不是完全不知，明白若此番一说，曲陌定要像银钩一样生自己的气了。只是……若不说，怕是日后无法跟银钩交代。

猫儿的为难看在曲陌眼中就变了样子，那种无言的触痛若蔓藤般攀爬上曲陌的身体，带着荆棘慢慢勒紧，伤了，却不见血痕。

所有的痛，皆在猫儿启唇的刹那消失，不是不痛，是痛到不知痛。

因为猫儿说："银钩最美。"

曲陌缓缓勾起唇角，用嘲弄在顷刻间将自己武装好，任谁也看不出他内心的痛楚与挣扎，任谁也不晓得他此刻努力抑制的情伤。不是不痛，却是要隐忍着不动手掐断猫儿的脖子！

曲陌身体里的野兽变得狂躁，他缓缓闭上眼睛，努力平复着嗜血叫嚣。

他记得娘说过，一切，要忍得，他终要站在制高点，俯瞰芸芸众生！

他记得爹说过，他云淡风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嗜血猛兽，要学会压制，学会控制，没有人可以牵住他的灵魂，他只能做自己的主人！

只是，没有人对他说过，被一个毫不干系的人说不爱，会这样地痛！

曲陌若淡染着墨的身子在夜的吞噬中越发飘忽，那笑颜却是愈发清晰，若诱惑人堕落的妖孽般勾魂夺魄，又若身陷迷境般缥缈无依，终是在万籁俱静中纵身上马，将猫儿一手拎到马背上，长啸一声，狂奔而去。

马儿在山间呼啸，树叶刮在脸上犹如掴了一巴掌般刺痛。猫儿紧紧抱着曲陌的腰，不知道他要将自己带去哪里，却又觉得去哪里都不重要，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好。

只是，若真走了，银钩怎么办？自己答应陪他找娘子的。

猫儿一向无人打理的情感空间出现纷乱的灰尘，她不得不挥舞着大扫把在里面一顿拍打，却是越打越乱，灰尘四起间，简直让人无法呼吸。

马儿在夜色中狂奔，就在猫儿以为曲陌要带她奔跑到世界的尽头时，曲陌却将猫儿扔到地上，冷漠地道：“你走。”

猫儿愣了，忙爬起，扯住曲陌的衣襟，仰头急切地道：“不是我们一起走吗？”

曲陌任猫儿抓着，却如同陌生人般无视道：“感情受不起愚弄……”目光一涩，“你若真看清了自己的心，我……带你走。”话锋却是一转，犀利地道，“若你此刻想着银钩，便寻着自己的心思去做吧。”

猫儿无法否认自己没有想银钩，这是笔糊涂账，绝不是任何一个精明的掌柜能算得清楚的。

曲陌在等待中攥紧缰绳，好几次想就这么掠了猫儿，不去管她的心中到底装了谁。可……自己已然动情，若非得到感情的唯一，伤害

的，何止是心？怕到时，他怨念一起，猫儿的小命就危在旦夕。遇情，则愚。

猫儿仰着无措的小脸，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喜欢的曲陌要让她走？为什么她不能陪着银钩直到找到他的娘子？为什么她代嫁后要出这么多的纷乱？为什么她看不得银钩受嘲讽？见不得曲陌受伤？

猫儿乱了，慌了……

曲陌见猫儿那一向清澈无忧的眸子染上痛苦的痕迹，就仿佛是一把烙铁烫在了自己心上，这种痛楚，他不曾尝试过，有些慌乱，有些无措。他下意识地大喝一声，策马狂奔而去，没有看见猫儿咬牙踮起的小脚，正要飞身上他雪白的马背。

这是人生中的一次错过，可否还会有错过的资本？那便是……恩赐的交集。

第十五章 情开残败孤远帆

第十五章 情开残败孤远帆

夜色沉寂，放眼迷茫，猫儿认得家的方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不过，她终有一天会回到花蒲村，去祭拜爹娘，告诉他们，她很好。

曲陌策马离开，决然得不再回头。

猫儿踮起的小脚直到抽搐了才放下，手仍旧攥紧曲陌衣衫的一角，没有温度，冷得冰人。猫儿一直望着曲陌消失的方向，直到白衣完全融入黑暗中，才想起拔腿去追！

然而，猫儿没有内力，没有轻功，单凭着双腿奔跑，即使再快，也不可能追上策马狂奔而去的曲陌。

在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猫儿汗如雨下地躺在了身后的土地上，被那扑起的灰尘掩盖成蓬头垢面，似乎一如昨日的贪玩，只是今时，劳累的不只是身，更是心。

不知道休息了多久，直到恢复了一些力气，猫儿噌地站起，使劲跺了一下小脚，犹如固执的小笨牛般又开始向前追去！有时候，明知道不可能，但猫儿却傻傻的不愿放弃。

跑着，跑着，猫儿跑到一片湖边。原本黑漆漆的荒地变成了一片旖旎春色，一盏盏小灯暧昧地燃起，轻盈的红纱缥缈，精雕的船儿摇曳，歌舞湖畔犹如女子多情的眼眸般荡漾在黑夜间。

河畔一边是杨柳依依，一边是灯火阑珊，一家家张灯结彩的花船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上舞动着年轻的腰肢。花魁们争相斗艳，粉黛红颜中，肌肤相贴间，用声色犬马吸引着夜色的眼睛，用一颦一笑卖弄着曲曲欢歌，为醉生梦死的人盖上红颜罗帐，暖这乱世的体寒。

缠缠绵绵的腔调唱得好：盼君颜，思君顾，唯恐妾身不能侍，仅以此酒醉尘间，只愿君心怜妾意，莫相弃……

那些歌舞升平的妖娆如同走马灯般在猫儿眼前划过，只剩下一缕歌声以及数不清的缭乱，晃得人有些迷离，分不清此身在何处。

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夜晚，靡丽而多情的河畔，一抹宝石蓝的身影在这片花红粉颜中煞是醒目，犹如一株奇葩般绽放，不是遍地，却是极致。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令猫儿无法出声去唤的银钩。

银钩斜躺在众美环绕中，头枕着一粉衣美人的酥胸，接过绿衣美人递来的琼浆玉液，将那白玉杯子举起，仰头倒出清冽的水酒，在夜色中划出晶莹剔透的溪流，若不知愁滋味的泉水，醉的不是身，而是魂。

银钩张口接下这世间佳酿，动作放荡不羁，又混合了轻浮醉态，端的是风流倜傥，任性而为。他饮下清冽的佳酿后，随手将那价值不菲的白玉酒杯一扔，扑通一声，酒杯跌入湖中，打了个转儿，便沉了下去。

银钩半眯起风情万种的桃花眼，用食指挑逗着身旁歌女高耸的胸脯，醉道："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啊。美人们，你们不知道，现下最多的就是这种动了真情的傻子，听着腻歪，活该被践踏！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开心的来。"

被挑逗的女子身子一软，依偎进银钩的怀里，用那硕大的胸脯蹭着银钩的手臂，撒娇道："好哥哥，奴家唱得嗓子干得慌，您就喂口酒水吧。"说罢，身子妖娆低下，将那鲜红的唇瓣嘟起，凑到银钩跟前，以仰望的姿态博得男子的爱怜。

银钩却嬉闹道："好哥哥我口中无佳酿，怕是喂不饱你个馋狗儿。"

那女子不依地蹭着胸脯，娇嗔道："好人儿，奴家是馋猫，可不是馋狗。"

银钩目光一凛，吓得那女子一瑟缩，再细看银钩，又如妖孽般睨着自己笑着，笑得自己的小心肝扑通通地乱跳，哪里还有看见刚才的狠相？就瞧着银钩面相，即使不得这银子，她也是甘愿伺候的。

银钩唇勾懒散笑颜，状似漫不经心地道：“还是做狗吧，够忠诚。猫啊，是个喂不熟的东西，得了好处就要走，哪里记得我曾经喂食的辛苦？”转而把玩着女子的脸颊，眯眼道，“你说呢，狗儿？”

那女子虽极其不愿被别人唤这低下的名儿，但此时却是从银钩这样的极品男人口中唤出，犹如情人般的暧昧呢喃令女子身体酥麻，怕是此刻唤她屁儿，也是愿意应的。

虽说风尘女子不应动心，但人都是有心的。那女子望着银钩风雅，不由得痴了，缓缓提高身子，将那红艳艳的诱人唇瓣向银钩凑去。这个男人，她……好想要。

猫儿不知道是怎么看见的银钩，只知道当她看见银钩时就没了思想，只能站在河岸上， 眼巴巴地望着那灯火阑珊处，听着银钩大肆的感言，看着银钩不羁的放荡。猫儿伫立在一片妖娆声乐中，隔着滔滔寒江水，船只微微荡漾，顿时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她只能紧紧盯着唯一熟悉的银钩，却越发觉得如此陌生，陌生得连她的心都有些凉了。

风儿一吹，猫儿那破碎的裙子被刮起，犹如开落一地的橘色残败，不是无法拼凑，而是拼凑不起。

船只一荡，银钩一手拦住那女子的腰肢，低头吻住那红润的唇瓣，眼睛，却偷偷瞟向岸上那抹即将凋零的橘色。心中苦味翻滚，他只得狠狠压制身下的娇躯，宣泄这一刻难言的狂乱！

银钩的心里极其挣扎，他甚至希望此刻猫儿能痛吼杀来，哪怕泄恨般将他胸口砸穿，亦能让他在这种无法言语的痛楚中感受快乐。

只是，猫儿没有动，单单看着他。那便看吧，看吧，看看他如何不在乎，看看他是否可以忘记猫儿，忘记自己！

猫儿看着，看着，不由伸手抚摸上自己的唇，有些凉，有些刺痛，还是有感觉的，却是如此苦涩。

曲陌策马隐匿在黑暗中，只余被猫儿抓坏的残衣一角被风吹起在琉璃灯盏下，偶尔翩然，忽明忽暗，窥视不到夜色下掩盖的表情。

猫儿没有出声唤银钩，怕出口的声音变成没有意义的号叫。

猫儿觉得这个地方让她陌生，明明一心待人，却换不到温暖；明明说要与自己相伴，却转身抛开。猫儿不怪银钩，不怪曲陌，却是越来越不懂他们，更是看不清自己。

胸口有些痛，却可以承受，没有摆手，不再流连，没有流泪，不曾笑颜，猫儿静静地转身，悄然无声地走开。

夜色沉寂，放眼迷茫，猫儿认得家的方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不过，她终有一天会回到花蒲村，去祭拜爹娘，告诉他们，她很好。只是在长大后，才知道有种感情会让人胸口痛。

猫儿的残破衣裙游荡在夜的孤寂里，风起，被吹得东倒西歪，看似涣散不支，却是刮不倒的硬气！那些根深蒂固在骨子里的尊严让猫儿不愿尝试眼泪的咸，只能坚强向前！

猫儿狠狠攥紧拳头，用力吸吸鼻子。一切，没有什么大不了！明天，还是要吃饭，还是要欢笑！

猫儿寂静无声地走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却在绕了无数个圈子后，飘零到了揽月楼，站在门口，低低而沙哑地唤了声："子悠……"

猫儿游荡在夜色里，有些忘记了身在何处，在冷风瑟缩中，不知道应该出现在哪里。她望了一眼皇城，举目无亲，竟觉得自己犹如一叶扁舟，仿佛随波逐流，却永远没有可以靠岸的港口。

无可依偎中，猫儿最终还是去了楚府，悄然无声地攀爬进去，溜进了三娘房里。

三娘一转身看见猫儿，吓得猛地倒吸一口气，手捂心脏，差点昏死过去。

猫儿忙拍着三娘胸口，帮其顺气，声声沙哑地唤着："三娘，三娘……"

三娘的气顺了，这才惨白着布满皱纹的老脸，颤巍巍地焦急开口询问道："猫儿，你……你怎么半夜跑这里来了？这身衣服是怎么？莫

不是，被银公子打了？”

猫儿摇摇头，虽然觉得自己心里的痛楚比被银钩打上一巴掌还疼，但却又怨不得别人，谁让自己先背弃了与银钩的誓言，想着要跟曲陌走。只是，当她看见银钩啃其他女子的嘴巴时，整个身体就仿佛被硬生生从中间拉扯开似的，痛得连呼吸都艰难了。

猫儿终于明白了曲陌的感受，却更加不明白自己。她是喜欢曲陌的，她自己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可是……她放不下银钩，不能让银钩受伤。

猫儿这一颗从来不曾遇过情惑的小脑袋变得不够用，却明白，自己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在银钩和曲陌之间欢悦地打转儿。因为曲陌说过，那是独桥，只能两个人携手而过，若多一人，必坠必毁。其实，当时猫儿还想问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让银钩和曲陌先一同过去，然后她自己游过去就好。不过看曲陌的样子，她若问了，可能会不讨喜。

三娘见猫儿不语，纵使不晓得事情原委，心中也生了怜惜。感叹本是好好的一对儿，今早还一同来过，怎么到了晚上就这样了？她看得出，银钩虽然名声不好，但对猫儿却并非儿戏。

三娘粗糙的手指细细抚顺猫儿的凌乱发丝，将那颗脏兮兮的小脑袋抱入怀里，也不知道如何劝说，只能轻声安慰道：“猫儿，一切都会好的。你想啊，我们村子霍乱那会儿，官老爷不给帮衬，还不让下山，死了多少人啊，我们不还是好生生地活下来了。天大的事儿啊，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想当初，你爹和四娘没能出山，就葬在了村里……”

猫儿听三娘言语，噌地站起，大步就往外走，心急火燎地想去祭拜爹娘。

三娘忙拉扯住猫儿的小手：“不急不急，猫儿，先歇着，你若这个样子去了，你爹和四娘怕是要落泪的，也该怨三娘没有照顾好你。”

猫儿心思一软，抱住三娘的干瘦身体，无声地安抚着彼此。她想着，若娘在世，见自己这般狼狈，定然会伤心难过。

这时，暗自气愤了一天的楚汐儿来找三娘，本想获得些安慰，却看见三娘一脸心疼地抱着猫儿，心里就更不是个滋味了，只觉得全世界的好处都被猫儿占去，心中极不平衡。转眼间却又瞧见猫儿那般狼狈，一丝丝快感由心底开始往上冒，难掩的快意在眼中流窜。

楚汐儿微微低垂下眼睑，掩饰住眼中幸灾乐祸的样子，装作分外关切地惊呼道："猫儿，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被那薄情寡义之人弃了吧？"

猫儿身体一僵，微微皱眉，觉得楚汐儿此刻的声音怎么如此欠揍?

三娘抬眼望向楚汐儿，摇了摇头，有些斥责，示意她不要再说了。

楚汐儿却上前一步，极其热心地道："猫儿，那人虽生得一副桃花面，但名声极坏，生性风流得很，你若受了委屈，定要和我说说才好，别闷在肚子里，坏了身子。"转而低声叹息，"若……若那人弃了你，你就来我府邸，做个丫鬟，也比流落街头要好。"

三娘虽然老迈，但却不昏花；虽然无知，却并非不懂人情世故。她当即放下脸，训斥道："汐儿，闭嘴！"

楚汐儿见从来不曾大声与自己说话的三娘为猫儿吼自己，眼泪一转，便滴落下来，声音骄横起来，怒道："三娘！汐儿这也是关心猫儿，你做什么如此凶我？若不待见，我走便是。"转身，跑了出去。

三娘和猫儿对视，忙转身去追，刚追出门槛，将哭成泪人的楚汐儿拦下，那楚汐儿便一手捂胸，大口喘息，仿佛是犯了心疾。

三娘一急，大声唤着下人，让小厮去请大夫，仔细搀扶着楚汐儿就往她的闺房走去。

这一顿嘈杂，惊动了楚大人以及他的妻妾们。众人披着衣衫纷纷赶了过来，却看见了……猫儿！这个白天在这里撒野，晚上却失魂落寞的女子！

楚家人没有善类，这一落水猫，更是人人喊打得热闹。冷嘲热讽袭来，不堪入耳的话夹枪带棒中砸了个来回，应是将猫儿杜撰成被人玩够了就抛弃的下作东西，怕最终是要被银钩弄到阁里当婊子了。

三娘听不进去，眼含凄楚热泪地跪求着各位夫人留些口德，却被妻妾们教训。其中一个颇为得宠的小妾一巴掌掴在三娘脸上，那声音脆亮得仿佛是恶人的欢快拍掌。

楚汐儿愣了，她……本欲唤来众人，有意羞辱猫儿一番，替自己出口恶气，却不想，竟让自己的娘跪下求人，还挨了巴掌。

猫儿怒了，一把大菜刀还没等青光一闪，那恶毒小妾便惨叫一声，倒地不起。顷刻间，由手指蔓延上黑紫色的毒气，身体不停抽搐，眼底布满恐惧，连号叫的声音都变成沙哑的高亢。

就在众人的万般惊恐中，一声娇笑传来，故意嗲声道："哟，我癫婆娘的娃娃都有人敢欺负，还真是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呢。"话音刚落，一个涂抹着夸张大白脸，描着粗黑大弯眉，画着嗜血大红唇，顶着一头乱发的女子出现。那婀娜的身姿穿着一身花哨的服饰，却又不和谐地披着一个麻袋片子当披风，样子实属吓人，声音更如跳蚤般蹦跶起鸡皮疙瘩。

猫儿却是眼前一亮，瞬间扑了上去，紧紧抱住那癫婆娘的腰，摇晃着唤道："娘娘，娘娘……"

癫婆娘漂亮的眸子里萦绕起浸着水雾的笑意，嗓子有些沙哑，低低唤了声："猫儿……"

这时，一个顶着大肚子，嘟着一脸横肉，面露绝对凶恶不善良的家伙扯着大嗓门咆哮道："你这个臭丫头，有了娘娘就不知道想我斩猪刀了！"

猫儿抬起头，笑嘻嘻地望向斩猪刀，突然扑了过去，抱住斩猪刀的粗脖子，欢实地叫着："斩叔叔。"

斩猪刀一听猫儿唤自己，那一脸绝非善类的横肉瞬间挤到一块儿，笑成了面团，样子也不再狰狞，还有几分可爱的憨傻。

树上轻飘飘地落下一人，抖了抖灰色的儒雅袍子，摸了摸修剪得极其在意的三撇胡须，这才开口道：“吾家有女初长成，倾城倾国逐颜色，虽是落地成泥娃，亦是人间一枝花。”

猫儿松开斩猪刀，一个高蹿到酒不醉身旁，挂在那高高的个头上，嘴甜地唤着：“酒不醉叔叔。”

酒不醉继续扮着完美气度，眼底却已经布满宠溺，伸手摸了摸猫儿的小脏脸蛋，说道：“看，这娃娃一下山就吃了这么多的苦，以后可不能轻易放猫儿离开我们，这得多想我们啊。”

猫儿点头：“可想回山上了。”

酒不醉拍掉猫儿的脏爪子，装模作样地道：“这衣衫是刚换的，别弄脏了。”

猫儿也不恼，嘿嘿一笑，却是一手就抹了上去，转身就跑，气得酒不醉指着身上的手印说：“真是败家女儿！”

癫婆娘拉住猫儿的小手，鼻音甚重地道：“娘娘带你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转而对斩猪刀说，“那些畜生就都归你了，敢凶我家猫儿，真是嫌命长了。”

猫儿关切地问：“娘娘伤风了？”

癫婆娘眼含慈母温情，轻咳两声：“无碍。”

斩猪刀大菜刀一出，在手中掂量一下：“姑奶奶，您就请好吧。”

楚大人的妻妾已经吓得连哭声都颤抖着，纷纷躲向楚大人身后。楚大人汗水哗哗直淌，始终不敢抬头，生怕被灭口。他强撑着腿抖的软弱，颤着不成调子的音儿，上牙磕碰下牙地指控道：“你……你们胆敢威胁朝廷命官！”

酒不醉摆了个造型，风度翩翩地道：“不是威胁，是灭口。”

楚大人只觉得膝盖一软，竟就这么扑跪到地上，瑟瑟发抖地哀号道：“各位好汉，我楚家一世清白，绝对不是欺压百姓之辈，还望各位好汉高抬贵手。这里有银票若干，还望各位笑纳。”伸手，由胸口掏出银票，举过头顶，递了上去。

酒不醉取了银票，拿到手中查了查，转身走开，慢条丝理地说道：“你是否欺压百姓关我们何事？我们关心的是你辱了我家猫爷。那道上响亮亮的人物不和你们计较，你们还不知感恩？这些人无可救药，怎么生得如此之笨？若离国的官员都像你这样，我看，早晚沦为亡国奴。”

楚府一听猫儿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绿林劫匪猫爷，当即险些昏死过去。这世道，还能找谁说理去？这下可好了，楚大人不但得罪了最不讲理的悍匪，他的妻妾还刻意羞辱了猫爷一番。而最要命的是，若他日被别人发现自己还认了绿林猫爷做了干姑娘，这脑袋就是有十颗，怕都不够砍的！一想到这些，楚大人连死的心都有了。

三娘一听猫儿是悍匪，当即哀号一声，两眼一翻，羞得昏死了过去。

楚汐儿一听猫儿是悍匪，心里却悄然乐开了花，这样，耗子哥就不会再惦记猫儿了，自古官匪不两立。

楚大人虽然吓得面如纸张般苍白瑟缩，但毕竟是官场里爬过的人物，当即将头磕向猫儿，颤声求饶道：“猫爷，猫爷，您就念在您与三娘相识一场，而我又照顾她多年的分儿上，留条活口吧！”

猫儿扫了一眼昏厥的三娘，拦阻了磨刀霍霍的斩猪刀，转而对楚大人说：“好生待三娘，不然千里亦取你狗头！”

楚大人忙点头，使劲地点头，拼命地点头，就怕迟了猫儿变卦。

待猫儿他们一走，楚大人一屁股跌坐到地上，大口喘息着，狠狠瞪向渐渐苏醒的三娘，在心里埋怨三娘引来的祸事！真想……用刀捅死她！转念间想起猫儿走之前的恐吓，脸色马上一变，换成对三娘礼遇有加的样子，让人扶起三娘回房里休息去。路很长，大家走着瞧！他就不信了，他还收拾不了一个小盗匪？到那时，哼哼！

猫儿和癫婆娘走了，犹如她来时那样毫无预计，就仿佛一片落叶般随意飘零，又如一把利剑划了人心，留下的，却是被切割分食的心。

第十六章 翱翔雌鹰初展翅

第十六章 翱翔雌鹰初展翅

获得胜利的将士们振臂高呼，亢奋的血液没有辱没今日的凯歌！花耗将猫儿揽在自己怀里，与沉睡的猫儿策马同享这份无比的殊荣。

酒不醉等一行四人在夜色中离开皇城。出城后，猫儿与众人分开，约了地点相聚，独自一人上路，赶往花蒲村拜祭爹娘。

在店铺里，猫儿买了一身上好的衣衫换上，又准备了很多的吃食酒菜，这才赶到花蒲村山下，仰望着那已经荒蛮得不成样子的山体，遍寻不到回家的路。

猫儿眼中含有无助，跪倒在地，焚香，磕头，原本藏了一肚子的话要与爹娘说，却又怕出口的话都是自己那迷茫的委屈。猫儿不想爹娘为自己操心，索性什么都不说。

如此这般跪了一夜，直到天亮时分，猫儿才努力地咧嘴一笑，沙哑地道："爹，娘，猫儿很好。"磕头，膝盖麻木地站起身，猫儿费力地跳上"肥臀"的背，大喝一声，策马离开，去与癫婆娘等人会合，开始了四海为家的生活。

猫儿也提议回绿林山，但癫婆娘等人却怕有武林人士继续追捕他们，便以云游天下见识一番为借口，带着猫儿四下乱窜，小日子倒也过得潇洒惬意。

其实，癫婆娘三人本在猫儿下山后，便与寻着蛛丝马迹奔来的江湖人士大战了一场！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更何况绿林山上的人，个个皆非善类，这一场生死相搏下来，三人虽然险胜，但却知道绿林是万万住不得了，这才下山来寻猫儿，又为了躲避他人追查，只能低调行事。

一路打听追来，便看见猫儿在楚府被辱，三人只觉得胸口气闷，以为自己还是将猫儿教育得太善良！

想当初，他们三人将猫儿带在身边，只觉得这娃娃灵动可爱，想着有他们护着，便无人敢欺，也就没上心去教育猫儿人情冷暖。

三人如今一见猫儿落魄至此，心中难免自责，恨不得将猫儿捧在心尖儿上，好生地补偿一番。又见猫儿若璞玉般仍可雕琢，这就下狠心地对猫儿进行再教育。若遇见有歹意之人如何制敌，遇见好欺压之人，也不可放过！狭路相逢如何，阵前对敌如何，若要任意翱翔，就不能为谁失了心的方向！

猫儿就像是一块强大的海绵，再次迅速吸取三人教育的博学。

经过这一番下山，猫儿也懂得了些人情世故，更加觉得娘娘和两位叔叔都不简单，不但上知天文地理，更懂得揣摩人心。最令猫儿惊讶的是，这三人还懂得领兵打仗之道。

猫儿学着三人教育的一切，却没有说自己的心已经失了方向，留在了皇城，定了性，怕是再也无法任意翱翔。曲陌不要她了，银钩丢了她，她每天拼命地练习，是为了不让自己心痛。可是，每当想起他们，还是好痛，好痛。

猫儿将这种痛藏在心底，从来不肯拿出来晒太阳。有很多时候，她竟然觉得这种痛是她与曲陌、银钩间唯一的联系，若丢了，就真没有什么了。

癫婆娘等人看出猫儿此番的不同，只能暗自感慨，姑娘大了，有些心思，自然管不住了，只愿猫儿中意之人善待于她，如果敢负心，定整治得生不如死！

斗转星移间，四人常以不同外貌出现在各地，却从来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多做停留，只当是游山玩水纵情山野，如此这般转来溜去打打闹闹，一晃，一年多就这么过去了。

沿途没了银子，就指使猫儿出去打劫一番，娱乐一下心情，救济一下自己的荷包，生活得绝对逍遥。

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于情隔两地的人而言，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落寞。

癫婆娘等人平时虽然看起来吵吵嚷嚷粗枝大叶，但实则都是心细的主儿，猫儿偶尔的失神与哀叹都落入他们眼中，自然无法视而不见。

当夜晚来临，见猫儿屋子里的灯仍旧亮着，三人互扫一眼，进了屋子。

癫婆娘见猫儿愣神沉思，原本清透的大眼里弥漫着相思苦楚，终是心疼地叹息一声，环抱住猫儿的小脸，柔声道："猫儿，和我们说说吧，那是个怎样的人？当初我们带你离开皇城，却是见你受辱。沿途虽洞悉你心中有人，却一直不见你提起，只当是那人对你并不合心如意。如今已经一年有余，你仍如此挂心，看来此等感情你是认真投入的。那便与我们说说，看看能不能帮你分析一二。"

斩猪刀嘿嘿一笑，心里寻思着，就等着猫儿将负心人的名字说出，然后……他斩猪刀定然要去整治一番，看看那小子是个什么货色，竟让自家宝贝猫儿尝了愁滋味！

酒不醉竖起耳朵听着，心里想着，等猫儿一说出那人名字，他就去把人掠来，先灌了春药扔进猫儿的小屋，免得这猫儿不叫春了，却消沉得让人气闷。

猫儿见三人皆用霍霍期盼的眼神望向自己，便开口道："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他们一个像幅水墨画似的，美得如同谪仙，我一看见他，就痴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一个放荡不羁，总半眯着桃花眼，虽然喜欢将我?来喝去指挥着，却还给我缝制了衣裙，对我是真好的。"

三人……傻了！敢情不是人家不要猫儿，是她家猫儿厉害了，竟然一下山，就学会了脚踏两条船！

猫儿耷拉着肩膀，无限哀怨地叹息起来，却在三人不知如何安慰中，霍然精神一抖，噌地站起，振臂高呼道："我饿了！"转身杀入厨房，操起一只鸡腿，大口咽下，将那想起两人的心慌堵塞上。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安慰的话，还真不好说出口。若猫儿能继续低迷上一会儿的工夫，他们也许还能酝酿上那么一点点有意义的劝慰语句，可惜……

猫儿咬着鸡腿由厨房走回屋子，一抬腿跳上炕头，含糊不清地道："娘娘，咱们下一步去哪里见识世面啊？"

癫婆娘有些头疼地试探道："猫儿，你不想回皇城？"

猫儿微愣，续而使劲咬着鸡腿，更加含糊地道："回去做什么？"

酒不醉抚着三撇胡须，开始下套子："回去见见那二人，我听说那两人要娶媳妇了。"

猫儿一口鸡腿肉噎在嗓子里，眼睛瞬间睁大，猛地跳下地，喷肉嘶吼道："谁说的？曲陌和银钩才不会！"

斩猪刀嘿嘿一笑，一手拍向酒不醉："得嘞，这回可知道是谁了。酒不醉啊，还是你这激将法好用啊。"

酒不醉却是身子微顿，仿佛被什么记忆牵绊到一般，半晌，才在斩猪刀的热情拍打下回过神，望向猫儿："猫儿，那两个人可是'九曲一陌'的曲陌，和'风流钩月'的银钩？"

猫儿知道酒不醉戏弄自己，在放下心的同时有些气恼自己反应过度，一屁股坐回炕上，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癫婆娘笑道："这两个人娘娘也是听过的，确如猫儿所形容那般，一个清雅若莲，一个浮华若妖，却都是名气不小。"

酒不醉微微皱眉，然后笑着坐到猫儿身边，劝慰道："那两个人不适合咱家猫儿，往后也别惦念了，还是过些简单生活的好。"

猫儿抬头，有些讶异酒不醉会反对自己和那二人交往。

酒不醉望着猫儿，认真地道："猫儿，纵使我们教你人情世故谋略算计，但你天生憨直，那些钩心斗角的事情与人，我们尽量不靠近。不是是非人，不理是非事，你可知？"

猫儿明白酒不醉的意思，也同意酒不醉的观念，但就她而言，这颗心已经深陷其中，还怎么能不理不睬呢？光是刚才听酒不醉说银钩

和曲陌要娶新娘子，她就气得想砍人了。

如此消沉的怪异中，癫婆娘因身体不适咳嗽起来。酒不醉忙丢下对猫儿的再教育，转去关心癫婆娘的身体，训斥道："都说了好些遍，让你出房时多搭一件衣衫，你偏不听。如此这般，病什么时候才能好？"

癫婆娘微微低垂下眼睑，听不出话中喜怒："酒不醉，你愈发爱训斥人了。"

酒不醉扇子打开，貌似调笑道："这不是教训猫儿养成的习惯吗？"

斩猪刀的眼睛在酒不醉和癫婆娘身上来回瞧着，最终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样子有点儿奸。

猫儿瞧着那两人，也恍然明白了些味道，抿嘴一笑，说："娘娘，酒不醉叔叔给你做的丸药你可要记得按时吃，不然叔叔还得辛苦去山上采雪灵芝。"

酒不醉偷偷扫了一眼猫儿，悄悄给了一记"孺子可教也"的眼神。

癫婆娘却道："酒不醉勿要这么费心了，我这是陈年旧疾，非服药能治愈的病痛。"

猫儿听出了癫婆娘话中拒绝的意思，抬眼去看酒不醉叔叔，但见那人依旧如常，看样子是习惯了癫婆娘的冷漠拒绝。

天色仍早，也睡不下，斩猪刀受不了这种怪异的沉默，打发猫儿去提两坛子酒水，说要一起喝两碗。

猫儿提酒回来时，就听见三人在议论边关战事，说是离国吃了败仗，一个叫花耗的副将身陷围困，做困兽之战。

猫儿一听，只觉得脑顶被什么东西一刀劈下，呈现了片刻的空白，人却在下一刻冲进了屋子，焦急地问道："你们说得是成大将军麾下的副将花耗吗？"

三人见猫儿如此焦急，怕是说到了旧识上，不约而同地点头。

猫儿呼吸一紧，放下酒坛，一手抓起披风系在脖子上，问："你们怎么知道此等军机？"

斩猪刀道："昨儿个本准备在山道里打劫来着，却看见一个人晃悠悠倒下，离近一看，那信使面色发青，想是中毒而死。打开包裹，这才知道是成大将军再次请求粮草支援，也请皇帝老儿准自己带兵去救援花副将。"

斩猪刀话音未完，猫儿打个口哨换来"肥臀"，瞬间冲出屋子，飞身上马，急声道："我要去边界，花耗是我哥们儿，必须活着！"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又见猫儿态度坚决，忙各自回屋子去取衣服和银两，系成一个大包裹，想给猫儿带着路上用。可再一出门，哪里还有猫儿的身影?

三人继续互看着，也分不清到底有几个意思了。

斩猪刀脾气急躁，粗着大嗓门吼道："你们到底去不去边界？帮不帮猫儿？"

酒不醉优雅地打了个哈欠，转身进屋，边走边说："去了也帮不上什么，猫儿有能力自保，她的路终究要自己去走。"

癫婆娘望着酒不醉的背脊，只是幽幽地说了句："你……是不想与霍国为敌吧？"

酒不醉脚步微顿，却又朗声一笑："你不是也不想踏入娆国边土？"

斩猪刀大手拍脑袋："奶奶的，老子怎么就不想帮衬离国呢？"

三个人相视一笑，各自回屋。江湖自有江湖行，还是莫论国仇家恨，不然怕是终身不得这分消停惬意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若都能有这份转身便忘的广阔胸襟，江湖，还真是个好地方。

猫儿昼夜不停地策马狂奔，终是在三日后夕阳火红一片时，赶到离国成大将军驻守的关口，顶着三日未曾梳理洗漱过的脑袋，穿着被树杈划成一条条的男装，如同沿街乞讨的乞丐般撞开层层阻拦，冲着城头上的成大将军振臂高呼道："成大将军，我来当副将了！"

成大将军正为花耗被困愁得不知滋味，如今听见有人这么喊，却是一愣。转目去瞧，就看见这么一个小乞丐挥舞着大菜刀冲自己狂吼。他微微思量，当即眼睛一亮，示意众人放行。

猫儿策马狂奔，如入无人之境般一路跑到成大将军眼前，也没有跳下马，只是沙哑着喉咙，狰狞了圆滚滚的红眼，急声问："耗子呢？"

成大将军不去怪罪，而是一拳捶到城墙壁上，恨声道："花副将带兵把守上官口，本有胜算，却遭遇埋伏，似被敌军洞察了我军部署，竟烧毁了粮草！花副将如今身陷上官口，被围剿已有数十日，本将虽有心去救，但……朝廷却不批准。圣上命我死守关口，不得擅自出兵营救，怕是让敌人有机可乘，失了这边关重地！"

猫儿一口气提在胸口，怒目咆吼道："那你就让我兄弟身陷囹圄？"

成大将军面上羞愧难当，将拳头攥得死紧。

猫儿大喝一声，直往战前冲去，对紧闭的大门大喝道："开门！"

两边将士不认识猫儿，自然不会听命。

成大将军沉声道："回来！若花副将在此，定不愿你为他身陷危险。且圣上有旨，不许将士出门迎战，只待敌军来扰，才可回击！"

猫儿冷哼一声："姑且不说其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知道成大将军是否听过？再者，我并非你属下，不必听你调遣。你只管开门，若耗子有事，我第一个劈了你！"

众将士一听是为了花耗之事，心中风向在刹那间倾倒一片。有哪个热血男人喜欢躲在这里被敌人叫嚣谩骂？还要眼看着自己敬爱的将领身陷敌军围困，只能卑微地坐以待毙？

无声的对抗中，众人皆将眼睛扫向成大将军，齐声道："属下愿随小兄弟前去，救被困上官口的兄弟，与霍国一战！"

成大将军转开脸，不言不语。作为将军，他不能违背圣命，作为将领，他却无法看着属下坐困等死！无言，便是支持。

猫儿示意众人拉开大门，一马当先冲出，大喝道：“是血性男儿的就跟我来，上官口不能失守！花副将等着我们救援！”

城中曾被花耗带领过的兵马悉数而出，在走到五分之一时，成大将军下令关闭城门。花耗要救，但关口更容不得闪失！

猫儿带领着众人一路呼啸而去，不曾停留，不曾整队，犹如一群虎豹之师，气势如虹。

困了小睡一会儿，饿了吃些刚熟的果实，在两天内，没有任何章法地杀到上官口，冲乱了正在层层围剿袭城的霍国军队，以绝对恶狠狠的打法，将霍军众人骇到。

猫儿挥舞着战无不胜的大菜刀，将敌人的旗帜劈倒，还砍了几个头目的脑袋，将这次主攻的副将尸体踩在脚下！至于那副将的头颅，当然已经被猫儿劈丢了，尸体太多，还真有些不好找。

霍军被猫儿的大菜刀骇到，原本军容整齐的进攻之姿被虎狼之师冲散，又见自家副将被斩杀马下，当即知道了猫儿的厉害，不敢再战，慌乱逃离。

猫儿见燃眉之急解决，而那日夜惦念的花耗又策马奔来，当即菜刀一收，只觉得脑袋一沉，趴在“肥臀”背上就呼呼睡着了。

花耗原本在战事的一侧就看见了挥舞着大菜刀的猫儿，只觉得一颗努力安生的心又开始热烈地跳动！不能死，不可以死！那是猫儿，是他的猫儿来找自己了！

他以一抵百，奋力杀敌，终是在霍军退离的那一刻冲到猫儿面前，伸手欲将这个令自己朝思暮想的小身体揽入怀里，却见猫儿的身子突然前趴……

花耗只觉得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连呼吸都变成了奢求。战场上太多的悲欢离合使他即使看透，却仍旧无法接受猫儿有一丝一毫的损失，若今日猫儿为了自己命丧于此，他一定要在血洗霍国后，与猫儿一同长眠于地下！

屏住呼吸，策马靠近，颤抖的手指搭落在猫儿的颈项，那温热的脉动让花耗瞬间雀跃不已。再一探猫儿鼻息，不禁心中亢奋狂乱！将柔软的猫儿往自己怀里一抱，听着猫儿那呼呼有力的小呼噜声，只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大的幸福。

他的猫儿，竟在战场上睡着了！

望着猫儿那脏兮兮的小脸以及干涸的小嘴唇，花耗心中的感动与疼痛一起翻滚，搅得全身都沸腾起来。

获得胜利的将士们振臂高呼，亢奋的血液没有辱没今日的凯歌！花耗将猫儿揽在自己怀里，与沉睡的猫儿策马同享这份无比的殊荣。

睡梦中的猫儿可能觉得花耗的盔甲太硬，有些不舒服，吧嗒一下小嘴，将那颗乱糟糟的小脑袋在花耗怀里转来转去地想寻个好地方。此种亲昵挠得耗子的眼神越发温柔，挥手示意大家进城，晚上一起庆祝。

花耗策马回了自己的帐篷，脱下厚重的盔甲，命人打来热水，拧了温热的抹布，将猫儿那张小脸轻柔地擦洗出来。但见那长长的睫毛若漂亮的羽扇般搭落在白皙的肌肤上，形成优美的弧度；小小的鼻息因呼吸而微动，如同憨厚可爱的小熊般，嗅着幸福滋味；一点樱桃红的唇瓣被温热的水滋润，仿佛是两颗饱满的果实，正透出由青涩转为成熟的诱惑。此刻，猫儿静静而睡，犹如一个美艳的公主，泛着圣洁而清纯的光晕，令见者不禁止步痴迷。

花耗喉咙一紧，手中的棉布掉落在地上，那粗糙的古铜色手指如同触摸蝴蝶翅膀般小心翼翼地触碰着猫儿的面颊，生怕折了这份天然的美丽。

分开一年多，猫儿竟然出落得如此灵动美丽，若非猫儿在自己心里已经生了根，知道猫儿就是猫儿，怕是走在街上，都有些不敢相认了。

这一痴迷沉醉，就不知时间飞逝，待有人因军情来报，花耗才匆忙离开，却不忘走之前为猫儿盖好被子，眼神越发爱恋地流连在猫儿

那酣睡的容颜上，当视线落在那微张的樱红小口上时，他呼吸一紧，忙转身出了营帐。

猫儿醒来时，有些分不清身在何处，环视一圈简洁干净的帐篷，这才想起自己为何在此。伸个懒腰站起，她只觉得肚子饿得慌，取了桌上的水饮下，觉得不解渴，又四下寻摸起来，便看见一桶干净的水晃晃明亮。

猫儿心下一喜，快速扒了自己的衣服，整个人跳进木桶里，将自己里里外外欢欢实实地洗了个遍，舒服得直想哼哼。

当花耗一掀开帐篷回来时，正与洗得高兴的猫儿打了个照面。

但见猫儿那优美细腻的颈项对着自己，闻声扭过的小脸正滴着水，面色涨红，瞬间将身子往下一沉，仅露出一双灵动妖娆的大眼望着自己，忽闪忽闪地笑着，声音由木桶里传出，有些闷，却仍旧清朗舒服。

猫儿说："耗子，你没事，真好。"

花耗激动得想上前将这个精灵抱入怀里，却怕自己太过孟浪唐突了猫儿，只得隐忍下这炽热的思想。

花耗见猫儿为自己千里奔来，又听属下将猫儿冲撞成大将军的话传来，心下竟觉得猫儿对自己也是有情谊的。他心中感动，决意要给猫儿一顶大红花轿，一定要明媒正娶地抬入自己府邸！

花耗舍不得移开眼，又不得不转开视线，终是一个急转身，却不想因转得太猛，竟一头撞在了帐篷柱上。一阵头晕目眩中，他听着猫儿那清脆的笑声传来，只觉得脑袋再撞狠点，才是好的。

花耗伸手扯过自己的干净衣衫，背对着猫儿递了过去，沙哑地道："穿这个。"

猫儿伸手接过，花耗大步走出帐篷，深深吸了吸仍旧温热的空气，努力平复着自己的躁动。

猫儿将身子擦干，将花耗的衣衫穿上，却一直垂到小腿膝盖处。裤子更不用说，穿上后，能挽起好大一截。

猫儿穿好后，唤了声：“耗子，我换好了。”

花耗掀开厚重的帘子进来，便看见披头散发的猫儿赤着晶莹剔透的足坐在自己的软垫上，偌大的衣衫将她包裹，却更显得人儿娇小美艳。衣衫过大的领口微敞，将猫儿细腻的肌肤暴露在花耗的炙热视线下。已经出落得玲珑有致的身体，不再是去年那个雌雄莫辨的假小子，而是隐隐起伏着令男人痴狂的曲线。

猫儿被水滋润的秀发微湿地垂在身后，两只大眼清透地望着花耗，在呼吸里透出一丝异样风情，冲耗子咧嘴一笑时，若百花瞬间开放，占尽了人间颜色。

花耗毕竟长年征战沙场，有着非同寻常的定力，虽然觉得心脏跳动得仿佛要爆裂开来，极其想要冲出身体给猫儿看看自己的真，自己的诚，自己的无悔与不改。但花耗已经不再是愣头愣脑的小子，已经懂得分寸的道理。他深深吸了口气，轻轻转开视线，坐在软垫上，拾起软布，轻柔地为猫儿擦着发丝。

湿水打在猫儿的白衣上，晕出一小片细腻的肉色，花耗用尽意念，才克制住将猫儿抱入怀中的冲动。

猫儿舒服地闭上眼睛，将身子顺了过去，毫无防备地享受着花耗的亲昵服务。

花耗的手指爱恋地在猫儿的发丝间穿梭，情不自禁地道：“猫儿，我为你擦一辈子的发，可好？”

猫儿咯咯笑着，欢愉地道：“那怎么行？汐儿又得哭闹了。”

花耗心下一沉，手指却不曾停歇，试探道：“这关汐儿什么事儿？”

猫儿回头一笑，靡丽动人：“怎么不关汐儿的事儿？她不是跟你好上了吗？”

花耗皱眉：“猫儿，休要胡说！”

猫儿啧啧道：“看你那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苍蝇了。”

花耗被猫儿的乖僻气笑，伸手掐了下猫儿的脸蛋，郑重地道：“猫儿，我与汐儿并无情分，若说有，亦是兄妹之情，你若再往他处想我，真是要冤枉我了。”

猫儿眼波一动，身子往软垫上一躺，在被子上一滚：“知道了，爱教训人的花副将！”

花耗双手一支，将猫儿乱滚的身体捆入软垫与胸膛之间，那经过战场洗礼的英俊脸庞已如鬼斧神雕般线条硬朗，不失为一个铮铮铁骨的顶天男儿！此刻，这个令敌军使计才得以围困住的有勇有谋的将领，却为一个女儿而柔和了线条，眼神愈发炙热地望着猫儿，嗓音沙哑地唤着：“猫儿，我的猫儿……”

猫儿一愣，觉得花耗似乎对自己有些不一样的情愫。那眼神，怎么跟她当初看曲陌一样呢？想再思寻时，帐外有官兵来报，说是今天霍军落荒而逃，缴获了不少的吃食，请花耗做主分发。

花耗虽恼怒有人来打扰，但一想今天不但打了个大胜仗，缴了吃食，而最重要的是猫儿来了，心里这一高兴，大手一挥，身子支起，吩咐道：“将敌军死伤的战马砍了，今晚我们烤肉饮酒庆贺一番！”

外面士兵得令，高呼着花耗的名号，声音震耳欲聋，如同胜利的凯歌般嘹亮。

猫儿见花耗如此得军心，为其高兴，眯眼笑着。

花耗寻来小个子士兵的干净衣衫，让猫儿换上，虽然还是有些大，但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猫儿将胸一裹，一头瀑布般的长发用根小木头钗子束好半面，将自己的小黑靴子扫扫灰尘，蹬上，就这么神清气爽地穿着普通的黑色武士短装出现在众将领眼前，那英姿飒爽的身姿让众人眼前一亮！若非上阵杀敌时见识过猫儿的大菜刀生猛要命，此刻这样一个风流人物出现，怕是有人会以为是女扮男装。

众人想不到的是，原本的蓬头垢面洗干净后，竟是如此身姿，若一株梨花压海棠般倾国倾城，却又有着不落俗套的干净清爽，端的是

灵动异常的人物！

猫儿大眼一转，冲众人眯眼一笑，在清透中隐匿着几许异样风情，如此娇俏动人，瞬间征服了整个嘈杂的大部队。众人心里明白，别看这小子笑得跟朵花儿似的，那砍人脑袋的大菜刀绝对是不马虎的手艺活！

猫儿坐在花耗身边，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推杯换盏中，也豪爽地大杯饮酒，不用学其他男子的样子，她动作自然流畅着一股大气，不显粗俗，却也没有小女儿的娇柔羞涩，犹如畅快的豪情男儿般，在举手投足间绽放芳华。

花耗望向猫儿，看着她那渐染红晕的脸蛋露出可爱的娇态，忙将所有敬向猫儿的酒水拦下，一一代饮。

大家虽是起哄要猫儿喝酒，却也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谁又忍心真灌这个绝世风华的小兄弟?

众人哄哄闹闹间，酒宴散了，猫儿扶起有些醉意的花耗，将他架在自己肩头，努力向帐篷里拖动。花耗却突然张开烁烁明亮的眸子，冲猫儿一笑。

猫儿眨眨眼睛，小声问："没喝多？"

花耗贴着猫儿的颈项，只觉得乳香诱人，挠得铁汉柔肠百转，忙收紧心神道："猫人放心，还不到我一半的酒量。"

猫儿咂舌："耗子，你好奸。"

花耗眼波烁烁地望着猫儿："若非如此，下次庆功宴定得叫他们灌多了。身为副将军，还是需时刻保持清醒。"

猫儿伸手点了点花耗的胸口："你睡觉是不是也睁着一只眼睛啊？"

花耗抓住猫儿的小手，攥进粗糙温热的大手掌里，紧紧地说："不，是支开一只耳。"

猫儿清朗的笑声传来，在这偶感成功喜悦的夜晚，沿着偷饮了晚风的醉人酒香一直飘着……飘着……

第十七章 猫爷劫粮遇缠男

第十七章 猫爷劫粮遇缠男

猫儿听着三国过往，只觉得世间美事皆如皎月，自古难全。不由得想起曲陌，那淡雅若菊般的男子，此刻，又在哪里勾略阑珊？那放荡不羁的银钩，是否仍旧醉卧美人膝，以唇扑酒香？

花耗得到的霍军粮草够上官口坚持十天，但十天后呢，是否还要面临弹尽粮绝的处境？而且，猫儿虽然以虎狼之师斩杀了霍军副将，但霍军仍旧有千千万万的人守在原处，等着时机，准备进攻。

猫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看着耗子受难。

猫儿占了花耗的帐篷作为自己的老窝，连着休息两天后，终是精神一振，趁着花耗与将领们商量对策时，留书一封，然后牵着“肥臀”出了上官口。

待花耗去帐篷找猫儿时，气得差点头冒青烟！但见那纸张上面一笔一画认真写着：我去打劫，勿找，十天后定然回来。

花耗拿着信的大手抖了又抖，颤了又颤，青筋暴起，却也没舍得将信扔掉，折好后，揣进了怀里。

这边，猫儿在三国的边境处转悠着，溜达溜达地就进了霍国境内，不是猫儿有通关文书，而是她的运气实在是有些特别。

当她在三国不管地带溜达时，正好赶上一队霍国商旅遇见了狼群。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万分惊险，那商旅可谓是左有狼，右有猫。猫儿本是眼睛瓦亮地想打劫这队商旅，却在一拔菜刀，大喝一声后，愣是将那群狼吓跑了！

结果，那群瑟瑟发抖的商旅自然围绕过来，将猫儿当做上宾恩人般对待，连哄带扯地拉进了霍国境内。

猫儿其实挺郁闷的，可见人家对自己挺好，这刀子就没砍下去。她想着，进入霍国境内转一转也好。

不过，猫儿最受不了的，就是眼下这个黏糊着自己的斐公子！

自从猫儿救了，呃……姑且说是救了这队商旅吧，第一次出门经商的斐少爷就以绝对柔弱的身姿倒在了猫儿怀里，并抬起雾蒙蒙的泪眼，手指一抓，将猫儿拖进了歇息的马车，犹如弱不扶风的女儿家般："晚上有狼，会怕的，英雄，你就贴身保护我吧。"

于是，猫儿变成了斐少爷的贴身保镖。

斐少爷身体柔弱着呢，又生得一副娇颜，有个风吹草动就要灌上一碗汤药。时常是倚靠在软垫上，望着马车外面的花花草草，感慨一下春暖秋寒。

斐少爷生得不是人间绝色，但却有着一种单薄的柔态，犹如枯枝上那朵娇颜，在言谈举止间似戏文中的女子般婀娜。柳眉、杏眼，略显柔软温润的小鼻，一张嫩呼呼的小嘴，总是微微一嘟，将那柔美的脸蛋凑到猫儿眼前，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拉长了柔若鹅毛般的小调子，说："猫爷，您怎生得这么好看？"

猫儿摸摸自己的脸，想起了另两个比自己好看得多的男人，恍惚一笑，并没有言语。

斐少爷盖着舒适的蚕丝薄被，在马车的颠簸中一阵铺天盖地的咳嗽，仿佛不把肺子咳出来就不甘心似的。

猫儿恍然回过神，忙坐了过去，帮斐少爷顺着气。

马车外的随从担心道："少爷，少爷，您再喝口汤药吧，我们快进城了。"

斐少爷将病歪歪的身体依靠进猫儿的颈窝，努力平息着呼吸，喘息泛酸道："不喝了，总喝这些苦药，人都是苦的了。"

猫儿笑道："你这身体骨，还真得操练操练，总病歪歪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还不是等着挨菜刀的主儿？"

斐少爷长长的睫毛在猫儿细腻的颈项里一扫，猫儿身体微僵，斐少爷伸手将猫儿抱住，更加依偎了进去，喃喃地道："不是有你保护我吗？"

猫儿的唇角隐约抽筋，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记得酒不醉说过，如若有男人故意触碰她的身体，那就是居心叵测占便宜！可……这人不知道自己是女子，却如此依偎，那是……什么意思？这人，不会是喜欢男子吧？

猫儿一愣，很是怀疑地望向有些睡意的斐少爷，动手推了推，斐少爷却若多爪怪般又缠了上来，抱得更紧了些。

猫儿再推，斐少爷又缠；再推，再缠……

如此这般下来，斐少爷已经整个人趴在猫儿身上，缓缓抬起染了风情的眉眼，嗔道："你……怎好如此轻薄我？"

猫儿，彻底，傻了。

斐少爷却是红唇一嘟，将头往猫儿颈窝一拱，拉成调调道："嘘……别吵我，让我睡会儿。"

猫儿终是忍无可忍一拳头砸去。斐公子惨叫一声，忙捂住脸，大呼特呼："呜呼……毁容了……"

猫儿被气笑了，翻个身，躺在布置舒适的马车上，想要睡觉。

斐公子见猫儿睡着，又蹑手蹑脚地爬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躺下，先是用手指勾了勾猫儿的衣角，见猫儿没有反应，这才将身子贴了上去。

斐少爷这一睡就直接睡进了城里，猫儿醒来时，被斐少爷压得四肢酸痛，有好几次都想狠狠捶出一拳头将这无赖掀开！却又怕这一拳头下去，人不但掀开了，怕是连魂都掀丢了。万般无奈下，?只得如同扯赖皮胶般，一下下抻着。

若力气大了，斐公子定然哀叫一声，拉长调调道："猫爷，怎生得如此力气！怎就不懂得怜香惜玉？"

猫儿这个呕血啊。

因为是战争期间，重要城门的盘查非常严格，但斐家却是霍国出名的商家，很多的城门将领都是受他家供奉的，又听闻车里睡的是自小就体弱多病的斐少爷，也没检查，直接就放行了。

马车进了城，在斐家的别院前停下。

斐少爷这位睡美人幽幽醒转，冲猫儿嫣然一笑："两人抱着，睡得是香了些。"他支起身子，摆动着纤细的腰肢，弱不禁风地下了车，还不忘对猫儿招招手："猫爷，过来，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了。"

猫儿跳下马车，转头打量着边关之城，见路上行人皆孔武有力，看样子都会两下子功夫，怪不得都说霍国武力强大，原来还真不是没有道理。离国人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吆喝叫卖的，与霍国武馆门派众多大不相同，还真是各国有各国的风土人情。

斐公子抬手遮住太阳，虚弱地说："猫爷，你且抚抚我，这天真热，要晕死个人了。"说着，那身子就依偎过来，往猫儿肩膀上一靠一压，将东张西望的猫儿扯入府邸。

几步下来，斐公子竟一扭水蛇腰，喘息道："这兵荒马乱的，城门盘查得严实呢，猫爷最好别探头探脑，小心当奸细给抓起来。"

猫儿望向柔弱得仿佛风大点就要被吹走的斐公子，弯唇笑了笑，"晓得了，你心真细。"

斐公子一转粉黛，娇嗔道："你，调戏我。"转身，走开，仅留下衣衫一角与呆滞的猫儿。

商旅休整中，天色将黑，在戒严之前，有人匆忙赶来接应斐公子，只说老爷病重，让公子速回。

猫儿是万般不想跟着的，但斐公子却一把抓住猫儿的手腕，又依偎了过来，哀哀怯怯道："猫爷，你若不护我周全，此去路上皆是豺狼，怕是再也无缘相见了。"

猫儿说："你自己去吧，就当在城外喂了狼，也就不怕了。"

斐公子低垂了眼睑，被猫儿一句话气得险些犯病。胸口起伏的虚弱身子由家丁搀扶着上了马车，却在车轮滚动的那一刻，掀开帘子，望向猫儿，眉目含情，羞涩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

猫儿抱拳："若是有缘，定然后会有期。"但依猫儿来看，她和斐公子绝对没缘。

斐公子将帘子放下，车轮转动，向远处吱嘎而去。

猫儿站在夜色中，开始寻摸着去哪里能打劫来吃食，这一晃都过去了两天，离十日之限只剩下八天，若不赶快行动，怕是花耗要挨饿了。

猫儿溜达着，却见一群官兵开始沿路盘查，但凡见到可疑人物，不由分说就抓起来，真可谓是全程戒备。

猫儿在官兵发现自己前向拐角奔去，正好遇见一辆马车，噌地钻了进去，便看见斐公子深深感动道："我与猫爷果然是有缘有分，这才分开一瞬，转个圈就又见到了。"

猫儿无语问苍天，也知道斐家在霍国算是有身份的人，于是将斐公子的薄被子一裹，倒头去睡，至于其他事情，且到了明天再说吧。

斐公子伸手用被子将两人包裹好，也倒头躺下，却是望着猫儿那乖巧睡颜，一夜无眠。

车子赶了四整天的路，终是在傍晚时分回到了斐府。

斐公子刚一下车便被人请去了老爷房里。猫儿则是四处溜达着，越发觉得斐家是真正的有钱人家，就连这些精致的小灯笼都钩着金边，送到口中一咬，竟都是纯金的！猫儿眼睛一亮，话说，不打劫斐少爷，那还有天理吗?

斐公子从老爷房里出来，便四下找寻到猫儿，说："父亲无碍，却是上了急火，说是宫里传了旨意，让几家大户一同护送一批粮草去边界，没说这粮草的来路，怕是要让这些商家自行筹备了。"

猫儿一听，只觉得未来是金灿灿的明亮，笑容也越发璀璨起来。

斐公子哀怨地道："此回送粮草，父亲怕是无力相送，可又得我亲自护送。唉……这一趟趟颠簸来去，这身骨肉都散了，还是歇上一些时日再上路吧。"

猫儿眉毛一竖，一手拍在斐公子肩膀上，大气凛然地道："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连这点苦都尝不了，忍不下。"

斐公子哎哟一声，身子软在了猫儿肩头，吸气道："猫爷，你手劲儿真大，若是拿捏些力度，帮我好生敲打一番，推拿一下连日来的疲劳，没准儿明天我就能上路了。"

猫儿眉峰一挑，笑露出一口白牙："好啊。"

于是，整个斐家大院里，就听见斐公子鬼哭狼嚎的声音，吓得连猫都不敢叫春了。

旁边邻居想，这斐公子常年到头病恹恹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比那姑娘家还要羞涩几分，今天这是怎么了？嗨，别说，就听这几嗓子，怎么就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呢?

第二天一早，猫儿就将软成一摊泥巴的斐公子扯起，然后毫不怜香惜玉地扔到了大马上，异常精神地催促着斐少爷去筹集粮草。

第三天，猫儿又将累成毛毛虫样子的斐公子抓起，扔在了马车上，就押解着这一车车"粒粒皆辛苦"出发了。

猫儿望着粮草，心情自然大好，对斐公子的悲悲切切也自然和颜悦色几分，又想着自己正打他的主意，更是心虚地贴近几分。

斐公子见猫儿对自己笑得璀璨，自然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黏糊起猫儿，不时地采撷一朵小花，把玩在手指间，眼含悲秋地赋?一首，然后静静等着猫儿点评。

猫儿只是说："你大夏天的念叨什么秋？这花也没凋谢，草还绿着呢，一边儿伤感去。"

斐公子脚步苍凉，眼睛由天际转到猫儿身上，幽幽地道："唉……红尘知己难求，猫爷，你可愿做那个人呢？"

猫儿嘴角抽搐："我觉得你的知己还得去深山老林里当奇珍异宝找。"

斐公子哀怨的眼神转个圈，却又悄然一笑，将那花儿别在猫儿头上。猫儿伸手要取，斐公子便道："别取，让我看着心情好，不然这身体一糟，可又得耽误行程了。"

猫儿龇牙一笑，没说什么，只是当车轱辘再次转动时，在斐公子的马车里塞满了各种颜色的小野花，感动得斐公子直打喷嚏。

猫儿问："心情好没？"

斐公子敲了敲车板，鼻音甚重地沙哑唤道："上碗过敏药。"

马车一路行来，因为有官府发下来的文书，绝对畅通无阻。唯一耽误事儿的，就是斐公子，他不是这里不舒服了，就是那里有问题，还真应了那句话，有个风吹草动就倒下了。斐公子终日病恹恹不说，那缠人的功夫却是一流，但凡猫儿在哪里，他一准儿旁边跟着，美其名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实则是一听野兽咆吼，忙就躲在了猫儿身后，抱着猫儿瑟瑟发抖起来。

猫儿一指林子远处，笑吟吟地道："去吧，那里野兽等着你，也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斐公子忙摇头，还振振有词道："怕是跟那禽兽语言沟通不了，它不懂得我的诗情画意，只是个粗鲁的嗜肉莽夫。"

猫儿捏开斐公子禁锢在自己腰间的双手："我跟你也沟通不了，去换个人研究风花雪月吧。"

斐公子痛得倒吸冷气，瑟瑟可怜地道："别赶我走，不然那野兽扑来，我研究的就不是风花雪月，而是血肉残骸了。"

猫儿无奈，丢开斐公子的手，转身去睡觉。

斐公子自动跟来，猫儿一个眼神瞪去，斐公子脖子一缩，却仍旧抬腿跟着，这不要脸的行径，倒与银钩有得一拼。

猫儿想到银钩，眼神一暗，盖被子躺下，斐公子亦躺下；猫儿翻身，斐公子亦翻身；猫儿打声呼噜，斐公子亦打声呼噜；猫儿噌地坐起，斐公子却瞬间将身体往猫儿方向移动了那么半寸，装作睡熟。

猫儿再次躺下，只觉得斐公子离自己怎么如此近？一巴掌推出，还没碰到斐公子的身体，斐公子忙往后躲了躲，开口求饶道："别打，别打，猫爷这一巴掌下来，我又得在床上躺上半个月了。"

猫儿无奈，出了马车，爬上树，准备睡觉。

斐公子抱着被子出来，在地上一铺，就这么仰望着猫儿。

猫儿彻底败给了斐公子的缠人功夫，语含隐忍道："你，到底如何才能不缠着我？"

树下之人笑弯了眼角："哪里是缠着你，是怕猫爷半夜掉下树，也好有个软垫不是？如此真心，猫爷可懂得？"

猫儿斩钉截铁："不懂。"

斐公子将被子一盖："正是因为猫爷不懂，所以人家才来教你啊，正所谓诲人不倦乃文者之礼也，更何况……"

猫儿什么都没听见，真的没听见，在斐公子的碎碎念中，她将脑袋往树干上一磕，就此睡去。

就这样，大家日赶夜赶的，终于在猫儿与花耗约定的第十天赶到了边界处。

猫儿觉得既然斐公子出粮食供应给霍军，那与被自己抢来实在没有多大差别，于是，故意指点大家走了偏僻之地，然后将大菜刀往斐公子那纤细的脖子上一架，意图绝对清楚。

斐公子腿一抖，颤声道："猫爷，猫爷，仔细了，这刀子锋利着呢，有什么话好说。"

猫儿用小嘴指点道："没什么话，就是打劫！懂吧？"

斐公子身子一软，就倒在了猫儿怀里，瑟瑟发抖道："您……这是要劫财还是劫色？"

猫儿的刀下空了，却正色朗声道："劫财！"

斐公子不依地扭了下水蛇腰："不好，走之前父亲交代过，财在人在，若财没了，人就不用回去了。要么你忘恩负义地杀了我们，要么就把我劫走。"

原本持刀的家丁算是明白了，敢情这是自家少爷就盼着人家来个人财两劫呢。

这话得这么说，少爷本就很少出门，上次走货出来后，又带了这个猫爷回去，自己就和少爷说过，貌似道上有个专门打家劫舍的猫

爷，得防备着点儿。少爷不但不听，还训斥自己，不许乱说。这回好，撞刀口上了吧？不，应该说，是终于如愿以偿地撞刀口上了吧？

猫儿打劫好几年了，像斐公子这样的“人物”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为了节约时间，猫儿只得将斐家的粮草和斐公子一同劫持去了上官口。

斐公子嫌弃家丁做事不积极，还亲自指挥道：“快点儿，快点儿，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想要了我的命是不？”

众家奴哑言了，只得低头卖力赶车。

当众人终于避开霍兵到达离国上官口时，花耗一马当先地冲了出来，将猫儿一下子抱入怀里，紧紧地，不留空隙！

斐公子不乐了，扭着杨柳般柔弱的腰肢出现，对自己的家丁说：“把粮食给我点着了，看着就闹心。”

猫儿忙挣开花耗的怀抱，向斐公子望去。

但见斐公子用扇子扇着额前的发丝，见猫儿看自己，忙用扇子给猫儿扇了两下，对准备动手的家丁说：“别点了，猫爷都瞪我了，我现在是猫爷的人，可出不得错。”

花耗扫了一眼斐公子，虎?明显不悦，转向猫儿问：“这人是谁？”

猫儿回道：“喏，这就是被我打劫来的……人和货。”

花耗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人与货，大手一挥，示意属下将粮草推回去，然后拉着猫儿的小手向城里走去。

斐公子忙唤道：“猫爷，等等我们。”几步追来，已经是气喘吁吁。

耗子不悦：“这位公子，我且不伤你性命，你回去吧。”

斐公子身子一软，晃了晃，强行站住，眼含哀怨地望向猫儿：“猫爷，都说了货在人在，货亡人亡。今儿个货都被你抢走，且又是我们护送来的，若这么回了去，怕是全家上下老老小小外加鸡鸭畜生都要问斩的！你……何其忍心啊？”

猫儿见斐公子如此悲切，心生怜惜，想想确实是自己算计了他们，也不好看着他们如此去死。于是，她将目光转向花耗，出声道：“耗子，留下他们吧。”

花耗本是怀疑斐公子等人目的不良，但却受不得猫儿求自己，再者也想将这些人圈入城里好生观察着，看看到底是不是敌军的奸细，也好见招拆招，于是同意了。

耗子刚断粮，猫儿就准时赶回，无异于雪中送炭，让猫爷的名气在军中瞬间响亮起来。当然，也有人听说猫爷的名号，不过，实在难以将两人想到一起，皆以为那道上抢劫的猫爷定然是个胡须大汉，手持露齿大菜刀。虽然此猫爷和彼猫爷都用大菜刀，即使有人怀疑彼此之间是一人，却仍旧没有人来主动揭穿。更何况，即使是一人，人家猫爷现在也是抢劫的爱国分子，不是将刀子对外了吗？只要不打劫自己人，谁管他到底是哪个爷儿。

耗子见猫儿回来，终于将连续紧绷了十日的脸绽出笑颜，用战马驮着猫儿奔去了不远处的幽静之地。

那里风景如画，在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中，有一个小小的清澈湖泊，犹如情人的眼睛般，多情而温柔。

湖泊的源头是上方山体断壁缝隙间流出的溪流，因为那山体太高，又是天险，所以无人登上过。又因湖泊汇集的沟壑不宽，水流不急，而常常被忽视，触目的只是这片宁静而致远的醉人湖泊。

花耗将猫儿抱下马，一身钢色铁甲霍霍发光，衬着湖泊的波光粼粼，更如守护一方的天神般，有着不可动摇的力拔山河之气！

花耗久经沙场的俊朗五官在这一刻变成温柔曲线，随着山间花儿一起摇曳，只为眼前人儿的欢声笑语，痴了又何妨？不觉间放柔声音道：“猫儿，喜欢这里吗？”

猫儿嗅着小鼻子，闻着这片锦绣天地：“喜欢。要是能不打仗多好，这片幽静就不会被打扰。”

花耗情不自禁地抱住猫儿的小腰，将那越发美轮美奂的身子揽入怀抱，许下自己的第一个诺言："我定要捍卫这一方水土，为你撑起这一片幽静，不许任何人打扰。"

猫儿点点头，伸手推开花耗的怀抱，这般亲昵的接触她觉得有些不妥。

花耗见猫儿推开自己，心下有些异样，却又觉得这是女儿家的娇态，也就不再深究，豁然一笑，"一起走走吧。"

猫儿应下，与花耗一同并肩走着，"耗子，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

花耗轻叹一声，回道："圣上有命，若非敌军来犯，不许主动发起战争，怕是没个时候才能了结。"

猫儿应道："要打就打，不打就撤兵，总这么僵持着，真是让人不得消停。再说，为了那么一块土地打来打去，真没有意义。最后遭殃的还不是老百姓，死的也都是小兵，成全的却是圣上的野心。"

花耗望向猫儿，铁汉柔情潺潺涌动："若君主都如猫儿所想，这事件便太平了。"

猫儿咧嘴一笑："可别恭维我，要是如我一般，大仗不打，小仗不断，没准儿这三国之间就成天相互打劫着玩呢。"

花耗也听闻了关于劫匪猫爷之说，只是心中心疼多些，并不在意猫儿过往的身份。心思动容中，花耗眼含疼惜地望向猫儿："猫儿，你吃苦了。"

猫儿受不得花耗如此神情，忙转移话题："哪里，我过得一直很好。你给我讲讲当今局势吧。"

一说局势，花耗便郑重起来，寻了块干净大石坐下，一一讲解道："离国虽然在三国中算是富家之地，但能武者不多，皆以生意者闲散。且当今圣上身子骨愈发不硬朗，本以为太子会立刻监国，或者辅助政事，却被闲置到一旁，没有任何实权。

“只是，那太子也确是不成气候，终日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离国若是交到他手中，亡国近在眼前。

“皇家之事，风云变化，不到最后一刻，怕是谁也摸不准圣心。

“然霍国却是兵力日渐强大，想吞并离国之意已定，若猛兽般一直在等着有利时机。现在时常挑衅，不过是试探我军虚实，怕是只等我国新旧政权交替，朝野动荡不安时，就要举兵来侵！霍国狼子野心，不可不防。

“但若说霍国朝野，怕也是多事之秋。一直传闻那皇帝老儿膝下只有一子，却染了怪病。高人算过，说是不能留其在金气太重、杀气九重的皇宫里，否则命不久矣。所以，霍帝唯一的子嗣在生下来不久后，就被世外高人带走了，说是在其二十岁时定会治好送回。这一走，已是十九年了。

“娆国物产最为丰富，按理说，应是离霍两国必争之地，但显然两国君主都无意踏足其中。传闻娆帝有一姐姐，生得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连野兽见其，亦舍不得吞噬，故而取名为娆池女，其意为九天仙女，美貌可见一番。

“娆池女绝顶聪慧，从小便是琴棋书画无一不通，难能可贵的是，更爱玄机铁甲，时常游历江湖，除暴安良，结实了不少的青年才俊，这其中，就有离帝和霍帝。不过，当时二人只是皇子，并不得宠，因为少了官气，多了几分豪爽，三人结伴游历江湖，取了个名字‘三游’。一时间，三国各处但凡有通缉要犯，三人便同行追捕，策马风行中，成就一番民心。

“至于其后，关于三人的感情，传出了很多的坊间版本，最后却都以悲情收场。只说那娆池女为其中一位圣上产下一子，却被那人辜负，于是跳了悬崖，至此伊人芳踪无处觅。

“也许是因娆池女之故，娆国成为兵家不争之地，由此可见两位帝王一番心意。

“不过以往都是传说，具体如何无人知晓，毕竟时过境迁，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即便缅怀故人，却未必一成不变。娆、霍、离三国鼎立之局，终将发生不可预计的异变。”

猫儿听着三国过往，只觉得世间美事皆如皎月，自古难全。不由得想起曲陌，那淡雅若菊般的男子，此刻，又在哪里勾略阑珊？那放荡不羁的银钩，是否仍旧醉卧美人膝，以唇扑酒香？

猫儿望着那湖泊中自己的倒影，想起曲陌为自己包裹受伤手指的样子，悄悄勾起唇角；想起银钩说自己是喂不熟的东西时，不由得一皱眉头。怎么会是喂不熟的呢？熟的东西可以吃，银钩可以用熟的东西喂自己，为什么要将自己喂熟？难道……银钩想吃……自己？！

第十八章 粉黛男装战沙场

第十八章 粉黛男装战沙场

三国相争，尸横遍野，每个人似乎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挥洒热血，殊不知，在捍卫与掠夺之间，却被夺去了呼吸的权利。哭碎的，又是谁家娘子的心?

花耗说：“军里不养闲人，每个人都要工作。”

斐公子与一行家丁被分配去当了打扫小厮。其他人还干得不错，就是这个斐公子动不动就昏厥，又有事儿没事儿就往猫儿帐篷跑。一路观察下来，实在不像是奸细，倒像是对猫儿有不轨之图的样子。

花耗每日繁忙，若一不在猫儿身旁，斐公子必然要跑来诉苦，只说那水将自己的手都泡皱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被抓去砍头好了。

猫儿终究觉得对斐公子有所亏欠，于是将他留在了身边，当起了贴身小厮，也享受了一下优质待遇。

花耗虽然不喜，却也无法将身为男人的嫉妒心思说出，只得一有空闲，就来猫儿处坐坐。

只是，但凡花耗来坐，斐公子一准儿拿根鸡毛掸子在帐篷里挥来扫去，看起来极其繁忙。只要花耗离猫儿近点，那鸡毛掸子便瞬间挥舞过去，虽然毫无力道，但抖出的灰尘却呛得人直咳嗽。

花耗欲怒，被猫儿拉下。

斐公子拉长调调柔弱地道：“花副将，您可别这么看着我，呵呵……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看上人家了呢。”说完，娇颜一转，羞羞答答地又开始打扫上了。

花耗也试过斐公子的武功，却差点将其手臂捏骨折了，没试探出一分内力。倒是痛得斐公子大声痛呼：“救命啊，花副将要强了人家了。”

花耗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气愤地转身走开，尽量避免和斐公子见面。

受伤的斐公子病歪歪地躺在猫儿的软垫上，一边眼含热泪地控诉着花耗的不人道行径，一边指挥着猫儿将自己的衣物洗了，还抽抽搭搭呜咽着：“这柔嫩的双手啊，怕是有时候才能好了。”

从此后，斐公子正式由小厮晋升为小爷，每天由猫儿搀扶着出帐篷晒晒太阳，然后冲着花耗喊两声爪子痛，再然后转身回帐篷，用另一只手取些吃食咬在嘴里，只说身体不好，得补补。

日子似乎在嬉笑怒骂中度过，霍军突然来袭，却也没打个措手不及。

在一个米粥飘香月暗星无的晚上，霍军卷土重来，顷刻间阵前叫嚣起来。

花耗置之不理，却暗自戒备。

粮草所剩不多，成大将军来信说圣上已经派人押运粮草而来，让花耗务必坚守此处，不可轻易应战。

然而，霍军这回铁了心要与花耗一较高下，竟举起云梯袭来，看样子是想登城一战！

面对霍军的二十万大军，花耗麾下的两万战衣骑就如一根手指般孱弱，有种让人在绝望中大笑的冲动。

无法出城迎战，却也不能坐以待毙。

手指如何赢大腿，关键得看是否刺中他的死穴！

于是，猫儿与花耗商量，决定偷袭！

虽然明知道对方这是摆开了架势等自己自投罗网，但若不砍了那主将头颅，乱了霍国军心，暂时缓解这边的紧急，离军怕是等不到支援就要全军覆灭。

看此种情形，怕是得立刻动手了！

这边，战火即将蔓延，花耗决意孤身犯险，猫儿却以军中不可为主将为由，非要让花耗留下指挥，自己前去就好。花耗怎么肯让猫儿去那有命去、无命回的地方？此刻，他已经非常后悔，怎就将猫儿牵

连了进来？他暗自决定，派五百人由后方突围，务必要将猫儿送出去！

那边，斐少爷却忙着收拾包裹。他将换洗衣服一背，扯起猫儿就往外走，只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快快，得飞快点儿。"

猫儿甩开斐少爷的手，斐少爷一个体力不支倚靠在了门框上，痛得直倒吸气。

猫儿冷眼道："你自己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斐少爷揉着胳膊，问："你不跟我走？"

猫儿摇头："我留下，你走。"

斐少爷哀怨地望着猫儿，把背包一扔，大气凛然地道："你不走，我也不走了！"

猫儿心思微动，劝慰道："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

斐少爷苦着一张脸，耷拉下肩膀，喃喃地道："你不走，我哪里敢出这大门啊？外面乱箭那么多，还是在你身边安全些。"

猫儿扑哧一笑："原来如此。"转身对花耗说，"你看外面，我想到办法了。"

花耗一转头，猫儿一手掌劈下，耗子应声倒地。猫儿得意道："还是那么笨，怎么当的将军？"然后有模有样地大步跨出帐篷，抖了抖衣襟，准备潜入敌营。

这时，探子来报，说霍军已经停止进攻，却仍旧在周围骑马狂奔，看样子是伺机而动。

猫儿微眯眼睛，回头询问道："耗子……"她本欲问问花耗的看法，但见那人却已经被自己砍昏了，不由感慨，还真是下手狠准。

猫儿本欲趁乱扑去，砍了主帅脑袋再说，可这下人家不动了，自己总不好冲出去当箭靶子吧？于是，一瓢冷水?花耗泼醒。

花耗即使被冷水浸泡，也仍旧气得发丝冒烟。

猫儿脖子一缩，讨好地笑笑，扯了扯花耗的盔甲，报上军情。

花耗抹了把脸上的水，望着猫儿讨好的笑脸，咬牙低吼：“死守！”

在死守的过程中，绝粮又绝水，而敌军仍旧时刻骚扰叫嚣，搞得人困马乏。

饿得难受中，猫儿望着对面叫嚣的兵马，脑袋转了又转，豁然睁大眼睛，转向花耗，大喝道：“耗子！”

不想花耗竟亦同时转过头，唤了声：“猫儿！”

两人一愣，皆有不好的预感。花耗让猫儿先说，猫儿也没客气，直接道：“耗子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在故布疑阵？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兵马，而是借着声势，将真正的大部队兵马调去攻打关口了？”

花耗大拳头握紧：“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但关口处却一直没有告急的信号放出。”

猫儿思索道：“恐怕是军中有奸细了。我来时，听叔叔说，成大将军送出的求救信使被下了毒，死在了山路边。”

花耗瞳孔一缩，声线一沉：“糟糕！若真如此，那我们死守上官口又有何意义？若关口被攻陷，离国不保！”大手一挥，下令所有士兵火速赶往关口，不再死守上官口。虽然花耗所下命令有悖圣命，没有死守上官口，但正若花耗所说，若关口失守，那他们站着这么个小城池还有何用？早晚是蚂蚁腹中的残渣。

花耗的两万战衣骑贵在神速，顷刻间整装待发。

花耗郑重地将手中兵权交到了猫儿手上，决定带领一干兄弟留守此地诱敌，让霍军不敢轻易来犯。

猫儿决计不依，花耗在众将领面前一把抱住猫儿，把她紧紧地捆在怀里，仿佛要混入骨血，真挚大声地道：“若我不死，定要大红花轿娶你入门！”

花耗放开呆滞的猫儿，对众将士大声道：“此人便是我花耗的命定之人，你们且跟了她，若有异心，定斩不赦！”

众人虽有疑惑，但此刻却不是寻思的时候，一举左臂，在萧萧风中宣示效忠。

花耗爱恋地看了猫儿最后一眼，用鞭子在“肥臀”屁股上狠抽一下。“肥臀”嘶叫一声，痛得蹿出，一路狂奔。身后众人跟出，为救关口呼啸而去。

猫儿知道不应该停留，因为这是花耗的骄傲，但她仍旧忍不住回头去看，看见的却是花耗抽出战刀，打开城门，浴血奋战的背影！

在“肥臀”的狂奔中，猫儿勒紧缰绳，喝停了大军。她一举手中大菜刀，朗声道：“既然花耗将你们交付给我，那我们就是命连一线的兄弟！我来此地，为的就是花耗，我离开，亦是为了他！但，我离国人不是贪生怕死的鼠辈，既然霍国欺人太甚，我们就砍了他们的脑袋！管他是前方敌人还是后方狼狗！兄弟们，跟我杀个回马枪去，由后面砍了他们的屁股！”

众人振臂高呼，猫儿一马当先地冲了回去，带领着虎狼之师，呼啸间包抄了敌军背后，与前方的花耗杀了个里应外合！

原本士气渐渐枯竭的留守人马见猫儿杀了回来，当即看到了存活的希望，自然奋起杀敌！

花耗心思一紧，只能在灵魂深处唤着猫儿的名字，一刀刀砍下敌人的脑袋，努力向着自己眷恋一生的身影冲去。

霍军确实是使了障眼法，将大军调去攻打了关口，仅在上官口留守一万余人，用来牵制花耗军队，制造假象，想让离军饿死在城里，好不费一兵一卒将对手搏杀。

然而，猫儿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四分料定，六分血性，就这么冲了回去！在千军万马中，她以不可抵挡之势，浑然天成神力，一鼓作气砍了敌军副将的头颅！

敌军一溃千里，血海混入泥泞。

没有时间停留，忍受着腹中饥饿，猫儿与耗子眼神一对，大喝战马，呼啸间向着关口重地扑去。

在颠簸的马背上，猫儿回头望向那皑皑白骨堆积出的红色河流，眼中划过一抹不忍。三国相争，尸横遍野，每个人似乎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挥洒热血，殊不知，在捍卫与掠夺之间，却被夺去了呼吸的权利。哭碎的，又是谁家娘子的心?

她不再回头，一路狂奔。

马蹄下的血印已经毫无踪迹，只是那血腥，怕是洗刷不去的味道。

当猫儿和花耗终于赶到关口时，已是天色大黑。霍军与离军之间的战争已然打响，而且，离军明显处于弱势，情况不妙。

花耗等人已是强弩之末，不但腹中无食，滴水未进，更是在大战一场后连奔两日，即使上了战场，怕也是将脖子送到了敌军刀下。

猫儿从袋子里取出了霍军副将的头颅，用一根银枪挑起，对花耗调皮一笑。

花耗眼睛一亮，心思豁然开朗，一声令下，重整队形，点起火把，高举霍军副将头颅，在一片明亮中，以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奔进。

霍军大主将叶豪一愣，当即知道自己处心积虑布置的一万障眼法悉数被除，痛心疾首中不敢贸然进攻。又见本应疲劳饥饿的战衣骑各个精神抖擞，且还举起了火把，怕是离军有诈，已经被人支持接应，唯恐中了埋伏，于是下令撤兵到安全距离。

花耗等人气势磅礴地奔入关口，却在霍军下令撤退的那一刻瞬间软了下去，只能用军人的意念支撑着身体，才没有倒下去。

花耗下令众人原地休息，战衣骑这才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顷刻间鼾声四起。

何副将迎了过来，样子颇为吃惊，询问花耗是怎么知晓关口告急的。

花耗急着见成大?军，只说到时详谈。

何副将面露悲伤，在花耗和猫儿的瞪眼焦急中，终是将二人领上观战台，看见了倚靠在木头柱上的成大将军。

成大将军见花耗上来，伸手费力地拍了拍花耗的肩膀，却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何副将本欲上前搀扶成大将军，成大将军却摆手示意自己没事，然后咬牙站起，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下观望塔，仅留下木头上的一片血痕。

花耗和猫儿对看一眼，都明白成大将军受了重伤，但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怕的是乱了军心。

猫儿细心地扯了块帕子将木头擦了擦，不留任何血迹，然后随同花耗一起，跟在成大将军身后进了帐篷。

一进入帐篷，成大将军身形摇晃，花耗忙将其稳住，搀扶到软垫上，小心仔细地退下成大将军的盔甲，转头示意猫儿出去。

猫儿却没有动，而是走过来，动手将成大将军的里衣脱掉。

那狰狞的翻滚血肉令人呼吸一紧，竟是由左肩一直划到腰下，深可见骨！

成大将军微闭着眼，看是闭目养神，实则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

猫儿挽起袖管，掏出癫婆娘给的疗伤圣药，动作轻柔地给成大将军用上。

何副将压低声音责问道："你给大将军用的是什么？"

猫儿扫了一眼曾经的手下败将，干脆不理他。

成大将军眉头紧皱，睁开眼睛，摆手示意何副将少安毋躁，扯出一个虚弱的笑意，对猫儿道："这么好的东西，给我这个老头儿用，怕是要浪费了。"

猫儿圆滚滚的眸子一弯："老头子一用完这药，就壮得跟小牛犊似的，一准儿好。"

成大将军点点头，心中对这个至情至性的猫儿甚有好感。

花耗沉声问："大将军，这伤？"

何副将代答道："军中混入敌军奸细，不但使计伤了大将军，还将所有信号烟火毁坏，让我军孤立于此，甚是可恨！奸细咬毒自尽，大

将军受伤不可外传，连续两日仍旧坚持指挥作战。军中断粮已有三日之久，派出去的人马皆没有回音，怕是凶多吉少。”

花耗粗犷的浓眉皱起，眼睛却若古井一样深沉，让人窥视不透他之所想。

成大将军缓声问：“花副将，上官口是否失守？”

花耗将上官口的情况悉数报告给成大将军听。

成大将军略微沉思后，说道：“花副将，你没收到本将号令，便擅离职守，论军法当斩首示众。但关口今日险些失陷，你所领军队以计退敌，算大功一件……”

猫儿脖子一歪，插话道：“大将军，您还是休息吧，想教训人也好，想提拔人也好，怎么着也得等身体好了再说。”

何副将大喝：“大将军训话，尔等岂敢放肆？军中自有军法，无法……”

猫儿睨眼看着何副将，打断他的长篇大论，认真地道：“三天没饭吃，你还真精神，莫不是私藏了干粮吧？”

何副将一张大脸瞬间涨红，将牙齿咬得吱嘎作响，拳头攥得青筋乍起，就连眼皮都抽动起来。

猫儿站起身，踱步往外走去，“奉劝你别动手啊，我武功可比一年前厉害多了。再者，我现在饿得慌，到时候一菜刀劈了你这身老骨头，烤了吃。”

何副将两眼一翻，单手捂住心脏位置，一脸痛苦表情。

成大将军忍笑忍得辛苦，只觉得脸都抽搐到一起了，伤口震得那叫一个痛啊！

花耗没去看何副将，生怕自己笑出声，低头跟着猫儿出了大将军的帐篷，将自己带来的人安置下来。又为猫儿弄了个舒适的帐篷，看着猫儿睡下后，这才转身去成大将军的帐篷里商讨对敌之策，以及解决眼下断粮的办法。

猫儿一夜酣睡，直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却觉得身体动都动不了，怕是饿得没有了力气。

口中干渴，睁开眼睛，便看见一张鬼画符的大脸在自己眼前吓人，当即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瞬间扑了上去，一把掐住那人的脖子，干涸着嗓子质问道："说，是鬼吗？"

那人呜咽着，拼命摇头。

猫儿失望地松了手，叹息道："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魂呢？"

那人嘴角抽搐着，从猫儿的床上爬起，摸着被掐痛的脖子，沙哑道："猫爷，您的手劲儿真大，我这纤细的脖子差点儿就香消玉殒在你手里了。"一边说着， 一边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葫芦递到猫儿面前，"喏，小烧酒。"

猫儿眼睛一亮，打开，咕噜咕噜灌了两口，吧嗒着小嘴儿，眯上了眼睛，揉了揉肚子，只觉得舒服多了，这才问道："斐少爷，你怎么在这里？"

一脸战火黑烟的斐少爷夺过小葫芦，理所当然地回道："你不是来这里了吗？我当然得跟着。"一手揉腰，"这几天啊，可累死我了，一直骑马跟在你们队伍后面，好不容易追赶上了吧，又被抛开距离。刚才我好不容易爬了过来，差点被城门大哥当成奸细给砍了，幸好遇见以前和我一起当过打扫小厮的人，不然可坏了，你没准儿真就见到鬼了。"语毕，将酒葫芦凑到自己嘴边抿了一口，嘶嘶地道，"真辣。"

猫儿问："这酒不是你的？"

斐少爷捶着自己的肩膀："我捡的，从一个只剩下半截腰的士兵那里捡来的。"

猫儿吧嗒一下嘴："我说嘛，怎么有股血腥味儿。"

斐少爷疑惑："你能尝出什么味儿？瞧你那样，也没洗漱，臭烘烘的。"

猫儿举起自己的袖子闻了闻："我不觉得自己臭烘烘啊。"

斐少爷凑鼻子过去："我闻闻。"

就在斐少爷的鼻子几乎贴在猫儿脸颊上时，花耗掀开帘子进来，便看到这暧昧的一幕，不由得拳头攥紧，一把将斐少爷提了起来，怒喝道："你做什么？"

斐少爷大口喘息着："闻闻怪味儿。"

猫儿一看花耗，就想起他在军前说要用八抬大轿迎娶自己的事儿，不由得有些无措，想着得找个时间和他说清楚，不能这么拖拉着，令他误会。

花耗怒气冲冲地放下斐少爷。斐少爷一个没站稳跌坐回床上，而床上正坐着猫儿，这一跌一抚间，就变成斐少爷泪眼婆娑、楚楚动人地望着猫儿，而猫儿则是豪情万丈、艺高人胆大地怀抱着柔柔弱弱的斐少爷。

但听斐少爷眼波烁烁地深情唤道："英雄……"

猫儿手一松，呵呵一笑："可惜，你不是美女。"

斐少爷再次跌落床边，痛得呜咽一声，揉着自己的纤腰，哼哼呀呀地不肯起来。

猫儿越过斐少爷跳下床，说："去床上睡吧。"

斐少爷一听，眼睛瞬间笑弯成了月牙，蹬了鞋子，往床上一躺，顶着一张黑乎乎的鬼脸，望着猫儿偷笑。

花耗极度不爽，却也知道猫儿的秉性，对男女之事大而化之。花耗扫了一眼斐少爷的笑脸，想着他现在所躺的地方正是猫儿刚睡过的，一定还有猫儿的淡淡体温。他越想越气，索性转开脸，将怀中的一包野果塞给猫儿："有些涩，不过还可以下咽。"

猫儿捧着小野果，问："哪里来的？"

花耗简单应道："摘的。"

猫儿扯住花耗的袖口，扬脸道："耗子，你是不是一夜没睡，早晨又出去给我找果子了？"

花耗弯唇一笑，眼神在心疼中泛起苦涩，伸手摸了摸猫儿的小脸蛋，缓声道："猫儿，吃完这些，就离开这里，先回皇城我的府邸去，

别在这里跟着我受苦。”

猫儿摇头：“怎么可以？我们是兄弟，必须得同甘苦，共患难！”

花耗心中是感动的，可又因猫儿说他们是兄弟而有些刺痛，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又觉得大敌当前，不是谈论儿女情长的时候。想到自己曾经在军前表白要娶猫儿，而猫儿到现在也没有推拒自己的亲近，心里又有些不确定的惊喜。一切只等战争结束后，定要与猫儿一同回村里，禀告彼此父母的在天之灵。

花耗望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子，不禁有些难以自持，大手一揽，将猫儿拥入怀里，紧紧抱着。

猫儿一愣，斐少爷噌地从床上坐起，大声叫道：“做什么呢？”

猫儿推开花耗，花耗瞪向斐少爷，斐少爷眼中寒光毕现，直直射入花耗眼底，一时间，静得让人心慌。

在猫儿试图打破这种沉默时，外面有士兵来报，说是粮草到了！

第十九章 金戈之下情丝绕

第十九章 金戈之下情丝绕

想她，念她，找她，不得安生了一年之久。如今一听说边界出了位手持大菜刀的圆眼英雄，他极欲窥视真相，竟在离帝寻粮时主动请缨来到阵前。然而，她却不认他！

粮草消息无疑是最令人兴奋的！

花耗脸色一喜，望向猫儿，两人掀开帘子一同急步往外走去。

斐少爷连忙下了地，穿上鞋子，也跟着去凑热闹。

粮草在军队的护卫下终于到了，众士兵喜得差点泪奔。这白花花的东西就是命啊！

一车车的粮草陆续而来，让人干涸饥饿的细胞变得雀跃，每个人几乎都在咽着口水，想象着热乎乎的大米粥添进肚子的幸福。

在粮草进入一半时，一队由私家护卫队保护着的马车也转动车轮驶进城门，一直到成大将军面前才停了下来。众人诧异，这马车不像是官家所用，却不知这马车中所坐是何人，竟然敢直接停在成大将军面前?

车夫跳下马车，将腰弯到恭敬的弧度，轻声唤道：“公子，到了。”这才伸手拉开质地上层的车帘……

众人好奇的目光盯了过去，但见白衣一角翩然，一个如同淡墨山水画中的人物踱步下了马车，那白色的衣衫在这片金戈铁马中仿佛是一束光晕，不刺眼，却鲜明。

如蚕丝般顺滑的黑发随风拂起，偶尔划过下颌，在白衣上舞动出优美的弧度，为这幅静谧的画卷平添了一抹飘然。

那深不见底的眸子黑若点墨，静若深潭，是永远吹不动的涟漪，却在下车的那一刻，将眸子定在一处，单单望着，看似无波无澜，但任谁都能感觉到有些什么不一样了……

猫儿站在花耗身后侧，被那些用骨头摩擦出的银亮盔甲刺得眼睛生痛，却在白衣人下车后，便失去了知觉。眼里，心里，脑袋里，只有那张令她为之癫狂的绝世容颜。一时间，有些不知身在何方的错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策马闯揽月楼的午后，第一次相见，第一次交集，让她的胸腔满是小鹿乱撞。

两个人，在金戈铁甲的空隙中望着彼此。

没有人开口说话，没有人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与苦寻，没有人上前一步来缩短彼此的距离，没有人来为这次重逢露出久别后的亲昵笑颜。

但，也没有人肯错开眼睛。就这么望着彼此，只是一眼，却已千年。

花耗察觉出异样，转过头去看猫儿，问："认识？"

猫儿猛地一回神，刚想点头，却想起曲陌不要自己了，来这里后也没有相认，怕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曾经相识。于是，她费劲地摇着犹如千斤重的头颅，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一个字："不……"

"不认识"三个字还没等说完，单是第一字出口，就已经极重地撞进了曲陌的耳朵里，若一根针般狠狠刺入心房！

猫儿的话音未能继续，曲陌的声音便已响起，低喝道："你且说不认识试试！"

猫儿一颤，圆滚滚的眼睛瞬间望去。但见曲陌黑若深潭的眸子一直望着自己，心中燃起一丝心虚的同时变得雀跃，只觉得胸口跳动得愈发有力，亢奋的情绪迅速传遍全身。虽然她仍旧有些不敢靠近，但却将手抬起，摆手憨笑着打招呼："曲陌，你来了。"

曲陌似不满猫儿此种生疏的热络，衣衫飘袂地转身，直接留给猫儿一个完美的侧面，将圣旨请出，开始宣读。

事实上，曲陌是动怒了。想她，念她，找她，不得安生了一年之久。如今一听说边界出了位手持大菜刀的圆眼英雄，他极欲窥视真相，竟在离帝寻粮时主动请缨来到阵前。然而，她却不认他！即使相

认，亦是如此疏远！枉费他一腔热血，心心念着，四下派人寻找，只盼着有朝一日重逢，能将她紧紧抱入怀中，此生不离不弃！

猫儿不明白曲陌怎么又不理自己了，有些憋气，有些难过，将脑袋一耷拉，无精打采地跪听圣旨。

圣旨的大概意思就是激励众将士英勇作战，说来说去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至于实际内容和战略步骤，当然是私下圣旨一封，就不是这些场面上的东西了。

曲陌不急不缓地将圣旨宣读完毕，成大将军在花耗的搀扶下叩首领旨谢恩，又对曲陌礼让一番，将其往帐篷里请。这才转身吩咐何副将带人拿米去煮稀粥，让几天未食的士兵先润润肠子。

猫儿一直偷偷瞄着曲陌，见他随同成大将军即将进帐篷，想出声唤，却没发出声音。不想曲陌却在帘子掀开的那一刻回头看向自己，猫儿一口口水没有酝酿明白，就这么被自己呛到，大咳特咳起来，将一张小脸咳成了诱人的樱桃色。

曲陌本是有气的，但看见猫儿仍旧笨拙的小样子，只觉得猫儿还是那个猫儿，没有变，不曾改，见到自己仍旧莽撞得很，不由得面色一暖，勾起唇角，笑了。

猫儿见曲陌对自己笑，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那帘子放下，仍旧傻乎乎地看着。却觉得腰部一痛，闷哼一声，一拳头挥去！当看清来人时忙收了力道，气呼呼地道："斐少爷，你掐我做什么？"

斐少爷顶着鸡窝头，眨了眨雾气萦绕的杏眼，泪眼婆娑道："猫爷，你……你……踩了我的脚了。"

猫儿一低头，果然，自己的小脚丫正踩在斐少爷露洞的脚趾上。她挪开了脚，有些尴尬地一笑："要是我的脚也天生神力，你的脚趾头就算废了。"

斐少爷蹲下身子，揉着脚趾，哀怨地碎碎念道："我这是何苦呢？吃不好，穿不暖，不受人待见不说，还得给人家垫鞋底，再这样下

去，我都要鄙视我自己了。”站起，转身，拖动着被踩的脚，一步步向帐篷里走去。

猫儿望着斐少爷故意扭来扭去的背影，只觉得胸口被什么一刺。有些说不清的苦涩滋味，如是熟悉，那般遥远，却又抓不住，貌似……心疼?

曲陌将离帝的密旨给了成大将军后，就出了帐篷，却不见猫儿。

护卫知道曲陌的心思，低头密报道：“公子，刚才猫爷还在的，现在去了煮粥处，应该是肚子饿了。”

曲陌手中纸扇一敲：“怎称为猫爷？”

护卫抬起被打了一拳的青眼，解释道：“刚才属下上前搭话，想起在揽月楼里掌柜等人都唤她为猫娃，属下也试着唤了一声，结果就被打了，并教训属下唤其为猫爷。”

曲陌抬腿向飘着饭香的地方走去，唇边隐了一抹笑意，好个要脸面的猫爷。

曲陌这样一个谪仙般的人物一出现，整个热烘烘的打饭处瞬间无声。本狠劲儿吸粥的士兵一口热腾腾的粥含在嘴里，忘记咽下，反应过来时烫得猛吸气，却又忍着不发出声音，憋红了一张张饱经战场洗礼的大老爷们脸。众人都觉得，那个人，怎就生得如此好看？不但好看，还给人一种不可侵犯感，让自己有些相形见绌，不敢喘息。

曲陌的眸子环视一圈，终是在一棵歪脖树上找到了正舔着大碗底的猫儿。看着她伸出小舌头一口口认真舔着，脸上挂着知足的笑颜，眼睛眯着，透出酒足饭饱后的满足感，看那越来越缓慢的动作，怕是要睡着了。

曲陌微不可察地皱起眉头。猫儿的身体很奇怪，他一向喜好饱览医书，却查不出其中缘由，只怀疑是不是身上中蛊。虽然已派属下去寻养蛊高手“西葫二老”，但那两人却是行踪不定，又逢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就如同大海捞针般难寻。

曲陌踱步到猫儿所在的树下，仰头看着手捧饭碗渐渐酣睡的猫儿，也不出声，就这么瞧着。

一个树上打盹，一个树下仰望，这场面不可谓不怪异。

渐渐酣睡的猫儿感觉到周围不一样的气氛，缓缓睁开眼睛，向树下望去。只此一眼，当即睡意全消，心一慌张，身子直勾勾地栽了下去！

猫儿不会轻功，只能眼睛一闭，但愿别摔成大饼才好。她不禁懊恼，为什么每次见曲陌，自己都要出丑？平时也不这样啊，看来自己还真有点儿上不了大台面。

预期的疼痛没有传来，鼻息间却萦绕起淡淡的自然幽香，猫儿霍然睁开眼睛，望进曲陌一直凝视的眼，如此……痴了……

半晌，猫儿才想起这是在军营中，忙一个高跳从曲陌怀里蹿出，却又开始贪恋曲陌的怀抱，于是喵喵地问道："如果……我下次掉下来，你还抱着我不？"

曲陌望向猫儿眼底："只要我在树下。"

猫儿偷笑，心里想着，等下次我一定爬上有你的树。

曲陌将猫儿的心思看在眼里，心中冰山一角开始柔化。没有人知道，当初当他知晓猫儿离开皇城后，有多么后悔自责！若他再坚持一下，或许他们之间就不用经历这么多的波折。

两个人并肩而行，步伐不急不缓地在军营里走着。虽然不曾十指相连，却是两心相依，在浅笑回眸中，皆是无声的心有灵犀。

此番景致在花耗的战衣骑眼中，自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虽说二人相随，视觉上唯美到无可挑剔，但却令人心生气恼！暗道：花副将明明已在大军之前朗言，要用八人大红花轿迎娶猫爷，而猫爷为了花副将，更是有情有义挥菜刀斩敌军！此种情意看在他们眼里，敬重在心里。即使从花副将的言语中明白猫爷是个女人家，他们也不曾生出一丝不屑。有道是巾帼不让须眉，他们更是敬佩猫爷那男儿亦抵不过的好功底！好气魄！

如今，那新来的“九曲一陌”曲公子，竟这么明目张胆地勾引猫爷，实在是可恶！

战衣骑众人见猫儿和曲陌犹如情人般溜达着，心中有气，放下碗筷，纷纷上前几步，将两人围堵在人墙内。其中一个小头目将领抱拳道：“曲公子，能来边界交锋线的，理应都有些武功过人之处，属下不才，想讨教一招半式，还望公子指点成全。”

曲陌转目看去，眼神清冷一片，看不出任何喜怒端倪。

曲陌的护卫由一侧上前一步，抱拳回道：“在下不才，愿替公子讨教两招。”

旁边战衣骑起哄，非要曲陌动手，好暗中替花耗教训他一番。

这时，来寻猫儿的花耗大步走来，那俊朗挺拔的身姿，沉稳有力的脚步，让人在不觉间产生敬意。

战衣骑纷纷让开路，直到花耗站到猫儿面前，这才又围了起来，足见花耗军威。

花耗扫了一眼猫儿，望向曲陌，朝围观的众人问道：“为何聚集于此？”

原先挑衅曲陌的小兵头目抱拳回道：“花副将，卑职等想向曲公子请教武功，受教一二。”

花耗在曲陌下马车的那一刻，便在猫儿眼中看到了令自己惶恐不安的情动，如今见两人站在一起，在偶尔的回眸中又含了抹只有彼此的笑意，心中更加如油炸般不是滋味。

他眼见自己的属下寻事，但却礼数周全，故而也想与曲陌较量一番，争个彩头，让猫儿刮目相看。

于是，向来干脆的花耗对曲陌道：“若曲公子同意，花耗与公子操练一番，如何？”

曲陌还没表态，猫儿就将头摇成了拨浪鼓：“不好，不好，曲陌舟车劳顿，需要休息；耗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也得填饱肚子。”身形一

转，挤出阵营，为花耗添了满满一碗稀粥，又挤了回来，送到花耗手中，笑着，示意他吃饭。

花耗见猫儿如此在乎自己，眼中自然滋生爱慕眷恋，目光一柔，抬手摸上猫儿的脸蛋。可那手指还不曾碰上，只觉得一颗珍珠打来！花耗手指一收，将珠子攥入手心，目光一凛，望向曲陌。

曲陌眸子深沉，回望着花耗，冷声道："非礼勿动。"

花耗眸子一缩，手中珍珠瞬间化为细粉，气流随之一变，蓄势待发！

却见一人影突然蹿出，迅速蹲下，将一双修长的手指伸出，在花耗拳头下将那珍珠粉全部收起，抬头，冲猫儿一笑："这东西可金贵着呢，我这脸啊，经了这些日子的风吹日晒，有些粗糙，得好生保养一下。"

猫儿转头问曲陌："还有珍珠没？"

曲陌探入袖口，将一串玉润珠圆的极品珍珠递出。猫儿喜滋滋地接过来，递到花耗手中："你再捏捏，多给斐少爷弄些出来。"

原本紧张兮兮、心潮澎湃等着看场大战的战衣骑不由得嘴角抽搐起来。众人无法置信，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然而，让众人跌破鼻梁的是，花耗竟然言听计从地将那些珍珠一把拍碎，悉数倒入猫儿的小手中。而猫儿又将那些珍珠粉转交到笑弯了眼睛的斐少爷手中。

斐少爷得了珍珠粉，开心得很，说："猫爷，我给你调个粉用如何？也可以做些腮红，嘻嘻……定然风情万种。"

猫儿不喜胭脂，回绝道："你留着自己用吧。"

斐少爷面露哀怨："白粉给你，腮红我留着，最近这脸色一直不好，如此惨白容颜，看得我自己都心疼。"

猫儿拍拍斐少爷的肩膀，彻底无语了，众人亦无语。

何副将见众人聚集，大步走来，一声冷喝，责令众人散开。

战衣骑没动，仍旧守在当地，明显不听命于他。

花耗大手一挥，众人这才散开，又捧起饭碗吸起了大米粥，真香。

何副将气得七窍生烟，强忍着怒火，卑躬屈膝地冲曲陌笑道：“曲公子今日来得及时，解了我军燃眉之急，令敌军不敢轻易涉险。”

曲陌并不接话，只是淡淡看着。

何副将自讨没趣，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一转眼，发现了斐少爷，当即大步上前，眼睛一瞪，大喝道：“哪里来的人？”

斐少爷一抖，一手的珍珠粉就这么飞扬了出去，直接扑到何副将脸上，形成了一个大白脸，甚是搞笑。

何副将气得猛地大吸了一口气，胸口充气时，亦将那些珍珠粉吸入鼻子里，好一顿铺天盖地的喷嚏。

吃饭的战衣骑将视线转过来，默默关注，纷纷窃笑。

斐少爷瑟瑟发抖地移步向猫儿身后躲去，喃喃地道：“可惜……可惜……可惜了一把上好的珍珠粉，就这么浪费在莽汉脸上，唉……”斐少爷的叹息声简直是绕梁三日，幽幽百转，不绝于耳。

猫儿绝对给面子地大笑出声，前仰后合的欢快调调由喉咙里发出，犹如一阵玲珑声响过，煞是清爽宜人。

何副将只觉得脑袋一热，瞬间恼羞成怒，眼露凶光，大刀一抽，再次凶喝道：“哪里来的人？莫不是奸细？束手就擒来！”一刀劈下时，斐少爷已经成功躲在了猫儿身后，却还不忘将自己高出猫儿的一颗头颅低下，将自己护个周全。

猫儿的大菜刀一抽，只是青光一乍，还没有劈下，那何副将便将战刀一偏，不与其硬拼，生怕碰上猫儿的大菜刀。到时候战刀若再断开，他就真得回家去种地，无颜再战沙场。

猫儿弯唇一笑，将身后的斐少爷揪出，对何副将朗声道：“这是我的人，不许你动。”

斐少爷身子一挺，忙点头：“我已经是猫爷的人了，你们都不许欺负我！”

此言一出，众人哑舌，全部被炸蒙了。好乱的关系啊！

猫儿转眼去看斐少爷："这话，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啊？"

斐少爷望向猫儿，无辜地道："有吗？难道我不是你的人？"

猫儿抬眼望天上飞过的鸟儿，不太肯定的样子："是吧。"

斐少爷低头看地上的蚂蚁："你得肯定点，不然他们一准儿趁你不在时欺负我。我身体弱，可经不起这折腾。几拳下来，别人掉一颗门牙，我就香消玉殒了。"

猫儿护犊子的形象再次高大起来，大菜刀一横，断言道："众人听着，若谁敢欺负斐少爷，我就将他剁成饺子馅儿，给大家解解馋！"

众人哗然，这猫爷的姘夫也实在太多点了吧？人啊，真是不可貌相。瞧瞧人家猫爷，一脸清澈灵秀，却是个中老手；而自己一脸下作，其实……还是个处男呢。没天理啊！

何副将畏惧猫儿的大菜刀，狠狠收了武器，冲斐少爷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这时，有人吵嚷着，说成大将军命杀猪十头，晚上为曲公子接风洗尘，也给众将士打打牙祭。

众人振臂高呼，高兴变成了火海，迅速燃烧出热情。

伙食长放下了由马车拉来的肥?，一个没抓稳，那只肥猪开始撒欢地跑。伙食长去追，却忘记关车门，一群肥猪顷刻间跑了出来，仿佛知道不跑就没命般地四处乱窜。

一时间，整个地方充斥着人与猪对垒的追逐战争，甚是混乱。

猫儿看见大猪，眼睛一亮，玩心颇重地扑了上去，一屁股骑在一头白底黑花公猪身上，当起了训猪师。

花猪颠簸，猫儿朗声大笑。

花猪累了，不再折腾。猫儿骑在猪背上，冲曲陌、花耗、斐少爷挥挥手，笑容璀璨地道："看，这猪和我投缘，我收了。"

曲陌白衣飘袂，淡淡的书生气息萦绕着绝色之姿，眼含宠溺地应了声："好。"

耗子站在阳光下，古铜色的肌肤闪烁着性感的光，眸子散发出铁汉最珍贵的柔情，点头道："小心别摔到。"

斐少爷神色激动，扶着腰就扑了过去，直嚷着："让我也骑骑，还不晓得这东西可以当坐骑，不过看起来不危险，可比大马摔人轻多了，也挺适合我的。"

猫儿推攘着斐少爷，只说："不成，不成，你腿太长，这花猪要是驮了你，非得踩高跷不可。"

斐少爷笑得体力不支，长腿一跨，硬是挤到了花猪后背上，紧紧挨着猫儿坐了下去。

如果是神话版本，此时此刻那头花猪就得回头说道："太他妈的折磨人了！还是捅俺老猪一刀，给个痛快吧！"

如果是江湖版本，此时此刻那花猪就得噌地蹿出，一记无敌猪蹄功踢向两个无良的人，一扯猪皮，变身为一个小巧老头，大喝道："想我为躲避仇家，易容成牲口游历武林，不想今日遇见两个毫无爱心的不要脸人士，不得已，逼我现形，小命拿来！"

如果是宫廷版本，此时此刻那花猪就得忍辱负重，拖着被打断的粗腰，眼含热泪步步艰难地爬向主子脚下，将口中含着的秘文交出，最后瞪着"我尽忠，我光荣"的眼神，在死不瞑目中勾起一抹笑颜，内心无比感慨地道：若有下辈子，我将不是只会偷取情报的猪，我愿为你开疆辟土！征战沙场！

然而，在这个非官方非江湖的故事里，那花猪却是在两人的一坐之下，瞬间蹿出，决心逃出生天！

但见猫儿小手一收，紧紧抱住了花猪的脖子！

继续看，斐少爷反应也是极快地，被颠簸到地上的身子一滚，不甘示弱地扯住了花猪的尾巴，愣是被拖着蹿出了五步之远！

那头不堪重负的花猪终是尾巴断裂，哀号一声，扑通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这，是一头，非生病，非刀杀，非长途跋涉所以不适应新环境，却生生被两个人折磨至死的……猪！

猫儿傻眼了，松了手，有些无辜地道："我没用劲儿勒它脖子啊。"

斐少爷松了手，爬起，扔掉手中的猪尾巴，有些纳闷地道："也没听说猪尾巴断了就能死猪的。"

两人最后断定，这花猪是水土不服，病了。

伙食长一脸绿色地拖着死猪走了，对这两人的破坏能力绝对给予最高的敬而远之。

斐少爷见猫儿失望，建议道："你怎么不去捉一百只老鼠，然后把它们都拴在一条绳子上，让它们扯着你走？"

猫儿瞪斐少爷一眼："万一老鼠不往一个方向跑直线怎么办？"

斐少爷认真地道："老鼠跑不跑直线，取决于猫。你在后面追，它们一准儿朝一个方向跑。"

猫儿呵呵一笑，看起来天真清透："好啊，计划可行，你先去给我抓一百只耗子吧。"转身，笑眯眯地走了。

斐少爷也转身，貌似去抓老鼠了。

众人傻眼。这两人，是真傻还是假傻啊？若说装的，还……真不太像。

第二十章 杂锅乱炖熬毒粥

第二十章 杂锅乱炖熬毒粥

行程中，各色人马相继到齐，如同烩杂了一锅的乱炖，分别蒸煮翻滚着彼此的谋略心计，不晓得最终将会熬出怎样一番滋味。到底是毒药还是解药？看来，只能在吃过后见分晓了。

粮草运到，离军又生龙活虎起来。霍军得知自己中了花耗等人的障眼法后，恨得牙直痒痒，立刻卷土重来，纷纷在阵前叫嚣。

成大将军想重振军威，命花耗出城迎战，但猫儿心疼花耗已经连续数天未睡，这会儿出去怕是体力不支，实在太过危险。于是，刚喝下一碗粥，又骑死了一头猪，这会儿正精神抖擞的猫儿飞身上了战马，将大菜刀一横，冲成大将军咧嘴一笑："我去！"不待众人反应，已跃出城门，带领着花耗的战衣骑杀了出去！

阵前，猫儿冷眼一扫，便洞悉了霍军阵法的阵眼所在，于是直捣黄龙，直接杀入霍军内脏处，与那先锋将领过起了招，数个回合后，手上已经提了霍军先锋将领的头颅。此战，大胜。

一传十，十传百，猫爷那孔武有力灵活异常的身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越发高大起来，传到皇城，竟变成了拳头有西瓜那么大！

猫儿砍了霍军先锋将领的头颅后，却也扯开了那死人发髻。她总觉得敌人既已死，就不能太过糟蹋。于是，猫儿在两军对峙中，将那颗头颅安放到马背上，低下眼睑，用手指认真地梳理起来。最后，将那头乱糟糟的发丝编成了两条极其扭捏的辫子，自觉良好地笑了笑，又将那颗头颅拼凑到死者身上，这才策马离开阵前。

此景，无论看在哪国人眼中，皆恐惧得汗毛直立，暗道：怎么就碰到这么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主儿！

猫儿回了城，冲着城门上的成大将军、曲陌、花耗、斐少爷等人摆摆满是鲜血的小手，示意自己大胜归来。

众人表情不一，却都冲猫儿点了点有些僵硬的头颅，表示自己的赞赏之意。

猫儿回帐篷里洗漱一番，再出帐篷时，天色已晚。

众人已将庆功篝火点燃，在一片酒肉欢歌中向猫儿敬酒。猫儿高兴了，来者不拒地喝着。一会儿的工夫，小脸已经若红透的樱桃般出现靡丽娇嫩的媚态。红润剔透的小嘴微扬，圆圆的猫眼半眯，轻轻飘飘地一扫，那异样风情直勾得人心跳猛烈。

猫儿心里寻思着，等喝高了，半夜爬起来，就去找曲陌，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若曲陌说不喜欢，就当自己喝高了，听错了。

若曲陌说喜欢，那以后就跟着他了！

猫儿灌着酒水，不时瞄一眼曲陌，偷偷地嘿嘿笑着，笑得曲陌身边的护卫毛骨悚然，不晓得她又想到什么法子来惦念公子，折腾自己。

酒席散后，猫儿也成功地把自己喝高了。她拒绝任何人的搀扶，哼着从浮华阁里学来的唯一调情小黄调儿，撑着一点点儿的清明，晃晃悠悠歪歪斜斜地往自己的帐篷走去，砰的一声，倒在床上，傻乎乎地咧嘴笑着。

酒劲一波波袭来，猫儿强撑着没有睡过去，就怕自己一睡错过了时辰，到时候曲陌若走了，她找谁去？于是，就这么不停地拨弄着脑袋，用双手支撑着眼皮，在自我折磨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噌地从床上蹿起，然后贼兮兮地往外走去。

一出帐篷，猫儿只觉得月夜下所有的帐篷都在转，揉揉眼睛，仍旧在转。猫儿摇晃着小碎步，好不容易确定了方向，摸到了曲陌已经睡下的帐篷外。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身影一闪，就蹿了进去，一鼓作气冲到曲陌软垫前，大声吼道：“我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我？！”

何副将赫然乍起，望着猫儿那瞪得比牛眼都大的眼睛，吓得愣是抖成了筛子状。他颤抖着心肝，在心里寻思着，原来，这人处处与自

己为敌，竟是心有情意？最后索性往软垫上一躺，闭眼道：“威武不能屈！”心里却想着猫儿若扑来，自己从了便是。

猫儿一听这声音，也不是曲陌啊，揪起来看看，竟是何副将！当即一巴掌甩去，直接将人掴昏，然后晃悠悠地又走了。

东倒西歪的猫儿再次确认目标后，又一头扎了进去，鼓足勇气嘶吼道：“我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我？！”

好不容易忍痛睡下的成大将军瞬间清醒，只觉得猫儿这一吼，竟震裂开了身上的伤口，那叫一个撕心裂肺的痛啊！

成大将军虽是常年征战沙场百变不惊，却也是好半天才从猫儿的大吼中反应过来，颇为感慨地叹息道：“本将年轻时也是玉树临风的人物，那女子也曾一度为之轻狂……”

猫儿在成大将军的忆往昔中低头去看，但见又不是自己要找的人，不由得有些气恼，一拳头碎了桌子，转身出了帐篷，又开始向下一家摸去。

应该不难看出，猫儿确实是个做事情极其认真且无比执著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她一准儿完成，根本不计较中间所掺杂的未知因素与后果。

就这样，猫儿接连摸了小半个军营，在夜里制造出不小的动乱，却也没找到她要表白的?尊。

曲陌到底在哪里？却是仍旧在酒宴处。自从猫儿离开酒席之后，花耗和曲陌就拼起了酒水。两个人什么都没有说，就这么你一杯我一杯毫无表情地对饮着。

花耗不曾想曲陌这样一个谪仙般的人物这么能喝，曲陌也对花耗的酒品给予了几分肯定。最后，两个人不分胜负，给彼此留了个清醒的台阶，一同起身离开。

两人回到帐篷前时，就看见那么个黑色人影一闪，钻进了斐少爷的帐篷，声音充满恨意地嘶吼道：“我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我？！”

两人皆是一愣，不动声色地移步过去，听见帐篷里传来斐少爷的娇喘：“猫爷，你……你这太热情了，身子有些吃不消啊。”

猫儿感性地一声呻吟：“唔……好痛。”

两人一震，瞬间冲了进去，但见红了眼的猫儿正掐住斐少爷的脖子，而斐少爷则是狠狠拧着猫儿的小腰肉！两个人……这是……打架呢?

猫儿气红了眼睛，越掐越使劲。

斐少爷身子柔软，不比猫儿蛮力，只得改用手指掐猫儿腰侧，捏得那叫一个旋转。

两个人摆着造型，你一顿尖叫，我一声闷哼，就这么暧昧地扭打起来，让观看的曲陌和花耗不由得倍感苍凉。这世道，不容易懂了。

花耗上前一步，准备拉开猫儿，不让她把斐少爷掐死了，却听外面一阵骚乱，有人喊着：“粮食着火了！粮食着火了！”

帐篷里的清醒之人一惊，忙出了帐篷，向火源跑去。

猫儿手中没有了斐少爷的脖子，只觉得没了劲头，一晚上的颠簸让她也困了，倒头便睡。

曲陌、花耗、斐少爷一同赶到起火地点。花耗组织人快速救火，但那火势蔓延得极快，虽然抢救及时，却也在顷刻间吞噬了大半粮草。

成大将军批着衣衫赶来，将拳头攥得死紧。

众人心里明白，这大火在众人的紧密防备中起得无缘无故，且无敌军来人，怕是军中又出奸细了！

何副将恨得一拳头砸在粮草上，为这次的失职而懊恼。

成大将军沉着面，喝令众人集合，誓要将那奸细找出！

从看守到巡卫，再到伙夫，巨无细漏地全部盘查，一直折腾到天色将亮，何副将将斐少爷揪出，只说经过调查，这人确是霍国人！

成大将军问火起前一刻，斐少爷在哪里。

斐少爷自然将猫儿指出来当人证。

于是，成大将军派人去找猫儿。

猫儿睡眼蒙眬地爬起，顶着一头乱发，趿拉着鞋子，就这么晃了出来。

成大将军轻咳一声，问："你昨晚在哪里？"

猫儿拍了拍酒醉的脑袋，一时间什么都想不起，只道："喝多了，睡觉来着。"

所有受了猫儿骚扰的人不由苦笑，这觉睡得还真是特别。

成大将军又问："昨晚你可见过斐少爷？是在何时见到？"

猫儿疑惑："没见到啊。"

斐少爷哀号一声，喊了声："负心人！"

所幸，昨晚花耗与曲陌都见到猫儿掐斐少爷脖子的事实，但尽管将此事讲出，却仍旧无法肯定在火起前斐少爷去了哪里。

于是，这个不属于离国的斐少爷便成了箭靶子，自然成为众人一致对外的奸细。

成大将军下令先将斐少爷关起来，稍后再审。

猫儿不干了，身子横在斐少爷面前，朗声道："这人是我带来的，我信他，你们也得信他！若不信，我带他走就是，犯不着关起来！"

斐少爷扯着猫儿的衣角，感动得杏眼蒙眬，直道："还是你真心待人家，我决定以身相许了。"

猫儿抖了一下，一脚踹到斐少爷小腿上，喝道："我保你，是信你，若你真干了这样的勾当，让我觉得自己是傻瓜，定要一刀一刀活活劈了你！"

斐少爷比量一下脖子，楚楚可怜地道："不用那么多刀，一刀之间你我就生死两茫茫了。"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朝廷里来人了，让曲陌和各位将军前去接旨。

成大将军看了一眼猫儿，对那特仗义的性子也甚是无法。猫儿既不是军中人，却又领兵打仗，有些不好对付。

这边有人催促去接旨，此事只好暂时作罢，算是给了猫儿极大的面子。

猫儿听明白那旨意是冲着曲陌来的，不由得上了心，就这么趿拉着鞋子，悄悄地跟在曲陌身后，去听风了。

曲陌回过头，猫儿脚步一顿，将眼转向他处，装作看风景。

曲陌抬起手，用那温玉般的手指轻抚上猫儿额前的碎发，一直掖到耳后，这才转身走开。

猫儿愣在原地，忘了呼吸。那人，又摸她额头了？！

待猫儿反应过来，忙撒开脚丫飞奔过去，大而化之地将耳朵贴在帐篷上，冲傻了眼的护卫捂住嘴巴，示意他们别说话。

然而，护卫还是尽职尽责地将猫儿架开，气极的猫儿想挥拳头打人，却在举起拳头时，看见一辆马车的帘子掀开，一抹娇俏的身影徐徐下来，轻声唤道："那人……可是猫儿?

猫儿瞪眼瞧去，但见一粉衣丽人美眸顾盼烁烁生辉地望来，风儿吹起她的衣裙，若一朵粉色睡莲般荡漾开来。

猫儿眼中瞬间充满惊喜，也不对护卫挥拳头了，一溜烟儿跑到粉妆美人面前，攥住她的小手，兴奋地道："汐儿！你怎么来了？三娘来了吗？"

楚汐儿羞涩地抽开玉手，娇嗔道："怎还如此鲁莽？我是随同爹爹来的，三娘身体大不如前，没有跟来。"

猫儿关切地问："三娘怎?了？"

楚汐儿缓缓地道："上了年纪，自然有些老态，却是无碍的。"

猫儿纳闷："你怎么同楚大人一起来了呢？这可是军前阵营，一个不小心，是要掉脑袋的。"

楚汐儿低垂眼睑，轻声质问："怎么？许你来，就不许我来？"

猫儿毫无心机地一笑："怎么会？这不是怕你遇见危险吗。"

楚汐儿抬起越发娇美的精致脸蛋，巧笑倩兮，"不怕，有耗子哥呢。"语毕，羞涩地低垂了头。

猫儿呵呵干笑两声，想起花耗曾在军前说要用八人抬的大红花轿迎娶自己的事儿，觉得还真有点儿麻烦呢。

宣读完圣旨的楚大人以及众人从帐篷里出来，花耗一眼便看见刚下马车的楚汐儿，久别重逢，心里也是欢喜的，当即大步走来，问："汐儿，怎么来阵前了？"

楚汐儿眼波荡漾出思念的涟漪，娇柔颤声道："在家中病了，终日不见好，听闻爹爹要来此地，特求了爹爹带我同来。想着要见你，身子虽然颠簸，精神却是好了很多。"

猫儿一听楚汐儿所言，立刻关心道："汐儿得小心些，莫不是回光返照吧？"

楚汐儿的纤纤玉手在袖子里收了又收，手心都抠出十条小弧形血丝。她暗自平复心中的愤怒，将那受了委屈的眼望向花耗，却见花耗正转头去看猫儿，还伸出大手拍了拍猫儿的小脑袋，笑道："乱想。"

楚汐儿心中这个怒火中烧啊，明明是满口胡言乱语！怎么会是乱想！

楚汐儿的脸色有些苍白，一手抚在胸口，轻轻喘息道："耗子哥，可有休息的地方？汐儿有些累了。"

楚大人装作不认识猫儿的样子，尽可能地远离祸源，对耗子说："麻烦花副将了。"

花耗抱拳道："楚大人不用客气，楚小姐身体弱，本是吃不消旅途劳顿，是应休息一下。"

楚汐儿配合地轻轻一倒，花耗刚要伸手扶住，但见猫儿动作更快地环住楚汐儿那柔若无骨的身子，双手一揽，就将其打横抱起，大步往自己的帐篷走，还不忘回头对花耗和楚大人说："汐儿先跟我睡吧。"

不晓得猫爷是女子的人皆哗然，这……这猫爷还真是色胆无边，男女通吃啊。

楚汐儿连撕碎猫儿的心都有了，转头去看花耗，却看见一个如谪仙般云淡风轻的人物。那白衣渺渺间，竟如同一卷淡墨山水，容纳百川间的绝美，折了赏析者的眼。她不禁暗道：那白衣之人，想必就是“九曲一陌”的曲公子吧？果真若传说中那般，更胜却人间无数。

楚汐儿在猫儿的帐篷里休息了一会儿后，就急着去找花耗，起了身，与猫儿暂别，脚步加快向外走去，却在门口掀帘子时与斐公子相撞，痛得一声娇哼。转眼间，看见了斐公子身后的花耗，汐儿于是身形一歪，柔弱不支地倒了过去。

与此同时，斐公子更是痛得大叫一声，然后绕过楚汐儿，直接扑到猫儿怀里，呜咽道：“可痛死人家了……”

楚汐儿被斐少爷惊到，也忘记了向花耗乞怜。

花耗扶起楚汐儿，伸手去抓斐少爷。

斐少爷却在花耗出手的前一刻闪躲到猫儿身后，告状道：“刚才，被某个东西一撞，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楚汐儿气得脸都青了，冷哼一声，娇叱道：“哪家的奴才，这么无理？”

猫儿认真地道：“他不是奴才，他是斐少爷。”

斐少爷点头，冲楚汐儿一挑眉峰：“比你金贵多了。”

楚汐儿暗咬牙，转开头。

花耗训斥斐少爷：“休要信口开河！”

斐少爷笑眯了眼睛：“我也没胡说。”

猫儿扯过花耗，开始打探内幕，问：“那个……耗子，圣上又有什么旨意啊？”

花耗抿着唇，伸手揉了揉猫儿的脑袋：“此事不得泄露，你还是不知道的好。我今天就要起程去娆国。你随同汐儿一起回皇城吧，待这边战事结束，我定然回去寻你。”

猫儿眨了下眼睛，点头应下。她来就是为了花耗来的，如今见他无恙，她也不想留在军中。

花耗见猫儿难得如此乖巧，心中愈发爱怜，离别中尽有不舍，粗糙的大手伸出，欲抚上猫儿的脸颊，感受那温热的体温。

就在花耗的手伸出时，楚汐儿突然一声尖叫！身子瞬间蹿到两人中间，细嫩的手紧紧扯住花耗的盔甲，颤声道："耗子！耗子！"

花耗一脸茫然，有些发蒙。

猫儿转目去看，但见斐公子正扯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耗子的尾巴在手中，对楚汐儿嘘道："你小声点儿，这是我今天新捉的母耗子，可等着它下一窝的崽子，凑足一千只，给猫爷当耗子拉力车呢。"

说话间，那耗子一蹿落地，直扑到楚汐儿裙摆下，吓得她失声尖叫！花耗一手将楚汐儿抱起，一脚踢向地上的耗子。耗子的小身体飞起，砰地撞到桌子腿上，死了。

斐少爷惋惜地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花耗虎目一扫，斐少爷立刻躲在猫儿身后，小声道："护着点儿，那人要杀了我。"

猫儿瞪眼："谁让你说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耗子踢死的是只母耗子，又不是公耗子！"

花耗原本见猫儿替自己出头，心中起了柔情，却又听猫儿如此一说，只觉得哭笑不得，伸手拍了拍猫儿的肩膀，说："我去收拾行李，一会儿来看你。"便转身走了。

猫儿不甘心啊，甩开斐少爷和楚汐儿，又去向曲陌打探缘由。

没有喝高的猫儿终于成功地找到?陌的帐篷，冲熟悉的护卫大哥笑了笑，就钻了进去。

护卫大哥欲阻拦的声音终是晚了一步，只听帐篷里面传出猫儿一声高亢的尖叫，接着是盆、桶、笔墨纸砚的落地声，再然后一切变得静悄悄的……

猫儿在进入帐篷的那一刻，正好赶上曲陌换衣衫，脱得那叫一个干净！全无瑕疵的温玉肌肤，修长唯美的舒缓四肢，一头如墨的发丝

随着猫儿的进入而飘起，划过胸前……一剪惊鸿照影，一湖溺人深潭，一丝惊慌错乱，一抹无奈释然……

猫儿在最初的一片刺目莹白中大声尖叫，后又在呆滞的唯美感官中四处乱窜，犹如被惊雷劈了的小鹿般，顷刻间将曲陌整洁有序的干净帐篷毁成了残破物件。脸盆撞翻了，浴桶一脚踢碎了，笔墨纸砚横飞，桌子变成了柴火，被褥变成了水床……

曲陌本欲躲闪的身子却在猫儿的错乱中伫立，犹如一株雪莲般悄然盛开。当猫儿毫无章法地向自己旁边扑去时，他伸出修长优美的臂膀，将那混乱的人儿抱入怀里，一手揽着猫儿的蛮腰，一手托起猫儿的后脑，将薄凉唇瓣压上了猫儿的红艳柔软。

猫儿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曲陌，已经不晓得呼吸是什么感觉，整颗脑袋都轰然间一乱，涨得满满的，全部都拥挤跳跃着四个大字：曲陌，吻我！

曲陌望着呆若木鸡的猫儿将眼睛展成圆滚滚的样子，只觉得甚是好笑。不去苛求猫儿闭上眼睛，曲陌轻轻合上自己的墨眸，用感官主导着猫儿的惊乱，在两片柔软的唇瓣间轻啄摩擦，感觉怀中人儿由僵硬到瘫软，唇瓣间的滋味越发销魂噬骨。在小心的呼吸间，诱得人胸腔震荡，若水中荡漾的涟漪，层叠开来。

猫儿任曲陌吻着，心跳犹如鼓击，脑袋中的四个大字也渐渐消失，只觉得整个人都软了下来，若不紧紧攀附在曲陌身上，怕是要滑到地上去。

她犹如溺水的人，伸出急切的小手，在曲陌身上胡乱地抓着，害得那动情谪仙不禁身子一颤，霍然伸出润滑软舌，滑入猫儿口腔，卷起猫儿的湿润小舌，细细吸吮爱怜着。

猫儿炸开，不剩残渣，凭借着本能去纠缠曲陌的软舌，为那淡淡书卷气息的温润滋味所疯狂，恨不得一口将曲陌吞下腹部！

曲陌没想到猫儿竟如此热情，口中舌头被吸了过去，就再也没能缩回来，觉得有些许痛楚传来，试着收一收，猫儿马上含紧，死也不

肯松口的架势。

曲陌吃痛，却不愿阻止猫儿，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纵容，是曲陌给猫儿的感情。只是，为了以后有唇舌继续亲吻猫儿，曲陌不得不夺回主动权，手指悄然抚摸上猫儿的腰身，揉捏着……

猫儿只觉得力气被瞬间抽走，身子软了下去，忙伸手去抓曲陌，却滑不溜秋地抓不上手，几番狼爪下来，曲陌身上已经是青红成线，猫儿也终是抓到了可支撑之物。

曲陌不由得闷哼一声，痛得身体一颤，沙哑地道："放手。"

猫儿仍旧眩晕着，晕乎道："不能放，不能放，放了我就倒地上了。"

曲陌那淡染的画卷终于镀上一抹红晕，若一曲清音余荡，缓缓沙哑地道："你若再不放，我此生怕是不能为人父了。"饱满干净的手指在猫儿腰身一抚，猫儿身子一软，瞬间松开了手，曲陌转过身，取了件衣衫蔽体。

猫儿望着自己仿佛被烫到的手心，脸上烧红一片，怕是连脚底板都是血红色。

"啊！"酝酿，堆积，瞬间爆发，猫儿冲破喉咙的号叫震得整个军营都颤上三颤，令闻者自危。

曲陌穿好衣衫，将那一身的青紫红痕遮住，脸色又恢复成白玉色，仿佛刚才不曾发生过悸动的纠缠般。

猫儿红着小脸，低垂着脑袋，用眼角的余梢偷瞄着曲陌，喃喃地道："那个……那个……我问你……你……"深吸一口气，猫儿瞬间蹿到曲陌面前，朗声快速道，"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曲陌唇角缓缓勾起，心里明白这小呆瓜夜探军营帐篷，原来……是为了问自己这句话。曲陌低下头，在猫儿唇上啄了一下，若雨润芭蕉般轻柔。

猫儿摸上自己的唇瓣，傻乎乎地笑着，一头扑进曲陌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腰，摇晃道："喜欢你，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又抬

头，执著地道，“说你喜欢我啊，说啊。”

曲陌笑意轻柔地望着猫儿，虽然没有说话，但那感情却在眸中潺潺流动。

猫儿尽管没得到曲陌的答案，却也高兴得不知东南西北，就这么腻歪在曲陌身上，寸步不离。她时常偷瞄一眼曲陌的下颌，笑成了偷金西瓜样。

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时刻不想分开。

曲陌任猫儿抱着，直到外面来人唤道：“公子，马车备好了。”

猫儿一惊，抬起头问：“你要走？”

曲陌点点头。

猫儿先是皱眉，后又豁然笑开：“那我也跟你走。”

曲陌也不想与猫儿分开，但……此去娆国带着猫儿怕是要多生事端，恐有不妥。

猫儿也不给曲陌开口的机会，一阵风般蹿了出去，只留下一句急切的话：“等我一下，我去牵’肥臀’。”

猫儿回了帐篷，在门口遇见斐少爷，一把将他扯进了帐篷，对休息的楚汐儿和斐少爷说道：“我要走了，你们何去何从？”

来告别的花耗正好掀开帘子进来，听了这话，惊讶地问：“现在就动身离开？”

猫儿点头，笑嘻嘻地道：“我和曲陌一起走。”

花耗微愣，心中有些异样?“我也是护送曲公子同行。”

猫儿一听，笑出一口贝齿：“太好了，我们一起！”

斐少爷点头：“对，我们一起！”

猫儿疑惑：“你也一起？”

斐少爷自然地道：“那是当然，你把我掠来，害我有家不能归。若留在此军营中，早晚当奸细抓起来大刑逼供。若回了霍国，怕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莫不如就这么跟着你，走到哪里是哪里吧。”

猫儿眨了下眼睛，有些无语了。

楚汐儿柔弱杨柳般地站起来，对花耗道：“耗子哥，爹爹是随行史，我们是同路的。”

就这样，当猫儿再次出现在曲陌面前时，左手边是带队的花耗，以及弱不禁风的楚汐儿；右手牵着“肥臀”，“肥臀”上坐着极其柔弱的斐少爷；后面还背了一个大包裹，没一样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是斐少爷的私藏。

猫儿有点儿不知道要如何和曲陌说，而曲陌也没有问，抬腿上了马车，扫了眼小桌子上的糕点瓜果，又向猫儿看去。

猫儿懂了，这是让自己坐车上去，还给自己准备了小吃呢。曲陌，真好，呵呵……

猫儿松了缰绳，抬腿就要进马车。

与此同时，斐少爷也欢实地从马背上爬下来，随着猫儿一同往马车里钻，直嚷着：“我身体弱，也得靠着点软垫才好。”

曲陌的护卫将斐少爷拦下。

斐少爷跳脚唤猫儿：“猫爷，猫爷，你不能扔了我啊。”

猫儿有些为难，明知道曲陌不喜欢人吵，却也没法扔下斐少爷，只得感叹，这是她最失败的一次抢劫！无奈中，伸手扯了扯曲陌的袖子，那娇羞的神态实属难见，曲陌心中一软，示意护卫放行。

斐少爷一进入马车，就坐在了马车的一斜角上，非常有效地隔绝了猫儿和曲陌的身体接触，然后拾起桌子上的瓜果用块手帕擦擦，递给猫儿一个啃着吃，自己也咬了一个甜嘴巴，独独没有答理曲陌，就仿佛这马车是他的一般，随性自然得很。

行程中，各色人马相继到齐，如同烩杂了一锅的乱炖，分别蒸煮翻滚着彼此的谋略心计，不晓得最终将会熬出怎样一番滋味。到底是毒药还是解药？看来，只能在吃过后见分晓了。

第二十一章 一夜藏龙斗智戏

第二十一章 一夜藏龙斗智戏

当眼含焦躁怒气的花耗和隐了阴寒戾气的曲陌赶到这里时，本想好生教训猫儿一番，却不想猫儿竟慌乱地解释着——她！没！嫖！妓！

为了不引起霍国的注意，曲陌等人一直沿着离国边界走，虽然都是边远山区，但却风景不错。

车轱辘转动了一天，猫儿由马车里睡到马车外面，由马车外面又钻进马车里面，反反复复数次，终是到了晚上投宿时分。

寻了间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客栈，众人坐到大厅里，点了吃食。

猫儿挨着曲陌同坐，斐少爷自然贴上了猫儿，猫儿又热情地招呼来花耗和楚汐儿，楚大人自然也得作陪。这一圈下来，甚是热闹。

曲陌虽素来不喜与人同桌，但见猫儿高兴，便没有转身走开。只是从帐篷出来后，就一直没有说过一个字，让猫儿很是郁闷。

菜色上齐后，大家礼让一番动了筷子，端起饭碗时却发生了戏剧似的一幕。

几乎在同时，花耗夹了一只鸡腿给猫儿，说："睡一天，也该饿了。"

猫儿夹了一个蘑菇给楚汐儿，说："多吃点儿，别又犯心疾，这儿可不容易找大夫。"

楚汐儿夹了一块牛肉给花耗，说："耗子哥，你爱吃这个。"

斐少爷夹了一个鸭舌头给曲陌，说："吃什么补什么。"

楚大人发蒙，筷子伸出去了，却僵硬在半空。

众人这一齐声而出，还真是考验人的听力。大家僵硬了三秒后，又都恢复了正常，全部低头吃起了自己碗中的饭菜。

猫儿是真饿了，伸手去夹鱼肉，曲陌的筷子一斜，将猫儿筷子下的鱼肉打落回盘子里。

猫儿素来机警，当即将大菜刀一横，一刀劈在桌子上，大喝道：“有毒！”

整个桌子应声碎裂，盘子碗掉落一地，摔得那叫个脆脆生生，汤水四溅。

所有人瞬间高度戒备起来，纷纷拔出大刀，紧张地四处观望，吓得老掌柜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抱着头，瑟瑟发抖，看样子是要抽羊痫风的样子。

不过，在众人的大力勘察下，实在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物。护卫们更是奇怪纳闷，明明试过没毒的，那猫爷怎就说有毒？谨慎中，护卫取了银针试了地上的菜色，确实没发现毒药痕迹，不解地问猫儿：“猫爷，哪里有毒？”

猫儿看向曲陌，解释道：“曲陌刚才打了下我的筷子。说书人说过，一般行走江湖，这就是暗示，告诉我别吃筷下的东西，里面有毒。”

众人将疑惑的目光转向曲陌，曲陌淡若墨菊般不语，仍旧拿着筷子的手轻摆，常年跟随的护卫懂得，又唤了店小二，再上一桌菜来。

众人虽然对曲陌不解释的行径有些不满，但却也明白了，这是猫儿太过一惊一乍了。

大家换了张桌子重新落座，待店小二晃着颤抖的罗圈腿上菜后，都谨慎地盯着猫儿，见猫儿毫无异常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动了筷子。

可当猫儿再次伸筷子去夹鱼肉时，曲陌仍旧打掉了猫儿手中的鱼肉。在众人的费解中，曲陌将那块鱼肉夹入自己面前的瓷碟中，轻垂着眼睑，修长白皙的手指微动，用细长的竹筷将鱼刺一根根挑出，然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将那仍旧完整的鱼肉放到了猫儿碗里，自始至终也没有说一个字。

不单是猫儿，所有人都呆滞了。谁又能想象，一向淡薄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子，竟然会如此细致地将鱼刺根根挑出，只为细心呵护一个女子不被鱼刺扎到。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顿饭下来，曲陌非但没吃任何东西，还将那一整盘子的鱼全部剔了个干净，独独留下一碟子的鱼刺，干净整齐地排列着，一如挑出它们的那只手般，晶莹剔透。

整条鱼全部进了猫儿的胃，吃得那叫个满眼笑意，连嘴都合不拢了。

一顿饭在每个人的心思百转中咽过，待到休息时，才知晓，这客栈里竟然客房不多，仅剩下四间上房。

于是，猫儿和楚汐儿一间，曲陌自己一间，花耗和斐公子一间，楚大人也是自己一间。

定下来后，众人回了房，猫儿跟在曲陌身后。在他进屋前，猫儿突然扯住他的袖口，非常认真地问："曲陌，你是生我气了吗？怎么一天都不说话？"

曲陌忽视掉所有的视线，望着猫儿淡淡一笑，在众人的倒吸气中摇了摇头，仍旧什么也没有说。

猫儿有很多时候都是个死心眼，见曲陌不说，自然不会放行，小手就这么拉扯了，不肯松开。

曲陌无法，只得微微低垂下眼睑，非常轻地吐出三个字，说："布深七。"

猫儿咦了一声，瞪大眼睛问："你说什么？"

曲陌望进猫儿眼底，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口道："不……生……气……"

猫儿愣了，望向一旁的护卫，又转头望向曲陌，但见那如玉般的容颜上飘过一抹非常可疑的红云。待猫儿想细细究问时，曲陌却掐了一下猫儿的脸蛋，眼含笑意地转身进了屋。

猫儿有?懵懂地问旁边的护卫："你说……曲陌怎么有点儿大舌头呢？"

护卫忍住大笑的冲动，在心里替自家公子感叹，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不懂风情的女子？只能轻咳一声暗示道："可是……是伤了舌头

吧。”

猫儿皱眉：“这风也不大啊，怎么可能闪到舌头呢？”

屋子里，曲陌的眉头皱了皱，却笑了。他的软舌怕是被猫儿吸坏了，竟生生疼了一天，连饭都无法下咽。此刻他腹中虽饿，却不想被猫儿知道，怕那个傻东西要自责一番。索性不去见她，吞下这疗伤圣药后，明天应该会好的。

猫儿见曲陌并无意见自己，却也并非气自己带着斐公子同行，这才放了心，转身回房。

楚汐儿一直等着猫儿，见她回来了，起身迎了上去，将猫儿轻按到梳妆台前，语调轻柔地道：“猫儿，你也是女子，不能总以男装示人。若四娘在世见你如此，定会伤心的。”

猫儿抬头望去：“我不习惯穿女装。”

楚汐儿道：“大户人家的小姐，需细细装扮，你若怕麻烦，就先穿些粗布衣衫，莫擦胭脂戴头饰，也是很随性的。”

猫儿点了头，算是应下了。

楚汐儿见目的达成，心里也高兴起来。她虽一心想嫁给花耗，但猫儿一身男装却与她同房，若被不知情人指指点点，也不好受。若此风一传，她更是百口莫辩。所以，她今天就想，一定要让猫儿恢复女儿身，但却不可以抢了自己风头。若以猫儿的粗鲁与自己的大家教养相比，任谁也能分辨出珍珠的成色与土块的区别。

只是，她不明白，自己生得如此君见独怜，怎么那曲陌竟然不看自己一眼？却单单对猫儿上了心思？任谁都能看出，曲陌对猫儿格外纵容，也宠得令人眼红，竟然还为猫儿将鱼刺根根挑出！

算计的小心思达成后，楚汐儿躺回床铺上，也打算休息了。

猫儿白天睡得太多，晚上自然睡不安稳，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渐入梦乡时，竟梦见一只宝石蓝的蝴蝶在自己额前翩然，猫儿伸手去抓，却扑了个空！那蝴蝶似嘲笑猫儿的笨拙般飞去，也不飞远，只在三步之遥的地方停住，逗弄着猫儿去抓。

蝴蝶扇动翅膀，一缕青烟妖娆而成人形，逐渐幻化成一个身穿蓝装的男子。那男子眼角勾画着一只彩蝶，半眯着流光四溢的眸子冲猫儿勾魂一笑，眼中却尽是幽怨，哀哀地道："猫娃，你可曾想我？"

猫儿乍见银钩，心跳突然停止，身子却瞬间扑去，急切地大声道："想了！想了！"

银钩的身影突然消失，连同那蝴蝶变成一缕青烟，只余下男子的轻声叹息，若千年期盼落空后的孤寂，久久不散。

猫儿手指猛地一抓，却是一巴掌拍在了楚汐儿脸上，痛得楚汐儿尖叫一声醒来。猫儿也瞬间弹了起来，又吓了楚汐儿一跳，发出一声高亢的号叫。

花耗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急切询问道："猫儿，有事吗？"

楚汐儿觉得委屈，明明是自己被猫儿打了，可耗子哥竟先问猫儿！

猫儿一骨碌爬起来，蹬上鞋子，对楚汐儿道："不是故意打你，我做梦了。"然后一溜烟就蹿出了房门。

楚汐儿恨得差点儿咬碎一口银牙！就猫儿那力大无穷的巴掌，差点儿没掴掉她两颗门牙！

猫儿出了门口，对守夜的花耗说："没事儿，我做梦了，不小心给了楚汐儿一巴掌。"

花耗放下心，虎目弯出温柔的弧度，抬手揉了揉猫儿的脑袋："睡觉怎么还那么不老实？"

猫儿咧嘴一笑："我这是睡梦中也有防备，省得贼惦念。"

花耗眼含宠溺地望着猫儿。猫儿被他这么望着，觉得心里突突的，更加觉得应该和花耗谈谈了。于是，猫儿试着沟通道："耗子，你别这么看我，我突突。"

花耗一听，却觉得猫儿对自己也有所动心，当即高兴得差点儿将猫儿抱起来。他强行忍下这股冲动，望向猫儿的眼神却越发炽热起来。

猫儿的嘴角有些抽搐，推着顶着黑眼圈的花耗说：“去去，睡觉去，别大半夜地起来吓人。我睡过了，不困，今晚替你值夜。”

花耗顺势扯住猫儿的小手，紧紧地攥入粗糙的手掌中，沙哑地唤了声：“猫儿……”

猫儿将小手一抽，举起拳头吼道：“快去睡觉！”

花耗张了张口，有些感动，有些艰难：“猫儿，你和曲陌……算了，你可知晓我为什么护送曲公子去娆国？”

猫儿将圆滚滚的猫眼一睁，非常急切地想听下文。在花耗再次开口前，旁边的门却被推开了，手持书卷的曲陌踱步出来，淡淡地扫了眼猫儿和花耗，道：“无轮丝斐。”

花耗愣了。

猫儿笑了，解释道：“他说：勿论是非。”

曲陌怕是一辈子都没这么出丑过，于是一转身，又回房里去了，但却不放心猫儿，脚步微顿，侧目道：“谁角。”

猫儿点头。曲陌回屋。

花耗问：“你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吗？”

猫儿自信地点头：“他说水饺，一准儿是饿了。”

花耗虽然觉得曲陌是让猫儿睡觉，却也没和猫儿争辩。

于是，猫儿指挥着曲陌的护卫去给曲陌包饺子，那架势，绝对跟使用自家老奴没什么两样。可怜的护卫们将气吞入肚子里，也无法与猫儿争辩。公子明明说让她去睡觉，她却反倒让自己去包水饺。这个……唉……他们这些人啊，把人剁成水饺馅儿还成，至于包水饺，还真是项技术工种，有待研究啊。

护?去包水饺，花耗自然得守在曲陌门前。猫儿知道问不出什么，于是得了空隙就在花耗的眼皮底下蹿了出去。

夜里，一切静得仿佛是禁止了呼吸。

猫儿爬上客栈里的大树，仰望天空，一颗颗数着天上的星斗，心思不知不觉间跑了很远，仿佛又奔回了皇城，见到在月下等着自己的

慕子悠。想到在风雪场所里指使自己当小厮的银钩，猫儿渐渐明白，银钩并不想对自己隐瞒他的双重身份，不然，以他的武功修为，不会不知道自己端着水上楼，也不会将自己的裸露背脊展现给自己看。

想到银钩屁股上的小小红色胎记，猫儿脸噌地变红。她有些慌乱地向四处张望，仿佛要甩掉这种心慌似的。

在一片漆黑中，猫儿看见远处有一片五光十色的琉璃灯盏，正热闹地闪烁着。视线回拉，只觉得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在黑暗中向前走去，那披散着的张扬发丝在风中飞舞，暗色大花的披风也随之摆动。

猫儿呼吸一紧，觉得那人竟如此眼熟。她僵硬片刻后，瞬间蹿了出去，紧紧跟在那人身后，待越追越近时，那人却闪身进入了灯火阑珊处。

猫儿看清楚了，那是一家妓院，上面的名字她认得，叫颜色阁。猫儿自从离开皇城后，这一年多里没少认字，虽然不能出口成章，但也能背诵几首诗歌。

她往门前那么一站，立刻被两位热情的姑娘拉了进去。香香的帕子一抖，猫儿只觉得有些头昏脑涨，连打了两个喷嚏，这才好些了。

老鸨热情地招呼着猫儿，猫儿急切地向里闯。刚刚，她似乎看见了银钩。

姑娘们生拉硬拽地将猫儿拖入房里，安置到一个典雅的小屋里，好酒好菜在顷刻间布置妥当。姑娘们纷纷围绕过来，看样子，都如狼似虎。战争期间，怕是这皮肉生意也不好做了。

猫儿被众人的热情骇到，在姑娘们的你摸我灌间已经是黄酒下肚。她听着楼下台上女子哼哼呀呀地唱着小调儿，只觉得眼皮越发沉重，不消片刻，就沉睡了过去。

老鸨使了一个眼色，姑娘们轻柔地架起猫儿就送到了床上，低眉顺目地转身出去了。

待众人出去后，一个身影由厚重的帷幔一侧走出，墨色的发丝随性地披散在身后，暗色花装的披风下却是一身宽袖大领束腰的艳红色

衣袍，将那蜜色的肌肤衬得感性妖娆。

望着猫儿熟睡的容颜，那流光溢彩的桃花眼慢慢眯起，将那深深的眷恋隐入其中，在幽暗中漫洒轻柔眷恋。修长漂亮的手指抚上猫儿额头，将那因为追赶他而被汗水浸透的发丝撩开。手指沿着猫儿的眉心一点点抚摸着，仿佛是要记住猫儿那每一寸细腻的触觉与越发靡丽的曲线。

被下了迷药的猫儿睡得香沉，银钩望着望着便痴迷了。手指间的触觉已经不能慰藉他一年多来的相思之苦，感性的唇瓣轻轻地唤着猫娃的名字，若亲吻易碎的宝贝般缓缓靠近，暖暖落吻，生怕扰了猫儿的好梦般轻柔。

银钩的唇舌在猫儿的唇齿间舔吮温润，不放过猫儿任何一处柔软，就这么寸寸温柔地攻城略地。

当银钩情不自禁地将手指探入猫儿的胸衣时，他的灵魂都在叫嚣，他是如此迫切渴望将猫儿变成自己的女人！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猫儿的柔软蓓蕾时，却硬生生地停了下来，寸寸收紧，艰难地退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后，身子一倒，重重躺在了床上。

银钩伸手将猫儿抱入怀里，用下巴摩擦着猫儿的发丝，手指眷恋着猫儿细腻的面颊，自言自语道："你可知有种药叫'忘儿'？你可知为什么叫'忘儿'？据说吃了这种药，会连自己的儿子都忘掉，又何谈夫妻情爱？我不信，吃了，却没有忘记你。所以，我把卖这种药的人杀了。我是怕有天有人给你吃了这种药，让你忘了我，怕到时，你就真的想不起来了。"

猫儿抬起雾蒙蒙的眸子，有些对不准焦距地问："银钩，那'忘儿'好喝吗？"

银钩呼吸一紧，不可置信地望向猫儿，但见猫儿眼神迷离，像是没有睡醒的样子。这蒙汗药足够猫儿昏迷上半个时辰的，此刻她却提前醒了！

惊喜与慌乱混合到一起，即使大江大浪里翻过来的银钩，也不免有些难以控制。又见猫儿扯住自己的胸襟，扬起在半梦半醒间靡丽的小脸，满眼迷雾地望着自己，喃喃地道：“银钩，我梦见你了，你变成蝴蝶飞走，不要我了……我是追着你出来的。真的，我看见你了……”随着声音越来越小，猫儿的眼睛又渐渐合上。

银钩望着猫儿自动依偎进自己怀里的小脑袋，见猫儿孩子气地用鼻子嗅了嗅自己身体的味道，这才毫不设防地昏睡过去。

银钩唇边染笑，宠爱地望着对自己如此依赖的猫儿，只觉得心中五味掺杂，不由得泛起苦笑，收紧了手臂，将猫儿小心地护在了怀里，沙哑地道：“猫娃，你可知，你到底喜欢谁？怎连我也分不清东西，迷糊了呢？”

猫儿迷迷糊糊地又抬起头，嘟着被银钩亲吻得红艳艳的小嘴，喃喃地道：“你说啥？”

这回，一直因猫儿离开而压抑甚久的银钩却爆发了一连串的畅快大笑！原来，小东西对蒙汗药还有些免疫能力。

银钩一笑，猫儿瞬间清醒不少，一把抓住银钩，急切地唤道：“银钩！”

银钩又是一愣，却是一指点在了猫儿的小嘴上：“嘘……我乃月下花仙，看你日夜思念于我，这才现身相会。你若守得秘密，他日我还来与你共醉一番，若告之他人，你我缘分且……”

“呼呼……呼呼……”银钩的长篇大论还没有说完，猫儿又睡了过去，还憨憨地打起了鼻鼾。

银钩望着猫儿那微张的诱人小嘴，毫不客气地俯身去亲。若谁敢说他行为不当，他一准儿会让那人认清什么是明媒正娶！猫娃是他的娘子，现在虽然在曲陌身边，但也得由他护着！今晚来见猫娃，为的便是引她相思，莫要将他忘了才好。

猫儿因小嘴被堵而发出一声不满的低吟，听在银钩耳朵里，简直令他血液迅速膨胀！却又见猫儿的长睫毛忽闪忽闪地要醒来，耳朵更

是听着外面已经有人寻来，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在走到暗道前又折返回来，眼中旖旎情海，在猫儿的小嘴上又压了一口，沙哑地道：“小东西，你若敢爬墙，我就不忍了。”转身，衣衫一飘，入了暗格，人就消失了。

银钩前脚一走，后脚曲陌和花耗就踏了进来。而猫儿也正好睁开眼睛，眨了眨，完全看清了眼前人的严厉眼神后，竟一股脑儿爬起来，辩驳道：“我没有嫖妓！”

原本被一瓷碟水饺感动到的曲陌，在听了属下汇报后，便去敲猫儿房门，证实猫儿不在后，立刻四下搜索起来。

当眼含焦躁怒气的花耗和隐了阴寒戾气的曲陌赶到这里时，本想好生教训猫儿一番，却不想猫儿竟慌乱地解释着——她！没！嫖！妓！

曲陌的戾气散了，花耗的愤怒灭了，却需要用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来压制住自己爆笑的冲动。真是彻底败给这只小笨猫了！

曲陌扫了一眼桌子上的酒水，竟坐下，拿捏起猫儿曾经用过的杯子凑到鼻息处闻了闻。

猫儿也察觉出曲陌的怀疑，这才猫样地蹿了过去，问：“你怀疑这里面有药？”

曲陌点点头，将酒杯放到唇边轻沾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转而伸手夹了一口菜。

猫儿又问：“酒水没毒，你怀疑是菜？”

曲陌轻挑眉峰：“饿了。”

于是，猫儿拜倒了。

其实，加了蒙汗药的酒水早就在老鸨退出去前就换掉了，自然不会留给曲陌把柄。在银钩的调教下，阁里的哪个能用之人，不是精于此道？

曲陌留在颜色阁里小酌片刻，花耗又是派来保护他的，自然也跟着留了下来。

三个人坐在妓院里，在猫儿的热络下开始推杯换盏。

花耗问："猫儿，你怎么半夜跑这里来了？"

猫儿隐约记得银钩，却有些分不清真实与否，想着月下花仙警告过，不让对任何人说起，于是就闭口不谈，只说："看着热闹，就来了。"

曲陌举止清韵地吃着饭菜，当六分饱后，放下筷子，饮了杯酒水，淡淡地道："你可吃了这桌子上的饭菜？"

猫儿听曲陌吐字颇多，当即惊呼道："呀！曲陌，你舌头好了？"

曲陌微微错开眼，点了点头，又问："可吃了？"

猫儿回道："吃了吧，被塞了好几口呢。"

曲陌轻点头，站起身，对花耗说："烦劳花副将带人将这里搜一搜，怕是有人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猫儿急问："什么意思？"

曲陌道："你若吃了食物，那筷子上定然有些残留酒味儿，而那筷子却是干爽如新，怕是有人换下了旧筷。"

猫儿咂舌："曲陌，你不但人漂亮，嗅觉比狗鼻子都好使呢。"

花耗转身，颤抖肩膀，忍笑。

曲陌转身，吸了口气，忍怒。

耗子带人翻查了一番，只发现了几条密道，却也没什么大不了。哪家做这种行当的没点儿见不得人的事儿？

既然猫儿无碍，可见那诱拐猫儿之人并无恶意。可是，这个人是谁呢？细想之下，不难得出一番计较。

猫儿和曲陌在护卫的护送下先回了客栈。

走在回去的路上，曲陌仍旧不说话。猫儿见曲陌那淡薄中的疏远之气也有些发憷，不敢太靠近。

曲陌突然停下脚步，用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望向猫儿，沉声问："你怕我？"

猫儿忙摇头，却在曲陌的逼视下硬着脖子点了点头。

曲陌上前一步，猫儿下意识地后退一下，曲陌却一把扯住猫儿的手腕，将她带进自己的怀中，问："为什么怕我？"

猫儿磕巴道："不……不知道。"实际上，猫儿是因银钩之事有所隐瞒，所以不太敢和精明成仙的曲陌说话。

曲陌望着猫儿那小样子，心中虽然喜欢，却有些异样的难受。他不想她怕他，只想她能对自己说实话。曲陌缓缓放柔了声音，说："我若有那么可怕，你哪里敢总是欺压到我头上？"

猫儿眨了下眼睛，试探地问："真的吗？可你刚才的眼神好吓人。"

曲陌眸子忽然一利，一种难以言语的威严之气大力压来："那是因为我问你和谁在房间里，你没有说实话。"

猫儿愣了，有些惊慌，急忙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过是梦到了银钩而已。"

曲陌心里明白了，若是他人为了"梵间"找到猫儿，定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也只有银钩，定不会伤到猫儿分毫。

想到银钩此举，曲陌的眼神越发锋利，却在顷刻间又变得云淡风轻起来。他伸手拉住猫儿的小手攥入手心，十指相缠道："既然睡不着，出来走走也是好的，但切记下次不许自己出来。若我有事，就唤护卫陪你，你可知道？"

猫儿点头："知道。"后又偷瞄曲陌，"你还生气不？"

曲陌对猫儿勾唇一笑，当真是绝世公子温润如玉："若你下次仍旧如此，是真要生气的。"

猫儿保证："不会的，你放心吧，以后我去茅厕都给你打报告。"

曲陌若古弦般悦耳舒心的笑声传出，不但听傻了一干护卫，亦醉了猫儿的心。猫儿不明白，怎么有人就可以这样美轮美奂呢？也许，曲陌有缺点，但在猫儿眼中，看到的却都是痴迷一片。

两个人，就这么有说有笑地携手回了客栈，却见楚汐儿与斐少爷都等在厅子里。

斐少爷一见猫儿回来，忙扑了上去，一把扯过猫儿的手，使劲拉向自己，嗔道：“大半夜的你不睡觉，跑到哪里去了？！”这口气，十足的嫉夫样。

这时，花耗进来，将调查未果的情况对曲陌禀明。

楚汐儿用轻纱遮挡着严重浮肿的大脸，摇曳着过来，抽痛着嘴角，对猫儿关心地道：“你怎如此不让人放心呢？”

猫儿问：“你挡脸做什么？”

楚汐儿用手轻抚了抚，声线里含了丝委屈：“你说呢？”

猫儿猜疑：“莫不是长痘痘了吧？”

楚汐儿一口气提在胸口，强行忍下，心思一转，幽幽地道：“没有，不用担心。倒是你，既然已经嫁为他人妇，怎好半夜出门？若让你家夫君知道了，怕是要乱了的。”

花耗一听，只觉得心口一窒，仿佛被捅了一刀般痛！却见楚汐儿不像说笑，这痛便铺天盖地袭来，只撑着一口硬气，沙哑困难地问道：“猫儿，你……已经嫁人了？”一句话，仿佛消耗了他全部的力量。

猫儿见花耗如此，心中也是痛的，但也庆幸楚汐儿今日将此事说出。她点点头，湖泊般清澈的眼睛望向花耗，认真地道：“耗子，我确实已经嫁人了。”

花耗一口血冲出喉咙，却被他强行咽下。他身形晃了晃，以铁汉之姿终是站稳，将目光转向曲陌，吐出了两个若泰山压顶的重字，“是他？”

猫儿摇头：“不是他。”

花耗一愣，心中竟然升起一丝期望，大手一把抓住猫儿的小手，急切地问道：“那是谁？你可记得，我军前发誓，要用八抬大轿迎娶你过门，你可记得啊？”

猫儿被花耗的样子震撼了。她……没想过花耗对自己竟是如此情深。只是，她已心有所属，不可能应了花耗的感情，但却也经不起花

耗如此的痛楚，弄得连她自己的心都抽搐了起来。猫儿心一软，安慰道：“我记得，都记得，可是……”

猫儿本欲说她不是以男女的方式喜欢花耗，可是楚汐儿却怕猫儿说出是自己教唆猫儿代嫁的，忙泪珠掉落，万分悲切地自责道：“耗子哥，你别问了，这都怨我。”

花耗只是盯着猫儿，执著地想要一个答案。

楚汐儿见花耗不看自己，但该说的话她还是必须说，于是眼含泪花儿道：“耗子哥，猫儿是见不得我落入火海，才义气地代我出嫁。猫儿所嫁之人名唤银钩，原是北斗将军的儿子，在皇城开了家浮华阁。他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对猫儿也是好的。我本欲去死，可猫儿却救了我，我……我对不起……”

“闭嘴！”没等楚汐儿自责完，花耗已经听出个大概，不由得气愤难当。猫儿竟然是代楚汐儿嫁出去的！而那人，不但和自己曾经针锋相对过，更是长住青楼的浮华之人，猫儿怎么可以嫁给他？怎么可以！

气急的花耗犹如濒临在疯狂边缘，不但赤红了双目，更是无意识地收紧双手，不想让猫儿离开自己。

猫儿忍着痛，默不作声，想悄悄收回手，却被花耗猛地一扯，痛得差点儿闷哼出声。

但见花耗眼冒异样，亢奋地道：“猫儿，无事的！无事的！你可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大？”

猫儿痛得悄然吸气：“知道。”

花耗眼中燃起信心十足的光，继续道：“当初离开花蒲村时，花老爹曾说过，若你愿意，便……将你嫁给我。”说了这话，一向不知如何表达感情的花耗也不免红脸。

曲陌的一颗珍珠在猫儿开口前打来，瞬间将猫儿护入怀里，对花耗冷冷地道：“她不会嫁你。”

花耗躲开那会刺穿自己手骨的珍珠，杀气四起地望向曲陌，沉声道：“放开她！”

曲陌一改往日淡漠的作风，仿佛要让所有人听见般出声表态道：“不放。”转身，扯着猫儿的手就往楼上走去。

花耗身形一震，就要冲上去。

曲陌清冷的声音传出：“花副将，记住自己的位置。”

花耗微顿，自己确是来保护曲陌的，可，曲陌却要夺自己心爱的女人！怎可忍?

就在花耗动手前一秒，斐少爷撒腿就往楼上跑，还笑着怪叫道：“动手吧，动手吧，最好等猫爷的正牌相公来了再动手，到时候我捡个便宜……哎哟……猫爷，你打我！毁容啦！要命哇！

“我得去你家做小二爷，这辈子算是毁你手上了，不负责也不行……啊……又来，猫爷饶命啊……我当三爷也成。别打了，别打了，人家的娇躯啊……”

所有人看着猫儿满客栈地追着斐少爷打，可斐少爷那张嘴却从来就没停过，吵得所有住宿的人都纷纷扔出了瓶瓶罐罐，恨不得砸死那个丢尽全天下男人脸面的噪舌男！

猫儿扑倒斐少爷，斐少爷立刻小声哀求道：“猫爷，下手轻点儿，我这不也是为你解了燃眉之急吗？”

猫儿感动得哦了一声，眼含玩味地小声回道：“那就得把戏做真了，不然他们不信。”一拳头挥出！

“啊！”斐少爷一声高亢，响彻大地！